



狂梦天涯

作者： 熊沐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第一部 烱上鱼肉

第一章 书生意气

一个十分俊俏的书生带着一个俏小童，两人来到建康。

小童老远喊道：“公子，你看哪，那就是千里浮华，十世繁胜的建康城！”

公子也笑道：“走了许久，方才走到了京城，看来我要好好玩乐一番了。”

二人走进了京城，看看人渐渐多起来，摩肩接踵，缕缕行行，十分热闹。

小童问路，问学子街怎么走，人告诉了他。

两人再走近那国子监街，看看人是更多。听得人说，今天是秦桧丞相再次得圣上眷顾的好日子，圣上派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莫其奇大人去为秦丞相犒匾。

这是圣上第二次为秦桧写匾额了，又差莫大人去张挂，真个极是眷顾。

就听得有人说道：“秦丞相位极人臣，自大宋开国以来，除了开国元勋赵普，再也没有人能像他这般受圣主优渥。”

另一读书人说道：“优渥有什么用？早早晚晚，功过自明。”

更有人喝道：“低声，你不知道国子监尽是狼犬吗？”

两人听得此话，明白京都人对秦桧受高宗恩遇，都是不满，只差没有暴发出来。

从唐时便设有国子祭酒了，是天下最有学问，受人推崇的官员。虽说他官品不大，但在朝中，谁不敬他几分？可当今的国子监祭酒是秦桧的儿子秦熹，人们对他就看得差劲了。

两人去下街上，看见个小小店子，公子说道：“我们去那小店里饮酒。”

两人进了店，挨近临街的楼上，挑了一桌雅座，便边看着街里，边饮酒吃菜。

酒店虽说不大，但好生热闹，是读书人时常一聚的场所。

就听得有人说道：“莫大人此时该到了相府。”

另有人说道：“他到与不到，与我何等相干？饮酒饮酒！你没听得太白诗句，会须一饮三百杯！喝，喝！”

只听得有人高声问道：“诸位，在下是大理来的，有一事不明，想请问一下。”

众人闻声看去，原来说话的却是一位公子，他长衣宽袖，手拿一柄折扇。不过眼下正是秋扇见捐的季节，他却拿着一柄扇子，明明是有些做作。但他神清目朗，看去十分儒雅。

就见一桌上的老者一揖道：“大理人明礼知书，京都人失敬。不知公子高姓？在大理读的是什么书？”

大理公子说道：“在下姓段。”在大理姓段的居多，他也姓段，自是没人有什么惊讶。他再说道：“在下粗读《易》经，还望诸位多多指教。”

这段公子的身后跟着两个童子，都长得很俊，但一个年少，嫩得能掐出水来。一个年老，看样子像是饱经风霜，而且脸成如此老相，身子却如童稚一般，也令人惊奇。

单只这两个奇异的童子，便令人赞叹不置，何况那段公子也如人中龙凤呢？

段公子说道：“秦丞相在你大宋，是一个受君王宠爱的近臣，只是他有什么功劳，能说与在下听听吗？”

便听得那老者说道：“当然有功，首先是杀了抗战金人的元帅岳飞，再就是和议一成，割了许多的银两给金人，三就是制了许多礼仪，要大宋朝廷从此更严体制。”

另有一读书人一哼说道：“什么更严体制？说到底，就是三科科举，乡试、会试、殿试三举，自比过去更严了，读书人想登龙门，也不那么容易。”

再有一人说道：“只有八个字，能形容得秦丞相的功绩，那就是久占都堂，闭塞贤路。听说新科状元张九成因不会讨秦桧的好，便被差去北国五国城，持节探看二圣了，

不知道回来还怎么发落呢。”

更有人轻声道：“噤声，有人来了！”

便见前头有人引导，直上楼来的是三四个官员，个个挺胸凸肚，互相揖让着上得楼来。待得坐下，便边饮着酒边吹嘘秦丞相如何如何，竟是大有夸耀之意。

这边有人低哼一声：“狗奴才！”

不料说得大声了，被那几个听见，也是饮了几杯酒，便脸红脖胀，叫道：“是谁叫嚷，站出来！”

众人不语，也没人肯站出来，就听得冷笑道：“敢说出来，便不怕站出来，你有本事，站出来说话！”

那些人过来，一见段誉，便知道非是常人，当是有钱人家的公子。心道：拿下他来，多少也捏得出点儿油水。便喝问道：“是不是你说的？”

如果段誉是个怕事的，他们当然更要拿捏，如果段誉不怕事，他们也知道是哪一条路上的人，便知道如何对付。这也是江湖人投石问路的意思。

只见段誉说道：“是我说的。”

那些人哗地大声道：“你敢污辱秦丞相，你不要命了吗？”

段誉说道：“我就是说你们都是秦桧的狗奴才，他会怎么样我？”

那些人一听，段誉挺横的，便不知如何是好了，回头看一眼那宫内通，宫内通摇摇头，说明段誉这人他没见过。既是没见过，就不是宫内的人，也不是秦相的人，他们还怕什么？

只听得有人吼喝道：“报上名来！敢污辱秦丞相，便是死罪！”

段誉轻声一笑，说道：“动辄拿人问罪，可不是治世之行。”

那人哼一声，说道：“臭酸，我要碾死你，如同碾死一只臭虫！你是谁，哪里人，做什么的？说！”

段譽说道：“在下是大理人，是来这里见一个人的。”

那人一听得他是大理人，便胆子更壮了，叫道：“就是大理王来了，他也得拜会秦相，你算什么？拿下他！”

顿时一阵骚乱。

段譽仍是在那里喝酒，只是不理。那几个人过来，被那老童少童一掀一扔，便飞出去，叭地摔在地上，好不狼狈。

有人叫道：“你不要走！”便跌跌撞撞下去找人。

只一会儿，飞来几位捕快，问道：“是哪一个？是哪一个？”

便听得有人指着道：“就是那个拿扇子的，他是大理人，是一个污辱秦丞相的叛逆，拿下他来！”

这边公子两人看不惯了，凑过去说道：“人家是大理的人，对秦丞相也没说什么，只是那几个人喝得醉了，方才惹事。你放过他好了，大理是友邻，再是属国，惹得出事，也是不美。”

那几个差人看段譽，也不像是怕事的人，心里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说道：“好了，好了，这位公子说情，你走吧。”

段譽对着这公子一拇，说道：“这位公子，能不能请去一叙？”

这公子回头看一眼俏童，说道：“好，便请段公子先行。”

× × ×

两人来到了段公子住处，段譽看着这公子说道：“公子极像我的一个旧熟，不知道公子贵姓？”

这公子抿嘴一笑，说道：“姓唐。”

段譽笑说道：“是蜀中唐门中人，是不是？”

那公子一犹豫，段譽笑了，说道：“依我看，你不是什么公子，只是一个小姐。”

公子一笑，也索性说明：“我是思思。”

难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唐思思，是能振兴唐门，妙计过须眉的唐思思吗？

× × ×

段睿说道：“不知道思思小姐为何要离开唐门？”

思思当然不能讲明是因她的哥哥，只是说道：“我想出来看一看，原来在唐门管事，走不开，此时有哥哥管事，我乐得轻闲，便出来游玩。”

段睿看着她，说道：“蜀中有了大事，不知道小姐知道不知道？”

他便把思思出走后，十大掌门逼唐逸，唐逸弄不清是不是弑师，至今仍是背着一个杀师的罪名，去杀五国将帅之事说了一遍。段睿接着说道：“我听说金人出了兵，他们的元帅泽利死了，尸体无头，兀朱退回了大金。如是你哥哥所为，真个是为了大宋做下好事。”

思思不语，她心思如潮涌：自小哥哥最疼我，但我在他出事时，还在外面闲逛，哥哥会挂念我的。再说哥哥奸人家女人，是他有病所至，自己也控制不得，怪他有什么用？十大掌门是中原的大势力，他们都去逼哥哥，哥哥会举目无亲的。她轻声说道：“我要回蜀中去。”

段睿说道：“我带姑娘回去，好不好？”

段睿再说到绿洲之会，说到耶律重恩丧心病狂，发动五国侵宋之举。段睿说道：“我猜不透，他拿一个刚刚复兴的西辽来赌，怎么能对？再说他从来做事谨慎，这么做并不是他的一贯做法啊。莫非西辽背后另有其人？”

唐思思说道：“也可能是卓书搞的鬼主意？”

段睿说道：“我先时也猜是他。但在会上我观察了他的神色，知道不是。他先时也不知耶律重恩想做什么，后来他方才大喜过望的。他一直想攻入中原，此时方遂了他的心愿。”

思思原来心里念着耶律重恩，在成都府的楼上，她亲自为耶律重恩吸毒，那神景令一个女孩子永世难忘。耶律重恩如今是西辽王了，他再也不复是那个郁郁寡欢的公子，他心极狠，为了西辽，他竟攻入大宋，要灭大宋国，他的狼子野心，竟是如此不可理喻。

思思说道：“我看他是一个好人，谁知道他有那么大的野心？”

段驩说道：“如今他进军最快，听说他一入了兰州，便烧杀劫掠，杀光男人，奸杀女人，抢人金银，充他国库，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待得他的三十万大军从兰州出来，兰州已是一片荒城。”

思思心道：我看他是一个好人，便救了他一命，我心里还暗恋着他。看来他不是一个好人，我着错了，此时她心情沉重，一片苦涩从心底里浮出，恨耶律重恩辜负了她的心意。

想那一天是唐才把他救了回来，是她对他一心阿护，才救了他的命，如今他灭绝人性，杀人无算，简直就不是人！

× × ×

段驩着着唐思思沉思神色，心里好生羡慕，要知道段驩一生最看重的是女人的才气。此时眼前的唐思思便是一个美艳过人，才气过人的女孩儿。段驩心道：她很看重耶律重恩，原来她与耶律重恩还有一段情意。他心里涌起醋意，竟是使得他大大心惊：段驩啊段驩，你是大理皇族，国事家事都重，怎么能这么心狭？但他即是告诫自己，也不能掩得他对唐思思的一片柔情。他说道：“唐姑娘，你对他再好，他也只是嗜杀，这种人，你救不了他。”

他本来是无意说出，但唐思思脸色潮红，她心道：我救耶律重恩的事儿，段王子也知道了？莫非他也笑话我，笑我救了一个不该救的人？但看他笑得很诚挚，才知道自己多心了，她轻声说道：“我救过他，本来盼他做一个好人。但他不能，我没有什么法子。对了，段公子，你来京做什么？”

段譽说道：“我要去告诫秦桧，他前些时日要杀你哥哥，此时是多事之秋，他应一心顾念大局，再休干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

唐思思说道：“对了，段公子，你去看秦桧，我也去看看，好不好？”

她央求段譽，神色好像一个孩子，段譽不忍心推拒她，便说道：“只怕不大方便。”

唐思思抿嘴笑道：“人都知道你有老童少童，你让他们两人一个不去，我与你去。好不好啊？”

她那大眼睛像会说话，直打着段譽，盯得段公子一阵心跳，他说道：“好吧，我答应你。”

× × ×

第二天，段譽带着两个小童去拜会秦桧，他身后的一个少童一会儿一笑，原来此少童乃思文装扮。老童很不满意她的举动，叮嘱她道：“你挺直了腰，哪有少童会这般弯腰的？”

唐思思不理他，仍是咯咯笑。段譽看到了丞相府前，便咳了几声，示意他们两人不要再说。

那看门的远远看到来了段譽，便飞身跑来，拜道：“是段王子吧，小人给段王子请安了。”

段譽示意他不必客气，那门官说道：“一大早丞相与夫人便吩咐了，要等王子来，一切人免见。请段王子随小人进去。”

段譽对那门官说道：“我带的从人久听得秦丞相大名，想见一见，不知可否？”

那门官谄练至极，他说道：“旁人可说不行，但段王子是何人，你带的人是老童少童吧？我听得丞相说，段王子有老童少童，也是人才，如今得见，三生有幸。”他一味给两个童子作揖，令唐思思忍俊不禁。

待得进院，看到秦桧的府第如今可不同于以往了，从前唐逸来两次，秦桧的府中很

是简朴，令人看了也不以为然。经高宗来过后，秦府焕然一新，成为堂皇富丽的府第。高宗听说秦桧大兴土木，也很高兴，但问道：“从前朕要你好好修府第，你不去修。如今朕不再问你，你反而修了，这是为何？”

秦桧一拜说道：“从前圣上要我修府第，那时天下粗定，国事维艰，我要修府第，天下官员再无勤勉王事者了。如今天下大定，江河日新，圣上治国，天下升平。我为首辅，如再居从简，行从陋，便显得圣上无德，大宋不富。我必得修府第，治家室，以乐升平啊。”说是高宗听了秦桧的话，还十分高兴，赐钱三十万缮修府第。

如今的秦府是天下最豪富的府第。

秦桧在花厅等着段誉，一见他来，上前携手道：“段王子远路而来，大宋有福。”他携着段誉的手，指着王氏说道：“这是拙妻。”再指着一个小女孩，说道：“这是可婴，是我的女儿。”

原来秦桧竟有这样大的一个女儿，有二十岁左右。秦桧说道：“段王子是大宋亲人，便阖家来迎，望恕唐突。”

花厅待酒，那秦可婴看着段誉，竟是越看越爱。原来她是许与一个武将之家，那人是韩世忠部将，他父亲一听得儿子要娶秦桧女儿为妻，不由得气病了，不久谢世。那儿子要守孝三年，在山上筑一茅屋，再不出山了。秦可婴一开始还念着他，后来也讨厌他。她去了一次山上，看他那样子，耳朵里有厚厚的泥土，身上都是臭味儿，她恶心许久，再不去看，从此家人一提起那人，她便要发疯。

听说段王子来了，她忽地来了兴致，久听说那个段王子是一个俊俏公子，怎么不能对他有情？如是嫁他，人也风光啊。

一看到了段誉，她像是渔人看到了大鱼，心内十分高兴，她对段誉说道：“段王子，小女有礼了。”

段誉十分不惯，心道：我要见秦桧，他拿出家眷来，有什么意思？

秦桧说道：“请段王子花厅里坐，待茶攀话。”

两下坐定，那秦小姐对段璿看来看去，越看越爱，原来一生姻缘却在这里，竟看得眼珠子都不转了。盯得唐思思骂道：一个臭丫头，老爹没脸，做奸卖国，女儿没脸，看人家男人的眼神都不对，眼珠子落茶盏里去了。

第二章 硬论婚嫁

秦桧对段璿谈天说地，海阔天空，讲了好久，段璿便告辞道：“我要回去了。”

秦桧正要答应送客，忽见王氏对他眨眼，他回头对王氏道：“有何事说？”

王氏说道：“请丞相一旁说话。”

秦桧到一旁，王氏说道：“婴孩儿看中了段王子。”

秦桧愕然道：“果真如此？要是这样，便是大麻烦了。”

王氏道：“依我看，要真是如此，就让她嫁与段璿王子，有何不可？”

秦桧沉吟道：“她能嫁与段王子？”他头脑也飞快转动，如是秦可婴真个嫁了段王子，也没什么不好。得先跟段璿说一声，看他有否妻子，再作道理。可如何对段璿说知此事，颇费周章。王氏做事老道，她低声说道：“相爷留段王子便宴，我请他两个童子过来攀话，顺便一问便知。”

秦桧答应，去留段璿便宴，段璿只得答应，王氏说道：“相爷与王子说国事，你两个童子听了枯燥，不如与我去后花园闲走。”

老童知王氏是要说什么事，才拉他两人去的，便一揖道：“如此请去好了。”

两个跟着王氏去后花园，王氏问道：“你家王子娶亲没有？”

老童一听，便应道：“没有，王爷说，回去时再替他物色一个妻子，娶了便是。”

王氏心里一喜，心道：原来姻缘真的在这里，要是段王子娶了婴儿，高宗皇帝也得

高看秦桧几分。要是能请高宗皇帝赐婚，那样就既有面子；又有身份，岂不是大好的方法？王氏眼珠子直溜溜地转，忽地对少童说道：“你知道王子喜欢什么？你多说说，我听一听。”

唐思思哪里知道段誉喜欢什么？她噤声道：“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反正他喜欢扇子。”

老童一听，噗哧便乐，说道：“夫人有什么事儿问我好了，他还小，不懂事儿。”

唐思思恨得咬牙：你才不懂事儿呢，我不懂的是你的王子，他喜欢什么，我怎么知道？只大秋天的，手里天天拿一柄扇子，不是傻子便是疯子。

王氏说道：“你说说，王子喜欢什么样儿的女孩子？”

老童说道：“要有心计，有本事，心好，贤慧，待人又热诚，还要长得好，人要善良。”

王氏说道：“好，正好。”

唐思思在旁一看，便知道王氏在打段王子的主意，心道：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但你要打段王子的主意，我要扫你的兴头，她说道：“听说王子找到了一个女孩儿，但不知是谁。”

王氏一听有些着急，但想着，连他的童子也不知道那个女孩子是谁，一定是不曾聘定。她心里打着主意，再问唐思思道：“少童，你说你家王子说的那个女孩子是谁？”

唐思思说道：“咱们做下人的哪里知道，只知道王爷与王妃啍啍过的，不知道是哪一家的。”

× × ×

待得两人随王氏回到了厅堂前，看到段王子与秦桧正在那里谈天。秦桧有些微醺，他气哼哼地说道：“有人砸我家的门，没有我，便没有江浙的富庶，哪里有大宋的安定？段王子，你说是不是？”

段譽说道：“人生在世，有可做有不可做的事，不然圣贤怎么会立训以示人？依我看，丞相做下的事，有些不那么叫人敬佩。”

秦桧哼了一声，斜眼看着段譽，说道：“哪些事不让人佩服？”

段說道：“今天听得国子监的一个生员说，丞相是久占都堂，闭塞贤路，这话好像说得很对。”

秦桧恨声道：“说我久占都堂，闭塞贤路？胡说，胡说！”

× × ×

两个童子来了，王氏也来坐下，看段王子与秦桧要说得很僵，便笑着对秦桧说道：“丞相说得多了，还是少说话，多喝酒的好。”

秦桧平时只有见了她才无话可说，在北国，他全仗着王氏姿色，与小番混情事，方才能活着回来。此时见王氏说话，他便不语。王氏问道：“段王子从前曾论婚嫁么？”

× × ×

段譽惕然，忽地心道：天哪，可不是要把秦桧的那个女儿推与我吧，我要娶了她，大理不成大理，段譽也不是段譽了！

他忽地看到唐思思那可恨的目光，那目光是促狭的，幸灾乐祸的：看你怎么躲过这一场祸？

× × ×

段譽忽地笑了，他一揖说道：“有劳夫人动问了，在下原有过聘定，只是未及娶亲。”

王氏问道：“不知道王子定下的是哪一家？”

段心里咚咚直跳，心道：唐思思啊，唐思思，就是过后你杀了我，我也得说出你了。他低下头道：“在下原在大理论过婚嫁，聘定的是蜀中唐门的二小姐唐思思。”

老童吐出了舌头，天哪，王子他莫非疯了，当着唐思思的面儿，竟是扯谎？人家是大姑娘呀，你直说出来，人家再怎么嫁人？再说人家对你有那意思没有啊，我的王子呀。

唐思思此时更恨，她本来满面是笑，此时笑得就有些难看了，我唐思思什么时候要嫁与你了，你什么时候聘定我了？

她越想越恨，就在后面掐着段睿的背上肉，狠狠地拍，一直在掐着。

段睿不禁叫了一声：“哎哟！”

秦桧不知表里，问道：“王子有什么事？”

段睿说道：“突地有些心烦，心热。”

秦桧心道：原来他一听得我要与他论及婚嫁，便有些心热。看来他也是看中了秦丞相的千金哪。他忽地说道：“恕我直言，那蜀中唐门的主人叫唐逸，不知道王子认得他不？”

段睿说道：“认得，只是不曾深交。”

× × ×

秦桧心道：你不深交，我就告诉你，他不是你敢深交的那种人。秦桧说道：“告诉王子也无妨，这个唐逸早晚是要灭九族的。”

唐思思在一旁恨得要死，王八蛋，你想灭我九族，我要杀你个老贼！

段睿惊讶道：“为何要灭他九族？”

秦桧说道：“他纠集一些江湖人，定下一个什么安天大计，说是要安大宋的天，这惹恼了圣上，本来要处死他。但忽地五国齐攻，只好用他去杀人。便叫他去杀了泽利，如今金人不动，若是金人知道了是他杀了泽利，拿上皇来威胁圣上，要他杀了唐逸，你想唐逸还能活下去吗？”

唐思思与秦桧近在咫尺，她惊心动：原来老贼是这般算计别人，不知不觉，你已是他刀下之鬼了。哥哥做下了大事，但做也罢，不做也罢，早晚必是得死在他手。看来奸贼早就算计好的。

段春说道：“如果没有唐逸杀泽利，你能退得了金人大军吗？”

秦桧笑笑，说道：“大军退了，也不可说是唐逸杀人退的，只能说是边关将士齐心合力，杀退了敌人。我因那庐州平复正为一批将士请功，但丝毫不能提起有一个唐逸。”

段嗟讶，原来奸臣弄国，是如此有手段，唐逸的命运看来不佳。

秦桧说道：“依我看，金人必不会善罢干休，他们会提出杀唐逸的，下一步，就是蜀中唐门灭门抄斩的时刻了。”

段誉的手忽地伸出去，他握了少童一下，他抓住的手冰冰凉，看来唐思思是气坏了，也吓坏了。

段誉说道：“原来如此，只是在下已是订下了婚约，怎么好改约？”

秦桧说道：“大理与大宋是友好，你娶的妻子要是大宋的叛民，你大理也受影响，依老夫见，你还是不要娶那个唐思思了。”

× × ×

唐思思嘟着嘴，心道：谁要嫁你了？你一口一个要娶唐思思，唐思思认不认得你？

段誉正要再说，王氏忽地说道：“段王子，我有一事对你说，我想与你结成姻亲，此事要经圣上提亲，方能成事。但愿明天丞相去宫中，对圣上言明，请王子也知。”

段誉看唐思思一眼，说道：“夫人言语差了，因人家事，而断婚聘，那是做人不果。我不能那么做。”

唐思思气道：你还真个当真了，你真的能娶得到唐思思吗？你臭美啊你！

段誉对着秦桧说道：“丞相，在下心仪蜀中唐思思小姐已久，特地去求婚，蒙唐小姐应允，已是一生大幸，怎么会再改议他婚？此事万万不可，我决不会如此做。”

× × ×

秦桧看看王氏，王氏再看看秦桧，两人无法。要说他秦桧此时，正是炙手可热，天下之人有谁敢不趋奉秦丞相？遇上了段誉这般硬碰硬不听他话的，却是从未有过。

正说着，忽听得家人来禀道：“小姐请两位童子去花厅待茶。”

段霁看看唐思思，对她挤一下眼，似乎要她小心。

老童少童到了后花厅，看到了一身淡紫衣衫的秦可婴正坐在花厅里，看一盆昙花。唐思思与老童过来，对小姐施礼，说道：“小姐有礼了。”

× × ×

秦可婴笑一笑，唐思思一看，她笑起来，确是有几分姿色，比起三姐妹中秀色最怜人的倩倩也不遑多让，秦可婴比起倩倩来，竟是多了一分忧郁，那是才女的忧郁，在骨子里的忧郁，学也学不来的。

秦可婴说道：“你们坐下，我看着这盆花，须得时时看着，从前有人说，昙花一现，我不信。如今真的信了，我拿这一盆昙花来，就是要看它什么时候开。从前我养过一盆，它正开花的时候，我睡着了。待得我醒来，它已开过了。我很后悔，当时我为什么要睡觉？我不睡着，岂不就看到昙花一现了？”

唐思思本来对秦桧的女儿满心的鄙视，但此时见了她，那一肚子的不满顿时不知哪里去了，看她多愁善感，哪里有一点蛮横娇气？本来以为她找来两人，只是想问一问段霁的，但不料得她只是轻轻淡淡地问一下昙花，满目的闲愁，看来真个是愁小姐了。

唐思思忽道：“小姐，依小人看来，那花开是不开，也没什么可看的。一般花开，只是为给人观，盛极如牡丹，艳丽如芍药，都是久而弥新，香而艳丽，哪一种不讨人喜欢？只是这昙花，花虽是好看，但只开在一瞬，时值也短，有什么好看呢？”

秦可婴看看唐思思，忽地目光在她的脸上停了好久，方才说道：“看来你是段王子的少童了？”

唐思思说道：“不错。”

秦可婴说道：“你生时也少，便对人生少些领悟，只有昙花一现，方才是人生至极，只有那么短短的一瞬，对谁说话？

谁解花语啊？”

她轻声一叹，这一叹像是一个老人，对人生有大澈悟，方才有此一叹。

老童忽地说道：“秦小姐如要这花此时开，却也不难，我请公子来，要他当时运功，催逼花信，花便可开，那时小姐岂不是不必再等了？”

唐思思心恨那老童生事，心道：就你多嘴，你公子有本事，你显什么啊，你还怕你家王子不能跳进秦桧这个火坑里吗？你个老糊涂！但骂归骂，她脸上仍是带笑，说道：“是啊，王子运功，说不定也会催发花期呢。”

× × ×

老童去找段耆了，忽地秦可婴笑说道：“少童，你走近来，我有话问你。”

唐思思说道：“小姐，我虽是奴婢，但也是男人，凑得近了，多有不便，还望小姐就此赐命才是。”

秦可婴笑一笑，说道：“你不是一个男人，何必装是男人？”

唐思思心一惊，说道：“小姐说笑了，在下是段王子的少童，怎么会不是男人？”

秦可婴露出一脸的狡黠，轻声说道：“你小一点儿声儿，据我看，你不是那个唐思思，就是与唐思思有很近的关系。我看你对段公子也是有意，你就是唐思思！”

唐思思不料得秦桧竟有这么狡黠的女儿，一时呆住，竟说不出话来。秦可婴说道：“你随着段王子来去，必是对他情有独钟，我看你跟着他，竟是装作他的少童，彼此心仪，大概久矣。”唐思思哪里曾对段耆心仪许久，只是京城偶遇，便生与他盘桓之心，哪里有那般的情意？但此时听得秦可婴一说，心头猛地浮出段耆那笑意，那神态，竟是心头鹿撞。她心道：莫非我真的喜欢上了段耆？可我从未与他深交啊。今天看他对秦桧一再说他有妻室，所许妻子竟是她唐思思。当着她的面儿便说她是他的妻子，真是逼人太甚啊！但何尝不是说他真个喜欢唐思思呢？唐思思一脸的迷惘，竟是呆呆证证，久久无语。秦可婴心猛地一下子竟是醒来：原来她与段耆没有什么，只是平常关系，不知为什么竟装作少童出入相府，其中定有蹊跷。但她仍是不动声色，说道：“思思小姐，

莫非你与段王子也是相识不久么？”

唐思思点头，她自从唐门出走，心头对于哥哥的淫行竟是日逐一日更是仇视，她恨对女人屡犯恶行的人，谁知道那人竟是她的亲哥哥？

× × ×

正此时，忽见段耆随着老童前来，说道：“听说小姐有事找我，不知是什么事？”他眼角扫了几次唐思思，见她呆呆怔怔，竟是像在思索什么大事，心道：这丫头玲珑剔透，遇事决断，怎么能如此呆怔？莫非是出了什么大事不成？但他是男人，不能臆测行事，便对秦可婴说道：“小姐，有什么事，请说好了。”

秦可婴说道：“我要看昙花一现，总是看不到，你家老童说公子能令我一观，当即便去烦公子了。如是公子方便，便告诉我，如何能令我看到这奇景？”

段只当她要来缠自己，一听得是要看花，心下一松，笑道：“此事容易，我只要对着花发一下功，便可知道它是否可开了。”

要知道昙花开时，多在夜里，而且花开一瞬，只在刹那间开花，那奇景时常有许多人看也不曾看过，便称为奇。

段耆本来对秦桢无甚好感，连着对秦可婴也是很仇视了。

来她是秦桢晚年得女，很是娇宠，二来她是秦桢奸人的女儿，能好到哪里去？便对她心生憎恶。此时见她彬彬有礼，人也落落大方，心头的憎恶不由减少，说道：“小姐要看花开，我当勉为其难。”

看那昙花，几叶扶苏，中间有一蓓蕾，竟是不曾张开。要待得它自发开花，便不知是几时了。段耆坐下，说道：“我当请花神自来，催开花信。”

他坐在那里，对着昙花伸出一掌，只见他微微闭目，目定神凝，只是着意那一株昙花。便见那叶片微微舒张，似乎在春风中着意温暖。再见那花蕾无风自动，在微微挺头。忽地秦可婴抓住段的手，叫道：“不要它开，不要它开！快，不要它开！”

段一惊，手微微一动，便即停住，问道：“小姐缘何改了主意？”

秦可婴啊叹道：“我想那花信是期之以时，方才能开的。

我竟是背逆天伦，改花期信，真是可笑了。所幸不曾真个看到了昙花，不然此生我必是后悔。”

她双目灼灼，看定段誉，说道：“我要等待，一直等到它真个开了花，只是不知要几日。但我要每一天都等，一天都不放松。”

秦可婴的脸上有一种决绝的表情，她那神情像是一个很坚决的孩子，正在期待什么，渴望得到，尚未得到。段誉忽地想到：如果秦桧能知不违人心，不背天时，能支撑大宋江山，岂不是成了一代良臣？但看来只有他的女儿才知道，任何事做起来，都是顺时势，参造化。看来秦桧竟是不如他的女儿了。

秦可婴说道：“段王子，不知道大理风俗如何，能讲与我听听吗？”

段不知怎么，竟是有些喜欢这个女孩子，心里知她与秦桧不同，是一个有爱心的女孩儿，便对她说些大理的风情，一说到大理，殷奢自是眉飞色舞，说到大理的美好，段者说道：“本棉树下，一对对男女，依依不舍，夜深人静，还有浓“浓情语。到了月夜，看看竹楼里，有笙歌弦语，催人情思。有妙籁天生，助人柔肠。”殷说道：“大理人有刀，男人的腰下都带刀子，那是对付毒蛇与藤树用的。哪里有人会拿来对付人？我喜欢大理，我离开大理已是很久了。”

他像一个倦极思乡的游子，只是看着眼前，眼前有什么？

只有两个女孩子与一个未老先衰的老童。

秦可婴说道：“我只是在书里看过大理，说到大理异闻，多的是猎奇说艳，而且那男人津津乐道的，是欺侮大理女人。

我看那人不是什么正经人物。段王子；大理女孩子漂亮吗？”

段誉说道：“不错，大理女孩子美。”

秦可婴看着段，说道：“段王子不娶大理女孩子，偏偏看中蜀中唐门的唐思思姑娘，不知道唐姑娘漂亮不漂亮？”秦可婴说时有意无意地看看唐思思，像她早就知道唐思思。段心内一惊：秦可婴如她父亲一样，是一个心极机巧的人，如是被她发觉，眼前的女孩子就是唐思思，他段奢岂不要精？秦可婴如同看到了他的心，说道：“段王子，我父母对你提亲，知是冒犯，但有可婴在此陪罪，请王子不必放在心上。”

段奢不知对她说什么，只是呆呆看她。

秦可婴说道：“我自出生，便知道我生错了。父亲在番邦时，生下了哥哥，对哥哥也不甚亲热，待得生下了我，父亲母亲对我十分钟爱，凡我想要的，都能得到。但到了我长大，他们做事，我有许多的不赞同，但又能怎么样？你有父亲，而不是父亲有你。你便由不得自己，凡事他自有主张，何尝有一事问过你如何去做？。再说父亲只是宋高宗的秦丞相，又不是秦可婴的丞相，他要做什么或我何尝管得着？我只能管好我自己，我要看昙花，便不睡，一直看到，方才罢休。你说，我还能做什么？”

段奢看着秦可婴，一股怜悯心情油然而生，心道：她也是可怜，生在宰相家，一生却也得郁郁不乐，做一回奸相的女儿，有什么好？

忽地秦可婴说道：“我也知道你对唐娘一往情深，但我要离开秦府，只有求王子了。”说罢秦可婴对段奢施了一礼，说道：“但求王子帮忙。”

段说道：“如能帮得上小姐，段奢一定去做。”

秦可婴说道：“段王子在此，唐姑娘也在此，我只求你们两人救我离开相府，到大理去，我到了大理，自会去投佛寺，做尼姑，凡事与王子再无干系，好不好？”

唐思思看看段奢，不知她竟有此心。段奢也心里一叹：原来此女早有离开之意，只恨无缘走开。难道自己会见难不救，不帮她出走？但如帮她，秦桧异日会不会找大理的麻烦？但看看秦可婴那一脸的渴盼，心叹道：今天做了，明天如何，却也顾不得了，我只带她走出建康，至于她是不是能去投尼姑庵，就看她自己的了。段说道：“好，我愿

帮小姐。”秦可婴笑笑，说道：“我不会烦你，只是得求你假作答应我的婚事，带我去大理。好在唐思思小姐也在，她不会误会你的。”

唐思思咧一咧嘴，也不称自己就是唐思思，但也未出声反对。段誉说道：“好了，我就答应。”秦可婴说道：“我行事最怪，明天我便求父亲，我要随段王子去大理，段王子什么时候走，我什么都不带，随你走便是。”

第三章 上皇疯狂

赵佶坐在一间草屋内，兀朱对他说道：“你儿子赵构妄图与大金为敌，他兵犯六国，早就危如累卵了，你看如今的大宋，会被分割成五份，蒙古一份，吐蕃一份，西夏一份，西辽一份，大金也有一份！你那大宋如今只是一个待宰的羔羊，哪有还手的余地？”

赵佶骂道：“狗，金狗！你想灭我大宋，那是休想，泽利也死了，你金狗再休想灭大宋！”

兀朱吼道：“狗皇帝，我要杀了你，替我泽利报仇！”

兀朱正怒气腾腾地要杀赵佶，忽地听得有人叫道：“勿伤我主！”

原来扑来的是新科状元张九成，他扑在赵佶身上，怒喝兀朱道：“你俘了我主，便得善待他，你再杀他，算什么本事？”

赵佶叹气道：“我本来就是苟且偷生，他要杀我，我也不怕！”赵佶推开张九成，对他说道：“只有一句话，要你回去传语构儿，要他一心灭金，报我血仇，不能报此仇，枉为我儿！”

张九成流泪答应，正欲自尽，忽听得金主前来，眼看着新主到来，对赵佶笑说道：“昏德公如今不坐井观天了，便再对人生乐趣有些领悟了吧？我为你带来了一些好东西，不知昏德公是不是要啊？”

赵佶叫道：“你滚，我什么都不要！女人我不要，就是再好吃的东西，我也不吃！”

金主笑笑，说道：“昏德公所需，不是那些，你看，是这些宝物。”

金主令人拿来一些盒子，一看就知，那是有名的湖笔，从大宋来的湖笔。还有徽墨，宣纸。原来是这些啊，赵信从前就是亡国时，也不忘了带湖笔徽墨来金邦，此时见了此物，心中酸楚，却是难说。他心道：我做了一辈子皇帝，死前要什么？荣耀离我远矣，生生死死，荣荣辱辱，我都不在乎。却在乎手里有些笔墨。金主说道：“我要上皇下一道诏，要赵构对我再纳银两，自从岳飞一死，大宋再也不纳银了，莫非岳飞一死，足以抵得我五十万两白银？”

赵佶大笑，说道：“岳飞良将，为金狗所逼死，我自可惜。

但你区区几管臭笔，几张破纸，便要我拿出五十万两银子，岂不太看轻了我赵佶？”

新科状元张九成在一旁拭泪，赵佶冷冷道：“拿走，拿走，我不要纸，我不要笔！”

× × ×

金主对那两个看守赵佶的平章说道：“每一日着两个小番，在他面前拿笔墨乱抹，要他看着，他要不看，扯着他看。”

那平章很是煮钝，问道：“要他看着做什么？”

金主得意地问道：“你最怕什么？”

那平章吸嘴道：“怕老婆。”

金主大笑，拍拍他的肩道：“要你与女人偷情，正要你老婆在旁看到，你会如何？”

那平章乱摇手道：“不可，不可，狼主，那会要了我的命！”

金主冷冷道：“你不知这个大宋皇帝，他最喜欢的东西不是女人，不是财宝，却是这笔墨纸砚，哪一样东西被他手下的宫人丢弃，他也恨之不已，所以在宋的皇宫里，最珍惜的不是宝物，而是字纸，你说怪不怪？”

金主放声大笑，说道：“你拿字纸在他面前糟蹋，便像是在人面前奸他老婆，他会

不会痛苦？”

平章大笑道：“我明白了，我要他痛苦。”

金主看着赵佶，说道：“你只要写一纸与赵构，要他纳银，不然你在北国受苦，所苦难言，你写是不写？”

赵佶说道：“我自是受苦，但难与构儿说，我与他说什么？”

金主见他不肯，便对那两个小番说道：“会涂抹字吗？”

那两个小番噤声，说道：“狼主，要杀人还好，做这个，怕……”

金主放声大笑，说道：“这就好，你能涂，就乱抹好了。”

× × ×

当金主走后，两个小番便坐在赵佶对面，说道：“这玩艺儿是大宋的玩艺儿，咱不会玩。”另一个小番说道：“当初我侍候三王子的时候，看过他弄，他会画画儿，也会写字，咱没弄过，还没看过吗？”

两人在地上铺下一刀宣纸，拿来那笔，在砚上磨墨，那小番说道：“当初我是磨过墨的，给三王子侍候，学会的。”

当下磨过了，便拿笔来，咧嘴笑说道：“我只当笔是有本事的人拿的，不料得我也会拿。”说罢便道：“画画儿，画一只龟。”

便手也颤抖，在纸处画出一只龟来。大笑说道：“娘的，怎么手也抖？杀人也木导抖，这一支小小的笔怎么并不好？”

另一个小番说道：“我来画龟，看谁画得好。”

他抢过笔来，也来画龟，在那纸上乱抹。一张大大的宣纸，便只抹了一会儿，便洇满了墨迹，看去乱得很。小番说道：“这一回不算，丢了它，再画一只好龟。”

× × ×

赵佶本来装作并不理会，但他看着那一刀宣纸，明白这是张氏作坊制物，是好纸。

他是熟家，就如自己在画一般，早就胸有成竹，想着哪里落笔，哪里题跋，哪里落章，真个是一幅好画。但看那两个小番暴殄天物，胡乱丢纸，他心里气得不行。忽地悟到：那个金主真是恶毒，他一定知道我离开汴京时，一心要带着纸笔的事，不然他决不会想出此招来。

此时站在一旁的张九成说道：“圣上，上皇，臣与上皇说大事，好不好？”

赵佶勉强答应，说道：“好，你说说看。”

张九成便说知大宋此时，说到太子贤德，说到圣上一心焦虑国事，赵佶便说一声好，一连气说了十几声好。忽地赵佶怒骂一声：“混蛋！”

张九成大吃一惊，回头一看，原来那两个小番把郑宣纸当成玩物，在折叠纸物，却是孝帽子，孝衣，拿来戴在头上，如此作怪，怎不激怒赵佶？他怒骂道：“你等都是混蛋，像你金狗这般不知礼数的人，当今天下少有！”

他嗟叹间，忽地心里生出奇想，像是眼前再现那些奇石。

他从未看过那么多的奇石。本来他自己有一块奇石，叫做“艳姬”的。那块石头能如人一般，如你一天摸她几回，她便玉润珠滑，如知温暖，如你冷落了她几日，便见她泪水流淌，像是美人伤情。赵佶见石心喜，便写了一首诗，赞那石知情。

后来那诗流出宫外，被大臣知道了，人人皆知皇上喜欢石头，便都搜尽奇石，尽来奉献。他也知道那是奢侈，但如他所说，只是玩玩石头，难不成玩丢了国去？真个被他说中了，他玩到后来，一块奇石竟是顶得一家酒楼，珍奇石头，全都进了皇宫。有湖州太守竟是造了一艘大船，船上载一块巨石，运至京都，只是沿路的小桥，便拆了十七座，不拆桥便过不来那艘大船，也载不来那巨石了。记着当初是赏那湖州太守笔银两，那银两足以抵得湖州一年的赋税。当时赵佶的画，只是写石画花，便是画苑一绝，天下哪里还有人能胜得了他的？

忽地赵佶吐了一口血，他悔啊，他悔当初题跋那一奇石，竟至于后来酿成大祸。他

长吟道：“只缘身在画中故，不知此生无画心。”

张九成一听得上皇吟诗，便知他心内苦辛，便劝道：“上皇，如今大宋仍在，大业可图，上皇不必担心，不必忧虑。”

赵佶看着张九成，问道：“你是新科状元，不在朝廷效力，怎么到了北国来？”

张九成说道：“圣上担心上皇与兄皇的龙体安康，特地派我来的。”

赵说道：“新科状元，文臣之珠，怎么会拿来作使节，我看你是别有他故。”

张九成说道：“是我不能对秦丞相多多致意，便派我来了。”

赵佶叹嗟，说道：“原来如此，看来大宋又有好戏看了。”

他知道，如有弄臣使权，天下大事，便成崩坏。只是如何对赵构说，颇费心思。张九成是新科状元，高宗也肯派他，岳飞是抗金名将，也被他杀了，怎么能再与金人动手？赵佶知道，他得死在北国了，他流涕道：“张爱卿，你也是一个铮臣，我也知你心难，但构儿杀岳飞，岂不是寒了抗金将士的心吗？你说是不是？”

张九成对着上皇一叩，说道：“臣不能妄言圣上。”

× × ×

蓦地赵佶叫道：“拿过来，拿过来！”

那平章此时正在一旁看，冷冷看赵佶怒气满胸，说道：“昏德公说什么来了？”

赵佶忽地醒悟，知道自己仍是囚徒，喃喃自语道：“不说什么，不说什么。”

他在地上来来去去，十分不安，看来他怒火仍是未熄，只是强压着罢了。张九成说道：“上皇，金人只是狗豕，他们哪里知道笔墨怎么用途？上皇休怒，他们如是知道了礼数，我大宋便更堪忧了。如此岂不是最好？”

赵佶说道：“这样最好，你说得对，这样最好！”

但他在地上来来去去，此时看那两个小番扔了一地的宣纸，不由怒火冲天，他恨那种不惜纸笔的人，在宫内如是看到那种人，他必得狠狠处罚。张九成见势不妙，再三劝

道：“上皇，上皇，龙体为重啊。”

赵佶笑道：“什么龙体，就是这坐井观天的贱躯么？”他捶胸而哭，叫道：“拿来，拿来纸笔，我来为你画画，你拿去好了，传之后世，也是宝物啊。”

那平章说道：“昏德公，你要肯写诏书，便给你纸笔，你要多少便有多少。”

赵佶喃喃说道：“不能，我不能写，我不能写。”

那平章说道：“你不写，莫非就没人能写了？我大金也有一的是人才，能有几人不会写你那瘦瘦的字儿？”

赵佶冷冷道：“能写上我的字的人，如今还没有，你就是写上我的字，也决非我的手笔，难道构儿眼瞎，看不出来？”

平章说道：“你难道不想写字，不想画画儿？你写你画，可惜你画不成，写不了。”

× × ×

赵佶看着那两个小番在那里糟蹋纸笔，心里恨恨，比那时不能与两个妃子行事更是心生愤恨，心道：我做皇上不成，就是做一个平常人也不能了，人之一生，难道就这样白白度过么？他心怒那小番，更恨那金主，看来这个新狼主比老狼主更狠更毒，他愤恨道：“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那平章看着赵佶，奇道：“你是一个废人，你活着，就是给狼主玩弄的，让狼主体会他夺得大宋的快乐，没有了你，我们狼主哪里来的快乐？”

赵佶心道：是了，我此时再活着，就只是一个累赘，我只是拖累构儿，我不能活下去了。他扑奔那墙去，叫道：“我死了，你还拿什么对付我构儿？”

他咚地一声撞在墙上，张九成抢他不及，便抱住他身体痛哭，赵佶的头碰撞出了血，但却不死。他满面是血，说道：“告诉构儿，要他灭金，灭金！他不灭金，死后休来见我！”

赵佶说罢，便昏过去了。那平章也是着忙，急着找来郎中，来看昏德公，看他头虽

撞破，却是幸无大碍，心道：要是他死了，狼主会怪罪下来的。他说道：“你们拿走那些纸吧。”

两个小番不想赵佶只是看到他们糟蹋纸笔，便要寻死觅活，看来他真是一个怪皇帝，怪不得亡国呢。但他们两个也想不出何以赵佶会如此伤心，便拿着那些乱糟精的字纸，走了。

× × ×

张九成抱着赵佶，平章说道：“张使节你回去吧。”

张九成说道：“你如要我放下上皇，我便自尽在此。”

那平章看张九成很是决绝，怕他真个自尽，便说道：“好，你愿抱着，便抱着好了，他只是一个废人，你抱他也无用。”

：。张九成不理他，便抱着上皇，看看像一座石雕，只是抱着一人，不知疲倦，不知昏黑。到了夜里，赵佶发烧，叫道：“拿来我的石头，我看看。这是一块晶石，你看，真个是晶莹如玉，纯美如处子，人间哪里来的这种奇石？是大自然的造化啊。这是一块乳石，你看到过一层层水纹升上去，顶尖只是像乳一般圆，一般玉润的石块吗？”这就是，我命名始是‘处子出浴’，你说好不好？”

张九成流泪了，他说道：“好！好名字！好名字！”

赵佶轻声笑，像是遇到了知音，说道：“你也知道是好名字？你也懂得奇石？”

张九成说道：“我懂。”

赵说道：“奇石多产自大川名山，人迹不至处。有人说，我太看重奇石，你说，奇石难得，奇才难得。你得一忠臣良将，也如同我得一奇石，对不对？”

张九成一叹，说道：“对，对。”

君臣两人，抱在一起，天很晚了，夜很凉，张九成说道：“上皇，你冷不冷？我们进屋去吧。”

赵佶说道：“月夜清冷，奇石堪观。我从前只有在夜里看石头时，方才有稍许乐趣。我不喜欢那些讨好我的女人，女子嫔仪，都是一些媚骨馋虫，想吃掉我，是不是？”

张九成说道：“是，是。”

他看着赵佶，忆起当初他习字时，老师曾拿着徽宗皇帝的瘦金体要他去写，老师说道：“做一个皇上，能写得如此好字，真个不易了。他必是一个明君。”老师是早死了，如是他仍活着，必是说自己说错了，能写得一手好字，便是明君，天下岂不是早就大治了？只因他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他才不是好皇帝，这才是至理。

张九成看着怀里的赵佶，心里感叹不已，赵佶忽地跳起来，叫道：“看哪，他们把我的奇石都推到湖里去了！”

他是梦呓，却也是事实，原来金人不懂石头，把那些价值连城的石头都推到了湖里，湖里的鱼从此都成了有识之士，它们将是天下最懂得奇石艺术的鱼，它们在那些石头里来去，生生死死与那些奇石与共，此生不虚矣。当时他哭出声来，哭那些石头，哭他自己的命运。但此时梦中，他看到自己化成了一条大大的鱼，在那些奇石间游来荡去。他大叫道：“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张九成大哭，他实在伤心，不愿意再看上皇，他扑在地上，呻吟，苦痛绞得他脸色发白。

× × ×

上皇倒在地上，他口吐白沫，疯狂了，他再睁开眼睛，看到了树，忽地扑上去，说道：“好啊，美人奔月，月是嫦娥月，宫中有桂树，你思念凡间吗？你想赵佶吗？我得了你，便是得了月中嫦娥，你再别离开我，我有了你，便有了一切啊。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赵佶手舞足蹈，在夜里形同鬼魅，赵来去，张九成爬起来，抓也抓不住他。

赵佶边跑边叫道：“搜尽奇石打草稿，人生几处知乐趣？！”

他跑来跑去，累得张九成跟也跟不上，他叫道：“上皇，你的脚流血了，你的脚流

血了！”赵佶哪里顾他，只管跑，叫着，疯狂而去。

第四章 军帐迷情

耶律重恩端起酒杯，对红顶天道：“请！”

红顶天也肃然举杯，道：“请！”

她如今知道了耶律重恩，他不光是一个翩翩公子，而且也是一个乱世枭雄，只看他几日来攻城略地，便知道他够狠，能称霸天下。原来红顶天心目中那个仁义过人的耶律重恩不见了，只有一个急煎煎欲霸天下的西辽王，红顶天知道，他曾拿出银两来，要买下粮食救人。他曾对那几个人都有恩情，对唐门的人也够义气，据说是与唐门的二小姐思思还有一些情义。但此时看他，只是一个霸王，哪里有一丝仁义在？

红顶天愿意与他饮酒，想与他饮酒时劝一劝他。

耶律重恩说道：“大宋兵士，实不堪一击。就是岳飞再世，我亦何惧？”

红顶天说道：“据说岳飞活着的时候，就是金人答罕，也不敢樱其锋。”

耶律重恩大笑，说道：“答罕就在我这里，来人，请答罕公子来！”

来的是两人，一是答罕，一是倩倩。答罕着一素衣，神色淡然。倩倩却是着一绵衣，笑靥生春。两人一进帐内，便使帐内生春。

耶律重恩说道：“红顶天义士，哦，我没喝多，怎么醉了，我应说是红贵妃才对，她要看一看大金国的第一谋士，我特地请你来的。”

答罕坐下，说道：“不敢，请红贵妃多谅。”

× × ×

答罕一坐下，倩倩自然便坐在他怀里，慢在那里，像那里是她的小窝。红顶天看着，心生艳羡，心道：看他两人如胶似漆，便知如何爱慕了，人生如此，再无复他事可望，

那该有多好。

答罕看着她，忽地说道：“红姑娘，我自不愿意叫什么贵妃，这么叫你，不觉唐突吧？”

红顶天最喜欢人家叫她姑娘，可惜人都忘了，都叫她贵人，她此时听得答罕一说，不由心喜，说道：“那样最好。”

答罕说道：“红姑娘为什么也来与人分羹？”

红顶天脸一红，说道：“不得不过来。”

耶律重恩竟是淡然一笑，说道：“我请红姑娘来的，她要不来，我便要人攻西夏。”

答罕笑笑，心里知道所料不差。红顶天说道：“我不明白，答罕王子贵为金人王子，此时已是王叔了，如是与老狼主不合，此时也该回程了，为什么还盘桓在这里，莫非不知道金主已是易人？”

答罕说道：“知道，而且有金邦人来，劝我回去。”

答罕看一眼耶律重恩，耶律重恩此时不看他，却看着红顶天，像是此事与他无关。

倩倩说道：“我嫌北方更冷，我不愿意住在那里。”

听她娇声说话，像是一个只知撒娇的痴人，但她也瞒不过红顶天，她心道：看来耶律重恩不会放过他，他要走，必得一死。

红顶天说道：“答罕公子，如今西辽王的兵势如破竹，会趁机直取建康么？”

答罕说道：“我告诉过大王，要他小心。”

耶律重恩一叹，他破了兰州时，直取知府荀正光的妻妾，那一夜好生惬意，他像是一个疯狂的人，一夜不曾入睡，只是欢淫。到了天亮时，他看着那三个兴奋起来的美人，说道：“你们不恨我了吧？”

他正得意时，忽地看到荀正光的妻子的嘴角有血，她咬断了自己的舌尖，自尽了。当她倒下时，说道：“我恨，我恨不先老爷去死……”

那两个小妾战兢，她们不愿死，但看着耶律重恩，他忽地吼起来：“你们两个死不死？”两人说道：“不死，不死！”

他吼道：“为什么不死？你们两个也死，我为你们立一个牌坊，好不好？”

两个跪在地上叩头，叩头出血。耶律重恩笑道：“原来你们怕死？好，你们怕死，那是最好！”他扯过来那两个小妾，说道：“你们两人说，说她该死，她不知趣！”

两个小妾都哭，她们就是不肯说。耶律重恩扯住了一个小妾的嘴角，扯得她嘴角流血，说道：“你不愿意说，我会把你赐与我的兵士，他们会像一群野兽般弄死你！”小妾不说，耶律重恩大怒，走来另一个，问道：“你说，你也不说？”

那小妾哽咽道：“夫人待我们很好，我们不能.....不能.....”

耶律重恩大声道：“也有人待我很好，我也作恶，我是一个霸主，我是一个恶人！你们听不听我的？”

两个小妾跪着，只不说话，耶律重恩叫道：“来人！”

进来了两个兵士，他们在帐外听得太久了，听得他们做男人的欲望如刚刚升起来的篝火。

他们的眼睛盯着两个小妾，耶律重恩看到了他们狼隼一般的目光，说道：“拿她们出去，赏与你们了！”

两个兵士一声欢呼，把两个女人扯出去，只听到那撕人心肺的哭声，再过一会儿，他的手抖了，他对自己说：不听，不听她们的哭声，她们只是伍子胥夺来的楚王宫人，要美人侍候，天下都是你的，你为什么不享用？没有哭声了，再没有哭声了，他觉得很自在。

第二天，他问一下那兵士：“那两个女人呢？”

兵士指一指远处，在那里有两个坟丘，很新很新的土坟。

她们死了，被士兵折磨死了，耶律重恩想对兵士说几句话，但他看到了卫兵的眼光，

那眼光中满是信任，满是感激。

他恍然了，他们一定以为西辽王是一代枭雄，就是找到了美人，也与兵士共享。他何必再去说他们？何必点破此事？

他对着远处的大宋江山，吼一声：“出发！”

× × ×

酒杯里的酒是烈酒，他的脸是红的，无人知道他心内正翻波澜。

红顶天说道：“对了，大王，我想请求一事，大王如想占有大宋，夺得天下，何不收拢人心，为己所用？”

耶律重恩说道：“哦？”

红顶天说道：“大王一进兰州，便杀人放火，夺人银钱，这样下去，你会不得民心的。”

耶律重恩笑笑，说道：“民心值几个钱？我要夺得天下，只有得了天下，才能再谈民心。你没有天下，民心只是人家的，你真的不懂我的话？”

红顶天看看答罕，答罕似乎不感兴趣，正在抚摸倩倩，他当倩倩是什么，莫非是一只宠物不成？他当着人面，也能爱抚她？

倩倩正体会他的温柔，一点点儿体味，在她眼里，帐内只有一个答罕，余人根本不在她的眼中。

红顶天说道：“要夺得天下，首先要得民心，你没有民心，怎么会得天下？”

耶律重恩说道：“你要夺得天下，先得城池，然后再洗劫一空它。要它穷，要它再无复起机会，那时你便占有了此城了。当你再夺得别城时，此城便会渐渐复苏，那时人们会忘了你杀人，忘了你夺过他们的粮食，你再给他们粮食，他们会忘了一切的。”

红顶天说道：“流过血，也会忘么？”

耶律重恩大笑，说道：“怎么不会？你看答罕王子，一生纵横天下，如今也忘了那

滋味，看来人生要忘的，终会忘怀，只要有时间，什么不会忘？”

忽地他停住了，有一个女人的影子浮在他的眼前，他不会忘，那是唐思思。那个狡黠好笑的唐思思，她救了耶律重恩的命，他怎么会忘？

红顶天说道：“你杀人太多，便不会有机会得天下，古人说得好，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难道西辽王不记得了？”

耶律重恩大笑，说道：“我的船要行险，只要不停，怕什么覆舟？”

答罕看着红顶天，忽地说道：“红姑娘，你能不能不劝大王？”

红顶天看着答罕，有些诧异，答罕为什么要她不劝耶律重恩？

她告辞道：“我要走了。”

看着她走出帐外，耶律重恩的目光久久不曾收回，他一叹道：“这么好的女人，竟做了西夏王的妃子！”

答罕说道：“她不一定是西夏王的妃子，我信倩倩的话。”

耶律重恩看着倩倩，说道：“你又说了什么话，让答罕也能信服？”

倩倩只是一笑，并不答话，她不愿意答耶律重恩的话。答罕说道：“倩倩说，她并未嫁与西夏王。”

耶律重恩大惊，说道：“你说什么？她不曾嫁人？”

倩倩点头。

耶律重恩说道：“我不明白。”

答罕说道：“嫁与人的女人，有的是口头说嫁，并不曾与人同房，红顶天便是如此。”

耶律重恩心潮翻涌，他说道：“倩倩，你说的可是真话？”

答罕说道：“只有倩倩才明白各种各样的女人心思，像那种说是嫁与人的，其实未嫁，她便每一行事，便露出自家主意来，很是自负，生怕人家不知她冰清玉洁，哪里有一点儿卑琐感？再有一种其实已嫁，但不肯说出的女人，她们的心里，便也有一种自负，

我哪里不如你，我也是有男人的人。这两种女人，细看都看得出的。”

耶律重恩在沉思。

答罕说道：“我要告辞了。”

耶律重恩说道：“你看她说得有理么？”

答罕说道：“有理。”

耶律重恩说道：“可惜我听来无理。”

答罕正要走出，此时突地说出一句：“你也信她，但你如今不能那么做。”

耶律重恩突地叫一声：“站住！”

答罕站住了，他的手仍放在倩倩的肩头上，说道：“你不能这么做，因为你没有军饷，你没有银两！”

耶律重恩说道：“胡说，我有珠宝，我有大辽的宝库！”

答罕说道：“依我看，你根本就没有，你只有乌图告诉你的一个神话。”

× × ×

好久无声，耶律重恩说道：“依你看，我该怎么做？”

答罕说道：“你……唉，如果我是从前的答罕，我也会这么做的。”

答罕走了，他再也不曾回头，他早就看穿了乌图的诡计，知道了大辽的宝库一说，只是自欺欺人。

× × ×

耶律重恩叫来了他的卫兵，对他说：“你好好照顾答罕公子，要他不必四处走动，但你不可提醒他，要客气些。”

卫兵去了，耶律重恩走到了红顶天的营帐外，对卫兵说道：“我要会一会王妃。”

那几个女兵对耶律重恩很有些好感，便先自进去，一会儿传话说，王妃请他进去一见。

×

×

×

红顶天如今身着一件红衣，一身的红衣映得她像火；人很娇媚。

耶律重恩说道：“红姑娘，当初我不知道你竟是一个女人，唉，错过了机会。”

红顶天一笑，说道：“你有唐思思，还不甘心吗？”

耶律重恩说道：“她不一定会喜欢我。”

他忽地抬头，对红顶天说道：“红姑娘，依我看，你并不甘心嫁与那个西夏王，你嫁与一个蠢人，有什么好？再说，我知道你的过去，你与老西夏王情投意合，怎么会甘心跟着一个白痴？”

红顶天不料他会如此直说，便盯着他的眼睛，说道：“我可是西夏王妃，你休与我多说。”

耶律重恩说道：“我要做大事，便得有一个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她也与我一样有智有勇有谋，一样有心夺天下。你就是我最好的妻子人选，我为什么不说？”

红顶天蓦地脸红，她低下了头，说道：“那.....唐思思怎么办？”

耶律重恩说道：“我与唐思思并未有婚约，你何必在意？

再说当初她只是救过我，为我疗伤，我感她恩情。至于婚事，却是未谈过。”

红顶天说道：“我已是嫁过人的女人，你要我做什么？”

耶律重恩说道：“你嫁的是老西夏王，如今的西夏王早晚会杀了你，我难道不知么？顶天，你嫁与我好了。”

他凑过去，搂住红顶天的身子，红顶天是女人里的巾帼，此时竟是身子也抖，看来她也真个对耶律重恩有情，她轻声说道：“我不能，我不能.....”

耶律重恩说道：“有什么不能？人生几十年，转眼一春秋，你要不嫁与我，这一生会后悔的！”

红顶天迷乱地看着他，她在那次成都一行时，看好了耶律重恩，此时在他的怀里，

心里是一番好滋味，有一种久别重逢之感，她轻声说道：“我不愿意使西夏被祸。”

耶律重恩大笑，说道：“只有一件事能使你西夏过了此劫，那就是你嫁与我，或是嫁与卓书。你看我与卓书，哪一个使你更中意些？”

红顶天轻声说道：“我不喜欢卓书，他不是一个好男人。”

耶律重恩心里充满柔情，原来在红顶天的眼里，他还是一个好男人，他真心感激红顶天，他愿意做一个好男人。

他对红顶天说道：“你嫁与我，我告诉西夏王，他不敢怎么样的？我直截去告诉他。”

红顶天此时头一次感到男人作主那佩快，哪里要她红顶天再天天抛头露面？她轻声说道：“我带兵回去，告诉西夏王，我自己对他说。”

耶律重恩说道：“好啊，我派人跟你去，他要不愿意，我自带兵与他说话。”

× × ×

答罕抱着倩倩，他忽地醒了，他觉得帐内很静，是谁在这里？他搂着倩倩不动，且把倩倩的头抱在怀里，像要护着她。他轻声道：“是大王么？”

果然有一声喟叹，是耶律重恩，他站在阴影里，答罕要不放开倩倩，便不会看到他。但他决不会放开倩倩的。

他问道：“夜深了，大王还有什么事么？”

耶律重恩说道：“没有什么事，我只是睡不着，便来看看你睡得好不好？”

答罕说道：“我睡得很好，自从跟随大王，我便睡得很好。”

耶律重恩哦了一声，说道：“为什么？”

答罕说道：“那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再出什么主意，也只是一个主意而已，要不要做，怎么做，都是大王的事儿了，我只是指出那事儿会怎么样，那岂不是容易得多了么？”

耶律重恩说道：“红顶天明天要回西夏了。”

答罕说道：“刚才大王去了她帐内？”

耶律重恩不语。

答罕说道：“如此就恭贺大王了，只是她自己回去，有杀身之祸。”

耶律重恩说道：“我想请你带人去帮她，你愿意不愿意？”

答罕说道：“好，只不知大王派多少人跟我去？”

耶律重恩说道：“去西夏人多反而误事，我想派一百人跟你去，好不好？”

答罕心道：你要我死在西夏，却不那么容易。他说道：“好啊，我把红姑娘带回来，交与大王便是。”

耶律重恩大喜道：“那太好了，此事就仰仗公子了。”

待得他走出去，答罕还是轻轻抱着倩倩的头，他看着帐顶，像是没了倦意。

天上有星，耶律重恩看着那星星，忽地像是看到唐思思那无邪的眼光，他喃喃自语道：“思思，我要娶妻子了，但不是你，你在哪里？你要看到了我，会不会说我？”

他在地上来回走，他想着，不该让答罕去西夏，但答罕有那么大的智慧，他会不会从西夏全身而退，把红顶天带出来呢？他想让答罕去，他自语道：“他自己也说愿意去，他说他能办到，也没要求多加人，我给他一百人，够多了。”

第五章 首鼠两端

答罕带着一百人，去西夏求婚。他对那一百人说道：“把你们的刀都拿出来，看着我。”

一百人拿出刀来，看答罕怎么做。

只见他拿出一条红绸，把自己的刀紧紧系住，捆在那刀柄上的红绸使得再也拔不出刀来。

答罕说道：“我们一路去西夏，要求婚西夏王，不是去厮杀的，要刀无用。”人人都学他样子，把刀系住，答罕说道：“我们出发吧！”

一百零两个人出发了，那多的两人是答罕与倩倩。

耶律重恩坐在帐内，他听到了马嘶声，有人在喊，有人在叫。

进帐来的，是他的皇族十人，其中一人说道：“大王，为什么叫答罕去西夏？”

耶律重恩说道：“我请他去求婚，我要娶红顶天为妻。”

那人道：“大王，红顶天是西夏王的妃子，答罕一去，西夏王恼羞成怒，会杀了他的！”

耶律重恩笑一笑，说道：“是吗？我想不会，答罕是天下最有本事的谋士，怎么会叫人随便给杀了？我要他多带一些人马去，但他只要一百人，说是一百人足够了。”

一个老人忽地说道：“答罕走时，命他的一百勇士全都用红绸子系住他们的刀，说是做喜事，用不着使刀。”

耶律重恩说道：“那样最好，只是西夏王会不会答应他呢？”

耶律重恩的眼睛在闪光，他的眼光里是微笑，还是讥讽，就没法说得出了。

倩倩依在答罕的怀里，喃喃地说：“答罕，我看你这一次凶多吉少。”

她笑着说，看来对死也不惧。答罕抚着她乌黑的头发，说道：“痴儿，你怎么知道我是凶多吉少，说不定是吉多凶少。”

两人仍是骑在一匹马上，一路上断不了缠绵。

到了西夏，到了兴庆府，答罕命勇士全都先去街上来买东西，并在街上放出风声，说是此来西夏，只是要求婚。一时街上扬言纷纷，齐说是西辽王派人来，要求婚娶红顶天！

一时西夏沸腾！

× × ×

红顶天坐在床上，她在看花园里的鸟儿，在叽叽喳喳叫。

西夏王来了，他瞪眼看着红顶天，说道：“你很悠闲，是不是？”

红顶天并不理他，只要不是在宫廷的席宴上，不要是大殿上，她可以不必理会这个西夏王的。

西夏王说道：“你听说没有？街上来了西辽王的求婚使节，他叫答罕，原来是大金国的三王子，如今做了西辽王的幕僚，他是来向我求婚的。要求我，把你嫁与西辽王！”

红顶天说道：“我不是嫁与你了吗？”

西夏王冷冷一哼，说道：“你要不说，我还真就忘了，你真的嫁我了吗？”

红顶天不理睬他，仍是看着花园里的鸟儿。突地西夏王恨恨地叫道：“混蛋，你看着我，别看那些个死鸟！”

他回头令手下的勇士，吼道：“去，去把那鸟儿都射杀，全都杀死！”

勇士都去杀鸟了，一时树上纷纷扬扬飞起一群群鸟儿来。

有失落的鸟羽坠地，红顶天看着那鸟儿飞走，心里忽地想到：如是真的能随耶律重恩走了，岂不是像那飞向蓝天的鸟儿，从此自由自在，再也少了忧郁？她笑了，笑得千娇百媚。

西夏王忽地扯住了她，说道：“你是我的妃子，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我不理你，你也得呆在宫中，你只是我西夏王宫中的一件摆设！”

红顶天笑一笑，却不答他。西夏王狠狠扯着她的衣领，说道：“你算什么？你从前跟着我父亲，像个狐媚子，媚得他不知东西，你如今想媚住我，休想！”

红顶天说道：“你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怎么会被女人迷惑？”

西夏王大笑，拍拍胸说道：“我是顶天之人，可你一个女人，叫做什么红顶天？我看你只能够摸着我的肩，就算不错了！”

红顶天的脖子被掐住，几乎透不出气来。但她知道不能动，她只是轻轻说道：“放

开我，放开我！”

西夏王也畏惧她的本事，便放开了她，说道：“你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你休想再走出西夏王宫！”

× × ×

答罕坐在客房里，对手下的勇士说道：“都睡，都睡，如果有人来找我，便报我一声。”

众人听罢，便去歇息。

来了几个人，像是宫内的禁卫，叫道：“哪一个是从西辽来的答罕公子？”

勇士们一听，便带他来到客房，答罕正在与倩倩睡，听得敲门，便问道：“是谁？”

外面答道：“说是西夏宫中来人，承太后旨意，来请公子一谈的。”

答罕说道：“好，我便来。”

只是一会儿，他与倩倩一齐走出，两人上了马，去至宫中。

× × ×

太后坐在龙椅上，看着答罕，说道：“久闻公子是人中龙凤，今日一见，果然神采。”答罕一揖，再看他身旁的倩倩，不由笑道：“说答罕公子为了一女，竟不惜大金的王子不做，看了这女孩子，我看答罕你迷得值。”

答罕再一揖。太后说道：“答罕，你来西夏做什么？”

答罕说道：“只为一件事，就是西辽王想娶红顶天做妻，不知太后肯否？”

太后此时目光转厉，瞪眼看着答罕，她一字一句地说道：“红顶天已经是西夏王妃，无人不知，你怎么敢对我说此事？”

答罕一笑，说道：“西辽王愿娶红顶天做妻，我是他的幕僚，怎么能不来？”

太后虎视答罕，说道：“我要杀了你，你目无西夏，目中无人！”

忽地倩倩笑了，她笑着看太后，说道：“我与答罕一路来，以为太后会因为西辽王

要娶红顶天，一定会宴请我与答罕呢，谁料得太后竟是胥气以待？”

太后冷冷道：“我为什么要宴请你？”

答罕看看倩倩，说道：“太后用红顶天理政，天下人皆知，西夏有王，等于无王。西夏如果有红顶天，哪里会再有一个西夏王来？”

太后一震，再看看答罕，说道：“说下去。”

答罕看着太后，心道：这是一个心力交瘁的女人，她一心为西夏，一心为儿子，就是要红顶天做西夏王的妃子，也是出于无奈，此时如要说服她，便更是胸有成竹了。他说道：“如果你要一个西夏王，便要不得红顶天。如果你要红顶天，便永远没有什么西夏王！”

太后看他，等他详说。答罕说道：“自古帝王，政事皆出自心。你要儿子做西夏王，便不该要他娶红顶天。有了红顶天，他还能做什么西夏王？”

太后看着答罕，慢慢说道：“可惜，我儿子并不像你这般聪明。”

答罕听得出她的话意，她是知道儿子做不好西夏王的，便娶了红顶天，要她辅佐儿子。可惜红顶天与儿子并不亲近。

她也知道那原因，红顶天原是丈夫的宠儿，怎么会一心跟着儿子？何况儿子并无一点儿可人处，她怎么会喜欢儿子？

答罕说道：“天下大事，要皆由一人定，是输是赢，是祸是福，全看天意。你不要儿子说了算，就是替他娶一百个管事的妃子来，他仍是怨恨你！”

太后说道：“依你说，该怎么做？”

答罕说道：“我本来能做大金的狼主的，但我归去晚了一步，父王升天，叔父继位，我便再无做狼主的份儿了。人生如此，只差那么毫厘，却是失之千里，你有什么法子可想？依我看，把红顶天嫁与西辽王，好处有三，第一，西辽王从此不会再犯西夏，第二，从此你儿子便是一个真正的西夏王。第三，你可以再在西夏主事，如果你儿子能成事，

你便不必理会。如他不行，你自可以助他，何必着要一个不喜欢你儿子的人来助他？来日后患，我不说太后也心明。”

× × ×

太后送走了答罕，她心中喟叹：如答罕一般聪明的人物，怎么不是她的儿子？她叫人请来西夏王。

西夏王只有二十几岁的年纪，竟是眼皮肿大，眼泡下垂，看样子是沉酒色，不理政事所致。太后心里一叹，要想让儿子振作起来，非让他主事不可。

太后问道：“你近来都做些什么？”

西夏王叹气，说道：“做什么？玩一玩，喝一些酒，再睡。

睡女人……哈哈！”

他看着太后的目光，竟有些仇视。

太后暗暗心惊，不是答罕说破，她兀自不醒，原来西夏王心内愤恨，已如积火。她说道：“自从红顶天嫁与你，你便懒了许多……”

西夏王恨声叫道：“别再提她！她是什么东西，我不要提她！”他愤恨而起，叫道：“她算是什么东西？她算是西夏的第一勇士，她还是西夏王！我是什么，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个废人！”

他眼珠子通红，看着太后，说道：“你生下我做什么？你莫不如就叫红顶天做你的儿子！”

叭！太后给了他一个耳光！

× × ×

西夏王醒了，他呜呜地哭起来。

再过一会儿，太后说道：“我要红顶天走，我要把她嫁与那个西辽王！”

西夏王有气无力地叫道：“不可，不可！她是我的人！”

太后冷冷道：“她如果是你的人，怎么对你无情？”

西夏王低下了头，他不敢对太后说，红顶天自嫁与他，从未与他同床过，只是在他的宫里睡，形同路人。

太后说道：“我也知道你苦，你何必非得要她？要她在西夏，你就休想再做西夏王。莫如把她嫁了，你好好振作，做一个好西夏王。”

西夏王的眼睛红红的，他不甘心，自家的妃子再嫁与人，对他是多大的羞辱？

但他能放弃红顶天么？如果没有了红顶天，他能做好西夏王吗？

太后说道：“我儿，你与她不在一起，她从不曾把心放在你身上，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西夏王看到了太后的泪水，她知道一切，她明白儿子的处境，她知道西夏王只是与她睡在一间房里，但两人从未有过亲热。

他哭了，哭得很悲伤。

太后说道：“我从前当她能助你，如今看，只要她在，你就不会成事。让她走吧。”

西夏王说道：“杀了她，我不要她走，我要杀了她！”

如果能杀了红顶天，才能使他没那羞辱。可太后冷冷道：“你杀不得她，如果杀了她，你在西夏会没有威望的。”

西夏王恨声道：“我不杀她，也没威望。”

太后说道：“她嫁与西辽王，你会有一个屏障。”

西夏王说道：“不行，我要杀了她，我要杀了她！她是我的妃子，竟敢让西辽王派人来求婚，真个不把我西夏王看在眼里，我要杀了她！”

× × ×

红顶天看到了倩倩，她笑一笑，说道：“你真来了，我怕你与答罕从此就会死在西夏，再也无法回去。”

倩倩说道：“红顶天，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太后必是会愿意让你走，但西夏王会令人杀你，你怎么办？”

红顶天说道：“我只能一死，还能怎么办？”

想起当初偶遇老西夏王，得他调教，成了大器，哪料得会有今日？就是西夏王要杀自己，也只得由他。

倩倩附耳对红顶天说上几句话，说道：“只有此法，你才能得救。你要不要自救，就看你自己了。”

× × ×

西夏王冲进自己的寝宫，看到红顶天正在沐浴，他看到的红顶天如今再也不是一个英气勃发的英豪，而是一个柔情万种的女人。

他有些犹豫了，手里提着的剑忽地不知放在哪里好了。

红顶天说道：“大王有什么事儿吗？”她装作没看到西夏王手里的剑。

西夏王说道：“你.....你愿意嫁人吗？”

红顶天说道：“我喜欢西夏，我喜欢你父亲。”

西夏王一叹，说道：“你从未喜欢过我？”

红顶天说道：“如果你的妃子喜欢上你的儿子，你会如何？”

西夏王无语。

红顶天在拭着她的臂，那是洁白无瑕的臂，令人心动的臂。

他问道：“你嫁了人，会想西夏吗？”

红顶天说道：“我要嫁人，我也会想西夏，我也会想起你。”

西夏王冷笑，说道：“你说这话，不会是安慰我吧？”

红顶天笑一笑，说道：“你是一个好人。如果你是一个恶人，你会强迫我，我就是再反对，你也会害了我，让我想起你父亲，或是想起你，都是厌恶。但你不曾强迫我，

我很感谢你。”

西夏王心里很不是滋味，红顶天是他钟爱的女人，他们兄弟三人都在暗中说，要娶红顶天，娶红顶天那样的女人。但他在红顶天面前，总是抬不起头来，他自惭形秽，怕红顶天看不起他。

如今自己钟爱的女人要走了，要嫁与别人，心里总不是滋味儿。

红顶天说道：“你其实能做一个好王，只要你勤勉一些，凡事想想如何做，便能做好了。”

西夏王低下头去，他不愿意让红顶天看到他的泪水。他再抬起头来，对红顶天道：“你不笑话我吗？”

红顶天说道：“我为什么要笑话你？当初老西夏王看中了我，他教与我那么些本事，我才能做一些事。他要是好好教你，你也会是一个有本事的人了。”

西夏王看着红顶天，他心里很感激红顶天，说道：“好，我愿意你嫁与西辽王，你过你自己的好日子去吧。”

× × ×

答罕看着倩倩，倩倩已是叽叽呱呱地对他说了许多话，她很兴奋，能做好西辽王的事，她也很是快乐。

答罕说道：“西辽王想杀我，你知道吗？”

倩倩先是惊讶，再是点头，最后说道：“他不放心你，你比他更强，他嫉妒你。”

答罕说道：“自古皆然。”

倩倩说道：“他会派人杀你吗？”

答罕笑笑，说道：“他不会，他会借刀杀人。如这次要我带一百人来西夏，是要西夏王杀我。”

倩倩说道：“如果你办成了，他就杀不了你。”

答罕说道：“那他就只能期以来日了。”

两人紧紧搂抱着，他们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

答罕说道：“你后悔吗？”

倩倩笑笑，说道：“为什么要后悔？”

两人情热，便互相抚摸，他们从那抚摸中得到最大的快慰。

第六章 杀手有情

唐逸到了西辽王的军帐，他发现军帐内的人都在酣睡。他绕过大帐，到了中军帐外，挑开帐帷，看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女人，披着红盖头，正坐在床上，默默坐着。一个是耶律重恩，他身着喜服，对着那新人说道：“你是我的妻子了，来，来喝一杯交杯酒。”

那美人不动。

唐逸的心突地跳起来，他忽地想起，那人会不会是思思？

如果是思思，他要怎么做？他心里默念着：思思，思思，嫁谁不好？何必嫁一个耶律重恩？

但他知道，思思是喜欢耶律重恩的，要是思思嫁了耶律重恩，他的毒还能下得吗？他能毒死自己的妹夫吗？

那新人低头，不看耶律重恩，只是淡淡说道：“西辽王太客气了。”

耶律重恩笑道：“我是西辽王，但我会做大辽王。从前的金国谁都不知道，但他们胜了大宋，成了强国，人人皆称他大金。真个是威风一时啊。我要做大辽王，能铁蹄踏遍天下此生无憾。”

那美人说道：“这么说，你娶我，只是为你的大辽王国吗？”

耶律重恩一愣，微微一笑，说道：“那倒不是，我娶了你，便有了助手。你我一同

打天下，其乐也融融。”

他挨近去，看着那美人，说道：“自从成都府一见，我便倾心于你，只是那时不知你如此美就是了。”

唐逸在外听得莫名其妙，看来耶律重恩是在成都府就看中了思思，但那时他未对思思明言，此时怎么见了思思，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强迫思思嫁他？要是那样，真真可恶，唐逸必杀他无疑。

只见那耶律重恩拿下新人的盖头，说道：“如新如故，倾盖如故。如故如新，倾心一生！”

那美人噗哧一笑，说道：“没想到你这么没味儿的人也会这个。”

耶律重恩一见美人展眉，不由大喜，说道：“你再也不想他了吧？”

唐逸正要出去，听得耶律重恩一说那个“他”。便即愣住了，他是不是说思思想着哥哥，要听一下思思怎么说，他便没走出来。

只听得那新人轻声说道：“我从来不曾想他，他也不曾想我。”

唐逸心道：思思，你冤了我，我怎么不想你？只是我知道，你能活得好好的，我便满足。如今我知道了你在耶律重恩处，我便更放心了。他让你做西辽王妃，你的一生也有靠，只是不知你满意不满意他？

就听得耶律重恩说道：“如今你不必再想他了，从此你与我在一起，我保你西夏江山稳固。”

唐逸一听他说西夏，顿时呆住了，那人不是唐思思，一定是别人。那会是谁？

他没看到过女装的红顶天，此时一见她，也是惊住，真个是秀外慧中，十分刚强的女人。

只见红顶天说道：“我与你喝一杯交杯酒，从此便成夫妻。”

两人喝了一交杯酒。红顶天说道：“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耶律重恩掩住了她的口，说道：“你的过去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不必告诉我，我不能体恤你的过去，何必做你的丈夫？”

红顶天艳丽一笑，说道：“多谢你。”

两人再坐下，唐逸知道那人不是思思，心放下了大半，心道：此时不去，更待何时？

他扑出来，轻声一喝道：“耶律重恩，你找死！”

他一掌扑去，直印向耶律重恩！

耶律重恩也不是好惹的，一看来了人，情急处，一只酒杯挡在眼前，只听得叭一声，那酒杯也碎了。唐逸的毒便印在那酒杯上。

耶律重恩弃杯而退，喝道：“唐逸！”

唐逸应声道：“正是。”

耶律重恩对红顶天笑一笑，说道：“唐逸，我请你坐，看在你妹妹思思的面上，我不杀你。”

唐逸冷笑道：“我要杀你，你能杀得了我吗？”

耶律重恩说道：“我只要喝一声，你走不出大帐！”

红顶天说道：“你是唐逸？”

唐逸说道：“你也知道唐逸？”

红顶天说道：“你不该来的。”

唐逸看着她，不应声。要知道红顶天的威名，他也知道，此时恍然，知道她便是那个西夏王最宠的红顶天，但她如何嫁与了耶律重恩，便知道了。

唐逸说道：“耶律重恩，你取兰州，杀无辜，劫钱财，做下无数恶事。我要杀了你，替大宋百姓报仇！”

耶律重恩大笑，说道：“要报仇，好啊，你来啊，你杀了我，你用毒杀我好了。”

唐逸的手逼过去，耶律重恩知道不接不行，他也伸出手来，他一边运功对唐逸，一

边要防他掌毒，只是一会儿，他的手便成黑色。红顶天大叫道：“我杀了你！”

她扑来，如怒虎，但唐逸只是一掌，便把她击向一旁。耶律重恩叫道：“找答罕！”

红顶天如飞去了。

唐逸知道，再不杀了耶律重恩，来了救兵，便也杀不死他了。便急催内力，对耶律重恩下手。耶律重恩知道唐逸此时的内力绝非从前可比，他哇地吐一口血，叫道：“唐逸，我他跌倒了，但他还是在挣扎着爬起来，唐逸走过去，对着他的头顶叫道：“你害人太多，受死吧！”

忽地有人叫道：“哥哥，不能杀人！”

唐逸愣了，他回头，看到了倩倩，原来是倩倩，是他的妹妹倩倩，她的身后跟着答罕。

答罕在笑，看着他笑，倩倩在急，怕他杀了耶律重恩。

耶律重恩说道：“答罕，你救了我。”

答罕说道：“也未必，要是唐逸想救你，他自会放过你。”

两下僵持。倩倩说道：“我与答罕投身在西辽王帐下，过得还好。”

唐逸看着自己的妹妹，她是唯一对他最信任的妹妹，当思思与青青离他而去时，倩倩还对他百般安慰，他能杀耶律重恩吗？

他下不了手。

他从未想过，在他决心杀人时，竟有下不了手的时候。

唐逸看着倩倩，倩倩看着唐逸，此时尴尬，真个难堪。

耶律重恩缓缓起身，说道：“卓书有防你的一手，我也有防你的一手。如果你杀了我，他们便会死。”

唐逸冷冷道：“倩倩，你们两人跟我走，何必在这里为虎作伥？”

倩倩说道：“哥哥，我们呆在这里很好。”

答罕笑说道：“唐逸大哥，我看你不必管我与倩倩了，你管你自己的事儿便是。”

唐逸看看耶律重恩，说道：“我要杀了你与卓书。”

耶律重恩说道：“你不会杀我的。”

他心里忽地想到了思思，如果思思嫁与了他，唐逸是不是更不能出手杀他了？看唐逸那神态，真个是有趣。

他忽地放声大笑起来，说道：“唐逸，你杀不了我，你如今杀不了我，以后更杀不了我，我铁蹄席卷中原时，你唐逸更对我无奈了，你要杀我，不如此时便杀！”

耶律重恩站在唐逸面前，那威风凛凛的样子，确像是一代枭雄。

唐逸不理耶律重恩，只是慢慢走到倩倩面前，说道：“倩倩，你活得好吗？”

倩倩看着哥哥，眼中流泪，说道：“真的很好，我们不管什么军事，只是住在帐内。我们是我们自己，你是知道我的，我不喜欢看血腥。”

倩倩哭了，唐逸心内嗟叹，倩倩无知，便不知道，答罕出计，耶律重恩每一杀人，便是血流成河，怎么会不见血腥？

倩倩与答罕在军营内，天天只看见自己情意绵绵，哪里看得见大宋百姓血流成河？唐逸看着小妹，心道：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中意的男人，要她一生跟着答罕，也是不易，何必再惹她伤心？一时到嘴边的话便吞下去了。

耶律重恩像是看到了他心底，冷冷一笑，说道：“唐公子，你还是休管别人的事儿，自走你自己的路。如是要杀我，便来杀好了，他们反正也拦不住你。”

耶律重恩并不怕死，只是盯着唐逸，看他举动。

唐逸看着倩倩，倩倩直摇头，唐逸说道：“耶律重恩，你要再进兵，我会杀了你，要你与卓书都不得好死。”

耶律重恩只是冷笑，唐逸说道：“倩倩，你不能回家去吗？”

倩倩看着答罕，忽地悟到，她随着答罕出来，并不是答罕跟着她，而是她随着答罕

走。答罕在西辽兵营里，是智慧，是灵魂，是耶律重恩的依靠。她倩倩算什么？当夜幕降临时，她搂着答罕，方才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可这时她忽地想到，她随着答罕走，答罕并不愿意脱离这血腥的名利场，他还愿意为人谋划，有一种成功的快乐，他为什么有了倩倩还那么在意名利？他何必在意那名利？是不是她倩倩此生所托非人？

倩倩忽地满目尽泪。

唐逸柔声道：“倩倩，你随哥哥走，好不好？”

倩倩此时，心头一下生出犹豫，她想走，但知道还舍不得答罕，如果答罕此时说愿意走开，她就与答罕跟着哥哥，哪怕出去就被乱箭射死，她也心甘。

但答罕冲着她摇头，那意思是说，她与答罕决走不出去。

倩倩低下了头，轻声说：“哥哥，我很好，你走吧。”

唐逸走了，他再也没理耶律重恩，当他再回头时，只是看一眼倩倩，他心里觉得，倩倩并不快乐。

只剩下了耶律重恩与答罕、倩倩。

耶律重恩看着答罕说道：“你为什么不走？”

答罕说：“你也知道我为什么不走。”

耶律重恩大笑，说道：“如果唐逸有了你，他不光能做天下第一杀手，他也会做天下第一霸主。”

答罕笑一笑，说道：“他不想做霸主，只想做杀手。”

倩倩看着他们两人，忽地觉得男人竟是那么陌生，她悄声走了，走出去了。回到了自己的帐内，看着她与答罕偎依的被子，心里忽地怅然若失，她与答罕在一起么？似乎是日日夜夜都在一起，但又似乎不在一起。答罕心在霸业，不论是自己图霸，或是为别人图霸，他都是一心在霸业上。当他完成了自己的谋划时，像倦虎归巢，像猛隼入林，要歇息了，方才回到倩倩怀里。此时的他，才是倩倩的男人。

但她是答罕一心眷顾的女人吗？

她看着那被子，被子仍凌乱，但她看着似乎陌生。她看着帐内，一切都是陌生的。她忽地醒悟了，她决不是答罕的意中人，答罕一生，所图的是霸业。

倩倩说道：“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她茫然无措。

耶律重恩对答罕说道：“你如果跟着唐逸走，你会成为一代霸主。”

答罕笑了，说道：“我要跟他，不如回金国去。”

耶律重恩也慢慢说道：“我也问你，你为什么不回金国？”

答罕说道：“我不愿回去，再说，大金已是没落，他再也不复有旧日的威风了。”

耶律重恩看着答罕，说道：“如果我要你舍弃倩倩，你愿意不愿意？”

答罕扬一下眉：“为什么要舍弃倩倩？”

耶律重恩说道：“为西辽大国！”

答罕说道：“我会很难过的。”

答罕走了，耶律重恩对着帐内说道：“我知道如何治服答罕了。我能让他一心跟我，我会做的。”

风吹着大帐，帐帷内有一个温暖如玉的美人在等他，答罕走步时心里很得意，他想着：美人与事业，我两下都不误，耶律重恩虽说是能打下天下，但他每一行事都听我答罕的，不是我答罕打天下是什么？我这一生，有倩倩随我，我再能助耶律重恩打天下，此生足矣。

他叫道：“痴儿，痴儿！”

没有应声。

答罕心道：痴儿睡了，她睡着了，别惊扰她。

他悄声进帐，去摸被子，在那被子里有一个温暖香软的身体在等他，只等他一她的

香唇，她便会浓浓软语，对他说些不停歇的情话，让他觉得快乐无比。再等他搂着那身体，渐渐入睡。

但他摸空了。

忽地他的心也空了。

他失声叫道：“痴儿，出来，痴儿，出来，别开玩笑！”

但无人应。

他再看看东西，如果是痴儿自己走了呢？东西都在，但无痴儿，她会去哪里？从前有时，她也会乘答罕不在，躲在帐角外看月亮，答罕匆匆走出，绕帐走了一圈，叫道：“痴儿，痴儿，你出来吧，吓死我了。”

但没有人。只有风声，有巡夜士兵的咳声。答罕忽地觉冷，他知道，军帐里太过寂寞了，痴儿不会喜欢的，他怎么早先时不知道？

可是，痴儿是爱他的呀，他怎么也得去看看，或许痴儿是看他久久不回来，便去耶律重恩的大帐内找他了。

他跌跌撞撞地走进了耶律重恩的大帐，大帐内，耶律重恩正要两个女人拿捏，看到他来了，惊讶问道：“什么事儿，这么急？”

答罕的眼睛是空的，他看着耶律重恩，说道：“痴儿没了，她走了，你没看到她么？”

耶律重恩的手从那女人的身上拿下来，他对着答罕很正色地说：“我没看到她，你去别处找一找看。”

答罕再出来，在军营内四处找人，他凄声叫道：“痴儿，痴儿，你出来啊，你出来啊，你到哪里了？你出来，我是答罕！我是答罕！”

他哭了，抱着头蹲在地上，凄要地哭起来。

第七章 洞房女客

红顶天坐在她的洞房里，刚才她与耶律重恩正要欢乐，被唐逸来打断了，此时她在洞房里等，等着她的男人。

她一生中头一次有了自己的男人。

她知道耶律重恩有几个侍候他的女人，但她们毕竟不是他的妻子，只有她红顶天才是他的妻子。

耶律重恩要进军建康，她是他的得力助手，也是他的生死与共的亲人。只有她，才能在他最危险时出现在他身旁，与他风雨同舟。

但耶律重恩没有来，他为什么没来？或许他是与答罕在商议军情，或许是他要处理一些军中要务，但他一定会来的。

他会来的，他会来的。

红顶天想着想着，快要睡着了。

忽地她闻到了一阵香气，一阵子女人的香气。

她睁开了眼，看到了泪水滂沱的女人。

她是倩倩，是答罕的心上人。

红顶天悄声说道：“你来做什么？”

倩倩低声说道：“我心很乱，我要与你好好说话，”

红顶天说道：“帐内很冷，你上来，我与你在被窝里好好说。”

两人睡在被子里，说着悄悄话。倩倩说起了答罕，说起了他原来并不是一个好男人。

红顶天说道：“依我看，女人与男人在一起，还要做那种男贪女爱的事儿的。我与老西夏王在一起，我最喜欢他。我有时恨得咬自己的臂，把我的手臂都咬得出血了，也不敢与他相交。你不知道，老西夏王是有病的，如果我与他相交，我便会死。但那时我怎么想？就是让我明天死了，今天与他好好亲热一番，我也心甘情愿！”

红顶天的眼睛闪光，她一想起了那个叫做李若非的老人，便心情激动，她一生也忘不了那个老人。

倩倩说道：“难道与男人.....就那么好？”

红顶天说道：“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我的心如火烧，但听得老人说，如果男人与女人相交，便会把那火变成水，变成平静得好深好深的一湖水。”

倩倩看着红顶天，说道：“我看到过那些男人，他们来艳姿楼时，都是一副嘴脸，哪有一个好人？”

红顶天说道：“那是千金买笑，与真情相爱并不一样。”

倩倩问道：“一个人能有几回真情相爱？”

红顶天茫然道：“我也不知，我自知道李若非与我是真情，但耶律重恩与我是不是真情，我真的不知道。”

红顶天的脸上有一种深思的表情，她真的不知道，因为她从未与男人相交过，论起来，她与倩倩都是未经世事的女孩子啊。

耶律重恩很吃力，他在女人的身上着力。这是在军帐的另一处，这帐离他与红顶天的大帐有很远。

女大笑他：“你今夜成亲，为什么不去亲近你的妻子？”

耶律重恩不说话。

他不敢说，就是对这些他认为很贱的女人也不敢说，他怕见红顶天，他怕与红顶天亲热。

他能去与红顶天亲热么？他怕什么？

他想着唐思思，一直在想着唐思思。如果红顶天是唐思思，他会更高兴的。但他想想，他也怕唐思思。他怕见那些正经女人。

原来他曾灭兰州，把知府荀正光的妻妾都奸污了，那一次他很兴奋，但后来荀正光

的妻子自尽了，他的心里有了一层阴影。

他怕见那些对他怒目而视的女人。

红顶天是他的妻子，他再怕，今夜也得去见。

他慢吞吞穿好衣服，走出了大帐。

他要去与红顶天亲热。

答罕决定去看看耶律重恩的婚帐，他知道那很无礼，但他从来就对耶律重恩不放心，有时他看耶律重恩看着痴娘儿的神态，那神态，像是看一只要捕获的野兽。那神态让答罕想起了他只是个不中用的男人。

答罕要找到痴娘儿，他此时只有一个信念，痴娘儿一定在那洞房里，她坐在那里，看着耶律重恩与红顶天亲热。

答罕认定，整个军营只有耶律重恩的帐内会有藏人处，那就是婚帐！

红顶天与倩倩说了许久的话，她们觉得累了，要睡了，红顶天说道：“我们睡，他来了，也会知道的。”

倩倩恢说道：“耶律重恩会认出我来吗？”

红顶天掐一下她的脸蛋：“莫让我的男人当你是他的妻子？”

倩倩说道：“拿我当妻子，我还不愿意嫁他呢。”

两人便睡了，只是一会儿，便响起了细细的呼吸声。

耶律重恩的心扑扑跳，他要看一看红顶天，看她什么神情。但他的心很乱，想着红顶天，再想起了唐思思，想着她亲口替自己吮毒的神情，心里一阵子甜蜜，一阵子怅惘，再也不能娶唐思思做他的妻子了，他只能娶红顶天了。可他是西辽王，如果他真的夺得了天下，唐思思能再成他的妃子，他怎么不能娶她？就是娶上三个四个女人，又有什么了不起？

此时酒的热劲儿上来了，他慢慢进了帐。看着灯，他看不清，忽地心道：“万一我

有些行为不检，岂不是被红顶天耻笑？莫不如我就熄了灯，自去与她亲热便了。”

一想到此，耶律重恩便去吹熄了灯，凑去床前。在月光的阴影下，朦胧中被子里有一个美妙可人的美人，她就是红顶天，她在装睡呢，女人在新婚夜，真个睡得着？

他摸到了她的身体，他变得亢奋起来。看来他喝多了酒更好，对红顶天没有一种羞愧感，他怕红顶天醒来会对他反抗，只要她一反抗，他便没了劲头儿，有那羞愧，从此对红顶天再也无法亲热。他扑上去，急煎煎地把他的口堵在红顶天惊愕的嘴上，亲吻得她透不出气来，他再很迅速地将他的身体融入那美妙无比的躯体中去……

忽地像是夜褪尽了，忽地像是有了一种万籁俱寂的境地，他觉出有什么不对了。他看得出，他身下的女人有一种不屈不挠的愤遗，有一种怒火，她为什么要这样？忽地他抬头，看到了在床上还有一个女人。他糊涂了，是谁？那个女人是谁？

红顶天嫁与他，并不曾有一个陪嫁女的，那个女人是谁？他看到那女人抬起了头，那女人是惊讶的，那是红顶天么，依稀看得出那是一个绝色美女！

那么，在他身下的女人是谁呢？那个不屈不挠一心反抗他的女人是谁？

蓦地，火光亮了，进帐内来了一人，那是答罕，“他举着火把，正照在床上。

他看到了不堪入目的一场，那个耶律重恩正在奸污他的痴娘儿，痴娘儿正在挣扎。

答罕如被雷殛，他呆住了，火把丢在了地上。

答罕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慢慢走出帐去，一直走出去。他已走出帐外，再向前走，一直走出军营，再走出那一条沟，一直走，向前走。

如果不是夜里，便会有人去追他，会杀死他。如果不是夜里，耶律重恩也会出来追他，把他击毙。但此时耶律重恩再也没有酒意了，他知道他奸污了倩倩，他奸污了管箴生死不渝的女友情倩。帕天

红顶天坐起来了，她轻轻穿衣，对着耶律重恩看。良她像看一只怪兽一般看耶律重恩。

倩倩哭了，她经受过她从未受过的一切。她此时只觉得很有些疼痛，但她的心里更是吃惊，她看到了答罕；不知道答罕为什么起身就走。依答罕的性子，他会说话的，如果答罕说话，她愿意对答罕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依然像往常一样，她依在答罕的怀里，对他再撒一次娇；一切都像是过去。

但答罕走了，义无反顾地走了。她蓦地觉悟，这一切多像是那艳姿楼，嫖客欢乐，信誓旦旦，到了第二天天一亮，他走了，带走了如梦如诗的欢乐，带走了一切许诺。

耶律重思此时成了一块木头。要说他一开始就未觉出异处，那是瞎说，他是觉得有些不对。但男人的欲望是什么，只是占有，他占有了女人，管她是谁。不管她是红顶天或是倩倩，只要她是一个女人，就应该是他西辽王的禁脔。平素他看着倩倩，就心内慕色，此时得了手，真个知道她是一个贞洁的女孩子，不由得又惊又喜。

忽地想起了，答罕只是一个假男人，他污辱的只是一个假男人，他的心里就不那么沉重了。

红顶天忽地叫道：“耶律重恩，你不是人！”

耶律重恩冷笑，说道：“谁知道那不是你？再说我做事时，你怎么不出声？”

红顶天暗道：我哪里知道你进来？当我嫁与你时，我的心也如死水，根本就没有同李若非在一起时那激动，没有那惬意意识有一种平常心。所以我就累了，也就睡了。谁知道你会进来？但一想这话也无理，他不进洞房来，会去哪里？再说他大喜之日，一定会喝酒。这事儿似乎怪她，她不该让倩倩睡在她的床上。此时再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倩倩哭罢，再对红顶天说道：“红姐姐，有没有衣服我再鸣哭起来。

红顶天没有出声，只是默默下地，去拿来衣服，给倩倩披上。

倩倩说道：“我要走了，谢谢你，红姐姐。”

红顶天再无声出，她默默地下地，送倩倩出门。倩倩看也不看耶律重恩，她的心头里有这个男人吗？根本没有，但怎么她的身子竟给了他？算是前世冤孽，还是扯不清的

仇怨？

倩倩身着别人的衣服，带着受过的羞辱，轻轻骑马走出军帐。

那看门的首领认得她，以为她是去追那个答罕，叫道：“倩倩姑娘，你去追公子，向那边去！”

但他惊讶地看到，答罕分明是向北去的，而倩倩出了营，却是向南而行。她要去哪里？她怎么独自一人走？

红顶天躺下，她瞪着眼看帐顶，耶律重恩此时不知如何做是好，他再是脸大，也不能此时借酒意再缠红顶天。他不敢去床边，也不敢走出去，红顶天理也不理他，他不知该怎么亦。

猛地响起了脚步声，是他的皇族亲人，他在外面轻报道：“大王，那个答罕公子走了，要依原计而行吗？

如是依原计而行，就是赶上去，杀了答罕。

耶律重恩心里在说：为什么不杀他，为什么不杀他？杀他啊，笨蛋！但他看着红顶天，忽地看到了红顶天的嘴角有一丝冷笑，他说道：“放过他，别管他！”

他不愿意被红顶天看成一个狭隘心肠的人，他不愿被红顶天看轻。

红顶天向隅而泣，想不到新婚夜竟是这样的，她得不到耶律重恩的恩爱，反是倩倩阴差阳错，顶替他做了新娘。

红顶天说道：“你在这里，我要出去走一走。”

耶律重恩木木地站着，看着红顶天，看她慢慢地穿好衣服，走出去。

耶律重恩站在那里，他木木地看着床，床上有鲜血，那是倩倩的血迹。

他忽地伏下身去，看着那血，他叫道：“来人！”

进来一人。

耶律重恩命令道：“去看好夫人，她去哪里，便跟到哪里，误了事，我杀了你们。”

那勇士一揖走了。

答罕知道，他要回北国去，脑里在闪他过去小时候的情景，他受人欺负，是四哥兀朱与人打架，二哥刺罕捉弄那人，如合二哥的坟上长满青草了吧？大哥死了，二哥也死了，如今泽利也死了，只剩下了他与兀朱，他要回去，与兀朱好好谈谈，哪怕是哭上一场也好。他再不会出来了，他不再是金国的三王子，也不是什么答罕，他只是一个人人唾弃的废人。

他赶马急奔北国。

倩倩出营后，忽地想到，哥哥要我回去，是不是知道我与答罕在一起并不快乐？他要我回去，我当时如是听他的，此时一定在蜀中，会在我自己的闺楼里，坐在那里看书，屋外蝴蝶在飘，香气在楼里荡，我的心一定是懒懒的。我会很轻闲，以前为什么要离家？我与那个耶律重恩并不相熟，他为什么要奸污我？我并不喜欢他啊。她想着自己要流泪，但她的泪水早就干了，再也流不出泪来。

她驰马急奔，要赶回蜀中，要赶回家，她头一次觉得她有一个家，一个很温暖的家，这里是巴州，是能溯水上游，回到成都府的好地处。她飞骑到了江边，看到一只大船正欲解缆而去，她叫道：“那船家，我要去成都府，能不能搭船去？”

那船家叫道：“要开船了，要搭船，先交上十两银子！”

倩倩哪里有十两银子？她忽地想起，头上有一支珠簪，很是值钱，拿下来，对那船家叫道：“我有珠簪，值也值几百两，就送与你，好不好？”

那船家一见她出手大方，顿时高兴，说道：“好啊，我来扶你，你上船来好了。只是你那马不能带。”女之倩倩说道：“我的马给谁牵去好了，我也不要了。”当时岸边有人抢马，几个人抢着，你说是我的，他说是他的，抢得不可开交。

那船家叹道：“看来还是不能有钱，有钱便是祸害。”他拿来那珠簪，一看果然是好货，自己从来看也没看过的，便叫道：“好了，开船了。”

大船走了，远远还看到那些人牵着马去，渐渐走远了。

船上有许多人，都看着这个美艳无比的姑娘，个个窃窃私语，她该不会是从大户人家逃出来的小妾吧，如是那样，说不定大家跟着受害。

倩倩很是聪明，知道大家怎么想，她便一揖，说道：“船家，我告诉你，我是蜀中唐门主人唐逸的三妹，你要把我送到了成都府，我再给你好处。”

那船家一听得是唐逸，不由得大是畏惧，说道：“姑娘，哪里知道你是三小姐？如果知道，怎么会要你的簪子？我还你簪子，我也是成都府人，唐逸公子在成都府可是人物，他如今正与那些来攻我们大宋的人干呢。我告诉你，唐公子在蜀很得人心，你是他妹妹，我让你白搭船。”

第八章 西辽王妃

达州城是一个商埠，是往来船只交汇处。这里到处都是帆林立，舟船泊横，岸上的酒家里坐的都是不着鞋子的大脚丫，个个都豪声大气地说话。酒杯握在手里，时刻也不离手，敞着怀儿，胸膛很热，对面的人笑，自己也笑。

一家小店里，有三五十号人歇脚。这些人都是带吃连喝，再住店，走时付一些碎银子的。

忽地话声都停了，进来了一个女人，是她让他们停住了话语。

女人长得漂亮，是那种越看越看得爱看的女人，看她的清秀，看她的行止，看她的神色，哪一样都耐人寻味。

她的身后跟着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是野孩子，看骨骼就知道他们正是饿饭的年纪，拿来饭只能往他们的喉咙里倒，他们会在你一眨眼不注意时便长成高大汉子。

那两个孩子深目广隼，像是异族人。

但看这女人就不是了，她是大宋人氏，而且是大家的女人，看去像是一个很有身份的小姐，但看她身上的衣着，却又不像了：她的上衣是破了的，补了一个洞，那洞补得很好看，很熨贴，但也看得出是洞。她的头发很久没有用花油了，看去有些干，而且她的唇有菜色。

她身后的两个小孩子也都是直晃。

在水上闯日子的一看，便知道这女人是根本人家的女人，面那两个孩子正饿得无法忍受。

女人一进店，便对着那小二笑，说道：“小二哥，能不能给他们一点儿水喝？”

店小二正要斥她，一抬头，看得呆了，说道：“好，好！”

另一边的桌上有三个横眉竖眼的大汉，正在饮酒，腿是拿在桌上的，一个大汉轻声说道：“大哥，有玩艺儿了！”

三个汉子要顺水去建康，此时正要寻一点儿开心，不料得来了一个美艳无比的女人，他们的心便痒了。

那被叫大哥的黑汉子说道：“果然不错，只是人家是正经人家的女人，别招惹她！”

另一汉子低声道：“大哥看错了，她要是正经人家的女人，怎么会带着两个孩子出来抛头露面？一定是穷人，再不就是没主儿的。”

三人哈哈笑起来。

店小二是认得这三个的，心里暗暗叫糟，这三个是巴蜀有名的巴山三虎，叫黑虎、饿虎、黄虎。

那老大黑虎说道：“来啊，来啊，别只喝水，来这里喝酒，要吃东西也行啊。”

众人看着他们三人，不敢出声，明知道是欺负女人，也不敢吐声。

那女人一看，便也知道这三个人不是好人，她轻声一笑，说道：“多谢大哥，我们不要了。”

她扯着两个孩子要走。入。

忽地黑虎一纵，到了她面前，拦住她。说道：“别不缩大哥面子啊，我请你喝酒，也不是坏事，何必躲我？”

那女人轻声说道：“我不是躲你，我是不想喝水了。

黑虎低下头去，扯住一个孩子，问道：“你渴不渴，饿不饿？”

那孩子忽闪着两只大眼，说道：“不渴，不饿。”

黑虎亲昵地笑骂道：“放你娘的屁，你不饿，进来干什么？

你不渴，来做什么？”

他手扯住了孩子，那手暗暗使劲儿，孩子感到他不怀好意，腕子受苦，泪水也流出来了，但仍不吭声。那女人叫道：“松开手，别折磨孩子”

那黄虎笑道：“他们是你生的？”

那女人显然不曾受过这个，怒声道：“休胡扯！放开他！”

黑虎说道：“你来坐下，喝上一杯水酒，与大爷说上几句话，大爷就让你们走。”

黄虎与饿虎两人拦在女人身后连赶带邮地把她弄来坐下，说道：“放心，你陪大爷喝几杯酒，大爷就放你们走。”

女人坐下了，出于无奈，她扯着两个孩子，一左一右，两个孩子握着拳头。狠狠瞅着那三头猛虎。黑虎脚踏椅子，说道：“来啊，喝一杯。”

女人陪笑说道：“我不会喝。”她不惠意惹事，便陪笑对着三人，那饿虎笑说道：“大哥叫你喝，就是看得起你。你喝好了，说什么废话！”

女人搂紧了孩子，不敢得罪他们

黑虎冷冷道：“你要听大爷的，我就饶过你两个小崽子，要你不听大爷的，小崽子就是一死！”

一他狠狠揪住那小孩子，那孩子是仇手，他再也忍不住了，低下头，咬住了黑虎的

手。

黑虎嗷嗷地叫起来。

他的手肿了，他跳起来，叫道：“小崽子，我杀了你！”

他扑向那孩子！

孩子作势以手为刀，砍了他一下，那一招很是巧妙，很得莫奴生的真传。但他毕竟是孩子，这一招很凌厉，但出手很弱，便给那黑虎拿住，他恶狠狠道：“原来是一个刀手！你不怕巴山三虎吗？”他一拍，便把那孩子的肩头拍肿，叫道：“哭，哭出声来，叫大爷！”

孩子哪里肯听他，只是咬牙不吭声。饿虎叫道：“大哥，废了他一双招子，要他成瞎子！”

那黑虎叫道：“好主意！”

一伸手要去叼孩子的眼珠，那女人忽地叫道：“你们巴山三虎听着，我是蜀中唐门的人，我是唐逸的妹妹，我叫唐青青！”

她四顾而看，声音洪亮，叫道：“在座的人都听到了，我是唐逸的妹妹，如果我和两个孩子在这里有个三长两短，我哥哥必不会放过你巴山三虎，你们三人都得一死！”

当场僵在此处。

要说唐青青没有江湖经验，如果她历练过江湖，便会说得很是委婉，使得那三虎当场有个台阶下，面且也真个畏惧唐逸的威名，可此时一说，令他们三人下不了台，黑虎笑眯眯道：“咱们是敬佩蜀中唐门，可谁拿蜀中唐门来吓我们，我们巴山三虎也不怕！”

他冲来，恶狠狠抓住女人的手，叫道：“我就要抢你，看唐逸来会怎么样？”

三人扯着唐青青要冲出店去，那两个孩子扑来，被一脚踢开。再扑来，再被踢出。只听得孩子哭叫，女人怒喝，都是无用。

在达州城，这种事儿向来很多，欺行霸市，有的是恶霸，人们都是敢怒而不敢言。

此时有许多人看着那三虎欺凌女人，没有人敢出头拦阻，眼睁睁看着把人扯出店来，走向码头。

唐青青看着两个孩子，忽地叫道：“你们快走，快走！告诉你唐叔叔，说我在坏人手里！”

那两个孩子哪里知道逃走，只是跟着，叫喊着，叫娘。

那黑虎大笑，说道：“与番子生的洋儿子都生出来了，还闹什么假害羞？”

正扯着往码头上去，忽地当头拦路一人。

这人也是一个漂亮女人，只是有些心不在焉。她轻声说道：“我正在气头上，别惹我。”

黑虎一看，眼前一亮，大喜道：“老二老三，你们看，今天遇上好日子了，这一个也好神气！”

原来这当头拦路的，也是一个美艳女人，看去很是惹眼，分明是达州城里找也找不到的美女。

那美女横眉怒目，说道：“放开她！”

黑虎叫道：“老二老三，抢下她来，也拉去船上，今夜咱们兄弟都有媳妇了！”

两个不要命了，扑奔此女而来。

饿虎不怀好意，直奔此女下三路而来，路上的行人看着，都是一哄。饿虎哪管那些，只奔女人裆下一掏，那姿势极恶。

那女人身形忽变，手臂伸出，叭地一拳，正击在低头的饿虎脸上，打了一个满脸花！

黄虎叫道：“有点儿本事，只是大爷也喜欢！”他练的是鹰爪功，手抓向姑娘脸面，横横一扯，叫道：“莫扯坏了脸面！”

那姑娘却也不惧，看来是经受过大阵势的，手一拦，身子一趁，人便飞滑出去三丈，那黄虎以为姑娘害怕了，更是得意，叫道：“莫走！”他趁步而上，再抓一爪，这一爪更

狠，直掐姑娘的咽喉！

姑娘躲开，再叫一声：“滚！”一抬腿，正踢在那黄虎的裆下。只听嗷地一声，黄虎捂着裆下，竟是转着圈子，苦叫不已。

黑虎看老二老三吃了亏，不由大怒，他喝道：“都下来！”

从大船上下来了几十人，都手持竹篙木棒，团团围住了两个女人、两个孩子。

黑虎说道：“达州是老子打平了的地面，有哪一个敢不给老子面子？你两个臭女人要老子好看？来人，把他们抓到船上，好好受用！”

围着的人围上来，那姑娘双拳不敌四手。忽地那围的人闪开了一条路，原来背后都有一柄剑逼着，那是一群青衣人。

他们都不言语，只是一人喝道：“闪开！”

那人来到这姑娘面前，跪下禀道：“王妃，要拿他们怎么样？”

那女人竟是理也不理这人，只冷冷道：“我红顶天乐于自己打架，干你什么事儿，多管闲事！”

她扯着那女人，扯着两个孩子，说道：“我们走！”

在众人惊愕的目光注视下，她自带着人走了。码头上剩下了一大群人，那些人几日里还在兀自议论，她是哪一个王妃，莫非是大宋的亲王王妃？这可就多了，不知道是一个王的王妃。但也可能不是大宋的，看样子也许是异域的王妃呢，是西夏呢，还是吐蕃呢

看她匆匆走了，那青衣人竟是一声令下，那些青衣人都上了马，跟着那女人，远远随行。看来他们不敢得罪那女人，但也不放她一个独行。

红顶天对唐青青说道：“我们在成都府见过，姑娘记得吗？”

唐青青听提起成都府，大是伤感，流着泪说道：“是，是。”

红顶天心道：唐青青，你还不知道，你的妹子误上了我的床，做了人家的女人。此

时她也许正在与耶律重恩欢娱呢。

我做什么耶律重恩的妃子，还不如她做人家的妃子呢。红顶天正想对唐青青说知此事，忽地唐青青问道：“红姑娘，你一向神通，你知道不知道莫奴生此时在哪里？”

红顶天心内一叹，看来女人都是痴情，她一心挂牵莫奴生，此时那个男人正浪迹天涯，不知在哪里呢？她轻声说道：“我不知道。”

她心内忽地不是滋味儿，想当时倩倩去她那里，两人在被子内睡，确是有些孟浪，当时自己怎么不对那姑娘说知，那一夜正是她与耶律重恩的新婚夜，他随时都会来找自己，来与自己风云一番的？可能是太过大意了，也可能一向与李若非在一起，只是那么搂抱着，克制自己的肉欲，对于男女情事太过大意了吧？但那一夜她不怎么拿耶律重恩在意，也是真事。开始时，她是在等待一会儿耶律重恩，但当倩倩来了，看她那神不守舍的样儿，便知她是不开心，自己便劝她，劝来劝去，竟忘了她与耶律重恩时当新婚夜。真个是大玩笑，把那个倩倩竟扯进去了，但谁知她也不是有心无意，有意无心呢？此时红顶天想着那一夜的李代桃僵，竟是心内有些恨意，恨自己做那件事太过于轻浮，对于耶律重恩也说不清是恨多些呢，还是气多些呢？

说到底，她是心冷，如果耶律重恩真的看重她，他会看得出那个女人不是她红顶天。她红顶天不光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烈性子的女人，她也是一个男人婆，耶律重恩太过看重这一点，方才决定舍弃唐思思而娶她的。

她也愿意帮耶律重恩干一番大事业。

但如今一切都成幻影，她也成了一个漂泊在外的人。

青衣人跟着她，但他们只能成为她的影子，她不会随他们回去的，让耶律重恩自己做西辽王去吧，王妃？谁稀罕？

想到了答罕，她心一冷，那是一个伤透了心的男人。当耶律重恩正做那件恶事时，答罕出现了，是答罕的火把照亮了她们四个人尴尬的神色，她永远也忘不了答罕受伤的

神气。

答罕是一个很有用的人，他会不顾一切报复耶律重恩的，如果耶律重恩会后悔的话，他一定会后悔伤害了答罕。

但红顶天看得出，从一开始时，他便不信任答罕。

她曾劝过耶律重恩，说答罕是一个人才，他对答罕要有礼。

耶律重恩笑说道：“在营里最受礼遇的，就是答罕了，你看，除他以外，还有谁在我身旁能那么放肆？”

红顶天当时摇头。

她轻声对唐青青道：“我不知道莫奴生的下落。”

唐青青不放心地看着她，忽地说道：“他们看样子不像是西夏的人，他们叫你王妃，你是谁的王妃？”

红顶天不得不说：“我嫁与了耶律重恩。”

唐青青看着她，忽地心道：她嫁与了耶律重恩，那公子不是暗恋着思思吗？怎么会娶了她？看样子，江湖上的事儿真个不易猜测。她为什么嫁与耶律重恩，为什么又出走了？看来她是生气，对那些跟着她的勇士理也不理，一定是耶律重恩得罪了她。但他哪里得罪了红顶天，唐青青就猜不出了。她只是对红顶天说道：“那很不错，耶律公子是一个有情人。”

但她不能再说什么了，因为红顶天不再吱声，只是看着天。她心里恨耶律重恩，耶律重恩那一夜的行止，太让她失望了。他怎么会不知道那不是红顶天，如果他真正爱上的是红顶天，他一定会看得出那一个人不是她。再说那床很大，有两个人在床上，她只是在里面，他只要摸一摸，便会摸得到，就是再喝得醉了，也会摸得到，也不会弄出如许的笑话来的。

耶律重恩弄出来的笑话伤了她的心，耶律重恩的心里并不只有她一个女人，也许他

心里最在意的女人并不是她。

他有过无数个女人吧？

红顶天说道：“我要走了，我要去浪迹天涯，你要去哪里，自去好了。”

唐青青也知道与她话不投机，也猜不出她为什么对自己的态度总是冷冷的，她根本无法猜出倩倩与她在一张婚床上，与两个男人有那些纠葛，她轻声说：“谢谢你救了我们，我也要走了。”

两个女人分道而去，一南一北。

第九章 大金王子

答罕自从那军营走出，便催马直奔北方。不知道他走了多久，竟是到了天放亮的时候，方才看到前面有一城镇。他到了那城镇前，忽地停住了马。

他不能这么走，耶律重恩不会放过他。他没有勇士跟随，很快便会被耶律重恩的青衣勇士抓获。

他那时只能是一个死人。

耶律重恩对他的态度是：能用则用，不用则杀。

在红顶天的面前，他没吐出一个“杀”字来，那是客气，是不想让红顶天看出他的枭雄心肠。此时他一定派出他的皇族勇士来，来抓他答罕。

答罕冷冷一笑，说道：“来吧，莫非我怕你么？”

他又复是那个大金三王子了。

答罕看到了一条河，那河绕镇而过，他到了河边，看到了一条船，那是一条破得不能再破的小船了。答罕先把他的马扔掉，再在河旁扔下他的鞋子，最后再把那条船扯过来，他

搭船而渡，到了河中间，他把那船底的木楔子抽掉，水咕咕

咚直灌船内，他再把衣服全都脱掉，光着身子，只着一条短裤，跳入冰凉的水里。

他一跳入水里，便对自己说道：“答罕，狗答罕，你混得不怎么好，竟在初冬跳入冰水里，你疯了，你疯了！”

他把那衣服都扯碎，缠在船身上，他再看着那船半漂半

沉，方才把那楔子再插上，船在河中间漂荡。答罕光着身子

上岸了，他沿着岸走，一直走到了一间小小的茅屋前，叫道：“有人吗？有人吗？”

一个老人弯腰走出来，看着答罕，吃了一惊，问道：“你怎么了？”

答罕说道：“在河里落水了，去前村教书。”

老人看他样子狼狈，说道：“进来，烤一烤火。”

答罕谢了，弯腰进了那小屋子，烤了火，谢过了老人，再拿了一套衣服，便奔北走了。

耶律重恩睡在倩倩躺过的地方，他对于刚才那狂浪似乎已是忘记了，那好像变成了极久远的事情。他睡不安稳，在睡梦中，答罕那惊讶莫名的面容总是在眼前闪，他忽地一惊，醒了。

他有一件事做错了，他要做西辽王，还要做天下的霸主，此事就不该那么做。

他叫一声：“来人！”

进来了那个青衣人，他是那个老者，那十八皇族弟子的带头人。

耶律重恩说道：“追，追上答罕，不惜任何代价，杀了他！”

老者不问为什么，他直走出去。但耶律重恩再叫住了他：“去一千人！”

狂飙般的蹄声去了，去得久了，耶律重恩再躺下，躺在倩倩睡过的地方，他恍惚中拿那个倩倩当成了思思，他说道：“我就是得了你，也不算过份，你嫁与西辽王，很风光啊。对不对？”

他忽地狂笑了，他做下了恶事。但那算什么，红顶天要是不回来，就是不识抬举，他要再去寻找自己的知心人，何必非得娶她红顶天？

铁蹄声渐渐去远了，他的头脑里再闪出了答罕那脸色，他自言自语道：“答罕，不是我想杀你，是你要我杀你。如果你老老实实回到帐内去，我便不会杀你的。”

他自己也知道，就是他看到了此事，也不会老老实实再回帐内的，何况是答罕？

但答罕是他的属下，他怎么敢反抗他西辽王？他高声道：“他只是我的一条狗，他是一条狗！”

他的心里隐隐觉得不安，他知道这一夜他倒霉极了，答罕来后，他凡事顺遂，如果答罕走了，他会那么顺利吗？

他睡不着，只听得那帐外的兵士来去，听得夜巡的兵士在咳嗽，听得到刁斗的敲击声，听得到战马的低嘶，他什么都听得见。

他忽地焦躁起来，叫道：“来人！”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他也是皇族的人。他低首听命。

耶律重恩说道：“把那三个女人带来，我要受用。”

那年轻人不说一句话，便去那帐内，把三个睡熟的女人叫起来，她们来到了帐内。

耶律重恩——看她们，便看出了她们的毛病，一人是睡得太沉了，她的脸面都睡歪了。另一个的身子懒得提不起来，只是眯着眼看耶律重恩。再一个直打哈欠，她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耶律重恩看着三个女人，待得那年轻人走出去，他忽地一声喝道：“叫你们来，知道做什么吗？”

三个女人耷着眼，看他，说道：“做什么都行啊，大王只要愿意。”

耶律重恩冷冷说一句：“好！”

他叭地打了那女人一个耳光，再打了个个，一连各打一个耳光，说道：“你们做了

我的女人，一个个随时都得弄得香气逼人，弄得光彩照人，就这样子，我怎么会幸你们？快去，收拾好了再来，如是我等得不耐烦了，便会把你们赏与我的兵士，让他们快乐！”

三个女人弄不清他怎么会如此生气，颠颠地去梳洗，一会儿便冲进了帐来。

耶律重恩看着她们三人，此时的三人再也不是睡猫，而是三头大虫了。她们一冲入帐来，便扑倒了耶律重恩，她们叫道：“大王，你真的想我们了，你要想我们，我们就好好服侍大王，大王别生气，你喜欢我们，我们也喜欢你啊。”

不管三个女人怎么弄耶律重恩，他都像是一段木头。三个女人面面相觑，她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耶律重恩大声吼道：“你们干什么，拿出本事来啊，小心明天没命！”

三个女人更疯了，她们像是疯子一般，为的是要耶律重恩忘怀往事，忘记不快。

天亮了，帐内的光亮足以使耶律重恩醒来了，他倏地醒了，看着三个女人。

他很不幸，他此时看到的三个女人又是睡熟的了，她们的睡态更让他恶心，他想着红顶天，想着倩倩，心里仍是生出一种恨来。她们是美艳的尤物，决不会像这三人一般，这么俗气。他慢慢爬起来，抽出他的手臂。

帐外有人在那里守着，虽说天大亮了，但他们不敢有一丝动静。

他轻声一咳，问道：“抓住答罕了吗？”

那人进来了，对于帐内的昨夜狂欢似乎闻也未闻，他低语道：“未抓到，但看到了一条船，船是到了河中心漏的，船上有破衣，鞋子扔在岸上，看来他是淹死了。”

耶律重恩说道：“河很深吗？”

“不深。人能涉水。”

“你涉过么？”

那年轻人说道：“有人涉过，一试，能涉。”

耶律重恩说道：“再找了哪里？”

“上游下游都找了一十五里。还去了那城镇看，没人见过他。”

耶律重恩说道：“如果答罕活着回去了金国，我便杀了你们。”

那人低声道：“是，属下再去查。”

告别了老人，叮嘱老人不要对外人说他来过，说有人要仇杀他就坏了。但他知道，老人未必会守住秘密。他得走快些。他走了十几里路，有一座桥，过了桥，再看到了一个村庄，在庄外买了一匹马，他便急驰，他要赶回大金国去。

前面是岔路口了，他问了问路，人告诉他，前面有兵马，那是蒙古的粘拔恩带兵在此，如果他越过那兵马，便得绕许多的路，而且他的马也跛了。

走兴元，过古安，得走两天的路。如果走均州，过唐州，要走四日，但无兵。

忽地答罕冷笑：“走兴元，岂不是耶律重恩算不到之处么？”

我为什么要躲开蒙古大军？”

他果然到兴元，远远看到那驻扎着兵营，便奔那兵营而去。看到那兵营前的蒙古兵正在饮酒，他心内高兴，叫道：“请通报一声，就说西辽王帐前幕僚答罕求见！”

粘拔恩正在快活，蒙人不同于那几国，出兵便是一气猛攻，待得拿到了城池，便要享乐。此时得了兴元城，只要快乐，把那些城内的好玩好用的，都拿来营中快活。粘拔恩此时正饮得半醉，听说答罕来了，心里一证：他怎么来了？西辽王怎么肯放他出来，真个怪事？他对赫叶雅说道：“答罕怎么会来？西辽王对他看得像一个宝，怎么肯放他出来？”

说话间，答罕进帐，说道：“我来得匆忙，便不及准备许多吃的，一路上赶路，饿得我饥肠碌碌，有什么吃的，快拿来我吃。”

粘拔恩与赫叶雅看着答罕吃东西，心里渐升疑团，答罕此样，真是狼狈，他究竟怎么了？

赫叶雅问道：“答罕公子，你怎么弄得如此狼狈？”

答罕大笑，说道：“本来带了十几个人，一路上要赶来此处，再奔大金的，但路上遇上了强贼，杀了我的手下，我只好弄了一条船，跳上船，扔下鞋子，扔下衣服，什么都不要了，方才逃走。我一路上用尽了心智，方才到此。”

赫叶雅问道：“西辽王要公子去大金做什么？”

答罕说道：“西辽王说道，如是大金不动手，北路终是不怕我们，不如我去说服金主，要他出兵攻宋。从陆路一出兵，直逼建康，岂不更好？。但新主不知会不会听我，便不得而知了。”

赫叶雅问道：“西辽王怎么不派人跟你来，只派你一人来？”

答罕大笑，说道：“夫人所说，答罕明白，大王派答罕来，只有一个条件，就是痴娘儿不能随行。”

赫叶雅也知他与倩倩情热，一听有理。如是倩倩仍在西辽王营中，岂不是答罕还得回去？粘拔恩看答罕神态有些悻悻，便说道：“答罕公子，此是军情，不能不稳重，只是如今答罕公子怎么去大金？”

原来刚一打大宋，几国兵马都急急如抢宝物，但一打起来，便知道不能步步顺畅了。如今恨不能再多几路兵马来打大宋，直打得大宋首尾不能相顾。一听得大金能起兵，岂不是更好？能得答罕去大金，让金人起兵，那最好不过了。

赫叶雅说道：“答罕公子，你要人我们有人，护你去大金，那样好不好？”

答罕心有余悸，对他两人说道：“最好你们两人有一个肯陪我去，我便不怕了。”

二人相顾一笑，原来答罕只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废人，看来不足为虑，原先对他的那一份戒心看来是多余了。

赫叶雅说道：“我们派一个勇士带一百人跟你，都是精兵，你不必怕。”

答罕脸红，说道：“怕是不怕，只是我原来也没少带兵。”

粘拔恩怒道：“你那西辽王他对你没那么好……”

赫叶雅捅了他一下，笑说道：“答罕公子，我们的蒙古精兵不会出什么毛病的，公子但请放心。”

答罕说道：“好了，我要走了。”

粘拔恩虚与委蛇，说道：“要不要在这里好好玩一玩？”

答罕说道：“我不放心情情，要早一些回去。”

他带着一百人出发了，他越发走得很急。

一百人浩浩荡荡出发了，一直向西安府进发，答罕待得队伍走出了城，便集合队伍，说道：“我有事儿要对大家说。”

一百人集合在前，听得答罕说话。

答罕说道：“你们也许不知道，我的一个最好的妻子，她在西辽王营里，我不放心她。我去金国办事，就是为了她。”

众人窃笑，答罕怒喝道：“不要笑，我原是金国的三王子，如果你们听我的，到了金国，必有重赏。”

众人不笑了，他们很郑重地听他。答罕说道：“我要求，日夜不停，赶奔大金。如是回程极快，我赏每人一百两银子！”

马队疾驰，如一支箭，射向大金！

西辽王的上千铁骑赶到了蒙古人的兵帐。年轻人看着粘拔恩，明白了，答罕一定来过，他说道：“答罕逃走了，西辽王要追杀他，必杀无赦！”

粘拔恩也知事儿严重了，他大声道：“我带兵与你追他！”

兵去如箭！

追了一天一夜，在天渐亮时，远远看到一路兵马正在西安城下，粘拔恩叫道：“谁杀了答罕，我赏他万夫长！”

众人料，高。

在城下道：“城上听着，我是三王子答罕，我要进城！”

城上的官员笑说道：“胡说，三王子答罕已是去了成都，他再也不会回北国来了。”

答罕回头对那些跟来的人说道：“他们不信我们，你们先退出去几百步，让他们出来一个说话，”

答罕说道：“我这里有新狼主的信，你们来拿。”

那守城的官员一听说有新狼主的信，便有些犹豫了，心道：他有新狼主的信，我不开城门，怎么能行？

但忽见远远有兵马冲来，那尘土飞扬，像是大兵冲来，心内害怕，不敢开门，想再盘问。

但答罕此时心急，他怕再过一会儿，追兵再来，他便只能是瓮中之鳖了。他大叫道：“我有新狼主的信，你们如不来拿，只怕平章以上，全都得人头落地！”

那守城官忽地想到，只有在那大兵未来时，赶去城下，开一门缝，谅他一人，也无法杀入城内。他叫道：“三将军跟我来！”

四人急急赶至城下，答罕见他打开了一条门缝，便说道：“待我进去！”

那守城官偏是一个固执人，说道：“拿出狼主的信，我便放你入城！”

答罕此时心急如火，忽地扑去打了那守城官两拳，正打在他鼻子上！守城官看他在门外，见到远远大军扑来，叫道：“把他扯进来，杀了他！杀了他！”

那将军一听得守城官如此说，便来扯答罕，答罕哪里用着他扯，自己也跑进来了，他说道：“好，好，我不怕你！”

但他一进了城，便叫道：“大兵来了，大兵来了，那是蒙古兵啊，好能杀人啊！”

守城官也顾不上他的鼻子了，叫道：“快关好城门，关好城门！”

城门关好了，关得严严的，只把一个答罕关在城内。

那守城官大叫道：“好了，你只身犯险，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他看着答罕，答罕怎么变了，变得不怒而威？

答罕对他冷冷说道：“我是答罕，我是三王子，是当今狼主的亲叔叔，你信不信？”...

那守城官忽地泄气了，他低声说道：“我信，我信。不知道三王子有什么吩咐？”

答罕说道：“八百里快传，告诉狼主，说三王子答罕回来了，正在西安城内。”

第十章 千金妓娃

几乎就没有人想着倩倩会走到哪里去，耶律重恩天天挂念的是那个答罕，如果杀了答罕，他会在睡梦里也松一口气。

但对于倩倩，他很少去想。想她做什么？只在他的那一个既博宠又旖旎的时光里，有倩倩的影子。他时常在睡梦里想到那一片血渍，那血是倩倩的鲜花，献与他西辽王耶律重恩的鲜花。他不必记着那个，无论他幸哪一个妃子，或是让哪一个女人侍奉他，那结果都是如此，有什么两样？只是在睡梦里，那既混乱又刺激的结果，让他回味无穷。

倩倩自己走了，她走到了哪里？谁知道？

她向南走，与答罕背道而驰。

她骑着马，反是没有想到那个耶律重恩会派人追她，一路走着，无思无顾。只知道向南，向南。

到了梓州，那是很热闹的一个城市。她忽地想到，回去做什么？去艳姿楼？还不能回到白艳姿那里去。回家吗？如今她已是一个肮脏的人，回家做什么？

倩倩的头脑一片混乱，她信步到了梓州艳姿楼，那楼上正在押浪欢歌，有公子哥儿在叫：“你神气什么，莫非你是成都府的痴娘儿不成？”

一句话吼醒了倩倩，她如被雷座。

她是成都府的红妓，她怎么忘了？与答罕在一起，出走许久，她竟忘了她是名传天

下的红妓。

她慢慢走上了楼。一时成为回头一顾再顾的注目处。

她缓缓坐下，说道：“妈妈在哪里？”

来了一个女人，她那尖下巴看去竟连白艳姿那一点儿厚道都没有。她俏声道：“哎哟哟，哪一个漂亮妞儿来了，竟到此妓楼，你来这里做什么？”

痴娘儿说道：“我是成都的痴娘儿。”

众人哗然，听得是成都府的痴娘儿，人都攒头来看，有男人竟是在远处叫道：“真的是痴娘儿么？让我看看，能不能与你缠头？交多少银子，只管开口！”

痴娘儿竟对那人一笑，说道：“痴娘儿贵呢。”

那人得她一顾，竟是骨头都轻了，大声叫道：“你开口好了，就是倾家荡产，我也不在乎。”

痴娘儿一笑，抿嘴乐道：“不必倾家荡产，那样痴北不是罪过了吗？”

男人都像是苍蝇逐臭一般，赶着来看痴娘儿。一时大厅里竟是满满的人。男人挤挤擦擦，围得风雨不透...

那鸭儿是一个惯家，她冷笑道：“痴娘儿，你真的是痴娘儿，也不必把我们这里弄得人心痒痒的，你走了，让男人哪里找去？”

痴娘儿看她咄咄逼人，也不惧她，只是微微一笑，说道“如果我来妈妈这里，想在这里常住，你收不收我？”

一句话像是惊雷，顿把那老惊住，她香着痴娘患，不像是说笑，她说道：“痴娘儿，你是成都府的名牌，怎么会来梓州，你哥哥是成都府的大富户，你家里可是不缺珠宝啊。”

倩倩一笑，说道：“我哥哥是我哥哥，我是我。”

老鸭大喜，说道：“你真个不怕你哥哥，你就在我送里落户了？”

倩倩说道：“不错，我愿在这里落户，不知道妈妈收不收我？”

那老鸭拍手道：“成都府也是艳姿楼，这里也是艳姿楼，你愿在这里就在这里好了。”她心里想着，要是白艳姿骂我，我便说她，你管不住小蹄子，来跟我发什么火？那时她也得让我几分，我把她的大牌名妓弄来了。她笑孜孜看着痴娘儿。

倩倩说道：“只是我走得急，什么都没有带，妈妈能不能替我弄几套衣服，给我一间屋子住啊。”

老鸭大喜道：“我的房子是最好的，便给你住了，你要的衣服，我去建康与成都府拿，你要什么，保你都有。”

梓州一向是商家的集散地，也是来去匆匆的快活林。有客商来去，都在这里寻欢作乐，艳姿楼的生意好得很。如今又有了一个名震天下的艳妓痴娘儿。人们争相传说：痴娘儿不避男人，再也不弄那只是卖艺却不卖身的把戏了。

男人趋之若鹜。

最先争着来的是几个人：水路陆路的黑道认物，那人是与铁胆张齐名的齐眉杨，杨大先生。风月场上最能混世的能手许新奇。还有一个摔州钜富须小仙。

三人都在等待第一次梳笼痴娘儿。

老鸭坐在椅子上，谈笑风生，说道：“本来呢，这痴娘儿是成都府的客儿，与白妈妈生了气，来我这里了。我可是拣了一个金娃子，也白便宜了你们这些贪吃的猫儿。说说吧，哪一个愿意先拔这头筹？”

齐眉杨的面相极恶，说来也是他那条齐通通的眉毛弄的，他凶巴巴地说道：“我愿出三千两银子。”

许新奇大笑，说道：“杨大先生，三千两是小数啊，人家痴娘儿买一套衣服，也怕得一千两。我出一万两！”

这许新奇最是好意风月场事，要拔此头筹，也是要从此夸耀富户，让人艳羡。梓州

钜富须小仙说道：“慢慢慢，我要出一万五千两，梳笼痴娘儿。”

老鸭看他三人争风，更是心里大乐，心道：看来我的艳姿楼要赶得上成都府的艳姿楼了，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了。我不敲他几笔，怎么显我的手段？她轻轻咳了一声，说道：“按说呢，你们都是本楼的半个主人，照应本楼多年，此事怎么也得让着三位。但只有一个痴娘儿，说不得只好请哪一位多出银两了。”

齐眉杨大声道：“就两万两了。”

许新奇大笑，说道：“两万一千两！”

须小仙笑一笑，说道：“就是两万五千两，不多不少，比你们多上几千两银子。”

忽地三人都噤声了，齐眉扬的脸色阴沉。

许新奇大笑，说道：“杨大先生，你不必阴森着脸，就是你过后杀了我许新奇，我一样也得拔头筹，你也知道，我这人什么都不好，只好意这个！”

须小仙也乐孜孜，说道：“我也志在必得。”

三人僵住了。

老鸭是惯家，笑嘻嘻说道：“依我看哪，只有一个法儿，你们三大都去，在厅里待茶，痴娘儿看中了你们哪一个，便是谁了。说定了，头一夜便是两万五千两，过一夜再减半，再过一夜更减半，谁有运气，便看痴儿选谁。”

三人都称好。

齐眉杨心里想着，我是黑路上的英雄，她不选我，敢去选谁？但一时也心内忐忑，怕痴娘儿不选自己，便落了威风。

要知道人家不必怕你啊，人家的哥哥是天下有名的黑道中人，怕你什么？许新奇也一时怕了，要说他一向自诩懂风情，要是痴娘儿不选他，他再哪里去对人夸夸奇谈？须小仙更怕，他只是有的是银子，但痴娘儿见的银子多了，人家的老妈妈白艳姿便是成都府的艳姿楼老鸭，天下有多少座艳姿楼？你也说不清，只知道人家开的妓馆极多，见的

银子自然不会少，你只有银子，怕对你不会客气。再说，那个痴娘儿一向传说是最能掌握的，此时受她难堪，怕留了笑柄。

三人都是，到了楼上，坐在花厅里，头一次觉得不那么自在。

男人也都是犯贱，此时得一个女人选他，便心内不安了，再也不像平时到了这里，大声豪气，恨不能让满世界的人都知道他来了。他们三人都斜签着身子坐着，等着痴娘儿来。

痴娘儿来了，偏生她一风流才女，却着一白色长衣，短褐花袖，有无限风流。三人看得眼也直了，方知他们刚才那叫嚷实在是大不敬。只听得痴娘儿说道：“有劳三位公子了。”

一句公子，叫得齐眉杨大是心畅，心道：看来她对我颇不恶，我要好好争得她宠心，此生不虚矣。那许新奇更是大怔，如不得此尤物，再如何在风月场上称雄？而那个须小仙只是呆呆看着痴娘儿，心道：我的妈呀，怎么能抱在怀里才好？

痴娘儿说道：“我从前在成都府，一向不愿意与世人相近，但到了梓州，便不同了。不知道三位何以教我？”

齐眉杨大声道：“姑娘有什么事儿，对我说，我替姑娘去办，眉头都不皱一下。”

他说话时，还拍拍胸。痴娘儿一笑，说道：“如此多谢了。”

她对那齐眉杨嫣然一笑，那笑千娇百媚，令齐眉杨几乎闭过气去。许新奇也不甘落后，他笑说道：“花前月下都是诗，如果姑娘喜欢，许某甘愿随后。”

痴娘儿笑笑，说道：“只是公子，便如一首诗。”

许新奇大悦，得痴娘儿如此赞他，身子也轻轻飘飘的，不知得了什么金银。

须小仙大声道：“姑娘要花什么钱，找我好了。”

忽地他脸红了，人家原来图的就不是银子，蜀中唐门缺银子吗？但痴娘儿不让他难过，对他笑说道：“如此多谢了。”

三人心头都是热呼呼的，知道痴娘儿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姑娘。齐眉杨大声说道：“姑娘，你妈妈要梳笼你的银子，要了二万五千两，你看我们三人，哪一个可以成为你的入幕之呢？”

齐眉杨的话说得粗俗，如是从前，只是这一说，就得被痴娘儿赶出。但此时的痴娘儿大不同以往了，她对着齐眉杨一笑，说道：“痴儿只是来梓州定居，得几位如此垂顾，心内感动。只要几位不嫌痴儿俗气，便得与诸位盘桓，也是幸事。”

三人看她如此，心内竟是大起恻心，心内道：要她如此为难，那不是男人所为了。看来还是我们三人哪一个先去为她缠头，不必再难为她了。

当下齐眉杨说道：“老妈妈，我们就先出去，不必难为痴娘儿了，好不好？”

当下三人都出了屋子，来到了花厅待茶。老鸭说道：“哪一个占先，哪一个后来，我看你们自己也弄得明白了，不必为难孩子，要知道，她只是一个纯净女孩儿呢。你们三位先说着，我去看看后房。”

待得那老鸭走了，三人忽地默了。他们不知道此时让谁，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齐眉杨大声道：“许新奇，你点子多，你说出来好了。”

许新奇大声道：“我们不如掷骰子。”

须小仙大声道：“好啊，掷出来骰子，先者去，后者便无话可说。”

齐眉杨大声道：“放你娘的屁，人家一个嫩嫩的姑娘，你得了先，却是掷了骰子，方才成为娇客的，说出去，平白的污没了人家姑娘。我看，你们都说说，自己凭什么能先？”

许新奇大声道：“风月场上，风情之事，我最懂，我能怜香惜玉。”

须小仙说道：“她若是我梳笼的姑娘，我一生都会照应她，我要她吃穿不愁。”

齐眉杨大声道：“放你娘的屁！你懂得的，不过是蹭磨说逗，有什么了不起？你能让她吃穿不愁，她本来就不愁吃穿。”

我齐眉杨要是照应了她，一生都能为她赴汤蹈火，就是死也不足惜，你两人能做得么？”

许新奇大惊，说道：“齐眉扬，你真个玩真的？”

齐眉杨大声道：“不真还假么？我看她那样子，心都要碎了，我一生要好好照顾她，我恨不能杀了她的哥哥，她哥哥怎么会让她在风月场上混？”

须小仙说道：“齐眉杨，我让你了。你能照应她一生，我服你！”

许新奇说道：“我只是风月场上的笑笑客，你能为她动真情，你是人物，只是你得说话算话，别让我失望。”

齐眉扬大声道：“你们看好了，你听说齐眉杨说话不算过吗？”

痴娘儿揽镜自照，她的脸上有风尘，但无倦意。真是奇怪，经过了那生生死死的爱恋，她竟是再无一点儿倦意，看来她仍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倩倩姑娘。

她对自己说道：“倩倩死了，死在答罕之手，死在那个耶律重恩之手，我要报仇，我要杀了那个耶律重恩！”

门开了，那个高高大大的粗壮汉子齐眉杨站在门前。

他脸色通红，对痴娘儿说道：“痴娘儿，我不会说话，只是在风月场里，一向是混日子的。我看中了你，想与你交一个朋友，你不愿意许身也可，你只要与我谈上一夜，我们便是生死不渝的朋友。”

痴娘儿听着他说，看他的脖筋胀得老粗，知道他说出此话大是不易，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逼他再说出更多的话语了，她轻声说道：“杨大先生何必站在门口？进来说话好不好？”

得痴娘儿许他进来，齐眉杨吐了一口粗气，他大马金刀地坐下，对痴娘儿说道：“痴儿，我是一个人，真怕吓坏了你。”

娘儿说道：“你心地不错；你坐着，我们慢慢说”

两人说话，渐渐入彀，痴娘儿笑笑，说道：杨大先生你心胸极广，是一个好汉，我看你，像是看到了我哥哥。”

齐眉杨大声道：“一说起你哥哥来，我便生气，你哥哥有那么多多的财产，为什么要你出来做这个？我要是看到了他，一定打他几拳。”

娘儿一笑，说道：“你打不过我哥哥呢齐眉杨愣了一下，说道：“我打不过他，就让他打我痴娘儿一向与答罕相好，与答罕在一起时。两人喝私语，都是悄悄话，一时答罕也像是一个女人。哪里见过像齐眉杨这种粗壮汉予，说话铮铮有声？她心里喜欢说道：“杨先生，莫不如我们便坐在床上，夜深闲话：好不好？

齐眉杨大笑，说道：“好啊，有酒就更好了。”

痴娘儿笑，抿嘴笑，说道：“就来一点儿酒，喝上去，好不好？”

齐眉扬皱眉说道：“不行不行，我喝你不喝，你便看我像个怪物了。”

痴娘儿缓缓道：“你怎么知道我不喝？你喝多少，我便喝多少。”

两人相对一笑，拿来酒，一人手里一瓶，齐眉杨说道：一拿起了酒，我便轻松多了。”

痴娘儿笑笑，说道：“要的就是轻松。”

两人对面坐着，腿交胫而缠，齐眉杨的心里满是旖旎情意，看着痴娘儿，说道：“别灌醉了你。”

痴娘儿笑说道：“不一定谁醉呢，你不知道，蜀中唐门的女儿，喝酒都不差。”

齐唇杨大笑，说道：“好，我们就谈酒。”

两人一递一口，举着瓶子，对着喝。

月上稍头了，痴娘儿微有醉意，她对齐眉杨说道：“月上稍头了，你就只会喝酒吗？”

齐眉扬忽地身子抖起来，他轻声说道：“姑娘真的能着意场某？”

痴娘儿说道：“只有月夜情，不为圆月误。你明白妈？”

她扯荐齐眉杨，说道：“我的心里很苦，我愿意让你亲我。”

齐扬如火山一般暴发，他搂紧了痴娘儿，她只是一个薄薄的身子，瘦削的身子，在怀里发热。

痴娘儿是一个很狂热的女人，齐眉杨在与她亲热时发现，她从未与男人真正亲热过，她不懂得那些。她只是闭着眼，用她火热的唇去寻找亲吻。除了这个，她再也不懂得别的了，她真的是一个可怜物儿，齐眉杨小心地轻轻地爱抚她，心都要化了，他知道他得了个宝财，他不能让她受一丁点儿苦，她受不住那苦，她只是一棵经不得风霜的小草啊。

风吹得狂了，大地上的小草便颤抖，哪里是归宿啊，她似乎看到那变得丑陋不堪的脸孔，那是耶律重恩的脸面，是答罕的脸面，在那狂热面前，答罕的情话似乎飘得远了，越飘越远，她忽地说道：“答罕，你只是一个……”她流泪了。

齐眉杨吓坏了，他轻轻抱住了她，问道：“你不好吗？”

她搂紧了他，说道：“很好，很好，我只是有些疼。你对我轻一点儿，好不好？”

两人再继续亲热。

第十一章 再世为人

当痴娘儿满面是泪，与那齐眉杨在床上缝绻时，金国的狼主熙宗正在听兀朱报告，说答罕真的到了西安城。

狼主大喜，推开了妃子，叫道：“四叔，四叔，你说的可是真的？”

兀朱也很高兴，他笑说道：“三哥真的回来了，他到了西安城，快马刚刚来报，不会错的。”

狼主拍手，在地上走来走去，说道：“太好了，太好了，三叔归来，天助大金也。”他回头看着兀朱，说道：“四叔，你不会怪我吧，我一听说三叔归来，欣喜欲狂。”

兀朱说道：“你也知道，大金从来能胜，都是有哈军师与三哥，他两人是大金的智多星。如今狼主看重三哥，我很高兴。”

狼主大声道：“还等什么，我要连夜去接三叔，要他来上京，我要与他彻夜不眠，长谈如何治理大金。快备车马，我要去接三叔！”

上京骚动起来，要去接三王子，车驾都备齐了，狼主亲自去迎。狼主对兀朱说道：“如果三叔在，我父王不会死在捕鱼儿海，如果三叔在，大金不会如此狼狈。”

众官员都面带愧色，他们也是大金的文官，但圣上对答罕那么倚重，他们心存妒心。上京离西安有千里路程，狼主竟要去接三王子，令兀朱大吃一惊，他说道：“狼主不可，我去接他便了，何必劳动狼主？”

熙宗笑说道：“三叔不归，大金无所倚重，我去接三叔，以示垂盼之意，四叔不必劝我了。”

当下出动三千人马，去接答罕。先派出快马百骑，直去报知答罕，要他先归，路上相遇，方解急渴欲见之心。狼主大喜过望，与兀朱一齐去接答罕。

痴娘儿与齐眉杨此时已入狂欢时节，齐眉杨大声喘息，叫道：“痴儿，你真真让我欢心！”

痴娘儿如抓一把落水草般，扯住他的双肩，也情意浓浓地说：“你抱紧我，抱紧我！”在那快意与痛苦间，她忽地悟出了，答罕的缺陷是不可免的，也是不能宽谅的。男人的孔武有力与女人的柔顺是结在一起的，像水与乳一般交融，舍此再无其他。

痴娘儿的头发都是水洗一般，她轻声说道：“歇一歇，好不好？”

男人笑了，他的手臂伸出，架起了女人，把她轻轻放在床上，说道：“我只是一个粗人，生怕使你受伤，你还好吗？”

她点头，很肯定地点头。很奇怪的是，她从前的那焦躁没有了，她的渴望与闲愁都没了，在她的体内，如今只有一种快意的惬意与慵懒，那是从未体验过的快意，就连那

慵懒都是很快活的，要向人说的快活，不愿意对人说的快活。她眯起了眼睛，像一只贪馋的猫般眯起了眼睛.....

答罕看着树，树叶落了，只有光光的树干，再无一点儿生意。他的眼前闪着痴娘儿的身体，他是看过那身体的，而且在一次次的喃喃呢语中，他竟认定那身体已确实是属于他自己的。如今他恍惚觉得，那一切都是梦，都是南柯一梦。

他不愿意再呆下去了，对那西安守官说道：“我要快去见狼主，你派百骑兵马随我去上京！”

此时那官员已确知他就是答罕王子，对他毕恭毕敬，说道：“听三王子令。”

答罕出发了，他带着百骑，要赶奔上京，去见狼主。他只记着，在合刺很小的时候，他看过那孩子，只记着那孩子很清秀，其他的都记不得了。

如今狼主会记住他吗？他会以为答罕回来，对他很重要吗？

耶律重恩，那是一条狼，他为什么要帮那条狼？以为他能要帮耶律重恩的时候，也顾到大金的利益，才会去帮他的。

但耶律重恩不是一个明主，他只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他不会放过答罕的。

答罕忽地打了一个寒噤，他不能保证这一次不被大辽的勇士追杀。他对那百名骑士说道：“都站住，我有话讲。”

百名骑士都站住了，他们听说过答罕，那些传说是神乎其神的，有几分是真的？他们很兴奋，能随着答罕回上京，也能一瘾答罕的神机了。

答罕说道：“我要回上京，西辽必是不会放过我。你们都是大金的勇士，想必知道，如果我到了大金，再也不会出现那捕鱼儿海的大败了。有我答罕在，大金不会败！”

百名勇士听得他说，竟是眼中流泪，捕鱼儿海的惨败，他们也有亲人死在那一战中。

答罕说道：“西辽不会放过我，他们有青衣勇士，人人十分神勇，你们与他们斗，将是一场很激烈的搏斗。我将独自一人，化装而去，你们明里走着，有一人得扮成答罕

王子的模样，他会死在敌手。有谁敢替我去死？”。

众勇士中站出一人，他说道：“在捕鱼儿海一战里，我哥哥死了，我弟弟也断了一条腿，他是游过了捕鱼儿海，回到了大金的。他的腿断了，他告诉我，从前他跟着答罕王子时，从未打过那么大的败仗。答罕王子，为了大金的勇士我愿意替你死。”

答罕说道：“我一个人走，你们看不到我，但我能跟着你们，如果我有急难，便会呼救。”

百名勇士奋剪道：“愿为三王子而死！”

答罕说道：“如今大金积弱，蒙古坐大，就是西辽、西夏也都有图我之心，大家保我回去，便是保住了大金！”

众勇士看着答罕走了，他身着一袭青衣；骑在马上，向前而去。百名勇士簇拥着那假答罕，跟在答罕的身后，紧紧相随。

答罕的马很快，他只前那百名勇士百丈远近，忽地一念在心：从前我也是这么急着赶回大金，那一次是父王病重，我没来得及，天不假我机会，这一次我有机会吗？

他不知道狼主的心意，不知道狼主会不会对他惜重，如是狼主不在意他回不回金，那他回来有什么意义？。如果再出现一次山中活佛拦阻他回大金的故事，他就会一死后面的勇士紧跟着，他们飞骑出去百余里了，葛地有一声清啸，有人喝道：“答罕，你休走！”

当头拦住百骑的是一个蒙面人，看样子是一个老者，他喝问道：“你就是答罕吗？休走！”

那假答罕大喝道：“你是什么人，敢在大金境内拦我？”

老者哈哈笑道：“我是西辽王的老友，我要杀了你！”

说罢那人便扑向假答罕。

那百名骑士都奔向老者，并把他团团围住，刀锋林立，直逼他在中央，老者笑道：

“你等都让开，不然枉送性命！”

那百名勇士怒叱而上，直扑老者！

刀锋闪光，人在怒吼。

老者穿梭往来，去去来来，竟是让开了无数刀锋。他在人群中揪住了那个假答罕，叫道：“我杀了你，金大便没什么大作了！”正欲击在答罕的头上时，忽地大喝道：“你是谁，：~，你不是答罕！”

那假答罕吼道：“我是大金的三王子，你怎么说我是假？”

老者说道：“答罕是一个假男人，你却是一个真汉子，不是假答罕，却是什么？你说，答罕在哪里？”

那假答罕看着老者，忽地怕死道：“你要放了我，我便带你去找三王子。”

老者假意答应，说道：“好，我便放了你。”

他放下那假答罕，要他带路去找答罕。假答罕回头，上马说道：“跟着我。”便向来路驰去：那百余骑见假答罕向回走，知道是骗老者，便都站在那里不动。老者跟着驰去一段，忽地醒悟道：“答罕只会向前走，怎么会在后头？”他喝道：“站住，站住！”但无论他怎么呼喝，那假答罕也不回话，只是向前拚命驰骋，老者快马追上，拍击他头，吼道：“只能一死，何必不说答罕去处？！”

那假答罕正在马上，眼看着满面都是鲜血：，他大叫道：“你杀不死我三王子，三王子如回到大金，大金必胜！”

老者再看来路，那百余骑士都不见踪影，他奋马而去，喊道：“臭金狗答罕，你跑不了！”

他疾驰而去，急追答罕。

答罕看得见那百余骑士了，他催马直行，但马不行了，一滚人跌在马下。

后面的骑士赶来，将最好的一匹马让与答罕，百余骑士簇拥着答罕，再向前狂奔！

那一名骑士笑看着他们绝尘而去，便拍手大笑，说道：“老家伙，三王子此时已过了汾州，眼看到了真定了，你要杀三王子，只是作梦！”

那老者狂怒，下马来追那勇士，那勇士大喝道：“我莫不成让你白杀我？”他飞刀去迎老者，不料得老者一接手，手指便夹住他的刀，他摇撼不动，大喝三声，刀也抽不出，他正转身欲走。那老者夺刀在手，只是一掷，便把刀掷在他的身上，直插入去，仆在地上，再无活气。

老者再追，远远看到那百余骑到了真定城前，看看到了城池前，老者大喜，说道：“不待你到了真定，我便杀了你！”

他直赶去，看看赶上，便大叫道：“答罕休走，你死定了！”

那九十多人看着他来，便停住马，回头来等。看看他到了，一勇士飞刀来劈，老者吼道：“来得好！”他夺刀来，再一掷，那刀便掷在勇士头上，从头脑直贯入去，看去骇人！

老者再吼道：“当我者死！”

他再从一勇士手里夺刀，直劈杀去，勇士当者披靡。只见那九十几人倒下几个，再复扑上。大金勇士也知道，来者只想杀了三王子，只要不让他杀得三王子，便是大胜。当下有十几人保护着答罕，直奔城池而来，叫道：“开门，开门！”

大金三王子。归来！快开城门！”

那守城官下了城，来打开城门，却见那老者此时早就杀退那些护卫勇士，只扑过来，吼道：“答罕休走！”

答罕看他冲来，便对着城门叫道：“开门，我命休矣！”

那守城官正在笨手笨脚地开城门，忽见那老者扑来，便不敢再开，叫道：“三王子，你不能进城了！”

答罕看不对头，转身便走，绕着城面行。那守城官在城上看着，急得不行，问道：

“怎么能救得三王子？”守城的平章说道：“要真是三王子，大人的过失就大了，你也知道，三王子是当今狼主叔叔，你让他死在敌手，便是死罪。”

那守城官急得搓手，叫道：“这便如何是好？这便如何是好？”

那平章说道：“派人去拦他，不让他杀了三王子！”

当下城门大开，从城里冲出来一股兵，去救答罕。

答罕此时急急而行，眼看着那老者追近，他心渐渐凉了，心道：我回大金，命运不佳，竟是被这不知名的蒙面老者追杀，看他样子，真是凶勇，我怎么能逃得了他的追杀？看看那老者渐近，老者叫道：“答罕，你死定了！”并抓起一石块来，捏得碎了，竟捏成几块，掷向答罕。

答罕正逃，一块小石正击在他后腿上，顿时奇痛。他跌超一下，再复逃走。老者笑道：“能怎么逃，也只是一只死鸟！”

他渐近来，再用一块石掷来，正掷在答罕的头上，叭地打得答罕头昏眼花。答罕的身子摇摇晃晃，方才明白眼前。他再复扑奔前方，此时老者就奔得近了，大叫道：“你金狗有什么作为，答罕，你只是南方的死鬼，你不呆在南方，便得一死！”

他正欲对答罕下手，忽地有啸哨，有许多人围了上来。老者大笑，说道：“原来是金狗，你们能奈老人何？”

忽地有人说道：“何不摘下你的面罩，让我看看你是谁？”

那老者惊愕，听那声音十分狂妄，似乎并不把他看在眼里，他一看，那人正是长白毒王。他左右是绳师、索师、师。

老者一怔，他不能下手了，他得急退。他向后慢慢退走，说道：“我认得你，你是长白毒王。”

长白毒王冷笑道：“只要你不是那个蜀中的唐逸小子，我便可毒死你！”

那老者对毒王很是畏惮，他说道：“好，好，让你救了答罕，后会有期，但愿你天

天能看着他。”

答罕趴在地上，他再抬头，就看到了乌里布的笑脸。乌里布笑着，眼里有泪，他说道：“三王子，你真的回来了？”

答罕再看到了兀朱，兀朱在笑，看来兀朱比他更显老，兀朱说道：“三哥，你回来了，你回到了大金。”

兀朱扶起了答罕，说道：“三哥，你看，是谁来了？”

站地不远处笑微微的，不正是狼主吗？做了狼主，人也长得英俊了，他笑着对答罕说道：“三叔，你回来了，你好好歇着，你一回来，朕便有了主心骨。”

答罕流泪了，他回头瞅着，跟着他的九十人只剩下八十，他们满面是泪，满身征尘，看着狼主扶答罕，他们心里想着，死去的兄弟也死得值了，三王子回到了大金，三王子真的回来了！

狼主扶着答罕，让他坐在车辇里，答罕推辞，狼主笑说道：“三叔身子骨弱，以后入朝都不必再走，可以乘车出入。”

狼主骑在马上，手也扶着车轮，他笑看着答罕，像是看到了亲生的父亲。答罕心里有话，他的话哽咽在喉，说不出，但他看着那些簇拥的勇士，看着狼主，看着兀朱，看着乌里布。乌里布的头发都是白的了，他的眼里满是笑，人们都盯着答罕，他们的希望都在答罕身上啊。

狼主说道：“毒王，你与三位弟子都日夜守护三叔，在大金，三叔比我都重要。”

毒王应诺，答罕忽地身子软下来了，他的眼前再闪出耶律重恩在帐内肆意蹂躏痴娘儿的情景，他在心内轻声呻吟，说道：耶律重恩，你的西辽从今就算是完了，你再也复不了你的国了，只能丧命在答罕的手下！

答罕突地回头，对着狼主道：“禀狼主，有一件事急着要办。”

狼主笑问道：“三叔有什么事，我着人急去办理。”

答罕说道：“着人去告诉卓书，就说耶律重恩要大金去夺他的左翼，要他小心右翼，不被耶律重恩所乘。”

狼主一听，便派人去告诉卓书，再说道：“若有急事要办即说，如若有其他事，回到上京再办也来得及。”

第二部 壮士断臂

第一章 抽刀断水

卓书正在欢乐，他在享受着美女的抚摸，他在那抚摸中歇息，觉得血渐渐流得慢了，渐至于不再流淌，他终于入趣了。

他的大军已铁蹄踏入大宋的几个州，再过些时日，大宋的土地将彻底被撕碎，国土将分开几片，扯与吐蕃人是最大的一块。不过余那几片吞入辽人、西夏人、金人口中的国土也将再次落入卓书手里。

他睡得很熟。

有人来报：“金人派三王子答罕来了，要会大王。”

卓书突地醒了，他有这个本事，一听得答罕的名字，他就会醒。

在他心底里，只有这个答罕方才是他的对手。

他说道：“他一个人来？”

“不是，有毒王与他的三弟子，还有几千兵士。”

卓书笑了，答罕已成惊弓之鸟，必是会随身带一大群人来。他说道：“好，我就去大帐，请他等我。”

卓书平伸着两臂，等着可心、可怜替他穿衣。美女穿衣的姿势如舞如蹈，在抚摸与

熨贴中完成。两女此时的动作，早就不亚于当年的乌雅乌苏，她们娴熟优雅的动作如诗。卓书闭着眼，屏住呼吸，让两女的一丝一毫动作都入心，入脾。乌苏与乌雅的形象渐渐淡了，美女有时被他唤成乌苏乌雅，但大多时，他都能叫对她们的名字。

卓书进了大帐，看到了光彩簇新的答罕。他的身后站着毒王与三大弟子。

卓书大笑，说道：“游龙归海了，可喜可贺。”

答罕一笑，说道：“多谢吐蕃王夸奖。”

卓书正色道：“我听说耶律重恩放虎归山，为他一叹，也为三王子一叹，如今天下，更要重新评说。”

答罕矜持道：“也没那么严重，只不过是西辽王有了一点儿麻烦而已。”

卓书看定答罕，说道：“我听说你从西辽王那里走了，便猜你一定在他那里遇上了麻烦，不知道你遇上了什么麻烦，能不能讲与我听？”

答罕笑笑说道：“不管怎么说，西辽王算是故主，背后言论主人过失，算是不义，想吐蕃王不愿意陷我于不义吧？”

卓书一证，大笑道：“当然当然。”

两人坐定，卓书双目炯炯：“答罕王子此来，有什么教我？”

答罕说道：“我想，西辽王欲陷吐蕃王，欲与大王一齐赴汤蹈火，不知大王是不是知道他的心意？”

卓书心道：原来是说服我来了，要知道我卓书一向是说服别人的，别人哪里能说服得了我？但他冷冷一笑，说道：“请王子教我。”

答罕说道：“从前传言，西辽王有一批珠宝藏在大漠里：，以备急时用它。但后来我知道了，他根本就没有那一批珠宝。

你也知道，如果他有了那一批珠宝，便会如何；如果他没有那一批珠宝，他后来再会如何。吐蕃王如知道此情，大是不一样了。”

卓书心头一震，他知道耶律重恩着急攻宋，颇有些意外。

但他当是耶律重恩与他一样，也有野心图宋。但此时听得答罕一说，心头一亮：原来原因在这里。

耶律重恩没有珠宝，他有国家要养，有三十万大军要军需，他不得不烧杀劫掠，不得不攻城略地。

卓书说道：“如今他有了一点儿珠宝了。”：答罕说道：“夺人城，杀鸡取卵，为人所不齿。就是吐蕃王此时再夺城，也不必像从前那么残暴了。人心所向，成败关键。他丧心病狂，早晚岂不是大败？”

卓书笑说道：“败了如何？胜了又如何？”

答罕在笑，说道：“譬如你有万贯家财，邻人都是穷人，家中不藏一文，你心内如何？”

卓书猛省，如果耶律重恩真个是穷人，他必会不顾一切去劫掠，他怎么会拿灭大宋做他的目标？如是有机可乘，他甚至会对吐蕃人动手，只要有财产，有可图处。

卓书正在沉思，如今他得防备些耶律重恩了，他是邻人，但他也是穷人。卓书说道：“多谢三王子点醒我。”

答罕大笑，说道：“告辞。”

卓书送出帐外，他仍在反复思索：耶律重恩做了什么事，让答罕如此仇恨他呢？

艳姿楼上，齐眉杨在等待，他等得坐立不安。他与许新奇、须小仙三人在等，等艳姿楼的老鸭。

老鸭满面春风地下来了，她笑说道：“杨大先生，你们三人这么早，有什么事，昨晚玩得开心吧？”

齐眉杨不待她说完，便说道：“老妈妈，我也不必瞒你，你也知我性情。我来是找你，我要赎痴娘儿出去，要她做我的妻子。”

老鸭呆住了，这一句话如冰水浇头，六月雨雪，正把她弄得个透心凉。她冷冷说道：“是痴儿告诉你，她要从良的？”

“不是。”

老鸭冷冷说道：“许大官人，你与须官人都想与痴儿有缘，此事大概不是你们的主意吧？”

两人无奈地一笑。原来一大早，齐眉杨便去找他们，千说万说，那神气也感动了他们两人。如人家是有情眷属，自己何必再做冤家？他们两人勉强同意，此时听得老妈妈说话，便又心动了。是啊，只是齐眉杨一厢情愿可不行，得看人家痴娘儿的心意。如果她愿意了，你齐眉杨才算有了一个妾。如果人家不愿意，你齐眉杨打算名花家栽，那就是痴人作梦了。

两人说道：“对啊，让老妈妈去与痴娘儿说说，看她愿意不愿意嫁与杨兄，要是愿意，我们何不成成人之美？”

齐眉杨大声道：“老妈妈，拜托！如她愿意，你要多少银子，尽管开口。”

老鸭说道：“好啊，我去问问看。”

那齐眉杨怕老鸭威胁痴娘儿，便对着许新奇又是作揖又是使眼色，着他跟着去劝。许新奇也不敢得罪这一个黑道领袖，便跟着说道：“我也去看看痴娘儿，问问她的心意。”

痴娘儿如今浓妆艳抹，与在成都府时大不相同了，她对着镜子，自照说道：“你是痴娘儿，痴于艳情，痴于人生游乐。”

忽听得楼响，便知道是老妈妈与人来了。一看进来的是许新奇，她便笑说道：“许大官人今天好早。”

许新奇一看到她那样子，心便魂不守舍，心道：要男人看她笑靥，不动心，不想邪事，那是作梦了。但我如何做，全看那老鸭怎么说。

老鸭笑着，拍拍痴娘儿的背，像是拍一丝灰尘，说道：“痴儿，昨夜好生得意吧？”

痴娘儿一乐，不作声。老鸨说道：“那个扬大先生迷上了你，他又来了，他要娶你做他的小妻，你愿意不愿意？”

痴娘儿一笑，说道：“妈妈；说些正经事。”

老鸨冷冷道：“人在妓楼，有什么正事可说？他真是要娶你，你开价，他便答应。他此时正在下面等着，你要吃趁热吧。”

痴娘儿看着许新奇，说道：“不知道许先生来，是帮衬杨先生，还是等着与我亲近的呢？”

一句话问得苛刻，使得许新奇支吾说不出来。老鸨一声咳道：“你也不用逼许先生，他是受杨先生委托，但他也是有贼心没贼胆。如果你不愿意，他可就得势了，你要是愿意了呢，他就没戏了。就这么简单。”

痴娘儿懒懒说道：“昨夜做了一夜新人，今天还觉得不错。”

许先生，你有什么情话，能不能对我说说？”

许新奇大起色心，心道：原来她是朝三暮四，齐眉杨看错了人，我何不趁机而上，对她说些熟络话，让她对我好些，我便也可攀花折枝了。许新奇笑说道：“依我心思，痴娘儿不离花楼，我等便有一个依脚处，时不时来与痴娘儿攀话，也算人生大乐。但痴娘儿要是被齐眉杨金屋藏娇了，我等还有什么妄想？”

痴娘儿依在他的身上，对他吹气如兰，说道：“许先生想不想做痴儿的入幕娇客呢？”

许新奇心也痒痒，心道：她是水性杨花，齐眉杨想错了。

他笑说道：“痴儿能垂顾我，那是求之不得啊。”

痴娘儿看定许新奇，冷冷一笑，那脸顿时艳如冰霜：“男人都是坏水，看见了美艳女人，辗转不眠，日思夜想，只求把她抱在怀里，好好轻薄一回，再有什么新鲜主意，也只为这一事。如看不破，还做什么妓娃？我想许先生定不是心内喜欢我从良，你是但愿天下美眷，人人皆在青楼，天下美艳，个个钟情于你吧？”

许新奇大声道：“哪里哪里，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痴娘儿笑笑，说道：“有烦妈妈去告诉齐眉杨，就说痴儿今天不能照顾他了，今天许先生来看我，我得陪许先生。”

许新奇怕齐眉杨对自己震怒，便说道：“我与妈妈一齐去说，一齐去说。”

两个下了楼，对齐眉杨远远摇头。齐眉杨不信，他大声道：“她是婊子，我要娶她，要她从良，有什么不好？莫非他看不起我齐眉杨？我去与她说！”

齐眉杨噤噤上楼，只是一会儿，便听得他大声豪气对痴娘儿说话，痴娘儿仍是慢声细语，只是一会儿，便见他耷着头，从楼上下来。许新奇此时心里开了花，大声说道：“杨先生，她肯是不肯？”

齐眉杨说道：“水性杨花，水性杨花！”他竟不理三人，自顾自去了。

一待得他出门，三人互相看看，都笑弯了腰，想痴娘儿去他家里，那是妄想啊。

痴娘儿在妆扮自己，她左看看，右看看，自己对自己说道：“迷死男人，让男人都跪倒在石榴裙下，方显出我痴娘儿的本色。”

她再也不想着答罕了，她恨答罕。如果那一天答罕对她说上一句话，问她一句，她便不会变。但如今她变了，如是答罕再看到她，看到一个人尽可夫的妓女，他会说些什么？

答罕对毒王说道：“如今卓书进攻的速度会慢下来了，但如何对付那个耶律重恩，还得三思。”

毒王说道：“为什么不要他们灭了大宋？”

答罕说道：“不能，我们如今不能与宋为敌。在此时得保住大宋，方能保证大金的天下。”

答罕站在狼主面前，他说道：“狼主，我请求杀了赵佶。”

狼主一惊，说道：“三叔何出此言？”

答罕说道：“让赵佶死于病患，不声不响杀死他，再把他的尸体送与大宋，大宋便绝了念头。这是最好的时机。”

狼主问道：“三叔，我不明白，何谓最好时机？”

答罕说道：“不管赵佶在北国呆多久，只要他一死，必是会惹起大宋敌忾，此是下策，何必为之？但你能想得到，还。

有比几国一齐攻宋，赵佶死掉更好的时机吗？”

狼主大喜，说道：“先太祖搬来两个宋帝，如两块石头，压在我心头。我知死了一个赵恒，放下不少担子。如是赵佶也死，我便没什么压力了，何苦大宋天天派人来探二圣，你少了多少事做？”

赵佶如今在小房里住了，而且有两个年老色衰的妃子天天陪他。此时的赵佶，真个比在井里好过不知多少倍。有笔有墨，天天能写字，能画画儿，他再无他求。只是有时听得雁飞过空，抬头看看，心头酸楚。再在他时，便无甚想头了。

人已两鬓苍白，还奢求什么呢？

这一天正在画画儿，那小番来了，对他说道：“大宋皇帝，你能不能为我画一幅画儿？”

赵佶见有人求画，自是高兴，问道：“你要画什么？”

小番说道：“画一张苏武牧羊，我拿去贴在墙上。”

赵佶大喜，拿起笔来，便泼墨而书，须画成，那小番说道：“苏武的眼睛有些怪，怎么半睁半闭？”

赵佶说道：“他自知回不了大汉，便心情极差。面向南国，自是不敢张目，怕看到了家乡难过。”

小番大声道：“胡说，胡说！”

妃子拿来饭菜，说道：“吃吧，吃吧。”

三人吃下了饭，那妃子看着赵佶睡下了，便也去睡。只是须臾，便听得赵佶说他肚子疼，再过一会儿，便翻来复去，疼得直打滚。待得叫来了平章，那赵佶早就断气了。

平章看看，叫来了医生，医生左看右看，说道：“是绞肠痧，死得太快，救不及了。”

两个妃子都是流泪，想不到一代风流帝王便这么死在一间小小草屋里。

待得报与狼主知道，狼主车驾也来了，看着装殓，答罕三王子主其事，答罕对两位妃子说道：“两国交兵，已是十几年前。如今两皇已死，留下你们无用，你们收拾一下他的东西，等着回去吧。”

两妃不料得晚年还能回去，便说道：“多谢三王子。”

答罕笑笑，说道：“他留下什么东西？怎么死的？”

便说到了画，正画完一张苏武牧羊，答罕说道：“在哪里？”

两妃子说道：“是给小番画的，送了与他。”

答罕说道：“他最后的画，应是带走的，你告诉那个小番，把画拿来，我赏他一百两银子。”那小番一见了一百两银子，痛快拿出画来，还问道：“平时他还送我多少画儿，三王子要不要了？”

答罕笑笑，说道：“这一幅画最是重要，让她们带走吧。”

当下收拾灵柩，便着人先去大宋报丧，再着人扶灵，直送赵佶灵柩回宋。

送灵的人足有上万，备好冰，虽说是冬日，但尸体在灵内久了，也生怪味儿。使用冰块放在车下，一走百十里便换。

灵车很大，用二十匹马拉着，向前慢走。金人用白幡引导，直向南国而去。

赵构听得上皇病逝，顿时昏倒，他再起来时，叫道：“上皇，孩儿不孝，孩儿不孝！”再哭顿首，直叩得额头出血。

秦桧说道：“圣上，你要保重，上皇已歿，他也不望圣上哀毁过重啊。如今最大的事儿，还是去接上皇的灵柩归来，好好操办大丧为好。”

高宗说道：“秦爱卿，我心已乱，你去操办好了。一切都要办好，勿使上皇难过。”

秦桧接旨，出来对众臣说道：“圣上哀毁甚重，着我与众大人办理此事，我们来议一议。”

从建康城里拥出一股军马，这是足足五万人的接丧队伍，飞骑前导，直奔向北国。

后面当先的是一辆帝王车，旁边马上的是秦桧，坐在车里的是亲王赵棣。

一片素色，天地皆白。

第二章 再杀卓书

唐逸在等待卓书，他与须眉、侍剑二人在山上等待。

如果卓书来了，必得一击而杀。

冬风凛冽，风中的侍剑与须眉都瑟缩成一团，叫道：“冷死了，冷死了！”

只有唐逸不畏严寒，他站在那里，静候着吐蕃大军。如果卓书赶得快，会在今天到此地宿营。那时就是卓书的毕命之时。

唐逸望着远方的天空，对天祷祝道：“荷叶，你的爷爷、奶奶、父母与兄弟的仇，我会助你报了，你听得见我的话么？”

他望着远方，看着那树林后，如是卓书能从那里出来，便会到达此地。

天渐渐地晚了，连侍剑与须眉也有些不耐烦了。须眉叫道：“臭男人，狗男人，叫我们等。他来了，把他碎尸万段！”

侍剑轻声说道：“戳他几剑就是，何必那么恨？”

侍剑有慈心，须眉如男子，两人与唐逸在一起，反是十分相得。

唐逸想着在山上，他那时毒发作得很快，几乎欲死，是荷叶第一个来了，她情愿死在唐逸的身下。她以身相许，人那么善良，当时唐逸就许下愿心，一定帮她报仇。可时

过多年，他已不再是年轻人了，竟还没有杀死卓书。

他轻声说道：“荷叶，我会替你报仇的，你等着吧。”

他似乎看到了卓书，上一次他没死，似乎身着了什么铠甲。这一次没那么便宜了，只要他一出现，唐逸必是扑上去，把他扼死，让他再也呼不出一口气，那时再碎尸，看他再怎么活？

久等也不来。

天已是黑了，侍剑说道：“公子，我们走吧，他们不会来了

唐逸说道：“再等一等。”

卓书在帐内，他不急着出发，他要等耶律重恩孤军深入。

答罕报与他的秘密使他吃惊，如果耶律重恩的军队知道了他没有军饷，他们会自乱。那时西辽便会飞散，再也不复有一个西辽国存在了。

这对于卓书是喜是忧？

且喜且忧。

正思付间，忽听得有人说道：“蜀中钱公子来了。”

钱匡进帐了，他对着卓书一揖，卓书说道：“钱匡，你说过，唐逸会败在你们四大家的手下。怎么他还没死？”

钱匡一叹，说道：“有中原十大掌门撑腰，他怎么会死？”

卓书说道：“十大掌门与他离心离德，怎么会再帮他？”

钱匡说道：“疯士是不顾他了，忘世道人也不得意他。但那个素女心心、大欢喜佛、大悲禅宗都对他还不错。那个少林的老和尚对他也是好坏不定，实在难杀他啊。”

卓书冷冷看着他，这是一个像答罕一样的男人，但他还不如答罕，答罕有机智，他有什么？

钱匡说道：“唐逸来了，而且这一次是必杀你而后快。”

卓书心一跳，说道：“他在哪里？”

钱匡说道：“他带着十几个人，在前面等你。如果大王遇到了他，必遭他暗算。”

卓书在思谋计谋，钱匡说道：“依我看，大王不如先停驻军队，再图良策。”

卓书思前想后，觉得无法能制得住唐逸，忽地钱匡说道：“我反是有一计，前日在利州城外，曾看到那个唐青青带着两个孩子，大王要挟制唐逸，何不抓住唐青青？”

卓书说道：“好，大军直回利州。”

大军后队变成前队，直回利州。那利州守将看到大王妇来，急开城门，惊问是怎么回事。卓书说道：“前方有埋伏，不能长驱，只得待命，有时机再去攻城。”待得开了城门，大军进城歇息，卓书发下一令，令黄绝带他部人马在城内搜导，如是搜到了一个有川蜀口音的漂亮女人，且带着两个孩子的，便抓来见。

下过令后，卓书便在衙内静等。

过了一会儿，听得有人报说，黄首领抓到了那个女人。

再待一会儿，便听得黄绝报说道：“大王，带唐青青来见。”

卓书一跃而起，说道：“有请唐姑娘。”

唐青青不料得能见到卓书，不由一愣，说道：“原来你要抓我，我碍你什么事儿？”

卓书大笑，说道：“你哥哥唐逸要杀我，我有那么好杀？

让他来杀我好了。我押着你，他要杀我，我必杀你！”

卓书让人捆住两个孩子，把他们两个丢在帐内，说道：“便宜了你两个崽子，让你看看吐蕃王如何行乐。”再令人捆起了唐青青，把她捆在床帐下，说道：“如是你哥哥来了，你必先死。”卓书再下令道：“每一夜着三百人巡夜，如听我号令，便对那来袭之人放箭。”

布置完了，卓书方才躺下，对那可心、可怜说道：“你们两个再来侍候我，让唐大小姐也明白，如何服侍男人。”

卓书就那么光赤着身子，唐青青看也不敢看。卓书冷冷道：“唐大小姐，何必作假？莫奴生寻那黑汗汉子早就在你屋里睡过，你什么也看过了，何必假作清纯？”

那两个女人越是抚摸卓书，自己先忍不住，便呻吟起来，卓书大笑，说道：“唐青青，人生至乐，原是如此。你愿意不愿意做我的女人？如果你做了我的女人，我便杀了那两个小崽子，你便从此也乐得自在。”

唐青青只不睁眼，也不看他，恨声道：“你是一个淫贼，早晚必死！”

卓书笑说道：“如果唐逸来了，我要他先自断一臂，你算他会不会肯？如果他不肯，我便断你一臂，他再不肯，我便杀一个小崽子，杀光了两个小崽子，他再不肯，我就杀了你！”

他凑过来，抚摸着唐青青的面颊，说道：“美嫩如玉，真个令人销魂。莫奴生也真找了一个好艳丽的美女！”

那血生忽地骂道：“你休动我娘！我宰了你！”

卓书大乐，说道：“好壮气，你也得让我宰，神气什么？”

血生骂道：“你是一个贼，你有本事与唐逸斗，有本事与我爹爹斗！”

卓书怒道：“你那莫奴生有什么本事？唐逸有什么本事？”

他能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吗？他能夺于阗，胜回鹘，成为天下一人吗？他什么都不是。再说你那个臭哥哥，他只是一个杀手，一个见不得光明的杀手，他有什么本事？只会下毒，有什么了不得？让他下毒好了，我先杀了你，看他如何毒我？”

卓书看着可心、可怜，令她二人道：“扒下她的衣服，抚摸她，让她舒服。”

两女不愿，但不敢违他，便来抚摸唐青青，唐青青先时还咬着牙，不肯吐声。后来再也忍不住了，她轻声呻吟起来。

卓书笑道：“唐大小姐，你可是名门正派的小姐，怎么能像浪荡淫娃那样，一声递一声地叫，你那么叫，男人会很激动的。”

唐青青叫道：“卓书，你算什么大王，你只是一个无赖！”

卓书笑说道：“无赖便是大王，大王也是无赖，世事如此，你能奈何？”

他正在戏弄唐青青，忽听得有人轻声一喝：“卓书，你要死了！”

卓书一震，原来眼前正是唐逸。

唐逸着一件白衣，神情淡泊，站在他面前，俨如天人。

卓书大笑，说道：“唐逸公子在前面等我，等不到，便急了吗？”

唐逸说道：“我要报我妻子之仇，你杀了她全家，我要替她杀了你。”

卓书大笑，说道：“在我奸污的女人里，有你的妻子不成？”

唐逸恨声道：“你杀了她的爷爷奶奶，父母还有兄弟，我要杀了你。”

卓书说道：“好啊，杀吧！”

他一拍手，帐外齐出一群弓箭手，人人攒箭而对唐逸。他冷笑道：“我早就等着你了，你要安天，我要你塌天。你试一试，你杀了我，还走得出去吗？”

唐逸笑笑，说道：“我今天早就算定了，我杀了你，死与不死有什么关系？”

卓书笑一笑，说道：“唐逸，我早就等着你。你看着她，她是谁？”

他一回头，揪扯住唐青青的头发，把她扯起来。

唐逸忽地证住了，想不到青青会在他的手上！

他恨声道：“放了青青！”

卓书大笑，说道：“我会放了她？你要再进一步，我便杀她！”

唐逸叫道：“青青！”

他忽地恨那活佛，既是要他去做杀手，为什么不把他的妹妹保护起来？她们如是死在卓书手里，他必报此仇！

他恨声道：“好，卓书，算你狠，我走了。”

卓书道：“站住！”

他看定唐逸，说道：“本来我要你留下一条臂的，但我如今改了主意，你如再来杀我，我便杀了这两个小崽子，再把你妹妹交与吐蕃兵士奸污至死，你走吧！”

唐逸回来了，须眉与侍剑看他回来，便赶忙来迎。须眉大声道：“你终是报了仇，好公子，我来犒劳犒劳你。”

侍剑看他神色不对，便扯扯须眉。须眉不省，大声道：“公子，你说，你怎么杀了他，真的碎尸万段了吗？”

唐逸不说话，忽地恨恨道：“活佛，活佛，你是一个王八蛋，我要杀了你！”

他恨意满胸，突地说道：“我要你们发一鸽哨，告诉唐门弟子，凡唐门弟子，都要发一帖子，写上：活佛无行，爽约不定，必杀此獠，解我恨生！”

侍剑喘道：“公子，那样你便与那个天下最可怕的活佛为敌了，你不怕他……”

唐逸恨声道：“他是什么东西？他保证护着我妹妹，如今我青青妹妹落入人手，他全然不知。思思与倩倩此时在哪里，我还不知道呢。如她们再有三长两短，我怎么对得起唐门，怎么对得起父母？”

放了鸽哨，不出几天，全天下都会张贴帖子，写上唐逸的狠毒。那时活佛必是会来找他。

卓书大笑，看唐逸败阵面去，竟不敢对他出手。他大大吐了一口气，对着唐青青说道：“他有毒，我也有毒，我会毒死他。他动我一下，我便要你的好看。”

唐青青此时得他解了绑，恨道：“放了我的孩子！”

卓书看着他，涎脸而笑：“看你那样子，只是一个纯洁少女，哪里会有两个孩子，是不是莫奴生的野种，要你来看管的？”

唐青青呸他一口，骂道：“卓书，你是卑鄙小人”

卓书自做了吐蕃王，凡是说话，无人敢大声顶他，更无人敢对他不敬，此时得唐青青再三唾骂，不由得恶向胆边生，他恨声道：“是啊，我是卑鄙小人，我得让你知道知

道什么是卑鄙小人！来人！”

来了两个吐蕃勇士，他喝道：“把那外面的骗马柱挖出来，埋在我帐内。”两个吐蕃勇士不知道大王想做什么，但也把那四根骗马柱挖出，埋在帐内。卓书叫两个勇士把青青扯直，手臂捆在两条柱上，脚也捆在另两条柱上。此时唐青青的身子如一匹马，只是身体横直，在空中悬着。卓书从她身下钻出钻入，说道：“你如今是一匹好母马，你等我来骗你。”

唐青青大骂，卓书喝令拿下那大大小小的骗刀，对着唐青青冷笑。

两个孩子看着，忽地哭起来。他们真的怕了，那些亮闪闪的刀决不是拿来吓唬人的，它们真的能令母马再也生不出爱心，对整个世界都是冷漠。

卓书说道：“你愿意骂我，我如是骗了你，你便不会骂了。

我要你做一个乖乖的女孩子，你愿意不愿意？”

唐青青又恨又急，骂道：“卓书，你还是人不是？”

卓书说道：“自古做人有两种，一种是恶人，恶得可怕，恶得可爱，恶得让人一想就睡也睡不着。我就是那种人！”

他拿出刀子，先在唐青青的乳旁划了一下，顿时血出。两个孩子扑上去，死命护住唐青青，叫道：“妈妈，妈妈！”

卓书狞笑道：“你们有这个妈妈，也是天下最好的女人了，我要她做一个无性无情的母马！”卓书喝令吐蕃勇士把两个孩子扯开。那扯着两个孩子的吐蕃勇士也不敢看卓书动刀。他拿着刀子，津津有味地说道：“你要能学会骗母马，你便是一个神医了。在吐蕃能活得很好。”

他真的拿刀在唐青青的身上施术，把唐青青的身体内的母性去掉。他大笑说道：“你看，我一手是血，一身是血，我做得很苦，是不是？！”

血生、仇手恨叫道：“卓书，你杀了我们吧，不然我们一定会杀了你，替妈妈报仇！”

唐青青早就晕了过去，当她悠悠醒来时，卓书对她冷笑，说道：“你如今再也不是一个女人了，你只是一个女人样子，你也可以是人，也可以不是人，只是一种人形的怪物。”

唐青青又疼又恨，她轻声说道：“卓书，我要你死时也最难看。”

卓书说道：“我看你不算是人，便在你的耳旁开了两个洞，用一条绳子系着，从此你便是我的母马了。我与女人亲热时，你可以在床旁看着，我只要扯一扯绳子，你便会出来，我要骑你一骑。”

他大笑，说道：“来人，把那两个小崽子弄去，关在别处。

我哪一天高兴了，便杀了他们！”

卓书命令可心、可怜两人过来，好好侍候他。他为唐青青做了一天的手术，也很累了。两个女人为他抚摸，他对唐青青说道：“你再也不是女人了，你可以帮我抚摸，你要学会这一招，还会在江湖上混饭吃。”

唐青青身子如被刀割，此时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哪能与他争吵，只是默默流泪，她心里恨卓书，恨不能把他大卸八块！

唐逸在等待，他在等那个山中活佛。这一天夜里，他正搂着两女在睡，忽听得有人叫他。

他醒了，恨意顿生：“你来了？你说过，保证我父亲不会出事，我三个妹妹不会出事的。”

活佛顿一顿，说道：“她们都是有血有肉的活人，怎么能看得住？除非你让我把她们霸押在哪里。但那样她们会更恨你了。”

唐逸说道：“你告诉我，思思与倩倩怎么样？”

活佛说道：“思思与段誉在一起，像是有情有义。看样子两人会同归大理。倩倩她出了一点儿事儿。”

唐逸突地喝问道：“她怎么了？”

活佛苦笑道：“你先点了她们两人的睡穴，我再与你说。”

唐逸知道他怕两女醒来，听见他与活佛一吵，便点了她两人的睡穴，说道：“我说过，如果她出了事，我不会放过你的。”

活佛苦笑道：“你的三个妹妹都是倔强性子，怎么能要她们听我的？”

唐逸说道：“我不管，只要她们出了事，我便拿你是问。

倩倩出了什么事儿，你说！”

活佛说道：“她在梓州，又上艳姿楼了。”

唐逸吁了一口气，说道：“原来这样，她原来在成都府也在艳姿楼上。”

活佛一叹，说道：“她与答罕分手了，可能是伤情，便上了艳姿楼，如今的倩倩成了真正的名妓。”

唐逸大声道：“你胡说！”

活佛说道：“你去看看。这里我来照应，青青的事，要慢慢解救。”

唐逸低下了头，他想了一会儿，说道：“活佛，活佛！”但无人应，活佛早就去远。

第三章 大闹青楼

唐逸不由分说，便叫须眉与侍剑都换上男人的装束，直去梓州。二人心内嘀咕，看他满面怒气，是不是又要去找前屋主惜情出气？但看样子又不像，唐逸鞭马如风，人去如箭，须眉与侍剑赶也赶不上，待得天晚赶到了梓州，两人从马上跳下来，都是一瘸一拐，站也站不直了。

唐逸一下马，便问道：“请问艳姿楼在哪里？”

那老人瞪眼看看他，分明又是一个浮华子弟，身后跟两个美人，还贪欲不足，一到

了梓州，便赶奔艳姿楼。那老人偏生好说：“好小子，别去啦，你看那几日，天天有富家子弟，去给那个什么痴娘儿送银子，大把大把的银子，她可是一夜一个新人哪。你去那里，也是会负心女人，值得吗？”

唐逸生气，怒道：“你告诉我哪里是艳姿楼就是，说那么多干什么？”

那老人被他一吓，更是说不出来，只是哆嗦手指，指着前面。

果然很是气派，比起成都府的艳姿楼也差不多。看门楼，有三层楼那么高，高轩门楼上，写着三个红色的大字：艳姿楼。时辰还早，本来那些老来逛青楼的人不该出来的，他们得慢慢呷足了茶水，吃饱了肚子，方才来满足兽欲。但艳姿楼前竟是站满了人。

一问方知，原来痴娘儿今夜留客，这里的人都是来痴心一顾的。

老鸭也有办法，在大院里放了桌子，人都坐在桌前，喝茶等她。有人问道：“怎么还不出来？”

有人应道：“你真是不懂，人家如今是花魁，自是得有些身价，就是皇帝老子来了，也得等她。”

看看有人来招呼三人，唐逸气呼呼坐下，喝着茶，一句话也不说。

须眉想对唐逸说两句话，但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好不说。

此时她两个已是猜知了，一定是倩倩姑娘出了什么事，才惹得公子这般不快。但一涉及倩倩，她们两人不敢出声。

看看人多嘴杂，吵吵嚷嚷，只听得有人叫道：“来了，来了！”

人们忽地寂静无声，只听得咯咯声响，原来有人从楼上下来了。走得很慢，真个应了那句话：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久久方见一人，那人一身淡装，俨然天人。她走步轻轻，一步一姿，一走一摇。令人眼亮，觉她是天生丽人。

待得她过来，在台前坐下。那老鸭站起来笑说道：“自打月前痴娘儿标银迎客，每一日娇客越来越多，今天看来又是慕名者济济，如有谁想与痴娘儿一晤，还得中标方

可。”

说完了话，她只是一笑，便坐下了。

站在前面者是许新奇与齐眉杨，再加上须小仙，三人大声道：“有谁愿意与痴娘儿一晤，说出来你兜里的银子多少，太少了可是不行！”

众人忽地暴出一阵大笑，因为有了银子而一切都变得简单多了。人们心情一松，只要比比兜里的银子多少，便可看中不中花魁的意，此事真是简单极了。

便有人喝价道：“出一千两与花魁共夜。”

再有人叫道：“一千五百两供花魁添灯。”

“两千两！”

“三十！”

“三千五百两！”

再无人叫，叫三千五百两的是一个胖子，他喜孜孜地说道：“不知道花魁姑娘愿不愿与我共夜？”

痴娘儿一笑，说道：“只要客官愿意。”

众人一哄，原来这么个胖如猪狗的人也能得花魁青睐，只要有银子，什么事儿都办得成啊。

忽地有人叫道：“我拿四千两银子，买你在屋外蹲一夜！”

那胖子愕然。

花魁一听，猛地抬头，她那无精打彩的眼睛亮了一下，再低下头去。

唐逸站起来了，他有许多话要说，要对倩倩说。但他看着倩倩，忽地一切怨恨都冰雪化了，他轻声说道：“倩倩，跟我回家！”

痴娘儿忽地抬头，大笑，说道：“我哪有家，自从爹爹出走，我再也无家！”

唐逸心里忽地内疚，他忙唐门大事，很少顾及他的三个妹妹。他做家主是不是很差？

青青出了事，在卓书那里，至今不知死活，他请活佛去顾，青青能脱险么？思思在段蕃那里，活佛说她无事，且与段蕃有情，这事是真么？如今他对活佛也不那么相信了，看着倩倩，他心头忽地万千念头闪烁，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轻声说道：“倩倩，休要胡闹，你回家去好了。”

众人面前，痴娘儿忽地再也没了那干娇百媚的模样，她泪水滂沱，对着唐逸说道：“你回家去好了，你有一个家，那是什么蜀中唐门，好大的威风啊。你回去吧，做你的安天大计的主人吧，你多好啊，威名四震。你们看，他就是威名四震的蜀中唐门的主人，他叫唐逸。他用毒天下第一，是天下少有的高手呢。”

痴娘儿咯咯笑着，她的声音有些神经质，尖尖的，细细的。

唐逸说道：“倩倩，青青出事了，他落在了卓书的手里。”

痴娘儿的眼睛更细了，她轻声说道：“你告诉我做什么？”

为什么不去告诉那个什么山中活佛？男人都是做大事的人，不顾自己的家人，不顾自己的亲情。你去吧，我们不是你的妹妹，你别来管我！”

眼前的事让须小仙与许新奇等人都是惊奇，他们看着唐逸，知道他就是一眨眼便可杀死无数人的蜀中唐门的主人唐逸。

唐逸的威名，如今已是传遍天下。

齐眉杨大声道：“唐公子，令妹不愿意跟你去，你何必强人所难？”

唐逸正愁一肚子火无处发泄，一听得他来插话，怒声喝道：“你别插话，你不知道我说话时不喜欢人家插嘴吗？”

齐眉杨看着众人，他心一横，就是得罪了唐逸，也顾不得了，他冷冷道：“你对令妹的照顾，大概还不及一个平常的男人多些吧？”

众人一听，便哈哈大笑。他们怕唐逸，但有齐眉杨出头，他们怕什么？

忽地，那齐眉杨捂住了肚子，叫道：“唐逸，你你你。”

他捂着肚子，疼痛欲死，眼珠子暴突着，要夺眶。

痴娘儿从怀里掣出一柄小小匕首，对着自己的胸，冷笑道：“唐逸，你要杀了一人，我便杀了你的妹妹！”

唐逸看着她，身旁的须眉一看不对头，便劝说道：“倩姑娘，你要体谅……”

痴娘儿喝道：“住口！你们都是他的女人，是不是？你们要是他的女人，闭。上你们的嘴，我不愿意听你们说话。和他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在一起，你们也不是什么好人！”

侍剑本来也想劝痴娘儿，但一听不对，便无法再说了。

齐眉杨恨声道：“我的兄弟们会找你，唐逸，我不怕你！”

痴娘儿把那匕首刺向她的胸前，叫道：“唐逸，我杀了你妹妹！”

一旁的许新奇扯住她，叫道：“唐逸，你有没有人性，你妹妹如此关心人，你何必滥杀无辜！？”

唐逸从未向人讨饶过，但此时他不得不吐口：“倩倩，你别胡来，我救他！”

他去拍拍那齐眉杨，说道：“你起来吧。”

齐眉杨竟是能皱眉站起来了，他对着唐逸恨恨道：“你狠，你不够人！”

唐逸对他冷冷道：“你是沾了女人的光，不然你今天必死！”

痴娘儿流泪，叫道：“唐逸，你走，我与你从今后再也不是兄妹！”

天入夜了，唐逸仍在喝酒，他看着酒杯，喃喃自语：“我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真的是吗？”

他忽地站起来，说道：“你们两人先睡，我去去就来。”

他飞身而去，到了艳姿楼，悄然上了三楼，飞上了屋脊。

他看到了倩倩，她与那个齐眉杨正在床上。

倩倩也愁眉不展，那齐眉杨说道：“痴儿，你不必想他，他劝不动你，便会回去了。”

倩倩流泪，说道：“我小时与哥哥很好，可今天，我看到了他，真恨……”

齐眉杨说道：“你不必恨他，他也是做大事的人，你恨他有什么用？不像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人，我天天来看你，你该满意了。”

他抱住了倩倩，抱得紧紧的。倩倩的泪水渐渐没了，只在他的怀里，便睡着了。

天渐渐地亮了，齐眉杨抱着倩倩很久了，他似乎不知道累，只是看倩倩的脸。倩倩的脸上有一种很恬静的表情，她像孩子一般睡熟了。

在睡梦里，她轻轻喃喃道：“答罕，不是，不是那样……”

唐逸没听清她的梦话，他也不会知道倩倩心里的苦楚，他只用心算计如何杀人，而没用心想如何关心别人。

齐眉杨走出了门，他的身子委实疲惫，但他的眼睛是亮的。走在巷子里，也不抬头，他太累了，要回去好好歇一歇。

突然他站住了，他看到了唐逸，眼睛红红的唐逸。

唐逸的手里拿着一瓶酒。

他酒气熏人。

齐眉杨突然笑了，说道：“你在等我？”

唐逸说道：“我要杀你！”

齐眉杨放声大笑，说道：“好，好！”

他对着暗中叫道：“来人！”

走出来三十多人，他们围住了唐逸。

唐逸冷笑，说道：“你要用这些人杀我？”

齐眉杨猛地喝道：“退后，他浑身是毒，你们不要枉送了性命！”他再喝道：“周兄弟，你回去报与二哥知道，就说我不幸而死，任何人体得与蜀中唐门为敌！”

那姓周的支吾，显是不愿。他喝道：“你听不听我的话？”

那姓周的声...

齐眉杨说道：“好了，你杀我好了。你杀过了我，我让我的兄弟们把我的尸体带回去，埋了就是。”

唐逸对着齐眉杨，一步步走近，他轻声说道：“你为什么。

不与我动手？你在艳姿楼的威风都到哪里去了？”

齐眉杨笑了，说道：“我那威风是帮痴儿的，如果不帮她，我不会犯你。我犯不着惹你！”

唐逸说道：“可惜，你要死了！”

齐眉杨大声骂道：“唐逸，你不是人，你丢下你的妹妹不管，你的三个妹妹都那么在外面游逛，你枉为人兄！”

唐逸恨道：“骂啊，再不骂，你再也张不开口骂人了！”

三十多人不退反进，他们愿意为他们的大哥齐眉杨效死。

忽地唐逸笑了，说道：“齐眉杨，我不杀你，你昨晚抱了倩倩一夜，你也累了，我以后再杀你吧。”

唐逸走了，只留下了一群呆呆站在那里的人。

齐眉杨大声叫道：“痴儿，痴儿，他不杀我，他不杀我，他有人味儿，他真的很有人味儿啊！”

唐逸没有回店，他去找那个曾经害过他的阎惜情。他要告诉那个阎惜情，他与她的仇怨要一笔勾消，她何必再对那事耿耿于怀？他再也不记着那事儿了，他要与她好好话茶，说说心里话，要说一说当时他是怎么想的，想着成家，做一个普通的商人。但他如今不是了，反成了江湖中的高手，世事莫测啊。

他找到了尼姑庵，直闯了进去。没有惜情，她一直不在。

庵里的尼姑说，她云游去了，惜情，她在哪里？

想着惜情，他的脑里却满是可怜的形像，一笑一蹙，都是可怜的模样，他再也记不起惜情了。他何必再对她仇恨，他愿意对她说，他喜欢可怜，能不能再娶可怜，要她对可怜说说，好不好？

痴娘儿醒了，她看看屋内，皱皱眉，忽地对她屋内的一切都不满意。她何尝是一个喜欢大红大绿的人？怎么她的屋子里的一切都那么俗艳？她不喜欢，她真的很不喜欢。

她问秀茗：“昨夜我怎么睡的？”

秀茗笑笑，说她：“你睡着了，杨先生抱着你，一夜未合眼呢。天一亮时，我看他是受不住了，方才放下了你，一个人走了。”

痴娘儿看看屋子里，对秀茗说道：“秀茗，你看我是不是昏了头？”

秀茗说道：“是。”

她再瞪圆了眼：“你怎么知道是？”

秀茗说道：“你从未这么俗气，挣银子，银子能埋死你！”

她笑了，大笑，说道：“今天把所有的银子都花光，你说好不好？”

秀茗大笑，拍手道：“好啊，好啊，我最愿意花钱了。”

痴娘儿抿嘴乐：“最愿意花不用气力挣来的钱，最愿意花别人的钱。”

秀茗噗哧一乐，说道：“就是，就是。”

院子里仍是满满的人，都坐在桌旁，有人昨天来过了，但昨天没有希望，未必今天也没有希望啊。再说你一个风月场上的人，从未会过花魁娘子，说出去岂不是很丢人？

人在吵嚷，一切同前天一样，同昨天一样。

只是不好了，从痴娘儿的房里丢出一条毯子，是一条大红的毯子。

有人叫道：“拾彩啊！”

便拣起来。再丢，再丢，一切房里的摆设全都丢出来了，几乎什么也不剩了。

就见那些人忙着拣时，见痴娘儿出来了，此时她再也没有一丝浓妆艳抹的劲儿，只

是平平淡淡一女孩儿，她对众人说道：“痴娘儿从今天起，再不陪客了，你们回吧。”

秀茗大声道：“没听懂怎么的？再不陪你们这些猪狗了，你们滚吧！”

那些人吵吵嚷嚷，怎么不陪了？秀茗眼一瞪，说道：“你们再吵，让唐公子毒死你们！”

人们都吓坏了，都忙着逃走了，院里再也没有人了。

只剩下了老鸭，她苦着脸看着痴娘儿，叫道：“痴儿啊，怎么弄的，白花花的银子不赚了？你疯了么？”

秀茗说道：“你还能赚，为什么不自己去赚？你自己也弄满院子的人，人人开价，要与你同房啊。”

两人嘻嘻笑着，叫上了一辆车，拉上了银子，上街去了，她们要把那两箱银子花光。

老鸭骂道：“臭货，臭货，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敢对我这样，我要把你.....”

忽听得有人应声道：“你要把她怎么样？”

她抬头看到了，那人是恶狠狠的齐眉杨，她变出一个笑脸，说道：“我要把她侍奉得好好的，你看行吧？”

她的脸苦着，齐眉杨放声大笑，说道：“一个小小池子，养着一条龙，你好自为之吧。”

齐眉杨也走了，老鸭大声道：“她是龙，我是什么？我是她娘，我是龙母！娘的，我怎么这么倒霉，好好的银子不赚，她是疯了吗？”

第四章 疯女买猴

秀茗在笑，两人上了街，跟在后面的是齐眉杨的手下，他们拎着两只大箱子，跟着两个疯疯张张的女人，沿街买东西。

眼前是一家珠宝店，两人进去了，看看班指，看看戒环，再看看玉佩，看看手镯，秀茗说道：“看什么看，一样买几件吧。”

那店主看来是大买卖，便陪笑道：“姑娘要买什么？”

秀茗说道：“问什么，一件拿一样就是。”

店主屁颠儿地跟着，一件件拿出来，专拣贵的，都是一样一件。

到了门前，看店门窗口那一只大大的玉如意，秀茗说道：“这么大的如意，拿去挂在你房里，专打男人。”

痴娘儿拍手笑说道：“对啊，就那么办。”

就把那一只玉如意也花七千两银子买了。

那店主差一点儿乐昏过去，他这一次挣的钱竟比他十年赚的还要多。他瞪眼看着那白花花的一箱银子，恨不能把那银子都留在他店里。

但秀茗叫道：“买够了，买够了！走啊。”

两人出来，再奔旁边的一家裁缝铺子。那裁缝是一个女人，叫王巧娘，有名的梓州巧匠，一见痴娘儿走进来，俏嫣带笑道：“看人家这孩子，长成这样子，天生的衣服架子，怎么穿怎么是啊。”

秀茗撇嘴，说道：“你不讨好我，我叫她马上就走，你可就没了白花花的银子啦。”说罢故意把那箱子一掀，让她看见那箱里的银子。王巧娘的眼睛都笑了，说道：“好啊，你这位姑娘的身材也好，我要为你好好缝几套衣服，让街上的臭男人看了你，夜里睡不着，直咬牙。”

秀茗拍手叫道：“好啊，咬碎了牙才好。你为我缝几套衣服好了。”

痴娘儿笑骂道：“看你花我的银子，像花你自己的一样。”

秀茗笑说道：“没人帮你花，你岂不是很难受？你把各式布料拿来，我看看怎么做。”

那王巧娘连同铺子里的伙计都上来试，看来看去，看得不耐烦起来，叫道：“也别

看了，凡是女人能穿的，都做一套来。你给本姑娘也做上几套，比起小姐来嘛，少那么几套就马马虎虎得了。”

两人又扯线，又量身，王巧娘弄得满面是汗，秀茗说道：“银子给你。”说罢拿来几锭大银掷与王巧娘，说道：“你先做着，如果做好了，再给你银子。”

王巧娘差一点打自己一个耳光，她想说的是：“够了够了。”幸亏没说，不然岂不是白扔了一大笔银子？待得两人从裁缝铺子里走出来，王巧娘抱住小伙计，大笑道：“老娘今天发了财，给你摸一下奶看。”

原来那小伙计整天看着王巧娘颤颤奶子，眼睛盯在上面。

小伙计也大喜过望，说道：“阿娘，不看奶子了，拿来一小块。

银子打赏我吧？”

王巧娘恨道：“原来奶子是闲时看的，让老娘赏你一巴掌。”但还是拿一小块银子赏了小伙计。

秀茗看着两个跟着的大汉，人人竟在冬日也流汗，便说道：“对不起啊，大哥，我忘了，你们两人一人一块银子。”

说罢从箱子里掏出两锭大银来，都是五十两一锭，塞给那两个大汉。大汉推辞道：“大哥要我们照顾姑娘，我们怎么能拿姑娘的银子？”

秀茗笑说道：“两位大哥不拿，这两锭银子我便丢在了阴沟里了。”

两大汉忙接过银子，说道：“谢姑娘赏。”

痴娘儿笑说道：“臭丫头，拿我的银子用真是大方。

秀茗说道：“你让我也尝尝挥金如土的滋味儿，好不好？”

你是主子，主子不说话，奴才更大方，那才显得你主子的威风，对不对？”

痴娘儿笑道：“对啊，反正那些银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都花光了也好。”

看看走得累了，秀茗问道：“这梓州最好的菜馆是哪一家？”

两个大汉说道：“有一家店，叫做‘好辛苦’，是在河边的，那是最好的店，只是价钱贵些。”

秀茗叫道：“去啊，贵有什么？去吃好了，只要能吃得好，贵些也不要紧。”当下赶车到了那“好辛苦”。一看那酒楼却是转楼，楼梯从外面爬，一直爬到了四层，再向下一层层走，底层却是没有一扇门的。痴娘儿说道：“真是怪，我也听得爹说过，梓州有一家店是老店，叫做‘好辛苦’，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的古怪。”说罢四人向上爬。楼梯很窄，也很高，走上几蹬，便有些气喘，秀茗说道：“好辛苦。”

痴娘儿笑说道：“只怕到了顶上，看那菜也不可口，酒也不好喝，那时才真的很辛苦，”

几个人爬上了四楼，迎面看到一个小伙计，对着他们咧嘴笑，说道：“保你不后悔！”再也不说别的，竟拿一条毛巾递来，正是挥汗时，有毛巾正好，便擦着，进了楼。那楼是深的，像是山洞。痴娘儿笑道：“像是进了妖精洞，怕闪出一个蜈蚣精来。”

秀茗说道：“蜈蚣精可不管你是小姐不是小姐，一样吃了你！”

待得进了楼内，缓步走下去，不知不觉间已是到了三楼。那楼内正有一间间小间，像是春暖时节，花正开着，盆景郁郁葱葱，看去很是好看。

痴娘儿两人坐下，那两个大汉提着箱子站在一旁。痴娘儿笑说道：“这里好不错的景致，你两个也来坐下，我们好好吃上一顿。”

两个大汉推托，说道：“大哥要我们照顾姑娘，可不是要我们跟着吃喝的。”

痴娘儿愕然：“就是你大哥在此，他也得吃喝，有什么不对吗？”

两个大汉见她认真，便真的坐下了。

痴娘儿看来了一个女孩子，她长得眉清目秀，对痴娘儿一礼，说道：“不知道姑娘要什么菜？”

痴娘儿说道：“拿几道本店最拿手的菜上来，我好好尝尝。”

那姑娘笑说道：“本店的名讳叫做‘好辛苦’，说的就是本店的名菜，难道客店不认得吗？”

痴娘儿说道：“你点来尝尝。”

伙计说道：“本店的第一道好菜，叫做‘娇女子’。那是一条鱼，做法与别家的做法不同，你要愿意吃，便做来尝尝。”

第二道菜叫做‘辛劳一世’，那是锁住了龟精，把它拿去在文火上慢慢烹，竟是只有内脏不坏，所以那龟上得桌来，头在一伸一收，仍是活物。第三道菜是猴脑，把活的猴子放在笼子里，头伸在一个可扳可夹的孔内，待得它到了眼前，再拿木槌捶打它的头，直到头颅破了，才拿一只匙子去吃它的脑汁。这就叫做‘好辛苦’。”

秀茗一听，大是生气，说道：“我们小姐不喜欢人家吃猴脑，你们有多少只猴子？一只猴脑卖多少银子？”

那伙计笑说道：“有客官愿意吃呢，那些猴脑每一只卖二十两银子，只着生姜、辣汁，不用别的什么，很好做的。”

秀茗看着那店伙计，说道：“好了，把生的猴子带来，我们自己吃，你就给我来三十只猴子的猴脑吃好了。”

那伙计一听，陪笑说道：“小姐要吃，也不过是吃一个新鲜，哪有要三十只二十只的？”

大汉眼一瞪，说道：“你没听说小姐要三十只吗？你就别废话，大爷有银子，你看！”大汉打开箱子，让他看看银子，那店伙计忙说道：“好，我去办，我去办。”

推来了小车，一共推来了五辆。每辆车上都有一只笼子，里面关着一只左顾右盼，吱吱乱叫的小猴。

秀茗说道：“你把它弄过来。”

店伙计手里拿着刀，对他们说道：“要先剃去它头上的毛，不然你吃着猴脑有些腌

脏，不好弄了。”

秀茗说道：“本姑娘自己弄，你看可好？”

那店伙计自是不敢得罪她，陪笑说道：“姑娘自己不好弄，不如小人来弄，姑娘只看着就行了。”

那大汉吼道：“我们愿意自己弄，你拿刀来！”

大汉接刀在手，说道：“你走吧，不用你管了。”

他对秀茗说道：“姑娘真的要吃猴脑，我来杀它。”

就见那只小猴露出惶急神色，急得吱吱乱叫，那神情像是对秀茗哀恳，秀苟指着痴娘儿，说道：“你真是笨，放着大菩萨不求，来对我叫什么？”

小猴真个对着痴娘儿拱手，那神色很是可怜。

秀茗笑说道：“对啊，对小姐求情，那真的很管用。”

痴娘儿悄声对大汉说道：“把那些猴子都放了，他们能怎么样？”

大汉闻得痴娘儿的香气，心也扑咚咚跳，昂然道：“能怎么样？他敢不买姑娘的账吗？”

痴娘儿悄声道：“我们把它们都放了。”

说时，几个人手忙脚乱，把那五只猴子都放开，那猴子爬在痴娘儿的肩上，对她吱吱而叫。痴娘儿说道：“乖乖儿，快逃吧！”

那些猴子像是通灵，个个爬上窗子，再叫一会儿，全都不见了。

店伙计听得有人叫，便上来了，那大汉正色道：“那猴子被我们吃光了，还要再来五只。”

店伙计一看，不对啊，你们说是吃猴脑，猴子的尸首应在啊，怎么没了猴子？一定是他们弄古怪。他说道：“客官，你们吃了五只，也就够了。”

大汉暗笑，他对着痴娘儿说道：“小姐，我看不够，我的肚量大，要吃猴脑补一补。

小姐，你够不够？”

秀茗桌下暗踢痴娘儿，痴娘儿暗骂道：臭丫头，狠劲儿踢我？！她柔柔一笑，说道：“怪好吃的，不够，再来五只好了。”

店伙计不愿意去，大汉一：“你为什么不去？不要银子吗？你要不卖与我，我砸了你们的店子！””。那店伙计不敢不去，只是一会儿，再来五个人推来五只猴子。

那五只猴子比先前的更大些。

大汉冷冷道：“原来用瘦的小的对付我们，怪不得我们吃不饱。”

那店伙计哭丧着脸，心道：谁来吃这玩艺要吃一个饱？你们是来消遣我的，我就不敢得罪你们，今天算是倒了霉。但一转念，你拿银子，我赚钱，怕你多吃？吃坏了你！

店伙计说道：“请慢用！”

但这一回两个伙计呆在一旁，站着，不再走开。

秀茗笑眯眯道：“你们忙去吧，我们自己会吃。”

那店伙计说道：“我们帮忙好了。”

大汉吼道：“走开，我们有要事商量，你们在此做什么？”

两个店伙计看他凶狠，吓得忙走开。待得他们走开，秀茗叫道：“快，快！”

再把那猴子放了，猴子都是吱吱喳喳，似乎对她们作揖行礼，痴娘儿眼里含泪，说道：“快走吧！”

猴子都跑了，一时跑尽。

正呆坐着，忽听得有人声传来：“是痴儿在这楼上吃东西吧？”

随着声音，便见齐眉杨与许新奇一齐而来，痴娘儿一见他两人，大喜过望，说道：“你们两人来了最好，我们有事要求你们。”

齐眉杨一到，两位大汉随即起立，站在一旁，拱手道：“大哥来了。”

齐眉杨说道：“你们弄什么玩艺儿，满楼外都是猴子？”

秀茗悄声道：“别出声，我们把他们的猴子都买了，放了。”

齐眉杨看着痴娘儿，说道：“又是你的主意？”

痴娘儿嘟嘴道：“是秀茗，可不是我。”

齐眉杨说道：“只有你大小姐才有这些精灵古怪，还有什么好玩的，我也来玩一玩。”

秀茗咳了几咳，叫道：“来人哪！”

来了那两个店伙计，秀茗说道：“你看，我们又来了两人，他们食肠宽大，很是能吃，你们的猴脑不错，再推五只来。”

那店伙计此时倩出他们一定是弄鬼，但人家有银子，而且眼看着齐眉杨来，知道他是梓州水陆两路的大哥，敢不推来？

就又推来了五只猴子，当时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两人。

齐眉杨说道：“就这么放了？”

店伙计看着他们，放开了那猴子，猴子匆匆跑了。他说道：“客官……”

齐眉杨横眉道：“给不给你银子？”那店伙计说道：“给银子了，给了。”

秀茗道：“你有银子就行了，你管我吃不吃，我愿意看猴子跑出去玩，你管得着吗？我放的猴子都是我的，你要去再抓回来，我便要砸了你的店！”

店伙计苦着脸，说道：“你只放了十五只猴子，我店里每天都卖三十只。”

痴娘儿一笑，说道：“我不管，我请扬大哥派人来看，如果明天你店里还有猴子，就是我的，我要砸了你的店，封了你的店，让你再也赚不着银子。”

店伙计苦着脸，去请店主来。

店主是一个老人，他对着齐眉杨又揖又求：“杨大哥，你说说情，放我们小店一次，我们也不容易。”

齐眉杨说道：“你弄什么玄虚？你一层楼不开门，让人爬楼。再在你楼内弄什么龟，弄什么猴子？你知道不知道，你弄这些东西折寿？”

那老人苦着脸说是是是，他不敢与齐眉杨顶嘴。

这里正说着，忽听得有人叫道：“店主人，来两只猴子，再来一只龟。猴子要小，龟要大。”

那两人坐下，背正对着这面，蓦地痴娘儿看着那两人面熟，原来那两人正是莫奴生与须跋。

两人背对着他们坐，等着店主人。

店主人很是尴尬，这里痴娘儿不许他卖那龟与猴子，那一边有人叫这两样。

须跋说道：“你没来过，我曾来过一次，这店里也就是这‘好辛苦’有些名堂，说穿了，就只是龟与鱼，还有猴，都是新鲜的。我叫两样，你吃吃看，也算是一大特色。”

莫奴生一句话也没说，他只是盯着眼前的盘子，看不清他有什么表情。

须跋拍桌子一叫：“店家，还不快来？！”

店主人看看齐眉杨，齐眉杨说道：“去应付他们，叫他们走。”

痴娘儿看他脚步不愿意动，便柔声道：“我每天赔你银子，你卖多少猴与龟，我赔与你，好不好？”

店主人无奈，心里苦道我弄个店，全都靠那龟与鱼与猴子，才真个“好辛苦”。你不让我弄，我怎么赚钱？

他赠到了须跋与莫奴生面前，陪笑道：“对不住，客官，今天的猴子与龟都卖完了，两位如不要别的，就对不住了。”

莫奴生要走，须跋说道：“你看不起我？你楼外都是猴子，莫非你猴子太多，笼子里关不过来？”

须跋忽地一冲，身子像一条鱼，从窗子里冲出去，一瞬间再复回来，手里提着一只猴子，说道：“拿刀来，我自己来做！”

店主人呆住了，他不住地回头看着齐眉杨这一伙人，怕他们生气，但又不能不答应

须跋，他左右为难，一时怔怔的，说不出话来。

须跋大声道：“你等什么？拿刀来，莫非你店里的刀也都飞了不成？”

第五章 情大哀伤

当高宗扶輦归陵时，漫街都是送行的人。人们对那两个曾把大宋治理得糊里糊涂的二帝如今满是怜悯，他们忘了亡国时他们带给民众的苦难，如今只是哀怜他们，在北国坐井十几年，竟是落个身亡归来。在街上，百姓焚香祝灵，愿上皇英灵不远，安息陵寝。

高宗一路上流泪不止，他真的恨自己：他尽了责任么？如果他再对金人施一些压力，上皇岂不是就回来了？他想着上皇对他的厚爱，想着当年他小时，上皇曾抱着他坐在膝上，对他讲牵牛织女星的故事，他当时问：“他们几年能一会？”上皇对他说：“他们每一年会一次面。”当时他说：“一年一次，太长了。”

。他没想到，他与上皇竟是十几年不曾一晤，十几年后，上皇的骸骨方才归来。

此时的他，竟也是鬓有白发了。他究竟战兢兢地得到了什么？他似乎从与金人的和议中得到了什么，但细细一想，什么都没得到。

他泪眼模糊地看他的大臣，看着秦桧在那里指挥人们做事，他忽地悟道：秦桧似乎什么都没有帮他，他只是得到了十几年的安定。

他有些恨秦桧。忽地想起，这一切都是秦桧的主意，只有秦桧才力主要议和的，虽说他近年来江南安定，民生繁荣，但死了上皇，是大不孝啊。

入陵时，高宗在前，一应官员都站在陵墓里，对着上皇的棺槨叩头，高宗特地回头看一眼秦桧，他看到了秦桧的眼里没泪水。

他恨秦桧，在他痛哭上皇的时候，秦桧竟没有泪水。高宗哭得很痛苦，他由几个皇子扶着，皇子的哀痛也比他差些，他心里恨秦桧，只在心中转着念头，我能杀岳飞，莫

非就杀不了你秦桧？他想着如何杀秦桧，心竟扑通通跳起来。

秦桧此时却忘了高宗皇帝，他看着那陵寝内的棺槨，心道：上皇在北国十几年，一亡便翻过大宋的屈辱一页，再有谁说起，只能说起先皇，怕再说他，只有哀悯了。如是后人说起我秦桧，他们会说什么？怕对我哀悯也没有。我秦桧苦心焦虑，最后得到的就只能是一个好臣下场。

走出陵墓时，忽地看到高宗怨毒的眼光，他忽地醒悟道：伴君侧，他是大意了。如今他是宰辅，位极人臣，上皇一死，总得降罪于人。高宗皇帝能下罪己诏，但大臣总得有一人受罪。那人不是秦桧是谁？但如此大事，恐怕不是降罪一人能脱得了的，莫其奇、王恩风等人总得降级。

当天晚上，秦桧在家，写下一道请处置宰辅折文，他奋然写道：

“天下不公，致使上皇沉痾北国，一致灵归。桧身为首辅，当自责罪。每思天四海虽宁，但宇内总不平静，秦有责也。圣上沉痛思亲，圣躬不能亲慈，天下共悲悯。桧为大臣，实不能辞其咎。愿放桧归田里，以贵大臣，一应主和大臣全都降级而用，方显圣上公允。”

第二天早朝，高宗皇帝想着要下罪己诏，刚要对众大臣说话，忽听得秦桧高声叫道：“圣上，臣有本要奏。”

高宗皇帝一愣，心想：我正烦你，你要说话，我不想听。

他刚要出语斥秦桧，忽地转念，想道：秦桧一向能言善辩，我要看你今天说些什么，莫非能把上皇从陵寝中说活？

高宗皇帝准秦桧出奏。此时的秦桧早就不是当年的他了，他站朝不名，朝内行轿，是位极人臣的得宠大臣，南朝第一人。他出班奏道：“桧有本要奏。”

当秦桧出奏时，那些主和的臣子都知道秦桧一说话，皇上是有话必听的，看来昨日的压抑今天便能申张了。哪料得秦桧一读折子，力陈罢己？当时朝班大震。要知道秦桧

主持朝政多年，此时的朝班多是主和的大臣当政，听得秦桧要罢相，全都要出班为他鸣不平。秦桧厉声说道：“当朝宰辅，致使上皇沉痾，多年不归，有何颜面再说朝政？再有人替秦桧说情，便是为私了！”

众朝臣一看秦桧大义凛然，便都不敢正色瞧他。秦桧说道：“从前曾有人给秦桧写黑帖子，说我是久占都堂，闭塞贤路，我自思十天，想来想去也想不通。如今我想通了，国临难事，大臣首辅，不免其责啊。我请圣上准我归田！”

高宗皇帝本来满心的仇恨，在肚内自是准备好一顿辞语责他。但此时一听得秦桧自责甚重，反是无法再说，一时证住。

秦桧再叩头道：“圣上，请准微臣归田！”

高宗皇帝看着秦桧，说道：“上皇病逝，朕心真是大悲痛，秦爱卿自责，是不是过重？”

秦桧昂然道：“不然。圣上，天下大势，总有一说。和议是秦桧力主的，如是上皇能迎归，便是臣的大功。但上皇不归，以致于病逝北国，秦桧难辞其咎。不放秦桧归故里，对天下百姓何话可说？”

莫其奇出班奏道：“秦丞相是朝廷重臣，依臣看来，此事不宜重责。”

高宗皇帝说道：“众卿先退朝，此事明日再议。”

高宗皇帝回到宫内，左思右想，越来越觉得秦桧有眼光，此事只有秦桧一力担承，方显得皇上大度，秦桧能自责，全都是替他高宗皇帝背过。如有朝臣在朝中痛陈皇上有过，那也无法说什么，他高宗皇帝把责任全都放在秦桧身上，是秦桧善解圣意啊。他左思右想，想着秦桧的好处，不能入寐。一想到当年他自北国逃归，再一想着上皇在北国坐井观天，心内总是惴，当年秦桧曾对自己再三说：国力弱，不免挨打，要是真的全力抗金，很难有十几年的安定日子。想到此处，他自是更想着秦桧的好处。

秦桧被放逐出朝，他回到浙江老家去了。路上有许多人想着骂他，想他如今退隐了，

可能是落水狗，人人喊打。但看秦桧一路过州过县，便知道自己想错了，朝廷的禁卫有十几个跟着，特地保护秦桧，九门提督派的一路兵马，由都监辛立带领，十分小心护送。沿路的州县知府都派人去护送出境。到了每一县境，秦桧得会见那些官员，他痛陈自己执政失误，说圣上英明，再说上皇苦凄，说得那些官员也掩面而涕。一路走过，那些官员心想：都说秦桧是奸相，我看他不像啊，他对官员那么和气，没有一点儿架子，他的家眷也没有什么威风。

秦桧离京时，当晚王氏与秦桧有一番谈话。王氏说道：“我们就这么回老家去了？”

秦熹正在摘下那圣上亲自御笔题写的匾额，他说道：“圣上的隆宠也没了，一生功绩都不再说了吗？”

秦桧慢悠悠说道：“你懂什么？摘下来的，还得挂上去。”

秦熹说道：“那就不必再摘下来了，反正也不是抄没，府第还留着，一切不好带的东西都不带走。”

秦桧笑一笑，说道：“你明天把那些花草树木什么的，都卖与人。”

秦熹不解，王氏笑嘻嘻说道：“都卖了，全都卖了。”

秦桧惊愕地问：“是谁这么快就买了那些花草？”

要知道秦桧平时最在意的是他府里的花草，那些看去精美的东西个个价值连城。王氏说道：“是莫其奇那人，他来了，与我说价，我说你给一个价吧，莫其奇还真就给了一个价，只有那些花草的价值的十分之一。”

秦熹恨恨道：“他是父亲亲提拔的，怎么能这样？”

王氏冷冷道：“莫其奇那人懂什么花草？他只不过得变卖，把那些花草卖了，赚一笔钱。”

只有秦桧不说话，王氏问道：“你怎么不说话？”

秦桧一笑，说道：“如果莫其奇那么傻，他怎么能杀得了岳飞？他怎么能升职到太

子太保的地位？可笑朝内那些官员，他们见我归隐，个个都不可终日，只有莫其奇对我出宫只说了一句：太师，不久当再见。他便飘然而去。你当他是一个无用之人，你错了，你错了。”

秦熹说道：“不然就是莫其奇买那些花草，他自己也愿意要吧？”

说着，就见莫府来的人进来，说道：“大人要我们给太师请安，说是来搬动花草的。”

王氏脸上很是难看，她恨恨说道：“人如花草，也知冷暖，哪像一些人，不知冷热？”

秦桧笑说道：“你进屋内吧，你好好歇歇。”

秦桧想着莫其奇，心道：如是不在了，只要有了莫其奇，朝内一切都如我在。

高宗皇帝这几日心绪不宁，他对着朝臣大光其火，朝臣个个噤若寒蝉，无一人敢应声。

高宗大声道：“我问，你们事儿，你们不必一个个缩着脖子，像要挨刀砍似的，我也不是纣王，你们大声回答我。他指着莫其奇，问道：“秦桧真的走了吗？”

莫其奇说道：“走了。”

高宗皇帝怒道：“他怎么会走？他难道不愿意留在京都过他的晚年？”

莫其奇说道：“朝臣如是退隐，自是归还老家为好。再说圣上不是派九门提督的人去护送太师了吗？圣上怎么忘了？”

高宗笑说道：“莫其奇，我听说你买了秦桧的花草？：你想要那些花草，你也如秦太师一般么？不如你卖了与我，怎么样？”

莫其奇说道：“如是圣上索要，便下一道诏，说莫其奇从秦太师那里买来的花草，圣上要用，莫其奇一分钱也不敢要圣上的。连微臣人都是圣上的，花草值得什么？但如果圣上不下诏，微臣可就不敢献了，献花草，花石头，也不是从未有过的。”

高宗皇帝听得莫其奇说的得理，再不出声。

莫其奇回到家中，正看到那老头几人在莳弄花草，老头对他直打，说道：“大人，大人，这花草可是累坏我了，我弄不了，我弄不了。”

莫其奇说道：“你能保得一个月花草不死，我便重赏你。”

那老头嘟恢道：“重赏，重赏，上一次说重赏我，只赏了我一件衣服。”

莫其奇装作听不见，进了屋子。老婆嘟道：“你是太子太保，弄这些也不为过，只是买人家秦丞相的花草，你算什么？”

莫其奇大笑，说道：“你是妇道人家，你知道什么？这花草不管是谁的，到了我家，便是我的。你好好看看，那真的是一些好东西啊。”

老婆说道：“拿那么多的银子买花草，你赔光了”

莫其奇说道：“这些花草稳赚不赔，我告诉你，至少赚三倍。”

老婆喜道：“是谁要买啊？”

莫其奇说道：“不是，没人买。”正说着，听得老头儿来报说道：“真的来人买那些花草了，他说他愿意出大价钱。”

莫其奇说道：“你告诉他，我不卖。”

老头说道：“他不走，大人你去跟他说好了。”

莫其奇走出来，看到京都大花匠皇甫端正在那里闲坐，他对莫其奇一揖，说道：“莫大人，这些东西都很娇气，你弄来不易。不如转卖与我，我让你赚一倍银子。好不好？”

莫其奇说道：“只赚一倍？不多不多。”

那皇甫端心里本来以为一说，莫其奇便会卖与他，见他一句话便回绝，便陪笑说道：“莫大人，你弄些花草，也劳心费神，不如卖与我。”

莫其奇笑说道：“我也知道，这些玩艺儿大都是你搬去丞相府的，但我喜欢，我也看看玩玩，你能不让我吗？”

皇甫端心想：这位莫根筋大人这一回怎么死了性子，莫非他真的能赚什么银子？他

再笑说道：“京都只有我一人能出大价钱买此花草，莫大人不信吗？”

莫其奇淡淡地说道：“是吗？我要卖了更高的价钱，你能怎么样？”

皇甫端一气，便说道：“我赔大人三万两银子！”

莫其奇来了精神，说道：“是啊，那好，我们画押，我卖不了三倍的价钱，我给你三万两。”

莫夫人在一旁可是急了，她心道：今天老爷是怎么了？他非得赔光家底不可！但莫其奇说道：“好，我打赌，不出两个月，我便会卖出那原价的三倍！”

皇甫端说道：“真的是卖？”

莫其奇大笑：“笑话，不卖我还要送？我要送与皇上，讨来的赏银再多，也不算是卖花所得，对不对？”

皇甫端走出莫府，他恨声道：“莫其奇，你个小抠儿，当天下是你铁算盘打出来的？你除非再送与秦桧，再送与皇上，你能得赏银，才能多出那原价的三倍。但赏银怎么能算是卖价？莫其奇，你输定了！”

他暗笑莫其奇愚蠢，竟输在他手下。

高宗皇帝这一夜睡不着，他叫人把莫其奇传进宫去。

莫其奇叩头后，看到高宗皇帝正忧心忡忡地坐在那里，十分不乐。莫其奇说道：“圣上有何急事，夜呼微臣前来？”

高宗皇帝说道：“自打秦桧走了后，我诸事劳心，凡事都得拿主意，觉得很累。”

莫其奇笑笑，说道：“凡是圣明君主，都得如此，不然江山怎么能稳如磐石？圣上操心国事，是大劳累，要珍重才是啊。”

高宗皇帝说道：“朝中诸臣，怎么凡事都等着朕出主意，他们难道没有一个主意吗？”

莫其奇心里暗叹，这就是秦桧弄成的朝政，这才叫久占都堂，闭塞贤路，你要吃的苦还在后头呢。但他叹气说道：“依我看，朝政大事，非得有人主持不可，从前秦丞相

寝食俱废，操劳政事，才能替得圣上分一分忧，如今怕没有这种能臣了。”

高宗皇帝黯然，他对莫其奇道：“秦桧要求自贬，我也无法。如今再怎么处？对于他归乡，朕也实不得已。”

莫其奇道：“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说的就是此事。圣上的脾气，做事的方法，心里的大策，只有秦丞相最是清楚，他才能替圣上拿主意，主大事。圣上何不召回秦相，请他再主朝政呢？圣上也得珍摄身体，龙体要紧，他事都小，圣上身体最要紧啊。”

高宗说道：“只是我罢了了他，再起复他，怎么能使人不怨？”

莫其奇说道：“何不着他带罪起复？要他任一闲官，着参知政事，此事可议矣。”

莫其奇从宫里出来，他回到了家，派人去找九门提督，送他一个大红的信封袋，里面是给秦桧的亲笔信，里面只写了一句话：“莫其奇不久可见太师了。”

第六章 壮士断臂

莫奴生与须跋正要吃那猴脑，忽地隔桌那齐眉杨走来，对他两人说道：“对不住，本店的猴脑都被人包下了，都被那位小姐包下了。”

须跋恨声道：“什么？我要吃，她包下了，她能吃几只？这明明是与我作对！”

他怒喝一声，举拳便打。齐眉杨也不惧他，出拳便应。两人一拳交过，齐眉杨暗暗叫苦，原来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但须跋也知道，一打起来，再哪里能吃得到猴脑？正要大打出手，忽地痴娘儿笑了，她回头对莫奴生一礼，说道：“不知道要称呼莫大哥，还是要叫姐夫？”

莫奴生一见是倩倩，就大叫道：“别打了，是自己人！”

须跋一听得是自己人，便收拳而退，那齐眉杨正觉难缠，便也一松。莫奴生说道：“倩倩，你怎么在此？青青在哪里？”

倩倩自是不知青青正在卓书处受苦，她抿嘴一笑，说道：“你与姐姐不在一起？”她也只是知道青青带着孩子出走，不在唐门。

莫奴生黯然道：“我也知道她走出唐门，去了哪里，我也不知。我这里也正找她。”

倩倩说道：“你们要去哪里？”

须跋看看莫奴生，莫奴生看看须跋，莫奴生道：“说与你听，也没什么，我要去找那个耶律重恩算账。”

倩倩忽地心里有些酸楚，泪水就流出来了。她再想着答罕，想着那一夜她竟做了耶律重恩的女人，心内滋味，实在难说。她轻声说道：“我离开了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莫奴生正要再问，须跋递一眼色，莫奴生便不敢再问。

秀茗一见他们神色沉重，竟无话再说，便大声说道：“对了，你们再也不能吃那猴脑了，这些小猴子被小姐包下来了，都放生去了。”

须跋低声说道：“不吃就不吃，莫非我好意吃那个不成？”

秀茗大声道：“你看样子是一个和尚，怎么什么都敢吃？”

须跋瞪她一眼，吓得秀茗不敢再说。

莫奴生说道：“本来我该带着孩子，但我国难家仇在身，便不得不把孩子托付与青青，但愿她无事才好。

倩倩无语，她念着青青，但此时更黯然神伤的是她自己。

她怎么会糊涂做了耶律重恩的女人，莫非她真个与耶律重恩该有那一段冤孽债么？

莫奴生说道：“既是不能吃猴脑，我们便不吃了，赶去找耶律重恩。”

倩倩欲语又止。莫奴生也看出了异样，便问道：“倩倩，有什么话，你直说好了。”

痴娘儿一笑，说道：“我忘了告诉你，答罕离开了耶律重恩，我也离开了那里。”

莫奴生看她在此，也知道她离开了耶律重恩，他心内一松，若是在耶律重恩那里见到了倩倩，他还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痴娘儿说道：“耶律重恩没有珠宝，那大辽国珍藏珠宝的事儿是假的。”

须跋恨声道：“怪不得，他那么急忙要去春灭人国，原来是真缺银子。”

莫奴生说道：“派人去告诉扎德布的旧部，看来要重复黑汗，也并非不能。”

须跋出去，对着一个汉子说说，那汉子顺着楼梯咯咯跑下去。

莫奴生说道：“珍重！”

痴娘儿也说道：“珍重！”

痴娘儿再无一点儿嘻态，她神色郑重。

待得莫奴生走远了，齐眉杨说道：“痴儿，我头一次见你真面目。”

痴娘儿一笑低下了头，她原来是好人家的女儿啊。

耶律重恩决定再对大宋进攻，如果只是他一军深入，会有些可怕。卓书在他的右翼，粘拔恩在他的左翼，他们该给大宋以重创的。

他命令全军拔营而去，逼近城池。

这是均州城。

城上的宋军顽强抵抗，他们高喝道：“辽人是猪狗！辽人是猪狗！夺人城池，杀人无算，杀光辽人，报我血仇！”

耶律重恩攻了几次，也攻不下，看看天晚，他令大军结营，点起篝火。

中军帐内，他一人独坐。

如果他能与红顶天在一起，好好议一议如何进军，也是好的。他的手下虽说有十八人是皇族，他们也称他是主人，称他是大王，与他并不同心。

要是倩倩在也好啊。虽说他那一夜误与倩倩相交，但他不悔，他喜欢倩倩。如果让男人从心底里说他喜欢唐门三姐妹的哪一个，他真的很喜欢倩倩。倩倩风流，而且是一个很有识见的女人。

她为什么要恨自己？可她既是不喜欢自己，何必去睡自己的婚床？她不知道睡在

那里的女人就意味着她的身体乃至她的一切都属于那个男人吗？她既是睡在那里，就是耶律重恩的女人，从那时起，她就是耶律重恩的女人，她自己做的，怎么能恨别人？

但她走了，红顶天也走了，剩他一人好苦凄。

他再想起了唐思思，思思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女孩子，她在哪里？如果她在，她会对耶律重恩说什么？

夜三更了，巡夜的军卒敲更，更敲得耶律重恩心凉。

蓦地，一阵风从他的身后吹起。

耶律重恩只是身子一侧，一只金钹从他的脖旁过去，嗖地一凉，他的脖颈受伤，流血了。他怒吼一声：“谁？！”

唰地一刀，那刀法是很精妙的，无破绽的一刀！

耶律重恩本来躲不过这一刀，他手边正有与红顶天饮交杯酒的那一只酒杯，他用手中的酒杯迎上去。

酒杯碎了，碎出一片梦幻似的光来，他再身子一闪。那银钹再冲出，正削在他的肩头上！

他忽地心情沉重，似乎活不过今晚了，须跋与莫奴生两人有备而来，只欲取他的性命。

耶律重恩长啸一声，这啸声是告诉营内的十八皇族，他有急难。

须跋不待他再啸，双钱一击，双龙夺目，直抢他双眼！莫奴生的刀划向他的身侧，一劈面至！

他根本躲不过两人的夹击！

他只好身子一偏，硬受莫奴生一刀，哗地血光迸飞，他出拳击向须跋，那一只银钹飞天而起！

耶律重恩看他双钹只剩下了一片，便飞身而上，欺近须跋。

他对付须跋，不敢去理莫奴生，莫奴生会砍死他，而须跋会把他的骨头全都打碎！

他一拳正击在须跋的胸前！

须跋太急切了，他急于杀死耶律重恩，急于削掉他的头，便不顾自己，这一拳打得他哇地吐血。

莫奴生见状大惊，叫道：“国师！”

须跋闷声一喝：“杀了他！”

再飞一钱，那一钱正插在耶律重恩的肩头，莫奴生一刀砍去，却砍一个空。

正在此时，忽听得豁拉一声响亮，那帐便落，三人全都落在帐内。须跋去抓耶律重恩，耶律重恩看势不妙，他用力拔，拔出他肩头的金钱，划开帐幕，冲天而起！

他的气力不够，身子在空中正飞，莫奴生也飞身面起，在空中刀轻轻划了一个弧，把他砍翻在地！

此时有耶律重恩的援兵放箭，莫奴生身上中了三四箭，他扯起须跋，叫道：“走！”

须跋再中箭，身体在空中一栽，便倒在地上。他叫道：“你走，你走！”

须跋再复挺起，吼叫声声，冲入那箭手群中，一抓一掷，一扯一撕，不是抓裂了人的咽喉，便是抓破了人的脑袋，只是一会儿，便抓死了十几个。

那些箭手看他凶猛，便都后退，一边不停地向他身上射箭。

须跋的身上如刺猬！一篷箭杆在他的身上，他吼叫道：“莫奴生，你走啊，你欠我一条命！”

莫奴生飞身而起，他知道再也救不了须跋了，他大吼道：“我早晚要灭了你们西辽！”

莫奴生飞身走了，他也是身中了几箭。那年轻人叫道：“莫走了莫奴生，抓住他，杀了他！”

几百铁骑去追莫奴生了。只剩下了须跋与耶律重恩。

两人都身受重伤，躺在地上，都喘息着。须跋说道：“你个狗娘养的，做一个什么

耶律公子有多好，偏要做什么西辽王，你得死了！”

耶律重恩受了重伤，他说道：“你是什么狗屁国师，你那个黑汗国早就亡了，你死
去吧！”

须跋大声道：“你们没有什么狗屁珠宝，你们只是一群穷光蛋！你们要完了，孤军
深入大宋，你们完了！”

须跋再咳了几口，一口血憋在嗓里，一口气咕嚕不上来，倒地大喘。

耶律重恩怕他再说什么关于珠宝的事，他拿起那一只金，霍地插在须跋的脖颈上！

溅血，溅血！

耶律重恩伏地大嘴，说道：“你想与我西辽王斗，今生是不能了！”他哈哈大笑起来。

莫奴生奔得很快，他觉得后背的那一支箭对他不利，那一支箭射得有些深，他一奔
跑，那箭便刺痛。如果是平时，他必得拔出那一支箭来，才能再走。但此时不行了，他
已是听到了马蹄声。那是西辽王的铁骑，他们是罗布泊里的勇士，是世上最善追踪的人。
他们如果追上了莫奴生，他只能一死！

莫奴生跑得飞快，他在那些铁骑追近时，心里念叨：不能死，不能死，不能倒下，
只有我一个人在。

他忽地看到了一片树林，他拚死冲入那一片树林。

天大亮了，但树林里有浓雾。

如果他们不冲进来，让他有片刻的喘息，他就又复是一头凶猛的野兽了。

但他们不愿，他们分成十几组人，分头搜索莫奴生。

莫奴生抓来一枝木棍，咬在嘴里。他狠命一拔，把那一支箭拔出，他痛得几乎要昏
过去。但他再醒来，又急急地包扎。他扯下了一条衣袖，包在他的后背上。如果一动，
那条衣袖也会掉落。但他顾不得了，只能这么包一下。

他忽地想到了他的两个孩子，在两个孩子的隐约身影里，闪着唐青青那顾盼有情的

目光。她在盼着他呢，他怎么能把两个孩子一塞给她，便走了呢？如今她在哪里？

他提刀在手，已是听得到有一组人的脚步声了，脚步声是小心的，他们的手里都提着剑与刀。

莫奴生闪向一旁。他身体靠在树上，树是可靠的，不会出卖他。

他等着，屏息等待。

一组人本来有十人，但到了这里，一个勇士指指一旁，示意他们去另一处搜，另一个勇士点头。只剩下五个人了。

莫奴生能看得清他们五人的脸面，他们的脸在树间一闪一闪。

他只有一眨眼的时间，他不能飞刀面出，那五个人里有一人叫出，他便是一死。

如在平时，他的刀决不会出错。但此时他身受重伤，他能五刀齐出，让他们不吐一声吗？

他冲出去了！一刀，再一刀，两个勇士的头在地上跳。第三个出刀，直砍他，不及叫喊，刀便折回，直插在自己的肚子上！

第四个看着，急忙回身，他迈出了步，想着吐声叫喊。但他叫不出来了，他的后颈插入一根树枝，一根足以使他喘不上气来的树枝。他倒下了，看着第五个伙伴。

第五个人最有时机，但他呆了，他决想不到一连四击，都是一击致命。他想叫，但他张大了口，一呆。

他的口再也闭不上了，莫奴生的手边有一条枝子，那折断的树枝如箭一飞，直插在那人张大的嘴里。

另一组听到了异样，他们赶来了，看到了倒地的三具死尸与两个仍在活着，但活得很艰难的弟兄。

他们张大了嘴，气不够用，脸胀得紫红。

两个勇士把住脖颈后的枝子，另一个用刀一砍，啊一声怪叫，树枝折了，再用力一

扯，扯出树枝，人也昏死过去。

由两人带着那人走了，他们得回去，赶回去救他。

再看这一个，早就断气了，他是憋死的。

六个人再找，他们这一次更小心了。

六个人不分先后，成一面向前搜。

他们知道莫奴生就在附近。他们轻声地嘘，互相招呼。

忽地，一人大道：“我中刀了！”

原来他的脖颈正扯在一条藤索上，他不知底里，以为是莫奴生来杀他，便是大叫。那五个一回头，不由得发笑。

正看时，唰地一刀，划破了一人的肚肠！那人倒下了，另一个回头，叫道：“在这里！”

他的头也跳离了身体。第三个与第四个一齐出剑出刀！他们的刀与剑忽地在空中变了方向，直划向对方的体内！两人眼看着对方，自己的兵器直插在对方的体内，两人哼叫着，倒下了。

第六个人逃走，叫道：“他在这里，他在这……”

声音没了，他的头贴在树上，斜贴着，头上插一根枝子。

他被活活钉在树上，他的脑袋在树上钉着，身子还动啊动的，一直在动……

有一组人听到了喊声，他们扑来了，他们一共是一十二人。

赶到了此处，看到了一地死尸。

忽地，扑扑箭响，原来莫奴生得了一筒弩箭，一射十人，倒下了十人，都是射在咽喉！那两人急着要走，莫奴生的刀比人快！

看到了树林里的死尸，那上百勇士都无声。他们是守在大漠里的勇士，谁也不会有他们那精力与体力。但十几人一时便完了，再一组又是十二人，死了二十来人。

一人低声叫道：“撤！”

他们慢慢向回走，他们走得慢极了，因为不知道那个危险的莫奴生藏在哪里，他们不得不防。

忽地听到了叫喊声，那头领叫道：“快，不好！”

他们飞身冲出树林，看到了一地马尸。莫奴生的手很快，他把那系在一起的马匹全都砍下了头。二百多骑，只是眨眼间便全都断了头。

他们很恐怖，不知道恐怖的西辽勇士很是害怕，他们知道，他们是与一个恶魔打交道。

看守马匹的五名勇士也死在刀下。

一刀划开了两人的肚腹！

他们不敢再等，如果真的等在这里，一个受伤的莫奴生也会杀死他们全部。

那年轻的皇族看着众人，从众人的眼光里看出了惧怕，他轻声说道：“回去！”

他们走了，只剩下了一片树林与一地的马尸。

莫奴生此时真的不行了，他躺在树林里，倒在地上，他昏过去了，一睡就是一整天。

第七章 峰回路转

秦桧慢慢下了轿，他走进府内。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府第仍是金碧辉煌，家丁罗列成两排。管家秦忠说道：“家人列队迎太师回京！”

秦桧一挥手，说道：“蒙圣上优渥有加，我方能再登京都，侍奉圣上。此是不世殊荣，我感恩涕零。还是那一句话，做人须谨慎。”秦忠说道：“太师百仁，这等小事，还是我来管吧。”

秦桧点点头，走进了院子，王氏正笑盈盈看他。秦熹此时也学足了秦桧，只是眉眼

里流着惊喜，对着秦桧一拇，说道：“父亲归来了？”秦桧声色不动，只是微微点颔，说道：“国子监里还好吧？”

秦熹知道秦桧想知道什么，他说道：“有人闹事，以为宰辅易人，天下大变，看来他们该失望了。”

秦桧看着秦熹点头，如今父子两人有许多相同处，就是这一份不动声色，也绝非人所能及。秦熹一说，秦桧便知是太学生闹事，对他去相归乡十分高兴，这等人得慢慢摆布才行。

正说着话，忽听得有人禀报，说道：“莫大人来了。”

秦桧一听得是莫其奇，便笑说道：“请，有请！”

到了堂上，莫其奇一揖道：“丞相再站朝班，当是万民之幸。”

秦桧客气道：“哪里，哪里，莫大人这一阵子好生辛苦。”

两人一笑，便再坐定。莫其奇说道：“下官此次来，就是要对丞相与夫人说，下官原先买的那些花草，实在是养不起它，还请丞相实了回去。”

王氏脸色顿时有些难看，她苦着脸看秦桧，要不是从前她与秦桧早有默契，她定会暴怒如雷：你个莫其奇，你忘了是谁把你提拔起来的了？你竟敢在秦丞相归隐时买下他的花草，你不知道秦丞相最喜欢花草吗？你买就买了，竟然还来卖，真是不把我秦家看在眼里？莫非你真有什么仗势？

秦桧的眼睛也闭上了，他再睁眼，眼光如针，直直地看着莫其奇，莫其奇说道：“丞相归来，最好是把那花草买回来，至于价钱吗，就算是原来我买丞相的三倍好了。”

王氏恨得咬牙，她冷笑说道：“那些花草有劳莫大人看顾了，只是它怎么就值三倍的价钱，我就有些明白了。”

莫其奇说道：“圣上要我的花草，我说不卖与他，如果圣上下诏要的话，我便献与圣上，只是圣上最好别喜欢什么花啊草啊的石头什么的，那对大宋不利。至于丞相吗，

那就不一样了。这些花草丞相最好用三倍的价钱买回去，那样对丞相很有好处。”

秦桧看着莫其奇，说道：“莫大人当真要我拿三倍的银子买回我自己的花草？”

真其奇说道：“不错。”

秦桧长呼了一口气，说道：“好，儿，你去拿银子，我买回那花草。”

秦熹当他是听错了话，秦桧哦了一声，秦熹忙去拿银子了。三人目瞪口呆看着莫其奇，看他把那银子一封封过数，再喊来他的那老家人，说道：“这银子拿好了，拿出去放在车上。”

老家人搬动银子；秦府的家丁不得丞相与家主的吩咐，没一个人帮忙的，莫其奇也觉得尴尬，无话找话与秦桧说，但秦桧不理他，只是看着那府门。

侯门深似海。

可他秦府竟让莫其奇给来一番污辱，他心里不平。可他是宰相，古人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与莫其奇一般见识。莫其奇待得那老家人把银子搬完，说道：“当把那花草如数送来。”

秦桧说道：“好，好！”

待得莫其奇走出大门，王氏恨恨地骂道：“臭狗屎，我恨不能杀了他！”

秦熹憋得脸通红，好不容易才憋住了没说话。秦桧看看他，赞道：“好，每逢大事有静气，才是大修养！”

王氏恨道：“修养个屁！你不把他参下去，你便不是秦丞相！”

秦桧说道：“莫其奇做此事，做得不奸不诈，是大有意蕴，如是我真的看不透他的心意，我便白做一回丞相了！”

再过一会儿，只听得门外车响，一连有十几辆车都来到相府，车上满载着花草，老家人问道：“请问丞相，是不是要照原样放好？”

秦桧淡淡道：“能照原样放好，那是最好。”

待得秦桧回到书房，再出来时，顿时眼前亮，他眼前的相府花都在原先的位置上放着，像是一场梦。他真的回过故乡，回过钱塘么？他真的在那大潮如涌的钱塘江堤上站立过吗？他像是刚从朝堂上回来，府内一切依旧，所有的花草真的都放在原来的位置上。

忽地，他面色惨白，他悟出了莫其奇要他三倍银子的道理。

莫其奇知道他要回来，而且坚信他一定会很快回来。所以他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对圣上褒言提他，要圣上再下诏，要他秦桧回朝。再做的一件事，就是保住了他的花草。他的府第不会丢，他的官位不会丢，但他的花草在这一贬一荣中，肯定会全都丢失。可莫其奇知道这个，他买下了秦桧的所有花草，把它们拉回家，精心莳弄，到了秦桧回府的那一天，他才命那些老得不能再老的家丁来替秦丞相放花草。

一切都放在原来的位置上。

可他做了好事，为什么要秦丞相的三倍银子？莫非他贪秦丞相的银子？

不会，他只会有一层深意在內。他是朝官，而且是秦桧提拔的，此时平白无故与秦桧交往，在朝中定有很大反响，甚至会影响他的官威或是秦丞相的清誉，他不能不顾。他要秦丞相的三倍银子，足以看得出秦丞相爱惜他自己的花草，如果再有人敢对秦丞相不敬的话，看看秦相的实力。他自己则不顾了，他宁可让人看他是一个贪财的大，从不放过拿银子的机会。他要帮秦桧，未来时如是圣上再问他，他何曾与秦桧朋比为奸，只是他赚过秦丞相的银子罢了。

秦桧拍桌子，一叹道：“莫其奇，你真的让秦桧很是服气你啊！”

秦熹忙何其故，秦桧——说来，说道莫其奇的苦心，一是帮了秦桧保住那些花草，二是在圣上面前保奏秦桧的好处，三是不沾秦桧的光，以便来日对秦桧更大报恩。

王氏说道：“这么说，我是错怪了莫大人了？”

秦桧说道：“论到心机之深，莫其奇为首，我秦桧不如啊。”

秦熹说道：“既是如此，父亲何不对莫大人有所表示？”

秦桧深以为然，叫道：“秦忠，你拿来那一瓶御赐的好酒，拿去送与莫大人，就说是我送的，多谢他让我感到未离家一般。”

莫其奇正在家里一家人吃饭，莫夫人唠叨莫其奇：“你赚谁的银子不好，偏去赚丞相的银子，丞相对你有知遇之恩，你怎么能拿他的银子？就是苦一点儿，我们全家都少吃一点儿好的，那花草也买得起。如今你在京都城里，人人知你得了秦丞相的大钱，人人骂你猪狗不如，你有什么好？”

莫其奇叹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愁？”

正说话间，忽听得门外有人叫道：“莫大人在家吗？”

进来的是秦府的管家秦忠，他看着桌上，只有平平常常四菜一汤，心里不由得叹少保大人清苦，赚那么多的银子做什么用？他笑说道：“太师感谢少师大人，能让他如未离家一般，特地把圣上亲赐的一瓶御酒送与大人喝。”

莫其奇笑一笑，说道：“好，好！”

他拿过酒来，说道：“代我谢过太师，送客！”

那老家人送秦忠出来，顺便塞与他一个小包，那包还挺沉的，秦忠好奇，一出了莫府大门，看看那包，包裹得严严实实，一打开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是两吊大钱，包得挺实在的。

秦忠笑笑，顺手把那两吊大钱丢给了路旁的一群孩子，摇头走了。

莫其奇待得秦忠走了，霍地从椅上跳起来，大笑竟至于流泪，他大声道：“秦丞相，好，好！”

莫夫人笑说道：“莫非秦丞相没有怪罪你？”

莫其奇说道：“你知道什么？秦丞相明我用心，他是一个贤明人！”

莫其奇大叫道：“拿杯子来！”

看着二十来个家人瞪眼看他，他酒兴大发，说道：“就用这一只杯子，我们一人一小杯，只一小杯，多了可就没有了。”

他细细地斟酒，每一次都斟得七分满，说道：“喝吧，喝吧，这是御赐的好酒。”

当晚，莫其奇摇摇晃晃去了皇甫端那里，说道：“皇甫先生，你欠我的银子什么时候给？”

皇甫端也知道了莫其奇去秦府上索要三倍银子的事儿，他心中纳闷，不明白秦桧何以竟给了莫其奇那么多的银子，他小心地问：“莫大人，你虽说是太子少保，但你与圣上的太师的官职可是差不少呢。你赢了我的银子不要紧，要叫秦太师杀了头，可就划不来了。”

莫其奇说道：“你也知道，我是三堂会审的大理寺卿出身，凡事讲求一个于净俐索，你欠我的银子有三万两，你先拿出来，我再对你说话。”

皇甫端也知道这一位很是难缠，心道：你得罪了秦相，脑袋保不保得住，还是难说。你有什么急的，拿银子去买棺材吗？但心里是这么想，嘴里可不敢说，只是笑说道：“好啊，我输了；我赔与大人三万两银子就是。”

当下拿出银子，仍是莫其奇的老家人在数银鞘，一遍一遍地数，数得皇甫端也有一点儿烦了，说道：“错不了的，再说只是区区三万两，有什么难数的？”

莫其奇说道：“你是帮衬圣上的大花匠，我是一个穷官，怎么不数？好不容易敲了你一笔银子，我得数个明白。”

这时银鞘数完了，那老家人道：“一封封都数完了，用不用再打开看看。”

皇甫端大声道：“哎哟，我叫你是爹啊，你别看了，拿走好不好？”

莫其奇斥他的老家人，说道：“别看了，你们不知道皇甫先生是圣上最信的人吗？这一点儿银子还会有错？”

他再笑对皇甫端说道：“要是再有什么事，请关照一声。”

车拉走了银子，皇甫端看着莫其奇远去，心内的疑团仍是解不开，

莫奴生再醒来时，他看到两个人，这是一对夫妻，丈夫是一个身着布衣的猎户，妻子是一个面貌姣好的美妙可人儿，她的脸如圆盘，眸净似水，看着莫奴生，说道：“他醒了。”

那男人说道：“他喝下的药够多了，此时醒来，再暖他一些粥喝。”

女人说话的声音很好听，轻柔而关怀：“你喝一点儿粥，好不好？”

莫奴生说道：“我在哪里？”

那男人笑道：“你躺在树林里，那些鹰没把你生生扯了，我看到那些马尸救了你的命，要是再躺一天，你也只能是一具死尸了。”

妻子看着丈夫，说道：“瞧你，别说了。”

丈夫憨笑，不再言语。

真奴生看看屋内，这是一个很穷的农家屋，屋内吊着几张皮子，一看那几张皮子，便知道他是狩猎好手，有虎皮，有熊皮，甚至有猢狲皮。

在墙角有一个织机，那是女人用来织布的。窗子很小，有一些做农活的农具放在窗前。

女人喂莫奴生粥喝，再过一会儿，莫奴生喝完了一碗粥，她笑笑说道：“你不能多吃，过一会儿再吃，好不好？”

真奴生只能点头，他的目光中流出谢意来，女人笑笑，明白他的心意，

待得女人一走出去，男人马上来问他：“你是怎么了？怎么伤得那么厉害？昏倒在地？”

莫奴生说道：“仇杀。”

男人轻声道：“我看那马头了，你用刀砍死了那些马。”

莫奴生笑笑，他不愿意骗这个善良的男人。

男人道：“我叫树墩，你叫什么？”

莫奴生说道：“我叫莫奴生。”

男人轻声念叨：“莫奴生，莫奴生，这名字很怪的。”

莫奴生说道：“我不是大宋人。”

:

男人轻声说道：“我妻子也说你不是大宋人，你只是黑汗或是回鹘人，再不就是西夏人，可你肯定不是吐蕃人。”

莫奴生看看他，他的妻子很聪明，他一提起妻子，很是自豪。

男人再轻声说道：“我妻子也是我救回来的，她是哪里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愿意哭。你看过不愿意哭的女人吗？”

奴生的眼前浮出了唐思思、唐青青，还有唐倩倩的身影，他笑说道：“我认得几个女孩子，她们都不愿意哭。”

男人是一个很乐意说话的爽快人，他在林子里一向少与人交往，此时得了一个莫奴生，如获珍宝，恨不能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诉莫奴生。

女人进来了，她笑对着男人说道：“你去看看下的套子，好不好？”

那男人笑着点头，说道：“你好好照顾他。”

待得男人走开了，莫奴生觉得身体很累，像经过长久跋涉中一般。他的身上冒出汗来，盯着那女人看。她能不能不管莫奴生，让他自己走？

他挣着要走，一爬起来，便再跌倒。女人扶起来他，柔声说道：“你是病人，你不能自己走。”

莫奴生说道：“我去找人。”

女人的眼光幽幽：“你要找的是女人还是男人？”

莫奴生说道：“是女人，与两个孩子。”

女人沉思着，说道：“有两个孩子，是你的孩子吗？”

莫奴生说道：“是。”

“那女人一定是你最心爱的女人了？”

莫奴生说是。她笑了，扶着莫奴生，说道：“我丈夫弄了一个小小的草房，里面放一只大桶，煮了一些药，你得去洗一洗，蒸一蒸，才能好得快些。我扶你去吧。”

莫奴生想说那不方便，但看着她无邪的眼睛，心知如是那么说，才真是亵渎了她。他慢慢起身，扶着她，走出去。

外面的天很亮，空气很清新，有些凉意。他慢慢走，进了那小房子。

男人正在烧火，看他进来，微微一笑，说道：“你来洗一洗，好得快。”

女人看着男人，说道：“你替他好好擦一擦，我出去了。”

男人叫住了她，挠头，说道：“他是病人；我不懂得怎么侍候他，还是你来好了。”

男人笑着，那笑是明亮的，看着女人的眼光也满是温柔。

女人顿了一顿，说道：“那好，你出去，我帮他洗。”

莫奴生正要叫，叫那男人不要走，不要走，可那男人一屈身子，人便出了这草房。他再叫，显得唐突。他噤声了，女人轻声说道：“你是病人，我要好好照顾你。”她扶着莫奴生，让他上了台前，再下桶去，水是漂着热雾的，看不清人。也不知道她在他面前有无羞涩，只听得她的声音很平静，说道：“你先坐在桶里，那桶里有一只小木凳，你坐在那里，不会太热。如果热了，你要乏力虚脱，先对我言上一声。”

莫奴生唯唯，他坐在滚热的水里，人更慵懒了。

第八章 风卷大旗

耶律重恩躺在大帐内，他的眼睛直灯着帐顶，他的手下都在帐外，卓书已是来过三

次报马，催问西辽兵马什么时候出动。耶律重恩只是不应。他看着帐顶，他的血流得很多，伤势很重，须跋与莫奴生对他毫不留情，差一点儿置他于死地。

如果他的手下不扯落帐帷，是生是死就很难说了。

突然，那年轻人说道：“十八皇族请主人说话。”

说话间，那十八个人幽灵一样出现在帐内。耶律重恩没有比此时更反感的了，他恨这十八个人。他们永远是十八皇族，就是死了三个五个，他们再能组成一个十八皇族。但死了一个耶律重恩，他们怎么办？

老者说道：“主人，我看我们得出动。”

另一个人说道：“主人此时病重，我们怎么动？”

他们习惯称耶律重恩为主人，因为他们想显示他们不同于那些帐外的勇士的身份。他们是大辽的皇族，当夜深人静时，他们会思念大辽从前的宫宴，思念大辽金戈铁马的好日子，他们的心被悔恨咬噬着，再复醒来时，他们便变得比平日更疯狂...

耶律重恩不吐声，他们也不好动。老者说道：“大军在这里驻扎了近月，再不动，便会失机。”

耶律重恩的后背很疼，须跋的钱是致命的，如果不是莫奴生的刀也同时出手，他耶律重恩不会怕。须跋与一个莫奴生同时出现，他是不是只有一死？

他的目光——扫过他的十八皇族，他们有的是皇叔，有的是天祚帝的近亲，从那辽宫逃出来，便是他们的幸运。当他们刚从辽宫出来时，他们说，宁可去死，再也不做皇族了，但在罗布泊，他们不甘寂寞，便组成了十八皇族。

他们是监视耶律重恩的，当他们捧着祖宗牌位的时候，他们可以教训耶律重恩。如今祖宗牌位丢在原来的黑汗了，那里有一座西辽国的祖庙。

耶律重恩说道：“你们哪一个能率军进军？”

老者犹豫了一下，说道：“主人，你不能再与我们去征战了？”

耶律重恩摇摇头，他看着桌上，那有一方玉印，是大辽国的征东将军印，是从前大辽的将军印。老者明白他的意思，他问道：“依主人看，谁可以任帅？”

耶律重恩从头看起，十八人都是皇亲，但他们资质平平，没有一人是帅才。他摇头。

老者说道：“那我们只能抬着主人证战了？”

耶律重恩摇头苦笑，他得回去养伤。不去养伤，只能一死。

老者说道：“请主人命一人为将，诸军听命于他。”

此时耶律重恩看得出，十八人至少有五人跃跃欲试，他们的眼光是亮的，像他当初承天祚帝的圣命，要他做复国的帝王时，热血沸腾，恨不能立马一试。

耶律重恩真想大喝一声：“滚出去！”但他不能喊，他只有靠这些人才能带动他的大军。他们是平庸之才，但三十万大军在他们手里。

他看着帐顶，说道：“撤！”

十八人不愿意，他们不愿意再撤。他们从黑汗那不毛之地走出来，到了锦绣江南，眼看着夺来的一州一城，心内更生欲，天下还有更好的东西在彼，何不力夺？他们几乎忘了原来呆过的罗布泊，忘了黑汗那地广人稀之地的西辽国……

老者说道：“主人，我看你命一主帅，我们再战。你回去养伤。”

耶律重恩不愿意说出，他们只会葬送三十万大军，一个庸才能率军攻敌么？

正说间，突地有怒骑冲来，叫道：“急报大王，急报大王！”

他冲入犬帐，看到耶律重恩躺在床上，不由一愣。老者喝道：“何事惊慌？”

那勇士报说：“国内大乱，扎德布的旧部造反，把西辽祖庙焚之一炬！”

耶律重恩躺在那里不动，大辽祖宗的牌位全都烧了，那反是好，省得他们十八皇族整天拿那牌位来挟制他。

老者怒道：“国内的勇士做什么去了？”

：勇士报说道：“扎德布的旧部用火烧，一烧便烧败了他们，只逃出百余人。”

西辽国尽失。

十八皇族看耶律重恩，他们恨耶律重恩，如果他拿出一部军来，看守西辽，不会出此大错，伊宁城不会失守，西辽不会无家。再说，他为什么不拿出那珠宝来，分与大军做粮饷。

老者说道：“主人，你看怎么办？”

耶律重恩轻声说道：“黑汗早晚不保，有什么可悟？？”

老者怒道：“可是祖宗牌位没了，祖庙也没了！”

那年轻人突地叫道：“我忍不住了，主人，你为什么不拿出珠宝来！你再三推托说珠宝不到紧急时术用，此时军饷紧张，国内失守，三十万大军要进要退，都得用一笔银两，为什么不拿出珠宝来？”

耶律重恩看看他，说道：“不到紧急关头，不能动用那珠宝。”

那赶来报急的勇士欲语又止，老者看出来，便问道：“你要说什么，说出来好了。”

那勇士说道：“扎德布的人说，西辽人弹尽粮绝，再无什么金银藏珍，只是骗人的鬼话！”

。

帐内哑然，老者说道：“主人，此事只有你知道，你说出来，我们好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十九个盯着耶律重恩，只等他开口。

老者说道：“好了，你出去吧，切勿对众人讲说国内事，免得生乱。”宁

那勇士答应，自去歇息。

老者说道：“我们十八人在此，有什么话，请主人直说。”

耶律重恩看着他们，他们是大辽的皇亲，三十万军队都是他们带领的，如果听说没有一分银子，他们会立时做鸟兽散。

耶律重恩说道：“乌图想夺走珠宝，我再夺回来，你们也知道，我赐乌图一死。如再出恶人觊觎珠宝，谁保不出事？”

老者说道：“如今吐蕃王来催，要我们进军，难道我们就守在这里不成？”

耶律重恩说道：“只怕这里也守不住，大宋派来的张俊将军已出兵了。”

老者说道：“我们据城与他们一战。”

耶律重恩摇头，他们不知，只要张俊一出兵，西辽便得避其锋，让吐蕃与张俊正面作战，那样更好。但对他们十八人怎么说，他们能明白他的心意吗？

老者说道：“张俊来了，我们便与他拚。”

十八人齐喝：“我们与张俊拚了！”

耶律重恩说道：“退守利州，让蒙古军、吐蕃军与敌相峙。”

给卓书公子、粘拔恩报讯，说我中了须跋的钱击，已面重伤，请他退兵。”

卓书看着去探病归来的银喇嘛，问道：“他真的病得很重？”

银喇嘛说道：“心病更大。”

卓书说道：“据钱匡来报，说是西辽国大乱，原来的黑汗旧部竟烧了耶律重恩的祖庙，把他的守军全都赶出了伊宁城。

莫非他是因此而病？”

银喇嘛说道：“依我看，他是病在那十八人。他们都守在帐内，要耶律重恩决断什么事，他大概很为难。”

卓书一叹，说道：“粘拔恩部怎么样？”

银喇嘛说道：“他们一直走得很慢，只是在我们身后，如果我们再进军，最先遇上张俊的必是我们。”

卓书说道：“我们也不能再进军了。”他喝令来人，派人去请粘拔恩将军，约他一会。也派人去请耶律重恩的人，说如果西辽王有病，可派手下爱将前来。

银喇嘛说道：“粘拔恩会来吗？”

卓书笑道：“他有那个智多星的夫人，再有那个擅‘十尸疯’的阿鲁忽，怎么能不来？我要与他计议大事，他不来怎么行？”

在卓书的帐里，举行一次三国会议。耶律重恩派来的是那个皇族里的老者，粘拔恩带着赫叶雅来与会，阿鲁忽不放心，跟在赫叶雅的身后。

卓书说道：“我们攻大宋，下了五州十城，但大宋派了张俊来挡。看来我们要与他大战一场了。不知道粘拔恩将军有何高见？”

粘拔恩笑笑，说道：“吐蕃王一向神机过人，这一次就听吐蕃王的好了。”

老者说道：“大王中了屑小暗算，此时受伤，虽说无碍，但也不能一时急进，看来西辽大军要退守城池，等得大王康复，再作道理。”

卓书冷冷一笑，说道：“西辽王看来不光是身体有病，也病患国内吧？”

老者说道：“国内有乱，但会随即平复的，再说我西辽大军从前无国，也不曾灭亡，只有黑汗旧将扎德布的手下有些人作乱，有什么了不得？”

卓书笑说道：“好，就请老人家回去，报与西辽王知道，他要离开，我与蒙古的粘拔恩部会去占领那些城池的。”

老人走了，卓书看定粘拔恩，忽地说道：“你听说蚌相争的故事吗？”

粘拔恩未听懂，他看着赫叶雅，赫叶雅说道：“如果你想吞掉西辽王的人，最好别轻举妄动。”

卓书看定粘拔恩，说道：“忽儿毕要你来带军攻宋，必是你有些本事，如今耶律重恩正受重伤，他的大军无粮草，又无守国，你为什么不去收编他的大军？”

粘拔恩看着赫叶雅，赫叶雅说道：“谈何容易？”

卓书仰天大笑，说道：“再不容易的事儿，我都做过。这种事有什么不容易？如今耶律重恩受伤，我们只是放出风声，就说耶律重恩把他的珠宝交与红顶天了，他与那个

痴娘儿也有染，他们把珠宝藏起来，想背叛西辽，这样他岂不是会受罪？”

粘拔恩说道：“好计！”

他也施过离间计，当初生生把一个答罕弄得逃出金国，如今再施此计，说不定西辽的兵马会四散。

卓书说道：“西辽的军马散了，我们便收下他的人，那时吐蕃与蒙古会更强大。”

两人放声而笑。粘拔恩心道：要想征服天下，这个卓书可不能不防，他是一个枭雄啊。

耶律重恩派勇士找红顶天，他对红顶天说，如果她来指挥西辽军，便有胜望。如果她不做，西辽便得撤军。

但到了晚上，勇士还没回来，莫非红顶天已不在左近？她去了哪里？

十八皇族再进帐来，他们站在耶律重恩的床边。老者说道：“大王为什么与红妃吵架？听说大主新婚夜，红妃便出走了？”

耶律重恩说道：“不错。”

老者再问道：“听说红妃一人出去，大王派人跟着她，保护她，还嘱那些勇士不能干涉红妃？”

耶律重恩说道：“不错。”

老者说道：“大王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与红妃反目？”

耶律重恩心里一阵子苦，他不能说出来。看来他们十八皇族对他不信任了。他们不信他，他说出来与红顶天，倩倩那一个新婚夜的故事，他们怎么会信？连他自己都不信自己，别人怎么会信？

老者说道：“十八皇族最近派人去了梓州，听说那个倩倩姑娘仍是去了青楼，她如今与过去大不一样，整个梓州城都十分震动。”

耶律重恩哦了一声，他心里很疼，但他愿意听到倩倩的消息。

老者再说道：“那个倩倩姑娘有的是银子，她挥金如土。

最近有一次，她去买街，竟在珠宝店里买了许多多的珠宝。主人，她为什么要买那么多的珠宝？”

耶律重恩苦笑：“她买珠宝，与我有什么相干？”

老者高声道：“不对，她买珠宝只为的一件事。”

耶律重恩看着他，看他那面目很是可憎，他为什么要替这些人建什么西辽国？：让他们自找家园去好了。

老者道：“她会对别人说，她有的是珠宝，如果再过一些日子，她天天卖珠宝，你说人家会不会注意？

老者自问自答道：“不会有人注意，所以她能卖出大量的珠宝，那样她就能拿到很多的银子了。听说红妃也不见了，她可能与那个倩倩姑娘在一起，她们正在卖珠宝。而那些珠宝.....就是大辽的国宝！”

十八人盯着耶律重恩，等他回答。

耶律重恩有口说不出，也万万没想到，最后那子虚乌有的珠宝竟落出如此下场，要说没有珠宝，都没人信了。

他看着十八人，最重要的是，他们根本就不信他。

如果他们一齐打江山，他们不信他，他怎么能成功？

老者问道：“主人，你何不给我们一个解释？”

耶律重恩看定他们，忽地长呼了一口气，说道：“你们也知道，我去找乌图时，你们有人也在场，但你们是在屋外，我告诉你们，乌图告诉我的一个秘密，就是大辽根本就没有什么珠宝！”

一句话说得众人一证。

他们不信，他们根本就不信耶律重恩。

老者问道：“你说，我们大军一直没有珠宝，也能支撑到如今？”

耶律重恩说道：“这便是我急着要攻大宋的原因。”

老者冷笑，说道：“那以前用的军饷，都是哪里来的？”

耶律重恩流出了泪，他好想念乌图与梦知雅，他说道：“乌图有一个好妻子，她叫梦知雅，她做生意，赚了许多银子，供养大军。原来从皇宫里拿出几十万两银子，我们用光了那些积蓄。”

老者不信，他说道：“在成都府，主人拿出几十万两银票，要买那粮食，人家还说主人豪气。你根本就没有缺粮，还要买粮助人，你是拿几十万两银子送人吗？”

耶律重恩说道：“不错，但可惜的是那时我并不知道我没有大辽的国宝，我如果知道那几十万两银子是我们唯一的财产，我不会拿出去的。”

十八人并不信他，他们只是盯着他看。看来他真心想把那些银子全都贪占了，他想一个人独自占有那些银两。

老者说道：“大王，我们出去了。”

他们走了，十八人一齐走出帐外，只剩下那个去搜刮城池财产的勇士站在那里，悄悄流泪，他对耶律重恩说道：“大王，我知道你没有银子，你没有珠宝，可他们不信！”

耶律重恩说道：“我要是他们，我也不信。我应该有珠宝的，可惜我没有！”

老者带着他们进了另一帐内，那年轻人恨声道：“他算是什么大王？他占了我们的国宝，一个人便贪了占了吗？”

众人人言汹汹，他们恨不能立时杀了耶律重恩。

他们看着老者，如果老者说一句杀，他们会冲去杀了那个耶律重恩的。他们再也不肯叫他是主人了，他们也不肯叫他是西辽王了。

老者说道：“最重要的，不是夺取大宋几座城池。如今想来，他要急于攻大宋，只是想掩住他夺珠宝的野心，我们要派人去找那红顶天，找那个倩倩姑娘，如果她们不拿

出珠宝来，我们便杀了她们！”众人应声。老者再说道：“从今天起，派我们的人看守着他，不能让他再骗我们！”

第九章 一迫三击

红顶天忽地觉得她活得很惬意，她为什么要天天惦念着那老人的情意，老人已是死了，她还是一个女人，一个未找到自己喜欢的男人的女人，她要去活她自己。

她决定先奔建康，去寻找她自己的路。

如果她能自寻一条生路，自己养活自己便好了一位勇士来到了她面前，说道：“大王病重。”

她无语，咬着唇无语。

她身后跟着十六人，那是耶律重恩的贴身卫士，他们都来跟着她，听命于大王的一句话：保护红妃！

勇士再说：“皇族十八人逼迫大王，要他拿出珠宝来！”

红顶天无话说，她想自己走，但脑海里仍浮出耶律重恩的影子。

勇士说：“是须跋与莫奴生去杀他，我们跟着王妃，不然我们会死在须跋手里，死在莫奴生的手里，但大王不会受伤。”

十五人远远看着她，他们无怨无悔，自从她赌气出走的那一天，他们便跟着她，一直跟着，保护着她。其实她何尝要人保护，只是遇到了唐青青那一次，他们冲上来护她。

红顶天说道：“你们应该回去。”

那勇士说道：“大王下令要我们保护红妃，如果红妃这里出了事，我们对不住大王。”

蓦地一声呼哨，传来杂沓的马蹄声，那勇士吼道：“不好！

来人！”

那十五个人应声而来，但他们晚了！

一阵箭雨，当场倒在地上五六人，那勇士吼叫着：“保护红妃，撒！”

那勇士有条不紊，叫道：“回到我身旁来！”

他扯出红顶天的小枪，叫道：“红妃小心！”扔枪与她。

红顶天执枪在手，顿时血热，她是西夏的第一勇士，怕什么血战？

只见那些人冲来，是与他们一模一样的勇士，都是青衣勇士，臂上有一道白色的标识。

他们是西辽的勇士，是耶律重恩的人。

勇士喝道：“为什么杀人？！”

那赶来的人叫道：“快拿出珠宝来，不然宰了你！红顶天，拿出珠宝来！”

工顶天愕然，说道：“什么珠宝？”

那年轻人冷笑，说道：“你装作不知，也是无用。那个与大王交好的女人痴娘儿，她在梓州大花银子，已是露了馅！”

红顶天怒喝道：“你真是胡说，我嫁与你们大王，何尝见过什么珠宝？”

那年轻人自指着鼻子，说道：“大辽皇族，有耶律姓氏，有萧氏，有李氏，计是三族大家。大王自是耶律氏主人，我是萧挾不，就是萧氏的主人，那个老者是李成思，他是李氏的主人。”

红顶天一笑，说道：“看来你也主得西辽的犬事了。”

萧挾不昂然道：“正是。你不拿出珠宝来，必是一死，我代表萧氏皇族处死你！”

红顶天冷笑道：“你见过大辽的珠宝吗？”

萧挾不愣一愣，说道：“没有。”

红顶天笑说道：“你做大辽皇族，也信此无稽之说！”

萧挾不道：“你们拿出来珠宝，不然我杀了你！”

那跟红顶天的勇士护着她，喝道：“西辽有王，你们不得无礼！”

萧挾不喝道：“围起来！不拿出珠宝，全都杀掉！”

那勇士喝道：“退后，有什么事，得大王决断！”

那萧挾不说道：“耶律苦奴，你护着她，也不得好死！”

耶律苦奴喝道：“我们也是耶律氏的子弟，护着王妃，不让他杀人！”

萧挾不喝道：“杀！”

一阵子乱箭再射，射倒了三人。

耶律苦奴喝道：“护着王妃，退！”

红顶天卷在人丛中，退出去，夺得马匹，上马而逃！

那耶律苦奴叫道：“快，快跟上来！”

再有三人的扑来，跟着红顶天四骑的身后，带一匹空马，耶律苦奴上了马，叫道：“快走！”

八个人在前头跑，后面有成千的铁骑在追。

萧挾不喊道：“要不杀了她，大王会杀掉我们，把他们全都杀光！”

勇士们也知道，如果耶律重恩站起来，再要杀红顶天他们，那是再也休想。

但如是有人传出去，说他们杀了红顶天的人，耶律重恩也不会放过他们。

他们一定要追上红顶天，把这八个人全都杀光。

倩倩很快乐，她救了三只猴子，最妙的是，一只最小的猴子最乖，它竟在楼梯外不走，等他们一行人走出那家酒店，便扑来她的肩上，吱吱叫着，跟着她，缠住她。她扯也扯不下来。

秀茗说道：“它是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呢，你把它带回去吧。”

倩倩大笑，说道：“本来那个老妈妈就很头疼我，再一见了这只猴子，更得咧嘴了。”

齐眉杨说道：“你愿意养猴子，也不用她拿银子，她有什么不愿意？”

倩倩便把那猴子带回妓楼，养它。这一夜正在鼾睡，忽听得吱吱叫声，那猴子扯着她，直扯向窗口。一看窗外，竟有许多的青衣勇士正在爬窗。倩倩叫道：“有贼啊！”立时院内锣响人吵，许多人赶来，扑奔窗前，叫道：“打啊，打啊！”

那些青衣人一见暴露，便即下手，重拳出手，打倒许多人，来抓倩倩。

倩倩躲藏不及，叫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青衣人叫道：“西辽王有请！”

倩倩气急败坏，叫道：“他算什么东西？我不去，你们滚开！”

但那青衣人扯着她的衣袖，叭地打她一个耳光，吼道：“你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倩倩气苦，此时秀茗早就惊醒，叫道：“西辽王有什么了不起？他要请我们小姐，你也得客气些啊。”

那青衣人说道：“没什么可客气的，走！”

下了楼，扯她匆匆上马，秀茗在后赶着叫道：“我要跟着小姐啊，我要跟着小姐！”但无人理她，眼见得那一行人马匆匆奔出梓州城。

秀茗知道，要解救小姐，只有找两人，一个是眼前的齐眉杨，一个是蜀中的唐逸。她急急赶奔至街角，叫一乘轿子，说道：“快，快抬我去杨大先生家，我给你三倍的轿钱！”

到了那里，她匆匆丢下一块银子，冲去叫道：“快，快告诉杨大先生，就说有人劫了我家小姐！”

家人一听，不敢怠慢，冲去院内赶忙叫来齐眉杨。齐眉杨听清了事情原委，说道：“好，此事交我去办。”他回头对身后的大汉说道：“发信鸽，要他们追踪那些人，记着，如伤到了痴儿，我宰了你们！”

那大汉一声应，随即去后院，放出十数只鸽子，鸽子带着鸽哨，冲天而起，向四外去了。

秀茗说道：“我得去告诉我家公子，要他来救姑娘。”

她匆匆出去，再到了梓州的“忘忧屋”，对那里的留守姑娘说知此事，那姑娘也放了一只信鸽，说道：“公子马上就会知道此事，他会赶来的。秀茗姑娘就住在这里，放宽心，等公子来好了。”

一路人马匆匆而去。

那带头人是一个年轻人，他也姓李，他带着人马赶到城外，便喝令道：“进那片树林！”

进了树林，他叫铁骑都围在四周，哨探一下有人无人，他喝令把倩倩解到树下，问道：“痴娘儿，你说，你与答罕公子在大王营帐里，得了那珠宝，藏到哪里去了？”

倩倩茫然道：“什么珠宝？”

年轻人冷笑：“姑娘何必装傻？你与答罕公子一向是最受大王重用的人，就连我们大辽皇族也不会像你们两人那样，在他面前受宠，你们在大王新婚的那一夜。两人先后出走。一定是大王与你们定好了计，把珠宝带走了。”

倩倩失声而笑，说道：“你们难道不知，你们大辽从来没有有什么珠宝吗？”

那年轻人恨恨道：“不给你吃一点儿苦头，你如何能认？”

他叭叭打了倩倩几个耳光，再问道：“你清醒许多了吧？”

你说，那珠宝藏在哪里？”

倩倩说道：“你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珠宝！”

那人再问：“那大王的新婚夜，为什么你与答罕公子各自出走，一个向南，一个向北？”

倩倩说道：“我们不喜欢在一起了，便各奔东西，这有什么？！”

那年轻人冷笑，说道：“军旅之中，你们仍不忘亲热，你们两人是世上最相亲的一对，你与他能分手，谁相信你？你说，珠宝藏在哪里？”

倩倩说道：“我自你们军营走出，根本就分文未带，哪里有什么珠宝？我去了梓州，也是去了妓楼，我自活我的，哪见过你们的什么珠宝？”

那人笑道：“是啊，你在梓州挥金如土，哪来的钱财？从军营出来，你根本不会带什么。谁也知道，珠宝根本不在营中，你去拿了珠宝，再去妓楼，为掩人耳目，你才那么大买珠宝的！”

倩倩只是冷笑，她看着那年轻人笑。

那人问道：“你笑什么？”

倩倩大声道：“笑你白痴！你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珠宝，哪来的珠宝？”

年轻人唰地抽出剑来，逼在倩倩的脖颈处，吼道：“说出来，饶你一死！”

倩倩说道：“我听得答罕说过，你们大辽根本就没有珠宝，那乌图夫妻也是因为没

有珠宝而死的。”

年轻人说道：“不杀你，你不会说？”

正欲再折磨倩倩，忽听得马蹄声骤，便听得有洪亮声音传来：“那一条路上的朋友，怎么在齐眉杨的地盘上做事，报上个字号来，不然可要不客气了！”

倩倩眼一热，几乎流下泪来。一定是秀茗去报了齐眉杨，他便来救自己的。

就听得那年轻人道：“听着，要保住这痴娘儿与我，我要带她回去，交与十八皇族处理。”

众勇士声诺，他们围住了倩倩，向树林外撤。

齐眉杨的人跟着，他们不敢逼得太狠，怕青衣人杀了痴娘儿，无法对齐眉杨交代。他们一边派人通知齐眉杨，一边远远跟着这些青衣人，跟他们去耶律重恩驻扎的达州。

齐眉杨要调动水陆两路的所有人马，去救倩倩。

他的弟兄们问：“大哥。用你的银令去做此事，是不是小题大作？”

齐眉杨说道：“她是我一个弟兄，我不救她，怎么能心安？再说她是蜀中唐门的

人，我不救她，怎么面对唐逸？”

那人不出声了，就是他们的齐眉杨大哥，也得罪不起蜀中唐门：

他们出发了，跟着齐眉杨去救倩倩。

唐逸正伏在须眉与侍剑的身旁，与她们说话。他说道：“男人有时无聊，最想与女人说说话，那时女人温柔一点儿，男人便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对女人肯定很好。”

侍剑笑看他，也不出声。须眉呸一声，说道：“去你的，男人算什么东西？他们那劲儿来了，又抱又亲，又搂又啃，到了厌恶你时，看也不看你，你当他是什么好东西？”

唐逸说道：“不是好东西，你梦里还抓着不放？”

须眉脸通红，骂道：“呸，你狗嘴吐不出象牙！我搂你，是梦里不知好歹！”

侍剑忽地说道：“你醒时也不知好歹！”

唐逸大笑，拍手道：“不错啊，有人说公道话了。”

须眉说道：“侍剑，我掐死你！”

她恶狠狠扑去，正要掐侍剑，忽地一只信鸽落在眼前。

须眉正伏在地上，便说道：“你也来欺负我？”她抓起鸽子，拿来那信，读着，忽地说道：“公子，不好了，他们要杀三姑娘！”

唐逸霍地跳起，抓来那字条，看罢说道：“好，我们走！”

自十大掌门那一次派他去刺杀卓书与耶律重恩，他回到唐门。唐门便大大改观。原来的暗道机关没了，更新的暗道机关巧思重重，那于大巧哪里比得上巧思过人的快乐门主与大欢喜佛？此时的唐家堡子固若金汤，唐逸更是大无忧虑。

唐逸叫来了唐连，对他说道：“倩倩有事，我去救她。你守在家里，小心些。”

他急急上马，带着侍剑与须眉，去救倩倩。

日夜兼程，唐逸赶奔达州，他要赶在那些青衣人把倩倩送去耶律重恩的大营前救出她来，那便好了。

齐眉杨赶至，他问了问情形，说道：“叫他们听我说话。”

那弟兄叫道：“喂，你们听着，我们杨大哥要与你们说话！”

那边的青衣勇士叫道：“有话就说！”

齐眉杨说道：“如果你们放下倩倩姑娘，我保你们走开。

如果你们敢动倩倩姑娘一下，我便杀光你们！”

那勇士冷笑，说道：“我是大辽皇族，你能威胁我？”

齐眉杨说道：“你们为什么要抓痴娘儿？”

那勇士说道：“她拿了我们大辽的珠宝，在梓州挥霍，我们要她拿出珠宝来！”

齐眉杨恍然，他大笑道：“你们有什么珠宝？干痴娘儿什么事儿？她用的银子，是她在梓州挣来的，你们管不着她！”

那勇士冷笑，说道：“你听说过一个妓娃买一条街，买三十只猴子放生的事儿吗？”

齐眉杨正色道：“我知道，我当时在场，她的银子是她自己的，哪里是什么珠宝？”

那勇士不信，说道：“我们只是听西辽王的令，把她押回去，要不要杀她，要看西辽王如何做了，”

齐眉杨说道：“你们听着，她的哥哥是蜀中唐门的唐逸大公子，如果你们真的伤了她，怕西辽王也不能保你们了。”

那勇士冷哼一声，说道：“你不必威胁我，你直去威胁西辽王好了。”

他叫那些勇士围在一圈，对齐眉杨说道：“如果你动手，我便杀她。反正有她与红顶天都知道那珠宝事，我们杀不杀她，全看你了。”

齐眉杨不敢动手，说道：“我们只跟着他们，去与西辽王理论！”

看看后面跟着齐眉杨的人，而且一路上，齐眉杨的人越来越多，渐渐前面后面都是。他们慢慢围住了那些青衣勇士，眼也不眨地盯着倩倩姑娘，他们看着，如果那些勇士一个闪失，便要夺回痴娘儿。

看看要到了达州。忽地有人叫道：“唐公子来了，唐公子来了！”

便见有三骑奔飞如箭，直射到眼前。听得唐逸叫道：“倩倩，倩倩，你还好吗？”

倩倩看到是哥哥来了，她忽地流泪，心里对于耶律重恩的仇恨，对于答罕的怒怨，对于红顶天的嗔怒都一齐上来，她轻声说道：“哥哥，你真的来了，你真的管我了吗？”

一句话说得唐逸泪水满腮。

第十章 情羞难说

唐逸忽地仰天长啸，他的愤懑之气，从未吐出来。

如能让他解救出岳飞，此生何憾？如能让他手刃卓书，此生大快！如能让他制五国，保大宋，此生何憾？！

但他上不能保国，下竟不能齐家，这让他抑郁难平，总是心里不安。

此时他看着倩倩，心内悲愤竟是流露出来。

他高声道：“你们是西辽的勇士吗？”

那李姓勇士道：“我奉西辽王之命，要拿倩倩姑娘，如她不服，就地处死！”

唐逸说道：“就是西辽王在此。他也买我唐逸的账，你是谁？竟敢如此放肆？”

那人揖道：“在下是西辽王的人，只是大王要倩倩姑娘，在下不得不为。要是公子肯放，在下便与公子一齐去大营，见西辽王便了。”

唐逸正要发作，那齐眉杨对他使一眼色，说道：“好，我们便去见西辽王，看他能如何。”

齐眉杨要唐逸不要发作，找好时机，方能救出痴娘儿。

唐逸说道：“好，我们便去见西辽王。”

一行人便分成三路，齐眉杨不能逼近痴娘儿，便远远与唐逸跟着，前面一路是西辽

的兵马，他们挟着倩倩去西辽王的大营。后面的一伙是西辽王的勇士，他们刀持在手，剑掇在鞘，只要唐逸与齐眉杨一动，他们必得拚死厮杀。

如果唐逸动手，前面的勇士便杀掉倩倩，再扑来与唐逸拚命。

人追上了，萧挹不叫道：“红顶天，你受死去吧！”

他一剑刺来，直刺红顶天！这耶律苦奴吼道：“保护王妃！”

他回头一刀，劈向萧挹不。

萧挹不说道：“大王受伤了，你们再保她，也是没用！”

那耶律苦奴喝道：“你们背主而行，不得好死！”

萧挹不冷笑：“耶律重恩私吞珠宝，她是同谋，必得一死！”

耶律苦奴道：“大王一路上着我抢民财，劫官商，为得军饷，根本没有什么珠宝！”

萧挹不说道：“你知道什么？”

两人刀来剑往，斗了十几回合。渐渐勇士包围住红顶天一伙人。当先的勇士劈死一人，红顶天身旁的人都倒下了，只有两个勇士兀在苦斗。

耶律苦奴叫道：“保住红妃！”

红顶天忽地怒喝道：“看枪！”唰地一枪，便挑了一个勇士。那些勇士看她凶猛，便纷纷后退。

红顶天说道：“耶律重恩娶我，自有他的道理。但我不愿与他在一起，此事与珠宝无关，你们何必苦逼？”

萧挹不喝道：“杀了她！只要她不说出珠宝在哪里，杀死她！”

耶律苦奴叫道：“王妃，你快走！”

红顶天一叹，心道：我要与他们苦缠，反没有什么意思了，看这些跟着我的勇士，个个死在他们手里。看来耶律重恩的西辽分崩离析，大势已去，我跟他熬什么？我不走，还等什么？她突地一枪刺出，将一勇士刺倒，身子一冲，飞身出去。

那些勇士叫道：“她逃出去了，追啊！”

萧挾不一听得红顶天逃走，再也无心与耶律苦奴恋战，起身便走。

耶律苦奴也追下去，他得去保护红顶天，他也直追。铁骑杂沓，纷起烟尘，看不清对面人影，只知道追远去的红顶天。

唐逸跟着青衣勇士，与那些人一齐到了耶律重恩大营，他昂然而入，不惧那些勇士。

青衣人排成两队，林立刀枪，肃然逼视他。

他带着须眉与侍剑，两女在他身左身右，跟他进了耶律重恩的大帐。

耶律重恩仍躺在床上，他看着倩倩进帐，脸面有些羞意，竟是不敢看她。

倩倩慢慢坐下，不看耶律重恩。耶律重恩看着唐逸，说道：“这一次你可以杀死我了。”

唐逸盯住他看，看得耶律重恩心里发毛，他不知道倩倩对唐逸说没说过那件事，如果她说过了，唐逸定会杀死他。

唐逸问道：“你的人为什么要追倩倩？”

耶律重恩回头看着老者，说道：“李成思，你说说为什么要追倩倩姑娘？”

李成思此时再也无惧耶律重恩，他大声道：“主人，她有夺走珠宝的嫌疑，所以我派人去追她，要她拿出珠宝。”

耶律重恩的脸上有一种抑郁的笑，真不如早早告诉他们，要西辽大军早日解散，他们一心寻找珠宝，看那珠宝似乎比一切都重要。他们根本无视耶律重恩，他做什么大王？

耶律重恩说道：“我告诉过你们，没有珠宝，那是天祚帝与我的一条计，为的是要复国。”

李成思说道：“你说服不了我。”

他看着帐内的十几人，他们都是皇族的人，除了姓耶律，便是李姓，萧姓，他们都注目着耶律重恩。

耶律重恩说道：“我不知道天祚帝与丞相元历脱定下的计谋，为的是复国。我也不知，当时远远看到三十六勇士埋下珠宝，以为埋下的真是珠宝。当时做此事的是乌图，只有乌图知道，那珠宝是假的，我们三十万大军埋伏在罗布泊，靠的是天祚帝留下的几十万两银子。乌图的妻子梦知雅说是在辽宫大火中丧生，其实她并未死，她靠天祚帝留下的银子做生意，竟是大有赚头。我西辽大军藏在罗布泊，靠的就是一个女人做生意得的银子活下来的。后来我带人去挖那珠宝，珠宝不见了。我想起了乌图，以为是他偷走的。我找到了乌图，当然也找到了梦知雅，他们两人相亲相爱，不愿意分别，最后乌图在草屋里告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珠宝。我当时也目瞪口呆，不信那是真的。但乌图与梦知雅当时便都自尽，他们死在一起，把那艰难留下了给我。”

十几个人看着他，他们信他，还是不相信？

耶律重恩说道：“我不能告诉大军里的人，但答罕看出来，他看我冒险进军大宋，而且攻城夺寨，着人去抢银两，以充军备。皇族的十八人也责备过我，我无法对他们解释。”

所有的人都看着耶律重恩，他曾是一个神话的主人，如今他只是一无所有的三十万大军的统帅，他如何带领这三十万大军？他们没有粮草，没有后方，孤军深入，连祖宗牌位也被人烧了，他们无家可归。

李成思问道：“我只是想问一问，主人，答罕公子为什么走了？”

耶律重恩不敢抬头，他不敢看倩倩，他怎么能说那一幕？

他轻声说道：“我与答罕公子因为情感的原因，分手了，他如今很是恨我。”

李成思追问道：“主人，我们不信答罕公子会无故叛你，你说出他为什么出走？”

耶律重恩叹一口气，说道：“我不能说。”

李成思说道：“在主人新婚夜那一天，不光是答罕公子出走，就是倩倩姑娘也是那一天离开军营的。而且原来主人有令，告诉我，只要答罕公子想离开军营，必杀他。但

那一天主人却令不得杀害答罕，让他自走。后来主人再告诉我去追杀，方才失去了杀答罕的机会。请问主人，为什么先时不杀他，后来要追杀答罕？”

耶律重恩看着帐顶，当着唐逸等人被如此追问，他做西辽王有什么意思？但当着唐逸的面儿，要说清楚其中原委，不说怎么能行？

耶律重恩不能说出那一夜来，如今就是要他死，他也不肯说出那一夜的荒唐事，他心里暗道：就是拚着这一个西辽王不做，他也不说出那一夜的事儿来。他还可脸红过去，但倩倩定是伤心至极，她会受不住这打击。

李成思追问道：当着唐逸公子，当着十八皇族的多数人，主人你说，那一夜为什么先是答罕公子先走了，再是倩倩姑娘也匆匆走了，当她走后，与主人当夜成亲的红妃也匆匆离营，主人，这事儿太怪，不能不说出原委来。”

唐逸也看着耶律重恩，他看出耶律重恩的精神不佳，他虽是有病在身，但他的神志很萎顿。

众人盯住耶律重恩，等他回答。

耶律重恩沉默，一声不响。

他怎么辩解？他怎么对十八皇族说明白那一夜？

李成思问道：“主人，你说说，为什么红妃连夜出走？为什么倩倩姑娘也走了，为什么答罕公子那一夜匆匆离去？你说不清楚，让人怎么能信服？倩倩姑娘在梓州，日日挥金如土，大肆张扬，这也不是倩倩姑娘的做人脾性。倩倩姑娘忽一日在梓州买物，竟在珠宝店里大载而归，在酒楼里买下三十只猴子放生，真个是有的是银子。有人说，那一日倩倩姑娘是拿着两箱子银子去的，一天花了大半。就是倩倩姑娘再有钱，她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银两……”

齐眉杨怒喝一声：“怎么会没有银两？痴儿在梓州，银子多得很，怎么知道你那狗屁珠宝在哪里？”

齐眉杨不擅演说，便说不清楚此事，他不好意思直说倩倩姑娘得男人眷顾，银子自是流水般得来，怎么说是得了你那什么珠宝？但他说不清，便让李成思更是怀疑。

耶律重恩大声道：“听我说。”

众人听他说。

耶律重恩说道：“天祚帝命我为西辽王，要我再复大辽。

至于有珠宝无珠宝，都是小事。如今十八皇族不再信我，就是再有珠宝，能有何用？如果你们信我，便放了倩倩姑娘，让她与唐公子走。”

李成思看定耶律重恩，一字一句道：“主人，你再怎么说，我们也不会放过倩倩姑娘。乌图死前曾对我说过，主人有仁心，你愿意放过他们，我不愿意。如果是他们得了珠宝，必得还与大辽。如他们不还，只有一死！”

当场僵局，无人再肯说话。

耶律重恩说道：“唐逸，你要杀我，我不会还手，这一次耶律重恩罪该万死！”

他闭上了眼睛，眼里流出泪水。

他对三十万大军失望了，如果他能再站起来，决不再做什么西辽王了。

唐逸忽地笑了，他说道：“倩倩，好像你能走不能走，得他们这几个人决定似的，我来了，你跟我走就是，他们有什么话，自己对自己说去。”

倩倩不料哥哥会如此说，她看着哥哥，唐逸过来，牵着她的手，说道：“我也看出来，耶律重恩这个西辽王并不那么令他们信服。我不杀他，谁敢拦我。我便杀谁！”

李成思喝道：“唐逸，我也知你有本事，可你能杀了我一人，能杀得了我们三十万大军不成？”

唐逸大笑，说道：“在你侃侃而谈时，我早就下了毒，你们十几人全都中了毒，不待我出帐，你们便得倒下，你们记着，如果我出去，你们只能坐下来，喝水，大量地喝水，不然你的性命便没了。”

李成思叫道：“你休吓唬我！我.....我.....”

咕咚，他怦地倒地，唐逸说道：“你们都发作了，只有耶律重恩没有中毒，我们走了。”

唐逸扯着倩倩的手，左边走着笑嘻嘻的须眉，右面走着那个大眼珠子直瞪的侍剑。

帐外辽军的勇士拦着他们，唐逸高声喝道：“如果敢拦我们，你们的主将全都得死！”

一位勇士冲进大帐，回来对那些人喝道：“让他们走，让他们走！”

唐逸一直扯着倩倩的手，他觉得倩倩的手冰凉，不知道妹妹怎么了，她一定是受了刺激，她与答罕那么好，怎么会分开？一定是答罕那小子有负倩倩，若是倩倩说出此事，他一定要狠狠整治那小子。

唐逸把倩倩抱到马上，说道：“倩倩，你愿意去梓州，还是回家？”

倩倩被哥哥的一句话问得哭了，她哭得很伤心，哭得很畅快。还是哥哥关心她，他只问她。愿意做什么，愿意去哪里。她回头看看齐眉杨，齐眉杨对她点头：回家去吧，还在外面流浪么？倩倩再看着秀茗，她嘟着嘴，要她回家。

她轻声说道：“哥哥，我跟你回家。”

唐逸也很高兴，他说道：“好，小妹，回家啦，回家！”

帐内的人喝水，猛劲地喝水。只有耶律重恩躺在那里，十几个人只有他一人没有中毒，他看着众人那狼狈相，只是沉默。

李成思猛吐，再喝水，再吐，他喘气说道：“主人，他们为什么不给你下毒？”

耶律重恩长叹，说道：“你问我，我问谁？”

李成思说道：“很是奇怪，唐逸给我们所有的人下毒，只不毒你，莫非你与他们相亲？”

耶律重恩说道：“我想知道，那萧挹不与耶律苦奴在哪里？”

李成思看着他，说道：“耶律苦奴被主人派去保护红妃，我派萧挹不去杀她。”

耶律重恩一听，身子一震，说道：“你自己便可以去杀人了？”

李成思说道：“主人不肯做大事，我们自己也要做。大辽复国，并不是主人一人的事儿。”

耶律重恩说道：“你不必再叫我是主人了，我可以叫你是主人。”

李成思说道：“要十八皇族的人才说了算。”

耶律重恩说道：“你们就是十八皇族，除了萧挾不与耶律苦奴，你们有十六个人，你们说了算。请你们放过我，我再也不愿做什么西辽王了。”

李成思说道：“我们也看你早就不愿为大辽出力，你与蜀中唐门的唐思思先是有情，再对那红顶天有意，你不愿意再复犬辽了。我们也可让你走，但你得交出珠宝，便可让你自由离开。”

耶律重恩说道：“我早就告诉过你，没有珠宝，根本就没有珠宝！”

李成思冷笑，说道：“主人，如果没有珠宝，你只能去找，你只能带三十万大军去与大宋决战。”

李成思说道：“十八皇族在此，从今起，便得用勇士看住主人，主人要有什么事儿去办，务请告诉一声。”

十六人走出去了，只有耶律重恩躺在床上，他的身体很疼，不知道疼痛处在哪里？须跋用铍割伤他的背，十八皇族伤了他的心。

当他伤心地痛哭时，突地想起了乌图，他轻声叫道：“乌图，你害了我，你害了我！”

他再想到了天祚帝，说道：“大辽已死，能再复生吗？耶律重恩，众叛亲离时，能再使大辽复生吗？”

他跪在地上，流涕而哭。

帐外的勇士第一次听到大王在痛哭，他们不明白大王何以竟把那珠宝私吞，他为什么要那些珠宝，而忘了重建大辽？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第三部 大伤心处

第一章 反噬其主

红顶天摆脱不了青衣人的追踪，她对那些跟着她的勇士喝道：“回去吧，禀报你们的西辽王，就说我对他们不会客气！”

后面追踪的萧挹不厉声喝道：“王妃，你乖乖跟我走，回去与大王分说！”

红顶天的马突地蹶倒，人滚翻出去，一直翻滚，待再得站起时，已是微伤。那萧挹不看看赶上，劈刀就砍！耶律苦奴暴喝一声：“你要杀她，也得十八皇族决断！”

萧挹不冷笑，围上来的勇士都盯住红顶天，她头发披乱，人也疲惫不堪，萧挹不说道：“十八皇族只是疑心珠宝下落，王妃还是随我回去，与大王再做分说。”

红顶天昂然道：“我不愿回你那军营，你愿杀便杀。”

那耶律苦奴劝她道：“王妃，有什么话当着大王的面儿说，十八皇族有他们做事的理由，王妃不必固执。”

红顶天冷冷道：“你愿意杀我，杀好了，我不愿回你的那军营！”

萧挹不厉声→喝道：“如果王妃执意不肯回去，臣下只好杀了王妃！”

他怒喝一声：“弓箭准备！”

耶律苦奴跳下马，跪着爬到红顶天的身旁，说道：“王妃，我们保不住你，你莫要我们再全都自尽啊。”

只剩下了五个人，他们是耶律重恩派来保护顶天的，眼巴巴地看着红顶天，等她回心转意。

红顶天心道：我不必死在此处，我也真个要知道究竟为什么要冤我拿了他们的什么珠宝，我要知道此事，再做打算。

她突地说道：“好，我便跟你们回去，见耶律重恩。”

耶律重恩躺在床上，他看到了红顶天，笑一笑，说道：“你回来了？”

红顶天嗓子眼儿一热，她蓦地发觉，自己对耶律重恩并不那么仇恨。她轻声说道：“他们要我回来，说是有什么珠宝，我也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冤我拿了他们的珠宝？”

耶律重恩说道：“对不起，我知道，你没拿什么珠宝。但他们不信，他们以为大辽真有什么珠宝，便穷追不舍。”

红顶天对他说道：“莫非你说他们也不信？”

耶律重恩说道：“他们不会信，如果他们信了，岂不是会放过你？他们不愿放过你，也不愿放过我。你不回来就好了。”

红顶天看着他，忽地说道：“你的伤重不重？”

耶律重恩说道：“很重，我几乎坐不起来。”

红顶天道：“如果我在，须跋不会伤到你。”

耶律重恩忽地流泪了，他说道：“命不好，奈何？”

他说的是那一次新婚夜，他与红顶天闹翻，红顶天与他分手。只是一心盼着红顶天来为他分忧，谁知道竟是有那一场灾难？

红顶天看着他流泪，忽地李成思说道：“大王，你当着王妃的面儿，说说那珠宝的事儿。”

耶律重恩说道：“我告诉过你，根本就没有什么珠宝。耶律苦奴也回来了，让他说说为什么去抢银两充军备？”

耶律苦奴说道：“我知道，那是乌图说出的假话，根本就没有什么珠宝。如果有，主人不会强攻大宋。”

李成思说道：“好，既是没有珠宝，我们怎么再攻大宋？

莫如我们一齐来找珠宝！”

李成思一声喝令，十六人都掣出刀剑来，直指着耶律重恩与红顶天，说道：“说出来，珠宝藏在哪里？不然你们两人一齐毙命！”

耶律重恩看红顶天，她昂然不惧，他忽地叹道：“我要知道如此，怎么也不会去娶你。我要答罕去找西夏王，以为你能助我强西辽，谁知道它就会灰飞烟灭？真是可惜，我对不住你。”

红顶天不语，只看着眼前的刀枪，她幽幽地说：“你对不起我的不是这事。”

耶律重恩大声道：“人都要死了，还讲那话做什么？你就没有责任？你在我的床上，放着一个女人，我怎么知道是谁？

再说那是新婚夜啊。”

红顶天喝道：“住口！”

耶律重恩不说了，只是低头看地。

萧挾不说道：“你说，新婚夜你们做什么了？”

红顶天恶声说道：“要我说吗？”

耶律重恩轻声说道：“别说。”

红顶天缄默不言，李成思说道：“王妃，你不说，我便杀了你！”

耶律重恩说道：“男女情事，事关隐秘，怎么能说？”

李成思道：“听王妃说，像有另一个女人，为什么不说出来？”

红顶天低头不语。

十八人着勇士看守两人，他们出去商议计谋，再过一会儿，听得吵声极大。那耶律苦奴大叫：“不行，你们哪一个人能替得了他？如果有吐蕃、西夏、蒙古来攻，你们能胜得了他们吗？”有人应声道：“我们输了，也强似自己家里便贪占。”

不必再说了！”

先进来的是耶律苦奴，他跪在床前，呜呜哭起来。

耶律重恩说道：“苦奴，他们要杀我？”

耶律苦奴放声大哭，说道：“他们鼠目寸光，根本不想大辽大业，只想着他们皇族一家一氏的利益。主人，我们做错了，我们做得不值啊。”

耶律重恩说道：“更不值的是乌图，他与梦知雅那么相爱，竟死在草屋里。他们梦想着保住一个大秘密，大辽复国大业必成。他们死得安心，可我们能怎么样？”

苦奴说道：“主人，他们要杀死你与王妃！”

耶律重恩笑一笑，说道：“好啊，杀便杀好了，只是红姑娘无罪，他们为什么要滥杀无辜？”

苦奴说道：“主人，他们要.....要活活埋了你！”。

夜深沉，十七个人走进来，团团围住耶律重恩的床。

李成思说道：“主人，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你说出珠宝藏在哪里，我们会放过你，并听你命令，再复大辽。如果你不说出来。我们便活埋你。让你永远也享用不到那一批珠宝。”

耶律重恩冷笑，说道：“看来你们享用不到那珠宝，我也享用不到那珠宝了。只是珠宝有还是没有，你们都没弄清，便要埋人了？何必这么性急？”

李成思看着他，十七个人心道：如果不是你身负重伤，我们十几个人也不是你的对手，我们不急，待得你爬起来，那时要埋的死人就不是你了。他苦笑道：“三十万大军进退失据，不急怎么行？”

点着了火把，上千勇士把耶律重恩围住；中间有十几人抬起了他的床，向帐外走。

一路上，都是西辽的勇士，他们凝注着自己的统帅，他们知道，耶律重恩是他们的希望，但他背叛了西辽，丢失了国土，他贪吞了珠宝，成了大辽的罪人。如果他不说出

珠宝在哪里，便救不了三十万大军，便无法胜得大宋，西辽再想复进罗布泊也不能够了。

如果他不说话，便把他埋在树下

红顶天也被捆着，带至那树下。

耶律重恩脸上带着笑，他对红顶天说道：“我要知道会让你看我如何死，我一定不会派答罕去西夏求娶你，我告诉你，我真的很后悔！”

十几个勇士在挖坑，他们挖得很慢，心里很难受，巴望着大王说出来珠宝的下落。如果他真的被埋，西辽还有什么希望？但耶律重恩只是看着树，他说道：“这棵树大概活了几十年了吧？”

红顶天也看树，她说道：“差不多像人一般的年纪。”

红顶天此时完全原谅了耶律重恩，她知道耶律重恩是无辜的，但他做西辽王是太累，如今他要死了，死也许比活着好。

坑挖好了，十几个勇士跳上来，李成思说道：“把床放下去。”

便有人拿绳子扯着床的四角，慢慢把床放下去。

耶律重恩像是在看人为他铺床，他笑微微说道：“好啊。”

他被放在坑内了，李成思说道：“主人，你再说，便真是死人了。人死不能复生，珠宝再也无用了。只能饱他人私囊，于你有何好处？你说出来吧！”

耶律重恩的眼角有一滴泪，他轻声念叨：“但有回天心，恨无挽天力。”

红顶天看着十八皇族，除了耶律苦奴，所有的人都愿意杀耶律重恩。

扔土，耶律重恩平静地躺在床上，看着他们扔来身上的土，他要被埋住了……

耶律苦奴看着三万耶律家族的勇士，他说道：“十八皇族一齐表决，愿意杀死西辽王，另立新王。他们说，耶律重恩背叛大辽，私吞珠宝，他们决定把大王活埋！但我跟大王多年，我知道他决不会做此事，我们要去救他。”

三万大军一声齐吼：“要去救大王，要去救大王！”

三万大军上马，他们要冲破二十几万大军的重围，救出耶律重恩！

李成思叫道：“杀了他！”

耶律重恩说道：“你们葬送了大辽前程，断送了天祚帝的梦！”

他被掩埋住了。

红顶天忽地听到有人喊杀，听得远处有人冲来，那是耶律家族的三万人，他们拚死杀来，要救耶律重恩。红顶天叫道：“让开，我要救耶律重恩！”

她扑来，冲李成思出手！

李成思夺手一剑，直刺红顶天！红顶天一抢，身子斜让，扑去坑内！她刚至坑旁，土便更落得多。原本就被掩住的耶律重恩更无呼吸，似乎土里被埋的是一个死人了。红顶天呼喊道：“耶律重恩，耶律重恩！”

但无人应声，死去的人怎么会应她？

顶天绝望了，她恶狠狠回头，对着十八皇族的人大喊道：“杀死了耶律重恩，你们再也无法与吐蕃争雄，早晚必会沦为他人的奴才！”

李成思大吼道：“杀了她，省得她恶言恶语！”

十个人扑向红顶天！刀枪齐加，李成思怒道：“看刀！”

一刀劈来，泼风一般，滚向红顶天！萧挹不叫道：“李大人，让大军射她！”他大喝道：“射她！”

箭如风泼，那李成思让开，箭多射向红顶天！

狂风般的箭雨！

红顶天的后背便中了此箭。红顶天跌在坑内，叫道：“真不知我与你.....还会死在一起！”

忽地，铁蹄杂踏，吼声连天，人齐叫道：“背叛大辽者，该杀！”

李成思怒道：“耶律苦奴，你敢与十八皇族作对？”

。耶律苦奴朗声道：“大辽勇士听着，天祚帝临终，把大辽托付与谁？不是托付与十八皇族，不是托付与李成思、萧挞不，而是托付与耶律重恩。因为只有他，才能带大辽勇士再复旧国！你们助他杀死大王，便是灭大辽！”

有人听他叫得有理，便收弓后退。二十几万大军的包围，渐渐让开，只有十七个人站在正中。

耶律苦奴叫道：“大王，大王！”

他以为那坑里血糊糊的人是耶律重恩，但扑上去一看那不是耶律重恩，只是红顶天！

他怒自面向，叫道：“大王在哪里？”

李成思等人不语，耶律苦奴如疯一般去挖，叫道：“你们真的把大王活埋了？你们真的为那无处寻找的珠宝，把大王活埋了？”

他的手抖着，去挖那土。

二十万大军让开，他们自觉惭颜，让那耶律家族之人去挖耶律重恩。

但人已死，埋在土里，怎么会再复活？

他们的手都挖出了血，一旁看着的李成思等人也都着急，他们握着拳，看着他们挖。

终于挖到了人，耶律重恩的脸仍是那么平静，他死得很轻松。

把床抬上来，放在地上。

众人看着耶律重恩，他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

耶律苦奴流泪了，他大声叫道：“你们听着，你们杀了他！”

你们杀了他！谁去抵得卓书的超绝武功？还有谁能运筹帷幄，再图回鹘或在西夏复国？是你吗？”

他指着李成思，李成思摇头，他没这个本事。

“是你吗？”他再指着萧挞不，萧挞不也摇头。

耶律苦奴大声道：“你们只能指责他，从来也没有一个人能胜过他！如今你们帮了吐蕃的大忙，帮了大宋的大忙，杀了你们自己的大王！还有谁能带领二十万大军，你们会听哪一个人的？你们最信服的是哪一个人？说啊！说啊！”

:

无人应声，他们只要珠宝，耶律重恩为什么不说出珠宝藏在哪里，他为什么不说？让人竟误杀了他，可恨可恨！

耶律苦奴回头，对着耶律家族的人叫道：“耶律家族是皇族，但耶律家族决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我们走！”

三万大军慢慢走近，过来几人抬起耶律重恩，他们慢慢走着，向外走去。

二十几万大军围住他们，但没人出手，他们再不会对自己人出手。

他们没了耶律重恩，也失去了复国的希望耶律苦奴叫道：“抬上红姑娘！”

李成思看看身旁的十六人，他问道：“我们去哪里？”

无人能答。他再问：“我们怎么筹二十几万大军的粮饷？”

还是无人回答。

他们一向只知道对耶律重恩吹毛求疵，如今没了耶律重恩，他们何处去？

萧挹不说道：“我们跟踪那个唐门的姑娘，看她手里有没有珠宝？”

李成思说道：“好，我们便派些人去，去蜀中看唐门有何动静。”

萧挹不说道：“二十几万大军撤退，容易出事，不如我们分成几路，各回罗布泊。”

众军看着他们，突地有人叫道：“不，我们再也不回罗布泊了！”

是啊，从前在罗布泊，因为有复国的希望在他们的心头燃烧，他们才耐得住苦，耐得住那寂寞。他们再也不肯在那大风沙里住下去了，他们叫道：“大军夺城，大军夺城！”

他们要攻大宋，要攻城略地，不再回头！

大军分成几路，各自东西。

萧挾不带一路大军，这大军也分成三路，互相呼应，向大宋纵深进军。他们要夺大宋的城池，他们跃跃欲试，耶律重恩能做到，他们怎么就做不到？

李成思带一路大军，也分成三路，他们向江南进发，如能与蒙古军互相呼应，便可大成阵势。两路大军分成六路，向两地出发。

第二章 反间大计

答罕从卓书那里走出，他对手下的勇士说道：“去蒙古部找粘拔恩！”

兀风、赞答等人劝他道：“三王子，我们与蒙古人势如水火，你何必去犯险？”

答罕说道：“粘拔恩素有大志，他要夺取大宋，也要犯我大金，我要他知难而退。”

绳师道：“有我们在，他能奈何得了三王子吗？只是那个阿鲁忽有些棘手。”

答罕笑说：“我自有分寸，你们难道不信我？”

粘拔恩一听得答罕来了，霍地起立，他问道：“他们来了多少人？”

“有二十人左右。”

粘拔恩冷冷道：“莫非他用二十人想踹我大营？”

赫叶雅说道：“答罕是智者，如果你与他说话，可能有所得，你不必怕他，要他进来好了。”赫叶雅再对阿鲁忽说道：“你站在粘拔恩的身后，保他无虞。”

阿鲁忽不愿意，但碍着赫叶雅的面子，不好再说，只能答应。

答罕昂然而入，粘拔恩说道：“三王子，不知再来说什么？”

答罕说道：“送与蒙古一个大好前程。”

粘拔恩大笑，说道：“要我忘了与金人交战的那一段往事，我会信你。”

答罕说道：“大金的得益高于一切，我二哥虽说死于蒙古人手，但我们要保住大金，如今还不是与蒙古人斗的时候。”

粘拔恩笑笑，说道：“请坐。”

要知道粘拔恩是蒙人中的皎皎者，他被派去伊宁假作商人，必是有过人的机智。他对答罕一揖，说道：“耶律重恩不知答罕王子大才，竟放公子回金，看来西辽不保了。”

答罕说道：“听说西辽已被灭，耶律重恩的祖庙也被焚之一炬，耶律重恩不久会兵散。”

粘拔恩说道：“西辽兵勇将多，是我大蒙的心腹大患，怎么会一朝便散了？”

答罕说道：“西辽在罗布泊支撑数年，全靠原来辽国的一点积蓄，如今他无银两军需，只能一散。再说原来风传耶律重恩有大辽的藏宝，那是虚谈，他军一乱，便得分兵，西辽再无足虑。”

粘拔恩看看赫叶雅，赫叶雅点头，看来答罕所说，像是事实。

答罕说道：“五国兴兵，先有西夏匆匆退出，再有西辽兵散，皆不足虑，吐蕃与蒙古两国兵进，此时吐蕃也兵驻饶风岭，只是观望。难道将军不想退兵吗？”

粘拔恩怒道：“五国说进兵，金人不守信用，金人不可交。”

答罕说道：“一要进兵，我五弟泽利便进兵庐州，兵败失利，被大宋杀手唐逸所杀。我金兵一路败北，怎么能说金人不守信诺？”

粘拔恩说道：“答罕，你徒逞口舌之利，你金人做事，却是不行！”

答罕眼光锐利，看看粘拔恩，说道：“我在捕鱼儿海一战失利，但大金元气不丧，我又回到了金国，我先来知会粘拔恩一声，如果你不回兵，我便夺你儿乞部与粘拔恩部。虽说蒙古十二部已是联盟，但那几部都不及你两部强大，我攻你两部，让你首尾不能相顾，看你败不败？”

粘拔恩的嘴里忽地觉得很苦，答罕不会不报兄仇的，如今的金主熙宗是刺罕的儿子，他怎么会忘了对蒙古兴兵？

答罕说道：“我只咬住你粘拔恩一路，让你回不到捕鱼儿海，你以为你能见到蒙古

的落日吗？”

答罕挺立起来，说道：“我二哥的眼眶没有眼珠，还能埋在祖陵。粘拔恩，你想想，一个没有眼珠的粘拔恩会被昏鸦啄食，你身躯的肉一块块全都要吞入昏鸦的口中！”

粘拔恩忽地恶声喊道：“别说了！”

他回头瞅一眼阿鲁忽，说道：“答罕，你一切都算得很对，但有一件事算错了，你来蒙军大营，肯定是来错了。”

阿鲁忽走出来，走到答罕对面。他要擒拿住答罕，金人便再无计。

答罕忽地冷笑，说道：“粘拔恩，如果你敢动手，我敢保你与赫叶雅全会中毒！”

他身后就是长白毒王的弟子绳师、索师、藤师。

赫叶雅对粘拔恩摇头，她知道，如果粘拔恩中了毒，他们无法解毒。

答罕说道：“你们会退兵的，但你们记着，要绕路回蒙古，不然你们会中金人的埋伏，全军覆没。”

答罕走出军营，看着蒙古大军，他叹道：“粘拔恩的军队兵强将勇，我看到了从前大金攻入大宋时那强悍……”

勇士们不吐声，他们也看得出，蒙古兵将精悍威武，看来他们将是大金的大敌。面对这样的强敌，怪不得刺罕大帅失利。

粘拔恩看着赫叶雅：“为什么不乘机杀了答罕？”

“你没有这机会。除非你帐内的人都不要了！”

阿鲁忽说道：“我不怕中毒，如果他下毒，我会让他们全都死在帐内！”

赫叶雅说道：“我们也会死在帐内，大家一齐送命。”

赫叶雅说道：“我要你不动，是因为五国攻宋，已成虚事。

不马上撤兵，张俊一来，便得陷入重围，再想回蒙古，便很难了。”

粘拔恩说道：“张俊很厉害吗？”

赫叶雅说道：“不是张俊厉害，而是大宋十几年不曾出兵了，十几年备战，乘锐而来，我在大宋土地，孤军深入，你说会不会败？”

粘拔恩说道：“耶律重恩没了，还有卓书，尚可一图。”

赫叶雅说道：“卓书会去图耶律重恩，去收编那西辽的军队，他哪里有时间与大宋开战？”

粘拔恩说道：“我们就撤？”

赫叶雅说道：“答罕来试我们的虚实，我们真的要撤。如果我猜得对的话，他如今只是一试，并不想对我们动手，如果他真的不来说话，我们就危险了。”

几个大金勇士忽地站住了，兀风对答罕说道：“三王子，我不明白。”

几人都是愤愤，怒视着答罕。

答罕看着他们，说道：“有什么不明白处？”

兀风说道：“我们与蒙古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此仇必报，三王子为什么不攻打他们，却劝他们收兵？”

答罕说道：“你打猎时，野鸡要打飞，你明白打飞的道理吗？”

赞答大喜道：“三王子，你说我们要攻打粘拔恩，要他回不去蒙古？”

答罕说道：“我告诉过他，他的眼珠子也无法长在眼眶里，我要替二哥报仇！”答罕回头，说道：“快马加鞭，回去报与狼主，就说粘拔恩必不会绕路，他会赶忙回蒙古，他怕我大军攻蒙，蒙古再也不会会有什么粘拔恩部了！”

十几个人低声欢呼，他们急急催骑，赶回大金，狼主一听要杀粘拔恩，他会大喜过望的，他一定不会忘了报父仇！

红顶天看着耶律重恩，他醒来了，他命不该绝，只是昏厥过去了，慢慢再醒来时，他再也不问西辽兵马的事儿。他只是躺在床上，病也不医，只是静静地躺着。

红顶天如今忘了对他的仇怨，只是看守着他。

耶律重恩说道：“我又活了，再也不是西辽王，我是耶律重恩，我才又活了。”

耶律苦奴进来了，他说道：“大王，我们该做什么？”

耶律重恩的队伍还有一些积蓄，耶律苦奴依大王的命令，去劫人银两，如今尚有一些，可买军粮，再说部队只有三万人，不必积很多的粮草。

耶律重恩说道：“我不是你的大王了，我只是耶律重恩。”

耶律苦奴说道：“我们剩下的，只是耶律家族的人。大家都等着你去说话。”

三万人团团围坐在周围，耶律重恩躺在床上，被十几个勇士抬起来，小心翼翼放在地上。

耶律重恩说道：“红姑娘，扶我起来。”

红顶天扶他起来，耶律重恩坐在床上，看看周围，说道：“耶律家族世代都是辽帝，在皇族三姓里，耶律家族是真正的皇亲。”

众人看他，想起了耶律家族的过去，他们过的是何等荣耀的日子啊。

耶律重恩说道：“在大辽要灭时，天祚帝有一日问起丞相元历脱脱，有什么法子能使大辽复兴，丞相说道：只有死灰复燃，方能大辽有望。但那时大辽气数已尽，内里国库空虚，外有金人强侵，怎么能够再复大辽？当时丞相一计，叫做死灰复燃，便是没有希望中的希望。他们拿出最后的几十万两银子，把大辽的精兵汰选，只剩下了三十万人马，送去罗布泊。当时弄得人人皆知，有珠宝藏在罗布泊内，就是要坚定信心，异日再图一复。我是天祚帝的承继人，自该知道此事，但知道此事的有几人，他们是死去的丞相元历脱脱，他的女婿乌图与女儿梦知雅，还有埋假珠宝的三十六勇士，他们都知道此事是假。那一日我去观看埋银处，远远看着，也知道三十六勇士皆自尽而死。但我不知那是假的，我一直以为是真。我也不知为什么乌图那么抠，只是省吃俭用，我也不知道大军一直在用梦知雅隐姓埋名做商人挣下的银子，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在黑汗复国时，我一再催乌图，要拿出珠宝来用？他只好早早假作自尽，以掩我耳目。他本来想真

的自尽，但他与梦知雅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二人决定隐居做农民。

但我们不知，我派人去找他们，找到了，他们只好告我一切，然后自尽……这一回，他们是真的自尽了。”

耶律重恩的神色很是激动，他大声道：“我们再复大辽无望，我们没有那力量，天下大势，早就不是原来的那局势，我们无力回天！”

耶律家族的人都是皇族，他们一心盼着能再复大辽，过好日子，他们什么都不做，只在罗布泊里磨剑，做他们的复国美梦。如今他们知道那梦再也做不成了，心中悲凄，大是难过。

耶律苦奴说道：“我们要做什么？”

耶律重恩看着那些脸孔，他们都是他的亲人，他长叹一声，说道：“各寻出路，如果能分散在各国，别人还看不出。

你愿意在大宋寻一条生路，便在大宋定居。你愿意去黑汗，就去那里。只是不能啸居一处，会被人消灭的。”

他们头一次得自己寻生路，他们得自己去赚钱养活自己。

三万人马都来对着耶律重恩一揖，他们三五成群，自散去了。

红顶天看着耶律重恩，她的心头震惊莫名，看来她是小了耶律重恩，能放手时须放手，真是豪杰所为。她轻声说道：“我看过许多人物，但没人如你一般，真是大豪爽。”

耶律重恩回头看看苦奴，说道：“苦奴，你自去吧，何必管我？”

苦奴一笑，说道：“别忘了，我们都把你当成我们主人的。”

苦奴的身后，有几百勇士，他们是耶律家族的中坚，他们不愿散去，情愿跟着耶律重恩，出生入死。

张俊的兵马走得很慢，他也知道，如果与敌军相遇，再慢就来不及了，他一边走，一边用圣上的令来调各地的人马，到他与卓书遥相守望时，他的人马已至五十万。

两下扎营对望。

卓书笑道：“张俊真来找我？”

他对银喇嘛问道：“大师，这个张俊是何许人也？”

银喇嘛说道：“他是原来的后军将军，剿金人有功，且与秦桧亲近，是主和派的唯一大将。”

卓书道：“想必他没什么本事？”

银喇嘛道：“他也很有本事，是大宋有名的将领之一，大王莫掉以轻心。”

第二日，两军对阵，张俊以马鞭遥指卓书道：“几个弹丸小国，也想侵我河山，不要性命了吗？”

卓书大笑，说道：“张俊，你伙同秦桧害死岳飞，是大宋的奸臣，我要杀了你，大宋军民会不会拍手称快？”

张俊最恨的是人提起害死岳飞事，他虽是没有出手加害岳飞，但终是主和派人，内心有愧。别人一提，自是恼火，叫道：“卓书，休逞口舌，看兵！”

从门旗下冲出一将，是大宋的韩清，他冲向对方阵内，迎面赶来一个，却是卓书的大将黄绝，两人阵前交锋，过了十几招，兀自不分胜负。忽地张俊一指，叫道：“捉住卓书，封万户侯！”大军一听，皆是踊跃，扑向吐蕃军阵。

两下混战，此时大宋的兵马胜过吐蕃多多，便围起来，大宋兵也十几年未战，此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叫道：“杀他番子，杀他番子！”把吐蕃兵围成几十个圈子，分头杀他。

卓书带着黄绝、扎嘎等首领，叫道：“别叫他们冲乱了阵脚！”但此时军中混乱，谁能听他？只好被乱兵卷来冲去，无法再聚。黄绝叫道：“鸣金撤退吧？”

卓书喝道：“不可！万一鸣金，败阵中，定会死伤无数。

你们守着，我去杀张俊！”

他突来奔去，人如天神，左手击矛，右手执皮盾，吼道：“当我者死！”

宋军见他勇猛，也真是怕他，见他突来，便哗地向后撤。

卓书叫道：“张俊，我要与你决战！”他一搦便挑死一员宋将。

后面的大将叫道：“射他，射他！”一阵乱箭射来，卓书用皮盾挡住，叫道：“敢射我？”冲上去，对着那射他的宋兵一阵狂杀。他用手里的盾去击宋兵，那盾上的箭都扫在宋兵脸上，扫得他们乱叫。再扔下皮盾，抓起一刀，砍来剁去，如切瓜砍菜一般。看看那面中军大旗渐近，卓书啸哨，再复一跃，便冲至张俊面前。

张俊有护军三千，都是精武之人，一见卓书冲来，便叫道：“杀了他！杀了他！”扑来杀他。

迎面一击，一枪挑了当先一将，卓书挟枪而行，直逼张俊。后面的精兵吼叫着，向他递来刀林，刀闪光，人成阵，卓书能一跃几丈，也必落在他们的阵内。

卓书忽地觉得他有些力不从心。

他再回头，只见黄色、扎嘎此时也被乱军分开，如是他们落入宋军的分割包围，必被全歼。他再怒吼道：“张俊，且饶你一命，我早晚必去杀你！”

他纵身飞跃，直射向那密密匝匝的人群！

张俊遥遥一看，便知他是去救黄绝一部，便挥旗叫道：“围住他，不让他与那吐蕃兵聚在一处！”

便有千百宋兵围上，一步步逼向卓书，卓书把刀一掷，钝刀直刺入一员大将身上，那将抓刀倒地，随后便被乱军踏死。

后面的宋兵且近且放箭，那箭射向卓书，卓书一吼，拿上衣卷束成团，一挥落箭。

再逼向一宋兵，抢来一盾，护住他的身子。

但有一箭正射在他的肘上，顿时痛在心腑。

他怒喝一声，叫道：“我杀光你们大宋的兵将，叫你张俊狼狈回朝！”

他回头一夺，再复夺得一刀，直欧下去，正劈在一将的胸前，便见血迸，人吼，倒地而死。

卓书一脸是血，头发也披乱，俨如天人，怒叫道：“张俊，你想败吐蕃，今生休想！我是从神山走十三圈的人，神佛护我！”

第三章 密鼓紧锣

卓书的无尽气力正在一点点儿泄走，他忽地觉得，他在沙场上只是一个小小兵卒，无法使出他的智慧，他盯着对着的宋将，看他弯身出枪，卓书进他退，卓书退他方进，看来对方深得用兵之道。

身后的宋兵术时对他放箭，又有一支箭正射在他的肩头，他虎吼一声，回身一旋，一刀劈了那宋兵，身后的人潮如水般卷退。

可他支撑得了多久？

忽听得有人叫道：“大王，大王！”

卷过来一层浪，原来是扎嘎与黄绝两人带着一部精兵，卷来卷去，只寻卓书。

卓书看他们来得近了，大呢道：“我在这里！”

他纵身一跳，身子从那员宋将头上飞过，在空中轻轻划了那人一刀！

那人暴声而吼，身子一仆，便即毙命。卓书飞至扎嘎身旁，叫道：“护住我，向外冲！”

一见到吐蕃兵马，他再复成为一个勇不可挡的勇士，他一声吼，便即劈死一人，有时一刀劈出，两三人毙命！扎嘎与黄绝在他身后，清理他身左身右的敌人，他身后无忧，便也不怕敌方射箭，一直向前冲。

远处，张俊看着卓书，忽地叹道：“有人传言，说卓书曾想只身去建康刺圣上，我

原来不信，此时见他，我相信了。”

张俊回头，说道：“以三部精锐之师，用一字长蛇单阵，绕来绞去，缠住卓书，务求毙命。如不能杀他，便求使他。力竭，擒住卓书，才是大功！”

那将军传令去了，从阵外冲入三条长龙，卷入卓书那里，只是一瞬，便缠住了卓书那一圈人。

张俊十分满意，说道：“大宋十几年不战，一战如此勇猛，足可告慰二圣于九泉之下了！”

卓书带着这一部精兵向外闯，他砍钝十几把大刀了，他只要砍钝了刀，一回头，黄绝便再递与他一把。

他仍是声声吼叫，人像一座大山，向前推进。凡是阻挡他的人都被用刀砍死。

他一刀刀递出，血糊了他的脸，他用袖口去擦，再糊腻了他的袖口，他低头擦在两肩肩头。后来肩头再是血腻，他就顾不了血迹了，只是向前冲。一支队伍闯向哪里，张俊的队伍便冲向哪里，一时只顾他这一队，竟有两队冲出了重围。

那两队冲出去的队伍正要逃走，一回头看有一支队伍正在冲，那带头的首领叫道：“一定是大王与扎嘎他们，去救他们！”

这支队伍再复绕回，冲向卓书这里。

张俊看了，叫道：“再去一军，务求他两军首尾不能相顾，不能令他会合！”

再冲出一彪队伍，豁地冲进那队伍中，把他们打散！

看看渐渐天黑了，张俊叹息道：“不能灭蕃，天意如此！”

他命人点着火把，围住蕃兵，使其不能突围。

扎嘎叫道：“天黑了，快向大王靠拢！”

。那周围的兵士又困又乏，哪里有气力，但听得黄绝再叫：“大王走一十三匝神山，大王不死！大王必胜！”

那些吐蕃兵的眼里又燃烧出希望，是啊，大王不死，吐蕃就不会败！他们再鼓勇气，向一起聚齐，对着大宋兵士猛冲。

张俊已是站在那里十几个时辰了，他回头对身后的将军说道：“看来卓书不会灭亡，收兵吧。”

那将军说道：“再杀他一阵子，吐蕃人必会受更大创伤！”

张俊叹道：“不能杀了卓书，再多伤人何益？鸣金收兵。”

只听得鸣金收兵，大宋兵马才知道，已是疲惫不堪，他们潮水一般向后撤，一直向后撤。

卓书说道：“撤！”

乱军回头，慢慢在身后拢直成了一军，向后撤去。：粘拔恩对部众说道：“我们要走西夏与金国交界处，这是答罕吓唬我的原因，我想他不愿意我走金国与西夏的交界，让我走上一段弯路，那我们何时能回蒙古？如果答罕真的在西夏交界处等着我们，我们只能一战！”

部众吼道：“战，战！”

他们不怕，归心似箭，定要走西夏与金国交合处，怕什么答罕？

粘拔恩说道：“兵贵神速，如果早作提防，答罕来不及布置，我们便到了家，如是我们动作慢了，也许会一辈子也回不到蒙古平原。”

部队只是静静地听他，粘拔恩说道：“我们这一次代表蒙古十二部族出来，打出了威风，让大宋人怕我们蒙古人，我们便是胜了！”

众人齐呼：“我们胜了，蒙古必胜！”

粘拔恩巡查队伍，看到一个兵士的身上背着鼓鼓囊囊的东西，问道：“这是什么？”

那兵士道：“是一种压豆腐的东西，我想回去学这手艺，我在这里弄明白了怎么做，我还得了一瓶卤水。”

粘拔恩问道：“什么是卤水？”

那兵士说道：用豆子磨成浆，再搅，后来成了水糊糊的，用这卤水才能点成豆腐。”

粘拔恩大喜，说道：“你们周围的人听着，万一有什么危险，要保住他的性命，保住他的性命，我们的老人孩子就能吃上大宋那种水嫩嫩的豆腐！”

周围的人一齐声诺。

再看一名兵士，他也背着一件东西，粘拔恩问道：“这是什么？”

那兵士说道：“是屏风，大宋人用它挡着，在后面方便的，拿到我们帐内，也能有用。”

粘拔恩怒道：“扔下它，你们记着，凡是要享用的东西，都扔掉！给大蒙古的老人孩子用的，才能带！”

众人不语，只听得哗哗啦啦的扔东西声。

粘拔恩说道：“我们大蒙古只有一部兵马出来，回去的路很不好走。但我们有蒙古十二部，他们会来接我们的，放鹰！”

一只鹰扶摇直上，在空中飞起来，向蒙古箭一般飞去。

这只鹰将告诉忽儿毕，粘拔恩部将回来，要他们来接。

粘拔恩叫道：“出发！”

这一支队伍出发了。

金邦狼主看着答罕的信，他霍地站起，叫道：“好，好！”

他对乌里布、兀朱等将领说道：“我要报仇，我要报父王之仇！父仇不报，我睡不安寐，三叔给了我一个机会，歼其粘拔恩部，便是报了血仇！”

狼主问道：“如何调兵最近？”

兀朱道：“调河中、河南、京兆、加上许州、郑州等路，足够歼其人马了。”

狼主道：“不够，要全歼粘拔恩，让他没有一丝喘息的机会，，再则得小心蒙人来攻，

包抄他后路，让他一人也不留。”

兀朱说道：“圣上，让我去吧。”

乌里布奋然道：“老将虽老，但也要去一次，为二王子报仇，我心愿久矣！”

狼主大声道：“都去，都去，杀了粘拔恩，上祭太庙，报祭祖宗！”

怒马轻骑，直冲向京兆路。如果粘拔恩不急速分兵逃走，他便掉入了大金的口袋。
有答罕在，他就只能灭亡！

答罕着快骑早就调集了郑州、许州等路兵马，全都齐集在边境上。他们在等粘拔恩，
答罕再令人去调兵马，务必要全军齐集在边境，给粘拔恩以痛击。

大军已集二十万，答罕命队伍集合在空地上。

他大声道：“我是答罕，无往而不胜的答罕，你们跟着我，/只会流血，不会流泪！”

众军欢呼。

答罕说道：“十州三路的兵马，号令不齐，必会误事。你们听着，只有答罕的军令如山，他人不能违抗，抗命者斩！”

众人吼道：“抗命者斩！”

答罕再说道：“记着捕鱼儿海？二十万大军落入水中，尸首不得回大金，年年冤魂野鬼，流连郊外。那里面都是我们的亲人！”

众军沸腾，叫道：“我们的亲人！我们的亲人！”

答罕说道：“谁放走了粘拔恩，斩！”

众人喊道：“不放走粘拔恩，不放走粘拔恩！”

金邦狼主带一行人向边境疾行，忽地兀朱看着高空中一只鹞鹰，叫道：“看，那是信鹰！”

那是一只只顾平飞，毫不顾及身旁猎物的飞鹰。它身旁正有几只鸽子，飞鸟在飞，一见到了它，忙四外散。但它理也不理，只是疾飞。兀朱吼道：“射杀他！”大气...

众军忙射那鹰，那鹰见箭阵飞来，疾忙向上再飞。狼主叫道：“放鹰，放鹰！”放走了十几只鹰，去捕那鹰去了。

只见高空中；十几只鹰围住那只，啄来啄去，那鹰先时还能应战，渐渐只听得哀鸣，再扑落下来一片片鹰羽。最后，一只大鹰擒住这只鹞鹰，把它扯下来，落在马前。

兀朱从那鹰脚上拿下一封信，说道：“真有一封信。”

狼主看罢，以手加额，拍手庆幸道：“四叔英明，果然是封求救信。快，去接应三叔！”

粘拔恩所以敢走金国与西夏交境，不光是要快，也是因为只有行险，才最安全。他知道答罕非是常人，他不是只逞口舌之利的游说之客，只要他说，便有深意。答罕一来，并不是只想吓他一吓的。

他与赫叶雅一商议，决定还是走交界处。只要篋儿乞部能出兵，即便是金人拦他，他也不惧。蒙古十二部的兵马是好相与的吗？

马衔枚，人低声，部队急向前行。

他们要赶在答罕布置敌兵前赶至国境，撕开一个口子，向蒙古扑去。扑向蒙古，便是扑向自己的家！

金熙宗赶到了平阳，看到府尹正在调兵，要赶奔蒙古边境。

狼主奇怪，问道：“为什么要去蒙古边境？”

府尹说道：“报马说道：‘篋儿乞部一定会在边境等待，他们会不顾性命扑来救粘拔恩部，三王子说，要放过了篋儿乞部，军法是问！’”

狼主拍拍府尹的肩，说道：“好，一切依三叔令做，不能有误！”

府尹说道：“自平阳以北，皆去拦挡忽儿毕，三王子说过，以命保住，只要挡他三天！”

狼主笑问道：“能不能挡得三天？”

府尹拍胸说道：“狼主，保不住他三天五天，拿我的头祭祖！”他看着狼主，说道：“我哥哥死在捕鱼儿海！”说着，他的眼睛红了。

狼主说道：“不错，我父王也死在那里，你记着就行。”

部队出发了，他们急着去边境，去拦阻儿毕。

狼主说道：“我们赶快去找三叔，我看到三叔要打大胜仗了。”

忽儿毕坐在帐中，看着年青的小伙子们摔交，他忽地说道：“为什么好久没有鹰来传信？”

吉利吉思大笑，说道：“五国伐宋，大宋没有功夫去想别的，依我看，粘拔恩一定是玩大宋的女人玩疯了，忘了做别的事儿了。”

忽儿毕笑笑，他知道粘拔恩，粘拔恩不会那么荒唐的，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忽儿毕把大军开来边境，就是怕粘拔恩一旦有事，大军接济不上，他叫道：“喂，孩子们，不要再摔了，派两队十夫长出去，看一下边境上有什么事儿没有？”

那正摔交的小伙子叫道：“好了，好了，我去，我去！”

他飞身上马，疾驰而去。在边境上，他看到正调来一些军队，在边境集结。他心道：他们是做什么的，我得听一听。

他爬下马，悄悄到眼前，听得有人叫道：“东胜州的军队在右翼，夏州的军队在左翼，两队的将军来大帐议事。”

这小伙子心道：“为什么有东胜州的军队，看来是刚刚到的，我得去报与大汗知道。”

他再悄悄爬回去，跨上马，赶忙飞马回去，对忽儿毕报告说：“大汗，我听得他们叫喊，说是东胜州的将军，再叫的是夏州的将军，命令他们去驻扎在左右两翼。”忽儿毕霍地起身，说道：“不好，他们调来两州的军队，分明是想对付我们。”

吉利吉思说道：“他们怎么会对付我们？难道他们要再攻大蒙古吗？”忽儿毕说道：“只有一件事令我们害怕，那就是截住粘拔恩，我们不能坐等，我们得去接应他。你下

令派人去报告那九部，就说我们两部沿边境向金国推进，如是粘拔恩有事，我们会去接应。”

吉利吉思派人去那几部，然后说道：“我们去攻金人，他们会截击的。”

忽儿毕沉思好久，忽地说道：“我们何不用合围的方法？”

吉利吉思拍手道：“好，好计！”

忽儿毕说道：“我去，你在边境与他们周旋。”

吉利吉思拍胸说道：“粘拔恩是你的儿子，也是我的兄弟，你当我是什人？我要去接我兄弟，你信不信我？有吉利吉思部，便有粘拔恩部！”

忽儿毕大笑，说道：“老弟说什么话，你愿意去接他，你就去好了，只是去接他，比较麻烦，你去我也放心。”

原来在蒙古各部中：要说最勇猛凶悍的，当数吉利吉思部。

忽儿毕说道：“你去，带人悄悄沿边境潜入，我去与那金人大军纠缠，你走得要快一些，莫要被敌人发觉。”

吉利吉思说道：“不咬人时，猎狗不是猎狗，你放心好了。”

吉利吉思部集合了，吉利吉思说道：“任何人不得掉队，我们也不与人厮杀，只是冲过去，去找我们自己的兄弟粘拔恩部，把他们带回来。他们打了许久的仗，累了，伤了，乏了，没有我们，他们睡觉都不敢闭上眼睛。走！”

长长的马队出发了，忽儿毕看着他们，心里道：粘拔恩，你要小心在意些啊！

待得看吉利吉思部的人走远，忽儿毕说道：“吹号，我们逼上去，佯作要攻入金国，看他们怎么办。”

号角响了，大队人马，成一条线，向前平推。

那边的金将看到了，吼道：“蒙古人来了！”

从大帐冲出来几员大将，他们叫道：“果然三王子说得对，他们会来增援粘拔恩的，

我们拦住他们，决不让他们进入境内！”

大军慢慢向前推，两军在原野上，站成两队，成黑压压的队形。忽儿毕说道：“让开，我们要去进攻大宋！”

那将军冷笑，说道：“进攻大宋，好啊，从西夏那里走吧，那里地势也好，走得也快。” 锅

忽儿毕说道：“五国计议进攻大宋，你金人也与会，为什么不让我们过？”

那将军笑说道：“只好从西夏过了，大金害怕，怕你们别有用心！”

忽儿毕说道：“那就不能客气了，我们只能一战！”

号角吹起来了，忽儿毕叫道：“杀啊，冲上去，与金狗决一死战啊！”

他带头冲向敌阵，一支狂飙卷向金人！

那将军看着忽儿毕焦急而战，心道：原来三王子说得对，蒙古人着急去救他们的粘拔恩部，会不顾一切冲杀的，他命三军紧紧护住中军，不令敌军卷过来，把他拦住！

金人与蒙古人在原野上展开激战。

第四章 醉卧沙场

熙宗进了大帐，看到答罕背对着他，在看桌上的羊皮地图。勇士要提醒答罕，狼主来了，但熙宗摇摇头。

答罕正在看地图，他在想，在哪一带全歼粘拔恩部呢？均州、饶风岭，还是兴元府？在这一带都有很好的开阔地，有很好的战场，但在哪里能拦得住粘拔恩部，令他全部被歼？

他皱紧眉头，在苦苦思索。

金主看着他，心道：有这等好良臣，我大金有望啊。元朱看着答罕，心道：三哥已

是头发都白了，其实他不过三十多岁。征战，征战，伤人累人啊。他也忘了，他做金人三军统帅，带几十万大军征战大宋，掠得二圣而归，那时他也不过是二十多岁呢。此时他的心，更是老多了。

蓦地答罕叫道：“对，对，就是它了！”

他的手敲在利州西路，也就是过了兴元府。

在那里，粘拔恩部会以为他们要到家了，会松懈一下。他们正要欢乐，正要庆幸他们能回家时，就是他们再也到不了家的地方。

只是在那里，蒙古人很容易来攻的，怎么办？

答罕突地说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便打他一个近蒙古，要他有家无归！”

金主笑说道：“看来三叔又要打大胜仗了。”

答罕回头，看是金主，不由一跪，说道：“狼主大驾到营，为什么不报？”

金主笑说道：“三叔正思谋大计，我要他们勿打扰三叔。”

答罕讲明要在与蒙古交界处打这一围歼仗，金主眼睛发亮，看着答罕，说道：“我也知道，当初如不是三叔归来晚了，大金狼主，非三叔莫属。如是那样，大金如今便不是此时的模样了。我一向敬慕三叔，三叔算无遗策，此事就请三叔下决断好了。联来此地，便是要全力支持三叔，雪我大金耻辱的！”

粘拔恩与赫叶雅一路上心情焦急，他们如不能快快赶回蒙古，必是会有阻军。他们的马队很快。如果能冲过饶风岭，再过兴元府，他们便会到了大金与大宋的交界处，在那里，很邻近蒙古。

粘拔恩说道：“看来答罕只是虚张声势，他至今也没伏击我军，他没那个胆子！”

赫叶雅说道：“在四大公子里，我最怕的就是答罕，他是一头咬人的狼，你怎么能不在意他？”

突地听得鼓响，四外都是鼓响。那鼓声正敲在粘拔恩的心里，他惊叫道：“有伏兵！”

从饶风岭的四外走出金兵，人人高喝：“宰了粘拔恩，杀光蒙古人！”

金兵包围上来，一层层，一队队，无穷无尽。

答罕站在岭上高坡，他身旁有一张黄伞盖，粘拔恩惊道：兵回

“金主也来了？看来他们来意不善！”

赫叶雅说道：“告诉他们，向回冲！”

粘拔恩叫道：“不对，我们得向前冲，大蒙古勇士怎么能不战而退？”

赫叶雅说道：“他是摆明着要吞吃你全军，你怎么不悟？

快撤！”

不待粘拔恩下令撤退，便见第一队金兵冲来，向他们横扫！

马队冲击得很狂，远远便放箭，直射得粘拔恩部人仰马倒，粘拔恩叫道：“下马，射他！”

待得下马，未等还射，更有一队马队从后冲来，叫道：“杀啊，杀死粘拔恩，替捕鱼儿海的兄弟报仇！”

粘拔恩的眼也红了，扯起大弓，叫道：“看箭！”一个带队的平章倒下，后面的马队兀自不停，向前猛冲。

阿鲁忽大逞神威，他也不避那箭，但见有人冲上，便是一掌，拍在那人头上，便见血出。拍在那人胸上，便听得惨叫，胸也塌了，人便倒下。阿鲁忽杀得兴起，大叫道：“有谁敢来，我便杀他！”

那赫叶雅一见阿鲁忽神勇，便大叫道：“阿鲁忽，快去杀了答罕，再不就杀了金主！”

阿鲁忽一听是赫叶雅要他去杀，也不犹豫，突地跳起来，便扑向山坡！

坡上有无数神勇勇士，一见他跳跃而来，知他勇猛，便叫道：“放箭！放箭！”

那箭正射在他身上，一簇簇，一丛丛，都射中他。但阿鲁忽根本不惧，那箭射在他身上，却是射不入肉，而那些放箭人却是纷纷坠地。眼看阿鲁忽要冲上了坡，答罕叫道：

“放滚木擂石!”

便见那大块石头，一节节滚木咕咚咚滚下，阿鲁忽叫道：“不好!”

他抓起一节滚木来，拿它当拨棍，竟是拨开不少石头滚木。但那木头太大，又滚木擂石极多，坡上扔下如雨，他哪里能顶得住？有一节滚木正砸在他的脚上，他嗷嗷而叫，负痛而退。他一退不要紧，后面的滚木擂石便砸向他背，砸向他身，他连滚带爬到了坡下，赶到粘拔恩与赫叶雅面前，身上早伤痕累累了。

阿鲁忽说道：“不行，不行，滚木太过厉害!”

答罕把后队再变成前队，向粘拔恩冲击。他这法子有效，只是几次，便冲得粘拔恩溃不成军。他持刀站立，喘成一团，说道：“信鹰应到了，如是父王赶得及，我们会冲出去的!”

赫叶雅说道：“也许信鹰也出了毛病!”

粘拔恩怒道：“不会，怎么会？”

他看着赫叶雅，突地住口了。他看着风中的赫叶雅，她的样子很狼狈，本来她非常美，但他娶了她，从未让她在闺中梳妆，只要她在阵中出主意，拿大略，拿她当一个谋士。赫叶雅也无怨无悔，如今她要与自己死在这饶风岭了，他有些后悔，他根本没好好爱过赫叶雅呢。

粘拔恩说道：“赫叶雅，你……”

赫叶雅正在焦灼，突地看到了粘拔恩的脸色，她心里一激动，便说不出话来了。

粘拔恩说道：“赫叶雅，你与阿鲁忽冲出去，去求救兵，好不好？”

赫叶雅说道：“胡说，怎么能冲得出去？”

突地她看到了粘拔恩那激动的眼神，她知道了粘拔恩此时所思所想。他要赫叶雅活着，他要阿鲁忽救出赫叶雅。他回头看着阿鲁忽，阿鲁忽虽说是败了一场，但他神色仍是很好，愤愤地站在那里，有人冲来，便大拳一击，砸在那人胸前，或是击在那人脑上，

无不立即毙命！

粘拔恩叫道：“阿鲁忽，阿鲁忽，你来，你过来！”

阿鲁忽到了眼前，粘拔恩说道：“阿鲁忽，我知道你喜欢赫叶雅，你是为她才来的。”

阿鲁忽骂道：“混蛋，还说这个？”粘拔恩忽地握住他的手，说道：“带赫叶雅出去，你要答应我，一辈子好好保护她。”

阿鲁忽觉得有些不妙，大声道：“不行，不行，我不跟你抢老婆了，你还要她做你的老婆好了！”他带着哭腔，对粘拔恩叫喊。

粘拔恩说道：“你看，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跟你走。你带着赫叶雅，去求救兵。要是你能快一些，我还会活着。”

赫叶雅泪眼模糊地看着粘拔恩，她只道粘拔恩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那料得他在此时竟只是想着赫叶雅？

赫叶雅正欲再说，便听得前方一阵子叫喊，原来金兵再冲来一队，狂声喊杀。

粘拔恩叫道：“快走，快走！”

阿鲁忽不管赫叶雅怎么叫，只是把她扯起来，架在马上，拍拍马背，叫道：“走啊！”

马受惊，一直向前狂奔，越奔越快。阿鲁忽天生神力，竟是身子一斜，吊在马头上，手向前护着马头，箭射来，纷纷被他格开，那马冲向金兵，金人吼叫着：“拦住她！拦住她！”

眼看后面金兵越来越多，赫叶雅心内忽生后悔，要是冲不出去，莫不如就与粘拔恩死在一起，岂不更好？

远处山坡上，答罕忽地看出那马上的是一个女人，他回头问道：“那马上是不是一个女人？”

一个平章眼快，说道：“她的马旁吊着一个，那人是那个蒙古第一勇士阿鲁忽！”

答罕说道：“传下令去，放她冲出去。但不要让她看出来是我们放的，要假作不敌。”

平章冲下去传令，金主问道：“三叔，为什么要让他冲出去，他是去找救兵的。”

答罕说道：“在他冲出去三个时辰内，我们必得把粘拔恩的首级拿到手，不然我们怎么能全歼蒙人？如果我们全歼了蒙人，狼主想不想再歼灭他来援的那一部？”

狼主大喜，以手加额，说道：“三叔果然妙算，要是真能灭了他蒙人两部兵马，他也算是惨败了。”

赫叶雅叫道：“冲不出去，冲不出去，再回去，再回去”

阿鲁忽却紧紧挽着马缰，叫道：“粘拔恩等你去求救，你怎么能回去？”

眼看着近了金兵，阿鲁忽跳下来，手一抢，抢来一支长矛，道：“当我者死！”他把那长矛挟在臂下，挑起两个金兵，怒吼声声，俨如天神！

那平章早就赶到，叫道：“退，退开！”

金兵兀自有冲来者，那平章叫道：“退开，远些放箭！”

那金兵听得有人下令，便向后退，不待他放箭，阿鲁忽鞭马疾驰，在人丛中穿过。

金兵看她过去了，便追在身后，叫道：“别放走了她！”

阿鲁忽此时反在身后了，他手里拿一只夺来的皮盾，叫道：“敢来者死！”

赫叶雅急急赶奔，叫道：“快走，快走！”

阿鲁忽听得她急叫，忙迈开大步，赶去追她了。

答罕命金兵分成十几队，先几队一齐向前冲，冲到了前面的，务求杀敌，杀得累了，便撤下来。他命人鸣金，那几队金兵便缓缓退下。此时粘拔恩的勇士都是血渍战袍，吼喊得声音也嘶哑了，他们围在一处，借几块巨石挡着身体，只要一露头，便遭箭射。

答罕下令，要每队冲杀的人都喊叫：“捕鱼儿海！捕鱼儿海！”

那些金兵叫得狂，使得那些在大石后的蒙古兵丧胆，他们知道此时必死，便围在一起，刀剑在手，等金兵来攻。

狼主看得不忍，便说道：“三叔，要不要劝降？”

答罕摇头，说道：“蒙人不降，他们宁死也不会降，就是降了，也只是假降，何不杀尽以立国威？”

狼主默然不语。

粘拔恩对身后的勇士们说道：“金兵会再来进攻的，我们这一次要败了。”

一位勇士说道：“我们能胜，我们大蒙古有十二部兵马，他们胜了我们一部，有什么了不起？我们早晚会灭了他们金国！”

那个背着卤水的小伙子说道：“只可惜，我家的老人吃不到卤水点的豆腐了。”

粘拔恩伸出满是鲜血的手，说道：“你放心，咱们大蒙古人要他们做给我们吃！”

大们都笑了，他们相信，就是没有了他们，大蒙古一定会胜！

那小伙子说：“儿乞部与吉利吉思部都在边境上，他们会来救我们的。”

他抿一抿干渴的唇，说道：“首领，我要死时，决不给他们杀死，我要喝下这卤水！”

粘拔恩拍拍他的头，说道：“好样的！”

他再回头，对所有的勇士说道：“谁能侥幸回去，要告诉大蒙古的兄弟们，我们粘拔恩部的兄弟没有给他们丢脸，我们是真正的蒙古勇士！”

众人齐吼：“我们是真正的蒙古勇士！”

答罕站在坡上，看着那巨石后，那里是他的敌人。

狼主问道：“三叔，为什么不攻了？”

答罕说道：“让他们喘息一会儿，让他们体会到生存的可贵。”

再过一会儿，答罕说道：“第一队，带着火把，到了巨石后，扔过去便跑。第二队第三队上去，乱箭齐射！”

粘拔恩想着赫叶雅，她冲出去了，会遇上忽儿毕的，那时忽儿毕会对她说：“冲，去救他们！”

马队会疾驰如箭！他们吼叫着粘拔恩的名字，流着热泪，向这里猛冲！

粘拔恩笑了，他大声叫道：“蔑儿乞部会来的，吉利吉思部也会来的，他们一来，金狗就得完蛋了！”

忽地有许多火把扔过来，粘拔恩叫道：“躲开，躲开！”

但火把太多，他们躲不开，只能站起来跑。乱箭齐射，倒下了一排蒙古兵士！

粘拔恩叫道：“答罕，我要杀了你！”

他向坡上猛冲。

金兵挡不住他，任他冲向山坡！

他看到了金主，看到了答罕，看到了站在答罕身旁的兀朱与乌里布。他只要冲上去，杀死他们任何一人，便死得瞑目了！

他的身上中了一箭，那一箭是金主射的。金主叫道：“粘拔恩，你是我的仇敌，你必死无疑！”

粘拔恩叫道：“我要杀了你！”

他再扑向前去。肩窝中了一箭，使他只是规了一趣。

但再中一箭，这一箭正中在肚腹。

他怒喝道：“金狗，让你们的刺军成你们的样子，在捕鱼儿海喂鱼！”

金主一听怒极，他再吼一声：“杀了你也不解我恨！”

他一箭猛射，正射在粘拔恩的面门上，那一箭射得极准，粘拔恩授慢扭着身子，倒下了，刀脱手，割破了他的臂...

答罕令金兵叫喊，叫那些蒙古兵投降，叫道：“你们投降吧，粘拔恩死了！”

那些蒙古兵站起来了，他们默默走向前来，看着粘拔恩，粘拔恩真的死了，他死得很悲壮。

那个背着卤水的小伙子哭了，他拿下背上的包袱，解开它，咕咕咚地喝下了卤水，他身后的几人也喝了，他们全都躺在地上。

那小伙子说道：“就只这么喝，味道不怎么好。可豆.....

腐怎么那么好吃？”

金主看着粘拔恩，说道：“杀了他，割下他的头，去祭父王！”

答罕说道：“不，把他的头割下来，用一只匣子装好，送与忽儿毕，他会怒极，便会像疯子一般攻我们了。”

狼主看着平章，说道：“还不依三叔的主意去办。”

平章闭着眼，把怒极的粘拔恩的头砍下来，装在一个小匣子内，用布包包好，答罕说道：“谁愿意去送这匣子？送它必死！”

所有的金兵都站在那里，看着答罕。

答罕说道：“送它只为激怒忽儿毕，他会一怒间冲向我们，我们会再胜他们的！”

一个小伙子站出来，他说：“我报了父仇了，我父亲死在捕鱼儿海，我愿意去送！”

答罕问道：“你家里有没有兄弟？”

那小伙子说道：“我有两个弟弟。”

答罕回头说道：“狼主，补他两个弟弟做官。”

狼主说道：“你放心去吧，我会找到你的两个弟弟，让他们在后方做粮草官。”

那小伙子跪拜谢恩，拿着那匣子走了。

答罕说道：“收拾战场，就地歇息，不许埋锅造饭，只能吃一些干粮，坐下来睡一会儿，等着大厮杀！”

众兵士在坡后歇息，他们张着网，在等忽儿毕来。

第五章 饶风岭上

赫叶雅与阿鲁忽跑得很快，她骑在马上，纵马飞驰，而阿鲁忽只是步行跟随，他的

大步飘焉在前，忽焉在后，竟是差不多。赫叶雅心道：惭愧，原来阿鲁忽竟有如此深厚的功力，真是天下奇人。但她顾不得去想阿鲁忽，眼前闪着粘拔恩那渴求增援的神色，如今他还在苦斗，他在挣扎，在等待援兵。

她啸叫一声，纵马向前奔去。

那马突地蹶倒，再也不起。

阿鲁忽看看马蹄，说道：“它的腿断了，快走！”

赫叶雅说道：“你快走吧，去求大汗，告诉他去救粘拔恩！”

阿鲁忽说道：“我不去，你得去，粘拔恩叫我照顾你！”

赫叶雅急道：“你不去求援，我怎么能甘心？快去，快去！”

阿鲁忽叫道：“不行，粘拔恩告诉我，要我保护你！”

赫叶雅知他是一个浑人，无法与他细说，便只好说道：“我无马，走得不快，你去求救，要赶快啊！”

阿鲁忽说道：“你要愿意.....你要愿意.....”

他忽地蹲下身子，直抱起赫叶雅，赫叶雅急得叫道：“阿鲁忽，你做什么？”

阿鲁忽也不由她分说，便把她放在头上，骑在他的脖颈上，阿鲁忽奔跑如飞，说道：“你早说没有马，俺便是你的马！”

赫叶雅觉得阿鲁忽奔跑如飞，只见旁边树木、房舍如飞而过，心道：他跑得确是比马还快，只是得知道跑向哪里，不能由他乱跑。正思付间，忽听得有人叫道：“快跑啊，蒙古人来了，蒙古人来了！”

赫叶雅一听，大是高兴，远远看到有人正向这里奔逃，她叫道：“放下我来，我要问他话。”

赫叶雅下来，腿有些不好使，一跛一拐，对一个老人问道：“为什么乱跑？”

那老人说道：“有一队蒙古人，向这里奔来，都是快马，跑得好快啊。”

赫叶雅说道：“在哪边？”

那老人说道：“在那边，看看就来了。”

赫叶雅心道：来得好快，看来也赶得上去救粘拔恩。她大声叫道：“阿鲁忽，我们去看看，是谁带兵来了？”

两人再奔过去，远远看到那戴着红帽子的，不是吉利吉思却是谁？只见他挥着大刀，叫道：“快，快，直扑兴元府！”

吉利吉思的马队直扑过来，却是不占州城不占地，不夺粮草不杀人，只是一路赶奔，他要救粘拔恩！

忽地赫叶雅流泪了，她叫道：“吉利吉思，吉利吉思！”

吉利吉思一看，知道是赫叶雅，叫住马队，说道：“先停一停！”

赫叶雅讲完了，吉利吉思说道：“快来，分批马队！”

原来吉利吉思部是蒙古最强悍的部落，吉利吉思也是最善征战的大将。他命所有马队依原先分队冲锋，他说道：“我先冲至那个饶风岭，与金狗厮杀。你们后跟来，拚命了！”

他上马，吼叫道：“弟兄们，去救粘拔恩，去救我的兄弟！”

第一队人马冲出去了，那是一个千人队，由勇猛无匹的吉利吉思带头，向饶风岭冲去。

第二队也由一位勇士率领，他喝道：“多余的东西都扔掉，冲，要跟住第一队！”

赫叶雅对阿鲁忽说道：“我要跟他们冲回去。”

阿鲁忽说道：“你不必去，我去，我去救粘拔恩。”

赫叶雅对他点头。阿鲁忽对她说：“粘拔恩，我的兄弟，我要救他，你等着。”

阿鲁忽如飞而去，跟着那第二队人马。

赫叶雅还是放心不下，她轻声说道：“粘拔恩，我要救你，我要救你。”

她跳上马，直扑饶风岭，她心里叫道：“粘拔恩，我来了，我来了！”

忽儿毕约束大军，一直向前开拔，他知道吉利吉思是一员猛将，他不必担忧吉利吉思攻不克哪一座城池，但他担忧吉利吉思陷入敌围。他沿着吉利吉思的行军路线走，一路上惊动了许多的人，城门也关上了，人也奔跑逃命。他只顾跟着吉利吉思，根本不顾沿路的城池。他心道：我要救出粘拔恩，要他回蒙古，他能做犬事，我不能再命他独自出征了。

吉利吉思能看得见饶风岭了，他喝叫道：“小心，小心金狗，分成三队！”

上千人马分成三队，向前冲。第一队里永远有吉利吉思，他扬刀叫道：“粘拔恩兄弟，我来了！”

他冲上了岭，惊呆了。

他看到了漫坡死尸，都是蒙古勇士的尸体。在那一块巨石后面，有许多人伏着，他们的后背前胸都插着箭，旗也扔在地上，人全都死光了。

粘拔恩在哪里？粘拔恩是不是还活着？

吉利吉思纵马上了坡地，叫道：“粘拔恩，粘拔恩！”

无人应声，山坡里只有长长的回声。

吉利吉思把刀插在马鞍鞘，跳下来，轻声说道：“粘拔恩兄弟，我来晚了！”

饶风岭也知他来晚了，只传来一阵阵风声，只闻到一阵阵血腥。

忽听得漫山遍野传来叫喊声：“啊啊啊！”

坡上闪出人马，坡下闪出人马，山顶闪出人马，都是金人！

吉利吉思冷笑了：“金狗，金狗！”

他吼叫道：“下来吧，金狗，决一死战！”

身后的勇士齐声高呼：“决战，金狗，决战！”

答罕一挥手，近千名大金勇士向下冲击，冲了几次，截杀蒙古人，

吉利吉思高叫道：“看哪，那就是杀我粘拔恩兄弟的金狗，杀光他们，为我兄弟报仇！”

吉利吉思部是最凶悍的蒙古部族，他们嗷嗷吼叫，扑向金人！

千名勇士相扑，两下搏斗，只过一会儿，便见金人退却。

答罕叫道：“鸣金收兵！”：...

一听得鸣金，大金勇士都向后退，渐渐退至坡上。

答罕再一挥手，再冲出一支千人队伍来。

这支队伍扑向吉利吉思，叫道：“杀光蒙古人，杀光蒙古人，雪我捕鱼儿海大仇，雪我捕鱼儿海大仇！”再围起那蒙人，拚命厮杀。

尤朱看着，说道：“上一次朱仙镇，岳飞使用此等计策，这叫车轮战法，再过一会儿，蒙人休矣！”

答罕正聚精会神看着下面厮杀，忽听得远处有叫喊声，原来是忽儿毕的前队兵马赶来了，忽儿毕叫道：“吉利吉思兄弟，我来了！”

他急催快马，身疾如燕，直射向坡下！

在他身后，长长一溜队伍，都是急骑怒兵。

忽儿毕一到，吉利吉思大笑，昂头笑道：“好，好，今天便杀个痛快！”

忽儿毕的队伍要过来了，答罕喝道：“去两支队伍，围住他的骑兵团，射他的马。放他进来，斩！”

两位平章听令，急忙去围阻忽儿毕。忽儿毕情急心切，左手抓一把大刀，右手也抓一把大刀，两刀如风，砍向金兵！碰着的便如切瓜砍菜一般，全都倒地。答罕看看忽儿毕的人马，忽说道：“狼主，恐怕我们吃不下这蒙古人了，要撤退。”

狼主说道：“哎，他们只有千余的增援，怎么会吃不下？”

命大军冲下去，杀光他们！”

答罕说道：“他是蒙古围猎的法儿，千人骑队，只是前锋，待得一会儿，再来一队，一队一队，都是能征善战之士，我们再战，不会得便宜。”答罕说道：“全队都冲下去，逼退蒙古人，再慢慢后撤！”

听得答罕军令，那些等得不耐烦的金兵吼叫着下山，扑向忽儿毕。

答罕说道：“急撤，不然我们定被敌军缠住！”。

忽儿毕叫道：“金狗都来了，杀光他们！”

他大刀砍来剁去，如入无人之境。他大叫道：“粘拔恩，粘拔恩，你在哪里？”冲入金兵重围，竟是生死不惧。

他身后的勇士喝道：“大汗，大汗！”直冒死而进，拚命跟他。

遥遥见到第二队蒙古骑士突来，叫道：“杀啊，杀啊，杀光金狗！”

便扯开一条口子，拚命向金兵反扑。正扑间，那冲下坡来的大队金兵如潮水般卷来，逼退了蒙古人。

吉利吉思与忽儿毕相聚了。两个握手在一起，忽儿毕问道：“粘拔恩在哪里？”

吉利吉思说道：“我晚了，我来晚了！”

忽儿毕目眦尽裂，叫道：“粘拔恩，我的儿！”

他再抓起大刀，跪在地上，说道：“神佑我忽儿毕，我要替粘拔恩报仇！”

他再跃上马，叫道：“杀了金狗的狼主，杀了答罕！”

蒙古人如疯如狂，再扑向金兵！

一位平章喝道：“向后撤！”

一句撤字，听得后面的金兵慌了，回头就跑。

。一时金兵便如潮般向回卷。

答罕在坡上叫道：“拦住他们，有急跑撤退者杀！”

一千人拦在后面，见逃走者便杀，杀了十几人，金兵再复回头，与蒙古人拚命了。

答罕突上来，叫道：“慢一点儿退，有逃跑者斩！”

金兵后队变成前队，慢慢向后撤。

忽儿毕以为一冲，金兵必乱，他吼叫道：“杀啊，杀光金狗啊！”

他眼也红了，提刀便冲。他冲向哪里，哪里便是一片混乱。他真个如虎入羊群，任意杀人。金兵不敢挡他，当者则死。

答罕站在金兵后队，身前身后都是勇士，他喝令乌里布：“去组织一支敢死队伍，拚死挡住蒙古人！”

乌里布去急急组织一支队伍，带来见答罕。

答罕看他们足有两千人，个个精神十足，他说道：“一退，阵脚便乱。如果没有一支勇士队伍，怎么能挡得住蒙古人？你们记着，挡住他们，一步步后退。”

那两千人扑上去了，稍稍杀退敌军的进攻。答罕命令队伍排队，有急忙向后窜的，便当场砍头。勇士砍了十个人的脑袋，才令这一支队伍稍稍安定。

答罕说道：“撤退，也得保住命，你倒拖着矛，拖着盾，你的后背便得中蒙古人的箭。蒙古人的弓硬，他们的箭准。你想不想保住命回到大金？”

众兵士道：“想！”

答罕吼道：“站出一支两千人的队伍来，要两个平章率领！”

站好了队伍，答罕说道：“掩护大军撤退，有替换你的队伍才能下来，违令者斩！”

众人一齐声吼：“违令者斩！”

答罕再回头，对狼主说道：“狼主。你先走吧。”

狼主笑笑，说道：“我手里有剑，怎么能先走？三叔不会武功，尚且不走，我怎么能走？”

答罕大声道：“听听，狼主也不走，你们与狼主在一起！”

那金兵吼喊道：“狼主与我们在一起，狼主与我们在一起！”

这一支两千人的队伍冲上去了，答罕说道：“再组织一支队伍，怕他们抗不住蒙人的进攻！”

乌里布再组织一支队伍，答罕命他们在最后，盯着那两千人与蒙古人搏斗。

此时的蒙古马队越聚越多，原来一队队的精兵都是陆续赶到，蒙古人擅于厮杀，他们与一股金兵绞杀，一会儿便杀得金兵退却，只见金兵如潮水一般退却。

答罕命道：“再上去一支队伍！”

便再上去一支队伍，看看到了坡尾，已是出了饶风岭。答罕说道：“大军布阵，成一字长蛇阵！”

原来答罕一看对方，不论怎么多，也只是有二三万马队，只是精兵悍将，怕不能抵挡。他命全军都排成阵，摆出一副与敌死战的架势，看忽儿毕敢不敢在平原上决战。

忽儿毕与吉利吉思都冲出来了，他们勒马远望。看金兵漫漫压压，排成一队，等待决战。

吉利吉思大叫道：“去啊，去杀了金狗，替我粘拔恩兄弟报仇！”

忽儿毕大道：“吉利吉思，不行！不行！”

他急急去扯吉利吉思的马缰，叫道：“不行，兄弟，我们要上去，上万的兄弟便会死在敌手啊。”

两人撕扯一会儿，吉利吉思忽地捶头大哭，叫道：“粘拔恩兄弟，我对不住你啊，我没杀了那个答罕，没杀了那个金帮的小狼主，没能替你报仇！兄弟啊！”

他号啕痛哭。

忽儿毕扯着他的手，老泪纵横，说道：“吉利吉思兄弟，我们有仇，有恨哪。但不能再追了，我们只有三万人马，再追下去，不光得死一个粘拔恩，我们都不能还乡了。”

吉利吉思脾气火暴，他怒吼道：“杀了金狗，我们拚了！”

忽凡毕说道：“要报仇，要报仇，早晚要报仇！”

他回头对后面的勇士说道：“撤！”

马队在昏黄的夕阳中走了，他们低着头，马背上驮着他们的兄弟，那是他们的好兄弟，全都死在这一战中。血染红了马的身子，马蹄踢踏，流在石块上的都是滴滴鲜血。

答罕突然像是腹疼，他蹲在地上，直出冷汗，看着远去的忽儿毕，他的眼神很是畏惧。

金主问道：“三叔，你怎么了？”

答罕呻吟道：“蒙古强大，只是一盘散沙，如今看忽儿毕，真是雄才大略，我们不如啊。”

金主心里不以为然，他心道：他是明主，莫非我差他许多？答罕说道：“退兵吧，我们还得回去了。”

答罕跳上马，他骑不住马，乌里布与兀朱两个搭起马棚子，支起架子，在两匹马中间，像是一张床般，答罕躺在上面，眼睛瞪瞪着看着苍天。他忽地想到了耶律重恩，如果今天是击败了耶律重恩，那该多好！

他的心里有仇恨，他一定要击败耶律重恩，要他西辽永不翻身。

第六章 断其一指

李成思觉得他早就不该称耶律重恩为主人，此时他带着大军，向大宋进攻，更是凶猛，很少有耶律重恩那瞻前顾后的忧虑，他带领大军先破了江陵，掠夺一番，再休整，过了三天，再向鄂州进发。

到了鄂州城池前，他命大军下寨，给城上打一封信去，命他们投降。如是不降，大军攻进城去，玉石俱焚。他也知道宋军必不肯降，要降西辽，不如降吐蕃，传说中西辽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李成思正在赏玩他抢来的珠宝，忽地觉得身后有人，急喝道：

“谁？！”

有人轻声冷笑，说道：“听不出来吗？这可不如耶律重恩了。”

那人缓缓走出灯影，站在灯下。

原来是吐蕃王卓书。

卓书说道：“佛手印的功夫，你听说过没有？”

他上去拿起一块玉佩来，那是一块很坚硬的玉佩，卓书只是一捏，便把它捏碎，粉尘便落了一地。

卓书说道：“你是大辽的李姓，在三姓中最弱的一族，是不是？”

李成思大声道：“我有十万大军，怎么能说李姓最弱？”

卓书忽地放声大笑，说道：“依你看，耶律重恩会不会放过你？他重病在身时，会放过你，当他死了时，他会放过你。

但他再活过来，你只有一死了。可惜，有这么多的珠宝，你也享用不到。”

李成思惊讶道：“你说什么，你说耶律重恩没有死？”

卓书昂然道：“你当然不懂，像我与耶律重恩这样的武功，就是埋上一天一夜，也不会死。”

李成思的身子一寒，耶律重恩不死。他不会有好结果的。

耶律重恩会杀了他。

他也会杀了萧挹不。如果杀死了他们两人，李姓与萧姓都会跟着耶律重恩，他会重振雄风，再建西辽的。

李成思哆嗦一下，他怕耶律重恩，他所以与萧挹不一劲儿地要害耶律重恩，就是因为他能再建西辽，如果他能养好病，李成思与萧挹不都得一死。

卓书似不知他心里忐忑不安，说道：“你也该知道，你们西辽确是没有珠宝。这没有珠宝，就意味着你与萧挹不做错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平白冤枉了西辽王，害得西辽

大军散成几股。第二件事就是你们图谋不轨，加害西辽王。”

李成思大喝道：“别说了！”

他看着卓书，说道：“你也是四大公子之一，你该比耶律重恩不差吧？”

卓书冷笑：“我与他差与不差，与你有什么关系？”

李成思说道：“卓书公子，你虽说是贵为吐蕃王，但你为人狠辣，我知你来，不怀好心。你有什么意图，直说好了。”

卓书虎目鹰扬，对李成思说道：“对，我来有意，我要告诉你，你只有一条路，便是归顺吐蕃，做我下属。那样一来你可以免去一死，再也不会死在耶律重恩手下。二是你可以再建功立业，助我得天下。你也知道，我志不在吐蕃，而在天下。你能助我，何不图富贵？”

李成思看着卓书。卓书说道：“你是一个老人，但仍有贪图，便活得有自己的生趣，你愿意跟我，一生富贵，有什么不好？”

李成思问道：“我为什么要跟你？”

卓书一叹，说道：“你再无路可走，只有这一条路，对你是条生路。”

李成思突地说道：“好，我答应你，我带十万大军跟你，只是有一条，你得保我粮饷，保我军饷，保我独自一军，我也保不叛你吐蕃王！”

卓书大笑，说道：“你对我也不放心，我对你也不放心。我们都小心些好了。”

耶律重恩坐在床上，两天两夜不说话。他想起了天祚帝，想起了夷离尺，想起了死去的人们，想起了乌图，再想起了元历脱脱。他忽地厉声道：“不行，不行，我不能那么做！”

红顶天看他汗水淋漓，便对他道：“你摆脱不了大辽的梦魇，何必苦苦逼自己？你愿意做西辽王，这是注定的，你要做西辽王，成则是王败则寇，你的一生命运都在西辽复国这一赌上，何必苦苦逼自己，不承认那现实？”

耶律重恩叹气，说道：“我想不管，他们对我那样子，全都是忘恩负义之徒，我何苦做什么西辽王？但想想祖宗，想想元历脱脱，想想乌图与梦知雅，我心实愧。”

红顶天说道：“我愿意帮你。”

耶律重恩看着红顶天，说道：“红姑娘，我有一句话，早就当对你讲。”

红顶天注视着他的眼睛，看耶律重恩犹豫了一下，他说道：“我其实当你是唐思思，我对于你与我的婚事：小那么在意，所以那晚才有那一幕。不然我就是喝得醉了，我也不至于错认了倩倩是你。”

红顶天笑笑，她相信耶律重恩了，一个男人，如果能坦坦白白地承认他的错误，他还算是有心人，你要帮他，也是值得。

红顶天说道：“我知道。我与你的婚姻先是建立在复西辽的大业上，我要帮你，才有那婚姻。你与唐姑娘.....”

耶律重恩示意她不要再讲下去了，他轻声说：“我其实只是蒙她救我一回，说来好笑，我只当她是我的心上人，谁知道她心上的男人是谁？说不定她早就把我忘了呢。”

红顶天不愿意再说，但她心里说，一个男人要忘掉女人很容易，一个女人，要她忘记一个心上的男人，那很难，真的很难珂。

卓书对李成思说道：“我与你去找那个萧挹不，他要愿意跟我，便放过他。他要不从，我便杀了他，把他的军队交与你。”

李成思说道：“莫不如我先去劝他，他要听从，我再请大王去，如他不从，再作道理。”

两人计议过了，便一齐奔去萧挹不军营，去说服萧挹不。

耶律重恩说道：“李成思贪婪，萧挹不愚勇，两人都不是帅才。如果让他们带兵下去，定是全军覆没。”

红顶天说道：“莫如你我再去找他们，劝他们回来。”

耶律重恩说道：“对，事不宜迟，迟则生变。”

红顶天说道：“你的身体如何，能行吗？”

耶律重恩笑笑，说道：“得你一番说服，心里好多了。我方才知道，为什么西夏王对你那么情重。”

红顶天一笑，假作没听见，她心里也苦，有李若非，她还要找什么男人？世上的真男人，舍李若非其谁也？

红顶天批着耶律重恩的手，觉得他的手很湿，是有些热。

他有些发热，但也顾不得了，此行重要，不去说服萧李两人，三十万大军便没了，复国更是无望。

红顶天说道：“我重视天下的奇男子，但如李若非者，真的没有。我与你有复国之期，便是志同道合了。”

耶律重恩心里一喜，他扯着红顶天的手，心里也好喜欢，心道：我真的喜欢她，她是我最好的伴侣，得此女人，此生足矣。

当两人赶至萧挹不大军时，看到远处军营灯火闪烁，红顶天说道：“看他结寨布营，似乎还有些机变。”耶律重恩叹气说道：“他与李成思都是我久久想教与他一些本事的人，谁料得？海.....”

正说着，忽见那巡营的兵卒走过，说着：“将军神魂不定，刚才有人看见他流泪呢。”

另一个说道：“他是可惜大王，大王那样子，便给活活埋了，你说，真的有珠宝没有珠宝？”

那人说道：“依我看，那是没有的面儿大，你听大王说那几句话，他如果真的有珠宝，会舍了性命不要，要那珠宝不成？”

“依你这么说，他们活埋了大王，那是冤情啊？”

“住口，你再说，教人听见，要了你的命！”

两人再嘀嘀咕咕，便什么都听不见了。耶律重恩听得明白，看来萧挾不是有些后悔，但他此时想怎么样，也说不清。

他们两人摸到了帐前，忽地听到了有人大声说话。两人站住了，凝神倾听。

原来是李成思早就到了帐内，此时正与萧挾不在密谈。

李成思说道：“不瞒你说，大王他没死。”

萧挾不吓了一跳，叫道：“不会，不会！他死了，我亲眼看到的。”

李成思说道：“有人看到了大王，他与红顶天在一起。”

萧挾不大声道：“不，不！他一定会来的，他会来找你，会来找我。”

李成思说道：“以你我的武功，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只能束手待毙。”

萧挾不说道：“不可，不可！我们去找他。我想我们这件事做得太过孟浪了些，我们认定他拿了珠宝，便逼他。这是珠宝蒙住了我们的眼睛。我有些后悔，没有大王，我们怎么再复大辽？”

李成思说道：“虽说耶律重恩有胸才大略，但你我叛过一回，他决不会饶过我们。就是他如今说饶过我们，早晚还不是得杀掉？依我看，我们不如再投他国。”

便听不见了那下面的密语，但忽地萧挾不厉声叫道：“不行，不行！你要投吐蕃，我不愿意！那样我们有什么脸面去见大辽的祖宗？”

李成思说道：“萧将军不愿意？”

萧挾不说道：“决不行！”

便听得有人笑，那笑声是卓书发出的。耶律重恩看一眼红顶天，原来卓书也插手了，怪不得李成思那么坚决，他背后有卓书撑腰。

卓书说道：“萧将军，你想耶律重恩会放过你么？你带十几万大军，他不会放过你的。”

萧挾不厉声道：“卓书，我知道四大公子里，你最狠毒，你算计我们大辽，我决不

会听你。”

卓书悠然道：“你不会听我，谁会放过你？耶律重恩会放过你？还是李成思会放过你？你不跟着李成思，便得跟着耶律重恩，你跟一个，便得罪一个。你得罪了耶律重恩不要紧，他如今正受重伤，养伤还来不及呢，顾也顾不上你。李成思可不不然了，你今天得说，你愿意不愿意降吐着，你要不愿意，他会杀了你。”

萧挾不叫道：“李成思，你敢？”

李成思说道：“我不杀你，杀你的是吐蕃王，因为你不降他，他便杀了你。”

萧挾不叫道：“来人哪！”

他叫了两声，也无人回答，原来李成思的部下都陪着他们去饮酒了，哪里有人肯应？

萧挾不说道：“你想做什么？”

李成思说道：“要大军合成一股，大辽军马由此听从吐蕃王号令。”

萧挾不叫道：“不，不行！”

卓书逼近来，说道：“你说，为什么不行？”

他逼得很近，几乎凑在萧挾不的鼻尖上。萧挾不又恨又悔，他恨自己，悔不该叛了耶律重恩，他大声叫道：“大王啊，我做错了，我做错了！”

耶律重恩一扯红顶天的手，笑着说道：“知道错了就好，人孰无过？只要能改过，便是好事。”

忽地看到了红顶天与耶律重恩两人手扯着手出现在眼前，卓书也大吃一惊。他心道：看他神色，不像是重病在身。

这是怎么回事？

李成思一见耶律重恩，顿时神色惊慌，他说道：“大王，你.....你.....

耶律重恩说道：“我不是你的大王，你休叫错了人。”

李成思一会儿看看卓书，一会儿看看耶律重恩，不知道两个冤家此时相聚，会不会

大打出手。

最好是打，最好是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来，那才解恨。如果卓书杀了耶律重恩，那是最好。能两败俱伤，那也不错。

萧挾不忽地坠泪，说道：“大王，我后悔……”

耶律重恩冲他一笑，说道：“我知道你后悔。”

萧挾不心里很高兴，但他还怕红顶天恨他，他轻声说道：“王妃，属下冒犯，王妃重责，属下无怨。”

红顶天说道：“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他做什么？”

。

卓书心一横，看着李成思那惴不安的样儿，恨道：耶律重恩，说不得今天我要与你一决了。他大声道：“耶律重恩，你来此，想要寻死吗？”

耶律重恩说话声气不大，他说道：“卓书，你从来也没胜过我，何必装模作样？”

卓书冷笑，说道：“你中了须跋的铍，再与我动手，只是死路一条！”

红顶天笑盈盈道：“卓书，我知道你是走过神山十三匝的人，你何不动手，只是说话？走神山靠的也是嘴皮子吗？”

卓书心里有些不安，红顶天真的有什么绝招，才敢对他叫阵？耶律重恩真的治好了病？

李成思看他的神色让他猛省，此时只能与耶律重恩一拚，是生是死，走走再看。

卓书伸手出去，他用的是佛手印，那是一式“佛说法旨”。耶律重恩也拂指，出了一式，那是佛指拈花，是一式“似笑非笑”。

两人一对，嗤嗤几声，有真劲从手指出，卓书心里一凛，原来耶律重恩的功力不差，他真的病得不那么重？再不就是他真的治好了？

再出印，那是双手印“佛踏莲花”，耶律重恩应了一式“大度心肠”。

两人一来一往，卓书心里便乐了，原来耶律重恩是强自撑着，他的身体看去不像有病，但出几招，便看出虚实，他的佛指拈花虽说神似，功力却是大减，一式更比一式差。

卓书大笑，说道：“好，好，我杀了你！”

他再向前走几步，要杀耶律重恩。

红顶天厉声一喝道：“你要杀西辽王，先来杀我！”

忽地听得鼓响，帐外有无数人在呐喊，叫道：“复我大辽，复我大辽！”

帐内的人惊变，都冲出来看。

原来帐外满是勇士，他们都是身着青衣，臂有一道白色，他们看着耶律重恩，叫道：“保我西辽王，复我大辽！复我大辽！”

所有的勇士一步步向前走，最前面的勇士的胸都要贴着卓书的脸了。

此时的卓书也满身大汗，饶是他有功夫，也无法杀得一层层人，杀得透这千军万马。李成思叫道：“莫听耶律重恩的话，他不是西辽王！”

但那些勇士根本就不听他的，逼近了卓书，胸膛对着卓书。虽说卓书能一击便击毙几人，但他能都杀光这些西辽勇士吗？他长声叹，说道：“耶律重恩，你胜了！”

第七章 折磨女人

耶律重恩刚才使脱了气力，觉得气力正一点点从他脚底溜走，他看定卓书，说道：“如是你动一动，便叫你死无全尸！”

卓书喝道：“李成思，你跟不跟我走？”

李成思回头叫道：“凡是李姓家族的人，都跟我走！”

他一喝，便有帐内的亲兵跟随，到了帐外，看着那十几万大军，他喝道：“跟我走！”

只有几千人跳上马，随着他走了。

卓书回头对耶律重恩说道：“耶律重恩，我要是你，决不放过这一次好机会！”

卓书放声大笑，扬鞭催马，说道：“耶律重恩，你小心些，我早晚来取尔狗命！”

二十几万大军跳跃，欲冲向卓书，耶律重恩挥一挥手，说道：“放他走好了！”

卓书在众军中慢慢走出去，他带着李成思，带着那几千人，走了。

耶律重恩回头，站在高处，对红顶天说道：“你看，我们还有二十几万大军。”

他流出了泪。红顶天说得对，他能做西辽王，荣辱算得了什么？他要做大事，天生做大事的人，怎么会因为一点儿挫折便退却？

萧挹不跪地说道：“大王，你处置我好了。”

耶律重恩扯起了他，说道：“十八皇族的人还在，还有十五人，我们再好好复兴大辽，再建大辽！”

萧挹不领头高呼：“再复大辽，再复大辽！”

李成思问道：“大王为什么不杀耶律重恩？”

“他不值得一杀。”

“他要真成为西辽王，便难对付了。”

卓书大笑，说道：“他决做不成西辽王，反是他会帮我成大业。”

李成思不明白，看着卓书。卓书说道：“他会弃大宋，回去夺回鹘，再攻西夏的，西夏他不敢攻，只能夺回鹘，他夺回鹘，我夺西夏，看谁能胜？”

李成思说道：“夺下了这许多州县，又放弃了，实在可惜。”

卓书说道：“与张俊一仗，知道大宋兵马，实在不弱。我不能等他来打我，我要走。”

卓书回到帐内，他坐在床上，叫道：“过来，好好侍候我。”

可心与可怜便过来，她两个早就熟络，轻轻揉着卓书的身体，令他快乐。卓书忽地叫道：“那个臭女人给我放到哪里去了？”

原来他天天带着唐青青，把唐青青拴在他的床头，令她百般痛苦。这让两个女人也

看不下去，乘他出去的时机，可心与可怜把唐青青送至他帐歇息。

卓书吼道：“你们把她带来，我要她看着我，看着我百般享受，她受过苦楚，才知遵吐蕃王的厉害！”

卓书一吼，便进来了两人，他们是吐蕃的勇士，卓书叫道：“把那个臭女人押来，拴在床头！”

扯来了唐青青，把她用一条绳子系着，拴在床头。卓书跳下去，挑起她的下颏，说道：“乖乖，这么好看的女人，你不跟着我享福，偏去喜欢什么莫奴生？他算是什么东西，像丧家之犬，东逃西跑，险些死在耶律重恩的手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勇士！”

唐青青冷眼看他，此时的唐青青，被卓书用刀做过手术，竟是胸乳也被割没了，卓书还在她的身体内做过手术，令她再也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

唐青青有时摸着她的乳，那只剩下了一个小小的乳头，再也没有了浑圆的乳，她暗中哭泣，决心如果真能逃出去，她再也不去找莫奴生，她不愿意让男人看到自己这可怕的样子。

她死志已决，但她决心要杀死卓书。

卓书早就窥破了她的心计，冷笑说道：“你只能等着唐逸来，如果唐逸来了，你还无法自咬舌尖，你就想自尽也做不到。唐逸来了，你说他会不会哭？他看到你男人不像是男人，女人不像是女人，他会不会哭一场？如果唐逸来了就好了，我好好服侍你，让你体味体味男人的滋味。”

卓书突地跳下来，令可心、可怜：“把她扶起来，让她躺在床上，你们两个像服侍我一般好好服侍她。”

可怜、可心两人不敢不听，便把唐青青放在床上，一边放，卓书一边说道：“做女人最快乐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在床上。你一辈子在床上得男人爱抚，得到后代，得到好好的睡眠，得到一切，甚至你作一场好梦，都离不开床。所以说，女人应该最喜欢床。”

他轻声说道：“青青，你喜欢不喜欢床啊？”

唐青青恨恨地骂道：“卓书，你只是一条狗，你是一条癞皮狗！”

卓书拍拍手，说道：“好，骂得好，如果是一条狗，还不可憎。如果是一条癞皮狗，那样子就很可怕了。”可心与可怜两人抚摸着唐青青，她们的手像蛇，能从那柔软中体味出淫荡的味道。唐青青咬住嘴唇，她决不发出那种怪声音来，她决不是一个肯降服的女人，她不是一个女人！

但可气的是，她仍是发出那种声音。

卓书说道：“这就是女人的声音，自古以来，说女人淫荡，就是她能发出这声音来。这声音常常迷住男人，迷得男人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迷得男人血脉贲张。”唐青青恨道：“不要，不要，不要啊！”

卓书低下头去，对着唐青青说道：“青青，你说不要，是不要我对你那么好，还是不要发出那种迷死男人的声音？”

唐青青恨不能一口口咬碎他，把他嚼得碎碎的，咬死他！

但她的眼睛发红，那神情让卓书看去很是快意。他说道：“如果你有浑圆的乳，有一张很好看的脸蛋，我会听得见那声音的。可惜啊可惜，你没了本钱，你再也不是蜀中唐门的美女了，你只是一个怪物，你是怪物，哈哈！”

卓书从折磨女人中得到快乐，他的心在舒张，脸上有一种兴奋至极的表情，他愿意再折磨唐青青，一直折磨她致死。

唐青青此时更是难受了，她渴欲，她眼前只有一个恶兽，她决不让那恶兽有快乐。但她的渴欲明明在呼唤，在呼唤卓书。她怎么能甘心，她不能这样啊，她哭泣，她再也不愿意活下去了。但她连自杀的本事都没有。她手里没有簪子，没有一个硬的东西。那两个可恨的女人，她们假惺惺地要放她走，但她们还是当面折磨她，这比弄死她更使她难受。她叫道：“放开我吧，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卓书最恨的就是那“安天大计”，如果没有那大计，没有唐逸，如今他会做大宋皇帝，做天下一统的大皇帝，那时他就不只只是一个吐蕃王了。他得了许多的美女，那是大宋皇帝送与他的，但他不要，他心里恨恨，他要夺来的美女，夺来的美女才有味道。让她们在自己的狂肆下呻吟，让她们在自己的压迫下痛苦，让她们像唐青青一样，生也不能，死也不成，那才显卓书的手段。

可心、可怜的手慢下来了，她们也累，抚摸男人是一种快乐，抚摸女人就是劳累了。

卓书怒喝道：“快，快做！”

他大声道：“不知道她很需要这个吗？快，快一点儿，让她好好舒服！”

唐青青要死了，她不知道人还能再受什么苦楚。她才知道，人最痛苦的，是不该快乐时快乐，不该痛苦时痛苦。她突地跳起来，叫道：“卓书，卓书，我杀了你！”

卓书任她扼住自己的咽喉，说道：“愤怒出美人，你看你这样子，脸也扭歪着，看去像是一个丑八怪！”

他根本不在乎唐青青怎么扼住他的咽喉，他只是看着唐青青，说道：“你要掐死了我，便没人再给你做那种妙绝天下的手术了。你从此只能是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玩艺儿了。”

卓书放声大笑，说道：“有人问你，唐青青，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你会说，我不是男人，我没有男人那玩艺儿，我也不是女人，我不是女人哪，你看我哪像个女人，你看乳，你看……”

他扭一扭，再扭一扭，看去很像一个怪物。

如果不是惧怕，可心与可怜会笑出声来，但她们怕，怕这个男人，他只是个疯子！

卓书说道：“你给你哥哥写一封信，告诉他，你在这里受苦，要他来，我与他好好一谈。”

唐青青呻吟道：“你……休想，你休想！”

卓书说道：“你在这里受苦，唐逸却在那里享福，你也知道，他有许多女人，那都是美女，我卓书也享用不到的美女哪。本来那都是我的，但他去了，把我的美人都夺走了，你说他可恨不可恨？”

唐青青说道：“他不像你，你只知道折磨女人！”

卓书恨恨道：“他比我更甚，我再怎么折磨你，你不会死，可他玩弄一个女人，最后就使她一命呜呼，他狠不狠？可怪的是，那个阎可怜还是最喜欢他，他算个什么东西？”

唐青青解恨地道：“好，好，他比你好过千倍百倍！在你手里的女人，你玩不够不算完，在他手下的女人，都愿意跟他，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你跟他怎么能比，你只是一条臭狗！”

卓书怒道：“你是一个贱女人。我不玩弄你，你不会服输！”

他喝令两个女人扯着唐青青，他去奸污唐青青。

天很晚了，帐外的灯也忽明忽灭，唐青青此时真的是在呻吟了，她恨死了自己，她不愿意让卓书看到她的反应。但她是女人，她对于那淫威有一种反应，令她感到很屈辱的反应，她想哭，哭不出来。她想叫，但那叫声变了，变得像是女人的求偶声。可怜与可心也都心跳，她们知道女人的叫声意味着什么，她们也渴欲，来抚摸着唐青青，期图从她的那快意里寻找一些慰藉。唐青青叫道：“放开我，放开我啊。”

她只是一只无助的羔羊，一只待宰的羔羊。

蓦地，一个孩子扑上来，咬住了卓书的耳朵，“啊！”

他吼叫着，叫道：“咬死你，我咬死你！”

另一个孩子去拔刀，他拔刀砍向卓书。

卓书仍在逞欲，他只一回手，便格开了那刀，那刀飞出去，再弹回来，正插在孩子的肩卖。唐青青叫道：“快走！”

两个孩子不走，他们怒目看着卓书，那个咬卓书耳朵的孩子被卓书一弹扔开，他怒吼道：“我的耳朵！”

他跳下去，扯住了那两个孩子，唐青青叫道：“别动我的孩子！”

两个孩子抓在卓书的手里，他们再挣，再叫，卓书也不放手。两个孩子被他扯着脖领，胀红了脸，憋气难受。卓书说道：“我要杀你们两个，如杀两只兔子！”

唐青青叫道：“放开他们，我.....求你了。”

卓书哈哈大笑，说道：“这两个野种也不是你的孩子，叫你什么娘？你真是多余，莫奴生跟你有什么瓜葛？你要替他看着这两个孩子？你算是他的什么人？你这个丑八怪，你要两个孩子，你来求我，你来舔我，舔我的耳朵，把那血舔干净了。”

唐青青无奈，她只能闭上眼睛，去舔卓书耳旁的血。

卓书大声道：“不行，不行，你得睁着眼睛，你闭着眼，把我的耳朵弄脏了！”

两个孩子叫道：“娘，不要理他，不要理他！”

唐青青说道：“别说.....别说了。”

她去舔卓书的耳朵，卓书笑孜孜说道：“你还是蛮有情意的，只是你对莫奴生那么好，有什么用？他只是一个死人了，他连耶律重恩都杀不死，据说他与须跋都死在耶律重恩那里了，你也知道，耶律重恩杀延了他们两人，他自己也受了重伤！”

谁能像唐青青此时，那么酸楚，那么痛心。莫奴生真的死了吗？如果他不死，至少有一日，唐青青会对他说：我帮你带好了两个孩子，你带他们走吧。那时莫奴生对她再表什么情意，她也不会接受。她已是残花败柳，再怎么与莫奴生在一起？天下有的是好女孩子，他再找什么样的找不到？男人永远不会有什么损失，只有女人，才是苦命的人。

她心想着莫奴生，去舔卓书的耳朵。

忽地，卓书说道：“不行，不行！你舔我的耳朵，你就得想着我。你想着莫奴生，舔着我的耳朵，我岂不是大大没趣？”

不如你一边舔我的耳朵，一边叫着我的名字，我听来还舒服一点儿。这样好不好？”

看两个孩子早就憋得喘不上气来，还提在卓书的手里，唐青青哪敢再说什么？她只是点头：说道：“好，好。”

卓书笑说道：“你也有爽快的时候，真是难得。”

唐青青只有睁着眼去舔卓书的耳朵，她心里恨得说，咬咬，咬死他个狗杂种！但她的舌尖出去，是在轻轻地舔他。人的心里是多么矛盾啊，她只要能咬死卓书，让她死几个来回她都愿意。但要是伤害了那两个孩子，她不愿意。

像过去了十年，两个孩子扑在地上，叫道：“娘娘，娘啊！”

唐青青的嘴里有血，是那狗卓书的血。她张开眼，看着两个孩子，说道：“不要再碰他了，他是一条狗，狗会咬人的！”

血生、仇手说道：“娘，我要杀狗，我要杀了这条恶狗！”

唐青青说道：“你杀不死他，他凶着呢。”

她抚摸着两个孩子，大汗淋漓，如释重负，此时不要她再受苦，真的比做什么都好啊。

血生、仇手两人哭着说道：“娘啊，怎么能杀了这条恶狗？”

唐青青说道：“他最怕的人，便是你们的大舅，他要来了，你看这条恶狗，就会夹着尾巴叫，那样子好乖呢。”

两个孩子放声大笑，看着卓书而笑，他们看不起卓书，他只是一个疯子！

疯子可怕，但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怕他，他还能把你怎么样？

卓书恶声道：“我杀了他们两人，你求不求我，你跪下求我，我便不杀他们！”

唐青青说道：“我求过了，我不会再求你了，你杀了他们，我必为他们报仇！”

血生、仇手都拉着唐青青的手，说道：“娘，如果他伤了你，我们长大了，要他死无全尸！”

第八章 善恶无道

唐逸接到一封信，也不知那是谁写来的，信里写道：“唐门主人知悉，你妹妹唐青青如今正在卓书处，被卓书以惨无人道的刑术，使其成为残废人。此术自古以来未闻也。

听说唐门主人权倾天下，而贵妹却受此酷刑，岂不哀哉？每一日始，每一日终，卓书当以绳系贵妹，拴之床头，谓之屋狗。每一大皆凌辱青青，所受苦难，人不能忍也。如唐门主人不能解其苦难与危难间，青青何盼焉？”

唐逸接到此信，心头怒火，顿时大发，他恨道：“那个山中活佛是我最期望的人，我望他能助我保三位妹妹，哪里知道他只是如此一点儿能为？”

阎可怜无语，只是低头，好久方道：“你埋怨也无用，莫如想一个办法，去救青青。”

唐逸说道：“我不听那些十大掌门的鬼话，他们只是一心要我做事，哪里肯为我担一点儿心？”

阎可怜道：“此时莫如去找卓书，要他知道厉害。如能给他一点儿教训，这样可好？”

唐逸说道：“好，我去找他，今夜里便去。”

阎可怜说道：“莫如公子带着唐门弟子三十人，我带着二十几位姐妹，今夜去给卓书一个厉害。”

唐逸十分感动，他握着阎可怜的手，说道：“你总是帮我的，我很感谢你。”

阎可怜幽幽说道：“你要不恨我，就不错了，不必说感谢我的话。我没帮你办好此事，你也托过我的。”

唐逸说道：“那不一样，活佛亲自答应我，我要找他。”

他坐在书房里，活佛是无所不在的吗？他究竟在哪里？如果他在中原，那他一定很忙，忙碌着做他的大事。他能说服中原十大门派都听他的，一定很有本事。

唐逸在他的心里呼唤活佛，只是这一次他的呼唤有一种愤怒，他恨活佛。

他长声呼唤：“活佛，活佛，你在哪里？”

听得那久违了的声音再响起，他甚至有一种厌恶感，他恨那声音，恨那个人：“活佛，你无所不在，你知道不知道我妹妹青青正在受难？”

活佛一叹，说道：“我知道，我当初也告诉过你，她们不会听我的，只有抓起来她们，才可能不被人伤害。像唐老爷子，他呆在中原，如今有些呆傻了。”

唐逸怒道：“我告诉过你，我愿意做你安排我做的一切，只是得我父亲安好，我三个妹妹都无恙，你是答应过我的。”

活佛说道：“我答应过你，但我安排唐老爷子，便知道他是一个废人了，我不愿意让你的三个妹妹都成了废人。再说，人在江湖，生生死死，当各安天命，唐青青面貌和善，但她一生多舛难，这是难免的。”

唐逸恨道：“胡说！我为什么要听你？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你告诉过我做什么，我便去做，你我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

活佛久久不语，他实在是愧于唐逸，不然他怎么能不出声？

唐逸说道：“你再也不必对我提什么安天大计，你那个鬼计我看也没有有什么用？你能安天，怎么岳飞还得死？你能安天，怎么大宋还是金瓯残缺？你能安天，怎么我唐门也被那十大门派洗劫？我不再听你的了，你再也不必找我，我也不会去找你了。”

活佛一叹，说道：“要你做此大事，也是难为。国家更替，乾坤流转，怎么能以一个人的快意更改？所谓安天，实是无奈。

只是一番心意，能做大宋的子民，尽一点心意而已，岂有他哉？唐逸，你几下建康，阻卓书杀高宗，便是立了一件大功，世人无知，不知此事重大，但你自己也知道，你做下了大事。

何必妄自菲薄？”

唐逸说道：“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再管你的事儿了，你再休对我说什么安天大计。”

活佛远了，唐逸恨道：“我要去救青青，我要去救青青。”

卓书撤军了，他的部队慢慢撤下来，不与张俊正面交锋。

他知道，张俊刚胜了一仗，风气正锐，他不能胜张俊，必须撤军。

卓书撤回阿柴麻，回到了吐蕃境内的积石山。

他把军队驻扎在这里，静待蒙古大军的消息。他知道，粘拔恩撤回去了，但答罕素蒙古有仇，必不会放过这机会，他能不能杀了粘拔恩，大败蒙古军？如果答罕胜了蒙古，天下大势更得改写，一度消沉的金人会再强大起来，那时吐蕃、西夏都会受他影响。

忽地听得有人叫道：“大王，你看！”

远远的看到来了一群人，那是一群着大宋装束的人，他们慢慢来到了营前。

卓书看着，突地放声大笑起来，他笑说道：“原来是我的大舅哥来了，他们大宋叫内兄，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是内兄，那就是自己女人的哥哥。”

他叫扎嘎：“打开营门，迎接唐公子！”

唐逸着一身素衣，身旁有铁胆张，有唐连，还有三十几个唐门兄弟和“忘忧屋”的二十几位姐妹。

他们骑着马，慢慢来到了卓书面前。

卓书说道：“我忘了告诉你，唐逸，我做了你的妹夫，你还不知道吧？其实这种事你知道不知道都没关系，只要你妹妹知道就行了。”

唐逸愤怒得手抖。

他是使用暗器的高手，手不该抖的。

唐逸说道：“卓书，我来就是告诉你，你大营里的许多人都中了毒，他们如果没有我的解药，便无救了。”

卓书笑道：“你胡说，你有什么凭证，莫非又来对我威胁？”

正说话间，卓书身后的几个勇士都跌倒了，咕咚声很响，他们叫道：“肚子，肚子疼！”

唐连说道：“刚开始时只是肚子疼，最后才是心口疼，到了你也头疼，便是毙命的时候了。”

卓书回头，看到身后许多人都倒下了，他叫道：“唐逸，你在我的食物上作了手脚？！”

唐逸只是冷笑，说道：“你的营内会有许多人要死，我们等着。”

他下了马，施施然坐在地上，看着卓书身后的人，忽地扎嘎也头冒虚汗，他说道：“我也……我也……”他扑通一声倒地，也捂着肚子。

卓书怒道：“唐逸，我要杀了你妹妹！”他回头喝道：“押上来！”

唐逸终于看到青青了，青青没有神采，脸色有些苍白，人也很瘦。真的有一条绳索系在她的脖子上，像拴着一条狗。

卓书笑说道：“唐逸，我拿你的妹妹当一条狗，养着玩的。

晚上我拿她发泄我的欲望，白天我玩弄她，让她爬给我看。要不要让她爬一下，你看看好玩不好玩？”

唐逸忽地长啸，他怒道：“卓书，我让你死无全尸！”

卓书悠闲道：“那倒也是，我要死无全尸，你的妹妹便无尸可寻了！唐逸，你解我的兄弟们的毒，不然我要杀了你的妹妹！”

阎可怜说道：“卓书，你斗不过我们的，如果你杀死了唐青青，我们必杀你所有的人！”

卓书放声大笑，说道：“你听说过卓书受谁威胁？你要杀便杀，我不怕！”

地黄绝也仆倒，他叫道：“大王，大王，我也……”

原来有许多勇士喝过了井里的水，有的食物也有毒，吃过食物的，喝过水的，都中了毒。

卓书功夫过人，自是邪毒不侵。

他冷冷看着，说道：“我要救我的兄弟，你威胁我，我可不怕！”

唐逸说道：“等吧，你的兄弟们都死了，我便与你决战！”

卓书怒吼一声，叫道：“包围他们！”

那些不曾中毒的吐蕃勇士都冲上来，把唐逸一行都围在正中。

唐逸不动，他的身前身后是铁胆张、阎可怜及一些唐门弟子与“忘忧屋”的姐妹们。

他们也不怕死。

唐青青忽地叫道：“哥哥，哥哥！”

卓书叫道：“听她对你说话吧！”

唐青青说道：“哥哥，救那两个孩子！”

卓书大笑，说道：“对了，还有两个小杂种，也不知道是不是你妹妹生的杂种，你看他们，一脸的倒霉相！”

他喝令带来那两个孩子，他们很是倔强，被捆住了，仍是一脸的不服。

唐青青说道：“哥哥，让他杀了我，你替我报仇，把卓书碎尸万段，把他们……”

她——指着那些吐蕃勇士，“把他们全都毒死，让他们鬼魂也回不到逻些城！”

听得那碎心的诅咒，有人不寒而栗，他们看着卓书，卓书仍是纹丝不动，他说道：“唐逸，你拿出解药，我便放了你妹妹，把这丑八怪交与你！”

唐逸说道：“你放了青青。”

卓书昂然道：“我放了你妹妹，你再杀我，我怎么办？我只能带着她，你给解药，我再放她。至多是你杀我，我也杀她。”

唐逸想不到卓书竟会如此疲赖，他怒喝道：“卓书，我便杀了你！”

他向前冲，卓书的手放在青青的头上，他抚摸一下青青，笑道：“我与你夫妻之份，你就是死了，可别怨我！”

他那笑嘻嘻的样子气坏了唐逸，他怒道：“我一定要杀了你！”

卓书回头，猛喝道：“如果唐逸杀了我，吐勇士们，全歼他这一群狗男女！”

他对着阎可怜说道：“可怜，可怜，我本来意属于你，你何必跟着这个倒霉的唐逸，你看他一脸的晦相，哪像一个正经公子？可怜，你不如像你姐姐一样，也跟我卓书公子，叱咤风云，横行天下。你后悔不后悔？”

阎可怜悠悠道：“你真无耻！”

卓书放声大笑，说道：“我无耻？你看那个唐逸是不是无耻？他占了你‘忘忧屋’多少女人？他夺了你的青春吧？你真是可怜，不如惜情，不如惜情。惜情惜情，真个有情。可怜可怜，你真可怜！”

阎可怜只是看着他不动，如她愤怒，必会影响唐逸的决断。

唐逸忽地说道：“拿解药给他们！”

唐连拿出解药来，要递与扎嘎。

忽地阎可怜叫道：“不行！”

她慢慢走出，说道：“我在唐逸公子的眼里，也不比他的妹妹更差。你放了青青，我来做人质。我跟着你走，让唐公子带人走，我再回去。”

卓书更是气愤，原来阎可岭甘心做唐逸的人，就是冒此大险，她也情愿，她与唐逸真是心心相印了。

唐逸说道：“可怜，你.....”

阎可怜说道：“卓书公子，你愿意不愿意？”

卓书心里一想，此时就是拿住青青，也是一个僵局，不如拿阎可怜来换。

他说道：“好，我便封了你的穴位。”

他正要上去封住阎可怜的穴道，阎可怜说道：“不必卓书公子，我自有人。”

她上前来，对唐逸说道：“请公子动手吧。”

唐逸也不知他心里是什么滋味儿，他出手，封住了阎可怜的穴道，阎可怜说道：“放了青青姑娘。”

卓书挥手，有人放开了她。阎可怜弯下身子，说道：“青青姑娘，你好好保重！”

青青忽地回头，高声叫道：“放了我的孩子，放了我的孩子！”

阎可怜说道：“放了两个孩子，卓书，你何必与孩子为难？”

卓书挥手，那两个孩子规着，奔去青青怀里。青青落泪，叫道：“孩子，我的孩子！”

看来青青真的拿他们两个当自己的亲生孩子了，她那关切，令人心酸。

卓书着人扯着阎可怜，两人拿刀架在她的脖颈后，向后慢慢退却。

唐逸看着阎可怜，说道：“可怜姑娘保重，保重！”

阎可怜说道：“卓书公子，你何时放了我？”

卓书说道：“我要带你回到逻些城，到了那里，我再放你。”

阎可怜说道：“好，君子一言，我便信你。”

卓书回头，对唐逸笑道：“我不是什么君子，你最好别信我的。”

他一挥手，吐蕃兵慢慢拔营走了，唐逸带着他的人，看着远去的卓书，他走向青青，抱住青青，说道：“青青，哥哥对不住你。”

青青哭了，她哭道：“哥哥，我经过那么多的世事，我也明白了，你要唐门在江湖上强大，也没有什么不好。你做得对，我错怪了你。”

唐逸亲自把青青抱上了马，搂着她，说道：“回家吧，我们回家。”

卓书把阎可怜放在一辆车上，他骑马跟着那辆车，对阎可怜说道：“可怜，你还是随我去逻些城吧，我也让你享受一下王妃的日子，说不定你会愿意嫁与我呢。”

他放声大笑，但看见阎可怜冷若冰霜的面孔，忽地不笑了，他问道：“我很可笑吗？”

阎可怜说道：“你挺可怜的。”

卓书气咽，说不出话来。

阎可怜说道：“你胜了‘忘忧屋’时，你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卓书公子，可如今你做事，多半像是无赖，岂不可怜？”

卓书看着阎可怜，他骑着马，从此时至大军到了逻些，他再一句话也没有多说。

（全书完）